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六七冊目次

史記一百三十卷（一）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卷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二配蒙古中統二年段子成刻本）　〇〇一

史記一百三十卷（一）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卷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二配蒙古中統二年段子成刻本）

史記一百三十卷（內府刊本）

漢司馬遷撰。褚少孫補。遷事蹟具漢書本傳。少孫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以爲穎川人。元成閒博士。又引褚顗家傳。以爲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案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注以爲遷殁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竝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稾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然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闕。蓋是時官本已以少孫所續。合爲一編。觀其日者、龜策二傳竝有臣爲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稱。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爲別識歟。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傳贊中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語。又摘公孫宏傳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語。焦竑筆乘摘賈誼傳中有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語。皆非遷所及見。王懋竑白田雜著亦謂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則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竄易。年祀綿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焦竑筆乘據張湯傳贊如淳註。以爲續之者有馮商、孟柳。又據後漢書楊終傳。以爲嘗刪遷書爲十餘萬言。指今史記非本書。則非其實也。其書自晉唐以來。傳本無大同異。惟唐開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記老子列傳於伯夷列傳上。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見。南宋廣漢張材又嘗刊去褚少孫所續。趙山甫復病其不全。取少孫書別刊附入。今亦均未見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僞孫奭孟子疏所引史記西子金錢事。今本無之。蓋宋人詐託古書。非今本之脫漏。又學海類編中載僞洪遵史記眞本凡例一卷。於原書臆爲刊削。稱卽遷藏在名山之舊稾。其事與梁鄱陽王漢書眞本相類。益荒誕不足爲據矣。註其書者。今惟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尚存。其初各爲部

帙、北宋始合爲一編。明代國子監刊版、頗有刊除點竄。南監本至以司馬貞所補三皇本紀冠五帝本紀之上、殊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校易、故今錄合併之本、以便觀覽。仍別錄三家之書、以存其完本焉。

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

諸王侍讀宣義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誡爲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駰並引爲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爲注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勠字作飭剉字作剬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黹（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從㡀（[illegible]）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㡀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鼉從龜辭亂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爲帶美下爲大衰下爲衣極下爲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勑勇反）字爲鍚（音）文（章[illegible]反）

（門反）分將況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並依舊本爲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譌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尚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須拘劉氏依尚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並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今之取捨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illegible]）好惡（並去聲）夫當體則名譽（音預）情乖則曰毀譽（音餘）自壞（乎怪反）壞徹（上音怪）自斷（徒緩反自去離也）刀斷（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耶（也奢反未審之辭也）也（亦且反助句之語也）復（音伏又扶富反再也）過（古臥反過變也）解（核買反自散也）間（紀莧反隙也）畜（許又反）畜（許六反養也）先（蘇前反）仙（胥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溝反）治持（並音直之反）之（止而反）脂砥祗（並音旨夷反）惟維遺唯（並音以佳反）怡貽頤詒（並音與之反）夷寅彝姨（並音以脂反）私（息脂反）綏雖睢荽（並音息遺反）偲司伺絲（並音巨支反）卮枝祇肢（並音章移反）祇岐（並音巨支反）其期旗綦跂（並音渠之反）祈頎旂幾畿（並音渠希反）僖熙嬉嘻（並音許其反）希晞睎稀（並音虛機反）霏妃菲騑（並音芳非反）飛非扉（並音匪肥反）尸屍蓍（並音式脂反）詩（書之反）巾（居人反）斤筋（舉欣反）篇偏（並音芳連反）穿（詳連反）里李裏（並音良止反）至贄（並脂利反）志（之吏反）利泣（並力至反）吏（力置反）寺嗣飼（並辭吏反）字牸（並疾置反）自（疾二反）置致躓鷙（陟利反）器（去冀反）氣（去既反）亟（去吏反）棄穊（几利反）餼（苦未反）覆（敷救反又敷福反）副（敷救反又[illegible]）富鍑（並府副反）若斯清濁實亦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廣不可具言庶後學士幸留意焉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句在文下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

畜（許六反養也又許救反六畜也又丑六反聚也）從（訟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也又迫容反又子勇反相勸也又從用反侍從也又疾用反送也）數（色具反曆數術數也又色五反次第也又色角反頻也）

傳（逐戀反書傳也又逐全反相付也又張戀反驛也）卒（子律反卒終也又蒼忽反急也尊忽反兵人也）（字體各別不辨故發之也）辟（君也徵也又頻亦反罪也開也疋亦反罪也又疋豉反諭也又音避隱也又音覓反辟繫也）施（書豉反張也又式豉反與也又羊豉反延也）閒（紀閒反隟也又絲莧反閑也又莧閒反靜也）射（蛇夜反射也又成亦反音石）夏（胡馬反禹號也又胡嫁反春夏也又格雅反陽夏縣也）復（符富反重也又音伏也又音福除役之也）重（直拱反尊也直龍反疊也又直用反累也）適（聖石反寬也之也又丁歷反大也又永直革反責也又音敵當也）氾（音祀水在成臯又音凡邑名在襄城又孚劍反爲水在定陶高帝即位處也又音夷楚人呼土爲氾橋）樂（音岳謂音樂也又音洛次也又音五教反好也脩頭也）覆（芳富反蓋也又敷福反再也）恐（曲用反疑也又丘拱反懼也）惡（烏各反惡也又烏路反憎也又音烏謂於何也）斷（端管反有物割截也又段綴反自相分也又端亂反斷疑事也）解（佳買反解結縛也疾買反散也又性佞反惰也又技詠次餘解）幾（音幾無幾也又音祈近也又音異亦冀幾字也又音

如錄也）過（古臥反度也罪過也又苦戈反經過也度前也）塞（所拜反平闕也塞決也又音類也又音制徐廣云平印斂也又音亡類反將訥也）屈（丘勿反出也又君勿反毋亡時也又羣勿反盡也強也掌反位也亦在物之上又明掌反自下而上）王（于方反人主也又于放反霸王也又盛也又張式反長上也）藉（才昔反名籍也又薦藉也又翔夜反即借也）培（勃回反補也又蒲內反板也）勝（音升又式證反）難（乃丹反艱也乃旦反危也）使（所里反又所吏反）相（息羊反又息匠反）沈（針甚反又針禁反又直今反又沈[illegible]）任（入今反又入禁反）棺（音官又古玩反又古患反斂之也）造（曹[illegible]次廿利[illegible]亍也）妻（才沃反則帝反）賁（非味反[illegible]也又音[illegible]芒賁扶吹反姓也）

謚法解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號謚）

民無能名神（不名一善）
一德不懈簡（一不委曲）
靖民則法皇（靖安）
平易不訾簡（不信譽毀）
德象天地帝（同於天帝）
尊賢貴義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
仁義所往王（民往歸之）
敬事供上恭（供奉也）

立志及眾公（志無私也）
尊賢敬讓恭（敬有德讓有功）
執應八方侯（所執行八方應之）
既過能改恭（言自知）
賞慶刑威君（能行四者）
執事堅固恭（守正不移）
從之成羣君（民從之）
愛民長弟恭（順長接弟）
揚善賦簡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
執禮御賓恭（迎待賓也）

敬賓厚禮聖（厚於礼）

芘親之闕恭（脩德以益之）

照臨四方明（以明照之）

尊賢讓善恭（不專己善推於人）

譖訴不行明（逆知之故不行）

威儀悉備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經緯天地文（成其道）

大慮靜民定（思樹惠）

道德博聞文（無不知）

純行不爽定（行一不傷）

學勤好問文（不恥下問）

安民大慮定（以慮安民）

慈惠愛民文（惠以成政）

安民法古定（不失舊意）

愍民惠禮文（惠而有礼）

辟地有德襄（取之以義）

賜民爵位文（与同升）

甲冑有勞襄（亟征伐）

綏柔士民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小心畏忌僖（思所當忌）

剛彊直理武（剛無欲彊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質淵受諫釐（深故能受）

諫爭不威德（不以威拒諫）

有罰而還釐（知難而退）

威彊敵德武（與有德者敵）

溫柔賢善懿（性純淑）

克定禍亂武（以兵征故能定）

心能制義度（制事得宜）

刑民克服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聰明叡哲獻（有通知之聰）

夸志多窮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知質有聖獻（有所通而無蔽）

安民立政成（政以安定）

五宗安之孝（五世之宗）

淵源流通康（性無忌）

慈惠愛親孝（周愛族親）

溫柔好樂康（好豐年勤民事）

秉德不回孝（順於德而不違）

安樂撫民康（無四方之虞）

協時肇享孝（協合肇始）

合民安樂康（富而教之）

執心克莊齊（能自嚴）

布德執義穆（故穆穆）

資輔就共齊（資輔佐而共成）

中情見貌穆（性公）

甄心動懼頃（甄精）

容儀恭美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敏以敬慎頃（疾於務慎敬）

昭德有勞昭（能勞）

柔德安衆靖（成）

聖聞周達昭（聖通作）

恭己鮮言靖（恭己正少言而中）

治而無眚平（無災罪也）

寬樂令終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執事有制平（不任意）

威德剛武圉（御亂患）

布剛治紀平（施之政事）

彌年壽考胡（久也）

由義而濟景（用義而成）

保民耆艾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耆意大慮景（耆強也）

布義行剛景（以剛行義）

追補前過剛（勤善以補過）

清白守節貞（行清白執志固）

猛以剛果威（猛則少寬果敢行）

大慮克就貞（能大慮非正而何）

猛以彊果威（強甚於剛）

不隱無屈貞（坦然無私）

彊義執正威（罰正言無邪）

辟土服遠桓（以武正）

治典不殺祁（秉不衰）

克敬動民桓（敬以使之）

大慮行節孝（言成其節）

辟土兼國桓（兼人故啟土）

治民克盡使（克盡無恩惠）

能思辯衆元（別之使各有次）

好和不爭安（生而少斷）

行義說民元（民說其義）

道德純一思（道大而德一）

始建國都元（非善之長可以始之）

大省兆民思（大親民而不殺）
主義行德元（以義爲主行德政）
外內思索思（言求善）
聖善周聞宣（聞謂所聞善事也）
追悔前過思（思而能改）
兵甲亟作莊（以數征爲嚴）
行見中外愨（表裏）
叡圉克服莊（通邊圉使能服）
狀古述今譽（立言之稱）
勝敵志強莊（不撓故）

昭功寧民商（明有功者）
死於原野莊（非嚴何以死難）
克殺秉政夷（秉政不任賢）
屢征殺伐莊（以嚴整之）
安心好靜夷（不爽政）
武而不遂莊（武功不成）
執義揚善懷（稱人之善）
柔質慈民惠（知其性）
慈仁短折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愛民好與惠（與謂施）

述義不克丁（不能成義）
夙夜警戒敬（敬身急戒）
有功安民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烈
合善典法敬（非敬何以善之）
剛克爲伐翼（伐功也）
剛德克就肅（成其敬使爲終）
思慮深遠翼（小心翼翼）
執心決斷肅（言嚴果）
外內貞復白（正而復終始一）

不生其國聲（生於外家）
不勤成名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未家短折傷（未家未娶）
死而志成靈（志事不伸）
愛民好治戴（好民治）
死見神能靈（有鬼不爲厲）
典禮不愆戴（無過）
亂而不損靈（不能以治損亂）
短折不成殤（有知而夭殤）
好祭鬼怪靈（瀆鬼神不致遠）

隱拂不成隱（不以隱拂政其性）

極知鬼神靈（其智能聽徹）

不顯尸國隱（以閒主國）

見美堅長隱（美過其令）

殺戮無辜厲

官人應實知（能官人）

愎很遂過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

肆行勞祀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

不思忘愛刺（忘其愛己者）

年中早夭悼（年不稱志）

蚤孤短折哀（早未知人事）

恐懼從處悼（從處言險圮）

恭仁短折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凶年無穀荒（不務耕稼）

好變動民躁（數移徙）

外內從亂荒（家不治官不治）

不悔前過戾（知而不改）

好樂怠政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怙威肆行醜（肆意行威）

在國遭憂愍（仍多大喪）

壅遏不通幽（弱損不凌）

在國逢難愍（兵寇之事）

蚤孤鋪位幽（鋪位即位而卒）

禍亂方作愍（國無政動長亂）

動祭亂常幽（易神之班）

使民悲傷愍（苛政賊害）

柔質受諫慧（以虛受人）

貞心大度匡（心正而用察成）

名實不爽質（不爽言相應）

德正應和莫（正其德應其和）

溫良好樂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施勤無私類（無私唯義所在）

慈和徧服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思慮果遠明（自任多近於專）

博聞多能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嗇於賜與愛（言貪悋）

滿志多窮惑（自足者必不惑）

危身奉上忠（險不辭難）

思慮不爽厚（不差所思而得）

克威捷行魏（有威而敏行）

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不奉禮）

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

去禮遠衆曰煬（不率禮不親長）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躁）

彰義掩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

踈遠繼位曰紹（非其紛過得之）

華言無實曰夸（恢誕）

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情欲）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

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以其所為謚象其事行）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載事彌文以前周書謚法周代君王並取作謚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也）參井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卷去權反）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

高城陽

趙地昴畢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野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野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野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

宋地房心之分野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睢陽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野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後陳實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犬牙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畧記之用知大畧）

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

史記目録

集解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
補史　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
士河内司馬　貞
索隱　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
士河内司馬　貞
正義　唐諸王侍讀宣義郎守右清道率
府長史張　守節

帝紀

第一卷　史記一
三皇　司馬貞補史
五帝
第二卷　史記二
夏
第三卷　史記三
殷
第四卷　史記四
周
第五卷　史記五
秦昭襄王
莊襄王
第六卷　史記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七卷　史記七
項羽
第八卷　史記八
漢高祖
第九卷　史記九
呂太后
第十卷　史記十
孝文帝
第十一卷　史記十一
孝景帝
第十二卷　史記十二
孝武帝

年表

第一卷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

第二卷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

第三卷　史記十五

六國年表

第四卷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

第五卷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第六卷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

第七卷　史記十九

惠景閒侯者年表

第八卷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九卷　史記二十一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第十卷　史記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八書

第一卷　史記二十三

禮書

第二卷　史記二十四

樂書

第三卷　史記二十五

律書

第四卷　史記二十六

歷書

第五卷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

第六卷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

第七卷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

第八卷　史記三十
平準書
世家
第一卷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
第二卷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
第三卷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
第四卷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
第五卷　史記三十五
管蔡
第六卷　史記三十六
陳杞
第七卷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
第八卷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
第九卷　史記三十九
晉
第十卷　史記四十
楚
第十一卷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
第十二卷　史記四十二
鄭
第十三卷　史記四十三
趙
第十四卷　史記四十四
魏
第十五卷　史記四十五
韓
第十六卷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
第十七卷　史記四十七

孔子
第十八卷　史記四十八
陳涉
第十九卷　史記四十九
外戚
第二十卷　史記五十
楚元王
第二十一卷　史記五十一
荆燕
第二十二卷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
第二十三卷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
第二十四卷　史記五十四
曹相國
第二十五卷　史記五十五
留侯
第二十六卷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
第二十七卷　史記五十七
絳侯
第二十八卷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
第二十九卷　史記五十九
五宗
第三十卷　史記六十
三王

列傳

第一卷　史記六十一
伯夷
第二卷　史記六十二
管晏
第三卷　史記六十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第四卷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
第五卷　史記六十五
孫武　吳起
第六卷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
第七卷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
第八卷　史記六十八
商君鞅
第九卷　史記六十九
蘇秦
第十卷　史記七十
張儀　陳軫
犀首
第十一卷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第十二卷　史記七十二

穰侯
第十三卷　史記七十三
白起　王翦
第十四卷　史記七十四
孟軻　淳于髡
愼到　騶奭
荀卿
第十五卷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
第十六卷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　虞卿
第十七卷　史記七十七
信陵君
第十八卷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
第十九卷　史記七十九
范雎　蔡澤
第二十卷　史記八十

樂毅
第二十一卷　史記八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李牧
第二十二卷　史記八十二
田單
第二十三卷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　鄒陽
第二十四卷　史記八十四

屈原　賈誼
第二十五卷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
第二十六卷（刺客）史記八十六
曹沫　専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第二十七卷　史記八十七
李斯

第二十八卷　史記八十八
蒙恬
第二十九卷　史記八十九
張耳　陳餘
第三十卷　史記九十
魏豹　彭越
第三十一卷　史記九十一
黥布
第三十二卷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
第三十三卷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　盧綰
第三十四卷　史記九十四
田儋　田横
第三十五卷　史記九十五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第三十六卷　史記九十六

張蒼　周昌
任敖　申屠嘉
韋賢　魏相
邴吉　黃霸
韋玄成　匡衡
第三十七卷　史記九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三十八卷　史記九十八
傅寛　靳歙
周緤
第三十九卷　史記九十九
劉敬　孫通
第四十卷　史記一百
季布　欒布
第四十一卷　史記一百一
袁盎　鼂錯
第四十二卷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　馮唐
第四十三卷　史記一百三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第四十四卷　史記一百四
田叔（子仁）　任安
第四十五卷　史記一百五
扁鵲　倉公
第四十六卷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
第四十七卷　史記一百七
竇嬰　田蚡
灌夫
第四十八卷　史記一百八
韓安國
第四十九卷　史記一百九
李廣

第五十卷　史記百一十
匈奴
第五十一卷　史記百一十一
衛青
第五十二卷　史記百一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第五十三卷　史記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
第五十四卷　史記百一十四
東越
第五十五卷　史記百一十五
朝鮮
第五十六卷　史記百一十六
西南夷
第五十七卷　史記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
第五十八卷　史記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　淮南王安
衡山王
第五十九卷（循吏）史記百一十九
孫叔敖　子産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第六十卷　史記百二十
汲黯　鄭當時
第六十一卷（儒林）史記百二十一
申生　轅固生
韓生　伏勝
董仲舒　胡毋生
第六十二卷（酷吏）史記百二十二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温舒　楊僕
減宣　杜周
第六十三卷　史記百二十三

大宛
第六十四卷（游俠）史記百二十四
朱家　劇孟
郭解
第六十五卷（佞幸）史記百二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六十六卷（滑稽）史記百二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第六十七卷（日者）史記百二十七
司馬季主
第六十八卷　史記百二十八
龜策
第六十九卷（貨殖）史記百二十九
氾蠡　子貢
白圭　猗頓
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師史
任氏
第七十卷　史記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帝紀一十二卷
年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世家三十卷
列傳七十卷

安成郡彭寅翁
栞于崇道精舍

史記目錄終

五帝本紀第一　史記一

（裴駰曰凡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餘者悉是駰註解并集衆家義。司馬貞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正義曰鄭玄注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又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本者繫其本系故曰本紀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繫之年月名之曰紀第者次序之目一者舉數之由故曰五帝本紀第一。又曰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正義云左陽故記動右陰故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按春秋時置左右史故云史記也）

黃帝者（徐廣曰號有熊。索隱曰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此以黃帝為五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為然而孔安國皇甫謐帝王代紀及孫氏注系本並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註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都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又據左傳亦號帝鴻氏也。正義曰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按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生日角龍顏有景雲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在牟陰）少典之子（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黃二帝雖則承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脩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譙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騎常侍徵不拜此註所引者是其人所著古史考之說也皇甫謐字士安晉人號玄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世紀也）姓公孫名曰軒轅（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正義曰言神異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謂之神靈也）幼而徇齊（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駰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曰斯文未明今案徇齊皆德也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齊謂聖德齊肅又按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為此紀今彼文無作徇者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為濬濬深也義亦並通爾雅齊遹俱訓為疾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註云齊疾也今裴氏註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徇為迅迅於爾雅與齊俱訓疾則迅濬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辯給也故墨子云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按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正義曰成謂年二十冠成人也聰明聞見明辯也此以上至軒轅皆大戴禮文）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皇甫謐曰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曰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索隱曰世衰謂神農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謂參盧皇甫謐所云帝榆罔是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初都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

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索隱曰謂用干戈以征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亭亭訓直以征諸侯之不直者）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按故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非爲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大戴禮今此文見用兵篇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正義曰振整也）治五氣（王肅曰五行之氣○索隱曰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是五氣也）蓺五種（蓺樹也詩云蓺之荏菽周禮曰穀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索隱曰蓺音藝蓺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音朱用反說詩所引見詩大雅生民之篇爾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鄭氏曰豆之大者是也○正義曰蓺音魚曳反種音腫）撫萬民度四方（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之○正義曰度音徒洛反）教熊羆貔貅貙虎（索隱曰書云如虎如貔爾雅曰貔白狐禮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是也爾雅又曰貙獌似貍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正義曰熊音雄羆音碑貔音毗貅音休貙音丑于反羆如熊黃白色郭璞云貔執夷虎屬也按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正義曰阪音白坂又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嬀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也晉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按阪泉之野則平野之地也）三戰然後得其志（正義曰謂黃帝克炎帝之後）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正義曰言蚩尤不用黃帝之命也）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索隱曰或作濁鹿古今字異耳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遂禽殺蚩尤（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也）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義曰平服者即去也）披山通道（徐廣曰披他本亦作陂字蓋當爲詖陂者旁其邊之謂也披語誠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索隱曰被音如字謂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廣音詖恐非也）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徐廣曰丸一作凡駰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虛縣○索隱曰凡音扶嚴反○正義曰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臨朐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紈守節括地志雖有凡山蓋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諸處字誤或丸或凡也漢書郊祀志云禪丸山顏師古云在朱虛亦與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及岱宗（正義曰泰山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也）西至于空桐（應劭曰山名韋昭曰在隴右）登雞頭（索隱曰山名也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別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抱朴子內篇云黃帝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桐從廣成子問自然之經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陽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輿地志云或即雞頭山也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於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州按二處崆峒皆云黃帝登之未詳孰是）南至于江

登熊湘（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洛縣西十里齊桓公登之以望江漢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縣南十八里也。）北逐葷粥（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曰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薰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正義曰葷音薰粥音育）合符釜山（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按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府有赤雲之祥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釜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山上有舜廟）而邑于涿鹿之阿（正義曰廣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見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黃帝所都之邑於山下平地）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正義曰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象）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正義曰監上監去聲下監平聲若周召分陝也）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索隱曰與音羊汝反與猶許也言萬國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禪祭祀之事自古以來帝皇之中推許黃帝以為多多猶大也）獲寶鼎迎日推筴（晉灼曰筴者數也迎者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也。索隱曰案封禪書曰昔黃帝得寶鼎神策故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策也則是神策者乃神蓍也黃帝得神蓍遂因以推算歷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而推之故曰推策迎日也。正義曰筴音策迎者逆也黃帝受神筴命大撓造甲子命容成造曆是也）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正義曰舉任用四人皆帝臣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云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二卷孤虛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鄭玄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案黃帝仰天地置列侯衆官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也封禪書云鬼臾區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是藝文志云鬼容區兵法三篇也）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正義曰言黃帝順天地陰陽四時之紀也）幽明之占（正義曰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此文見大戴禮）死生之說（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正義曰說謂儀制也民之生死此謂作儀制禮則之說）存亡之難（索隱曰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此云存亡之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正義曰難音乃憚反存亡猶生死也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制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王肅曰時是也。索隱曰為一句。正義曰言順四時之所宜而布種百穀草木也）淳化鳥獸蟲蛾（索隱曰為一句蛾音牛綺反一作豸豸言淳化廣被及之。正義曰蛾音魚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蟻蚍蜉也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徐廣曰波一作氏。索隱曰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離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正義曰旁羅猶遍布也日月陰陽時節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會也水波瀾漪也言天不異災土無別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寶）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正義曰節時節也水陂障決洩也火山野禁放也材木也物事也言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也大戴禮云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索隱曰炎帝火黃帝土代之即黃龍地螾見是也螾亍螾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螾音

（引○正義曰螾音以刃反）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隱曰舊解破四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按國語胥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唯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陽與蒼林為姬姓上則十四人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稱青陽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為玄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為己姓者耳既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為三○正義曰僖音力其反姞其吉反嬛音在宣反）黃帝居軒轅之丘（皇甫謐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而娶於西陵之女（正義曰西陵國名也）是為嫘祖（徐廣曰祖一作俎嫘力追反○索隱曰一曰雷祖音力堆反○正義曰一作傫）嫘祖為黃帝正妃（索隱曰按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謐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彼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又按漢書古今人表彤魚氏生夷鼓嫫母生蒼林不得如謐所說）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太史公曰據大戴禮以累祖生昌意及玄囂玄囂即青陽也皇甫謐以青陽為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見異也○索隱曰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為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為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青陽降居江水（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豫州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應劭云古江國也地理志亦云安陽古江國也）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為盧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正義曰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亦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大也）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索隱曰按大戴禮宰我問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歲請問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則士安之說署可憑矣○正義曰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棺焉）葬橋山（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索隱曰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周陽縣山有黃帝冢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冢按陽周隋改為羅川爾雅云山銳而高曰橋也）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索隱曰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張晏曰高陽者所興地名也）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索隱曰言能養材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載時以象天（索隱曰載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大戴禮作履時以象天履亦踐而行也）依鬼神以制義（索隱曰鬼神聰明正直當盡心敬事因制尊卑之義故禮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是也○正義曰鬼之靈者曰神也鬼神謂山川之神也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也故己依馮之制義也制古制字）治氣以教化（索隱曰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正義曰幽州也）南至于交阯（正義曰阯音止交州也）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正義曰濟渡也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張掖縣東北千六十四里是）東至于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鬱壘主閱領萬鬼若害人之鬼以葦索縛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動靜之物（正義

（曰動物謂鳥獸之類靜物謂草木之類）小大之神（正義曰大謂五嶽四瀆小謂丘陵墳衍）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曰依王肅音止屬據大戴礼作砥礪也）帝顓頊生子曰窮蟬（索隱曰系本作窮係宋衷云一云窮係謚也。正義曰帝舜之高祖也）顓頊崩（皇甫謚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索隱曰皇甫謚云據左氏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又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也）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索隱曰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嚳名也皇甫謚云帝嚳名夋也。正義曰帝王紀云俈母無聞焉）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正義曰蟜音居兆反本作橋音同又巨遙反帝堯之祖也）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皇甫謚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於顓頊為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正義曰帝王紀云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夋齠齔有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也）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正義曰言作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上迎日推筴是也）明鬼神而敬事之（正義曰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人之精氣謂之鬼言明識鬼神而敬事也）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索隱曰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今案大戴礼郁作神嶷作俟）其動也時（索隱曰舉動應天時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偏字一作尹。索隱曰即尚書允執厥中是也。正義曰溉音既蓋言帝嚳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執中正遍於天下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正義曰以上大戴文也）帝嚳娶陳鋒氏女（正義曰鋒音峯又作豐帝王紀云帝嚳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也）生放勛（正義曰放音方往反勛亦作勛音許云反言堯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勛謚堯姓伊祁氏帝紀云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十四月生堯）娶娵訾氏女生摯（索隱曰案皇甫謚云女名常宜。正義曰娵足須反訾紫移反）帝嚳崩（皇甫謚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索隱曰古本作不著音張慮反俗本作不善不善謂微弱不著猶不著明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正義曰帝王紀云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為唐侯在位九年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摯於高辛今定州唐縣也）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

帝堯者（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索隱曰堯謚也放勛名帝嚳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謚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也。正義曰徐廣云號陶唐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也）放勛（徐廣曰號陶唐皇甫謚云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索隱曰如天之涵養也）其知如神（索隱曰如神之微妙也）就之如日（索隱曰如日之照臨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傾心以向日也）望之如雲（索隱曰如雲之覆渥言德化廣大而浸潤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穀之仰膏雨也）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索隱曰舒猶慢也太

（戴礼作不豫）黃收純衣（徐廣曰純一作絞駰案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索隱曰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象古質素也純讀曰緇）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案尚書作俊德孔安國云能明用俊德之士與此文意殊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尚書並作平字孔安國曰百姓百官鄭玄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平此文蓋讀平為蒲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辯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辯遂為辯章鄒誕生本亦同也）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正義曰呂刑傳云重即羲黎即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也按聖人不獨治必須賢輔乃命相天地之官若周禮天官卿地官卿也）敬順昊天（正義曰敬猶恭勤也元氣昊然廣大故云昊天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而獨言昊天者以堯敬天大故以昊大言之）數法日月星辰（正義曰曆數之法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天數以為一歲之曆）敬授民時（索隱曰尚書作曆象日月則此言數法是訓曆象二字謂命羲和以曆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時也○正義曰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也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以敬授民時也）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尚書作嵎夷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日出於暘谷羲仲治東方之官○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案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池證明矣又下曰昧谷徐廣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為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正義曰郁音隅陽或作暘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按嵎夷青州也堯命羲仲理東方青州嵎夷之地日所出處名曰陽明之谷羲仲主東方之官若周禮春官）敬道日出便程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史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為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正義曰道音導使程並如字後同導訓也三春主東故言日出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恭勤道訓万民東作之事使有程期）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正義曰下中音仲夏秋冬並同）其民析鳥獸字微（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申命羲叔居南交（孔安國曰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索隱曰孔註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也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正義曰羲叔主南方官若周禮夏官卿也）便程南譌敬致（孔安國曰譌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索隱曰譌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譌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正義曰譌音于偽反命羲叔宜恭勤民事使其種殖使有程期也）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以正中夏之節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其民因鳥獸希革（孔安國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也革改也）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駰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駰案孔安國曰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正義曰和仲主西方之官若周禮秋官卿也）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孔安國曰秋西方萬物成也）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孔安國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也○索隱曰虛舊依字讀而鄒氏誕生音墟案虛星主墳墓鄒氏頗得其理）其民夷易鳥獸毛毨（悉典反孔安國曰夷平也老壯者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曰毨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

都（孔安國曰北稱幽都謂所聚也。索隱曰案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正義曰按北方幽州陰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北方之官若周禮冬官卿）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孔安國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節也馬融王肅謂日短晝漏四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非）其民燠鳥獸氄毛（徐廣曰氄音茸駰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獸皆生氄毳細毛以自溫也）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索隱曰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數也而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六十五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其實一歲唯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信飭（徐廣曰古勑字）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正義曰言將登用之嗣位也）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孔安國曰放齊臣名。正義曰放音方往反鄭玄云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按開解而達也帝王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丹朱故為縣）堯曰吁頑凶不用（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正義曰左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凶訟也言丹朱心既頑嚚又好爭訟不可用之）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孔安國曰讙兜臣名鄭玄曰共工水官名。正義曰兜音斗侯反）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正義曰漫音莫干反共工善為言語用意邪僻也似於恭敬罪惡漫天不可用也）堯又曰嗟四

嶽（鄭玄曰四嶽四時官主方嶽之事。正義曰嗟嘆緫水問四嶽誰能理也孔安國曰四嶽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嶽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孔安國曰懷包襄上也。正義曰湯音商今讀如字湯蕩廣平之貌言水奔突有所滌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蕩蕩然撥擴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在上也言水襄上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馬融曰鯀臣名禹父）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正義曰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族類也鯀性很戾違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詩云貪人敗類也）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正義曰异音異孔安國曰异已已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正義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不相襲也孫炎云歲取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更始也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按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也至明年舉舜乃殛之羽山而用其子禹也）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正義曰孔安國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載時八十六老將求代也）嶽應曰鄙德忝帝位（正義曰四嶽皆云鄙俚無德若便行天子事是辱帝位言己等不堪也）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孔安國曰無妻曰矜。正義曰矜音古頑反）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正義曰烝之升反進也言父頑母嚚弟傲舜皆和以孝進之於善不至於姦惡也）堯曰吾其試哉（正義曰欲以二女試舜觀其理家之道也）於是堯妻之二女（正義曰妻音七計反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觀其德於二女（正義曰觀其為德行於二女以治二女）

（而觀国也）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孔安国曰舜所居嬀水之汭。索隱曰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礼作女匽皇甫謐云嬀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汭水涯也猶洛汭渭汭然也。正義曰飭音勑下音胡亞反汭音芮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括地志云嬀汭水源出蒲州河東南山許慎云水涯曰汭按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泉合流出谷西注河嬀汭也又云河東縣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入二妃壇）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索隱曰尚書云納于大麓穀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爲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訓錄言令舜大錄万機之政與此不同）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音亦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俗本作澤誤尔亦當爲懌）正月上日（馬融曰上日朔日也。正義曰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舜正建子此時未改故依堯正月上日也）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隱曰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正義曰舜受堯終帝之事於文祖也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黃曰神斗法云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正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

斗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割万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玄矩者黑帝洸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之玄矩周曰玄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正義曰說文云璿赤玉也按舜雖受堯命猶不自安更以璿璣玉衡以正天文璣爲運轉衡爲横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器也觀其齊與不齊今七政齊則已受禪爲是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並縣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寸而強也鄭玄云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尚書大傳云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万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遂類於上帝（鄭玄曰禋祭上帝於圓丘。正義曰五經異義云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時舜告攝非常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鄭玄云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禋于六宗（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駰案六宗義衆矣愚謂鄭說爲長。正義曰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禋也孫炎云禋絜敬之祭也按星五星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孔安国云四時寒暑也日月星也水旱也礼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立六宗祀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礼比大社魏因之至晉初荀顗言新祀以六宗之神諸家說不同乃廢之也）望于山川（正義曰望者遙望而祭山川也山川五嶽四瀆也尔雅云梁山晉望也）辯於羣神（徐廣曰辯音班駰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正義曰辯音遍謂祭羣神也）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馬融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正義曰揖音集周礼典瑞云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也孔文祥云宋末會稽修禹廟於廟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

（枝形與周璧同皆短小此即禹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猶有在）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正義曰按既班瑞羣后即東巡者守土之諸侯會岱宗之嶽焚柴告至也王者巡狩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任已恐其雍遏上命澤不下流故巡行問人疾苦也風俗通云太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始也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也按二月仲月也仲中也言得其中也）望秩於山川（正義曰乃以秩望祭東方諸侯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按言秩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正義曰既見東方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周礼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国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国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同律度量衡（鄭玄曰同陰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正義曰律之十二律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皆使天下同無制度長短輕重異也漢律志云虞書云同律度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衡平也權重也）脩五禮（馬融曰吉凶賓軍嘉也○正義曰周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憂以賓礼親邦国以軍礼同邦国以嘉礼親萬民也尚書堯典云類于上帝吉礼也如喪考妣凶礼也羣后四朝賓礼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礼也堯典云女于時嘉礼也女音女慮反）五玉（鄭玄曰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三帛（馬融曰三孤所執也鄭玄曰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

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正義曰孔安国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也按三統紀推伏羲爲天統色尚赤神農爲地統色尚黑黃帝爲人統色尚白少昊黃帝子亦尚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尚赤堯爲人統故用白）二生（正義曰羔鴈也鄭玄注周礼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卿執羔大夫執鴈按羔鴈生則可生爲贄）一死（正義曰雉也馬融云一死雉士所執也按不可生爲贄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爲摯（馬融曰贄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正義曰摯音至贄執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韋昭云贄六贄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如五器卒乃復（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礼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正義曰卒音子律反復音伏字）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正義曰禰音乃礼反何休云生曰父死曰考廟曰禰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鄭玄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徧告以言（正義曰徧音遍言遍告天下治理之言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正義曰孔安国云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肇十有二州決川（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鄭玄曰更爲之定界濬水害也）象以典刑（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作其象無其人也○正義曰孔安国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正義曰孔安国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也鄭玄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也）鞭作官刑（馬融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扑作教刑（鄭玄曰扑檟楚也扑爲教官爲刑者）金作贖刑（馬融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眚烖過赦（鄭玄曰眚烖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鄭玄曰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

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曰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声近遂作謐也）讙兜進言共工（正義曰讙兜渾沌也共工窮奇也鯀檮杌也三苗饕餮也左傳云舜臣堯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螭魅也）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正義曰工師若今大匠卿也）共工果淫辟（正義曰辟疋亦反）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馬融曰国名也。正義曰左傳云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孔安国云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也吳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按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在江淮荊州（正義曰淮讀曰匯音胡罪反今彭蠡湖也本屬荊州尚書云匯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馬融曰北裔也。正義曰尚書

及大戴礼皆作幽州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燮。索隱曰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燮燮和也。正義曰言四凶流四裔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爲中国之風俗也）放驩兜於崇山（馬融曰南裔也。正義曰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爲人很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讙兜也）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馬融曰西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神異經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又山海經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也）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正義曰殛音紀力反孔安国云殛竄放流皆誅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澥水土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皆曰云是鯀也）

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駰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国。正義曰皇甫謐云堯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凡百一十七歲孔安国云堯壽百一十六歲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澤縣本漢郕陽縣也）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正義曰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索隱曰鄭玄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索隱曰父子繼立常道也求賢而禪權道也權者反常而合道。正義曰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授舜則

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州在即舜讓避丹朱於河南之南處也）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国）是爲帝舜

虞舜者（謚法曰仁聖盛明曰舜○索隱曰虞國名在河東太陽縣舜謚也皇甫謐云舜字都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陜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按二所未詳也）名曰重華（索隱曰皇甫謐云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正義曰尚書云重華協于帝孔安國云華謂文德也言其光又重合於堯瞽瞍姓嬀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目重童子故曰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父曰瞽叟（正義曰先若[illegible]孔安國曰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叟叟無目之稱也）瞽叟父曰橋牛（正義橋又音驕）橋牛父曰句望（正義曰句古侯反望音亡）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索隱曰皇甫謐云舜母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也）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正義曰蒲州河東縣本屬冀州宋永初山川記云蒲坂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括地志云嬀州有嬀水源出城中耆舊傳云即舜釐降二女於嬀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舜耕所山上有舜廟未詳按嬀州亦冀州城是也）舜耕歷山（鄭玄曰在河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漁雷澤（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陶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作什器於壽丘（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索隱曰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為數猶今云什物也壽丘地名黃帝生處○正義曰壽音受顓師古云軍法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其器物故為生生之具為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也）就時於負夏（鄭玄曰負夏衛地○索隱曰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正義曰可用謂可為天子也）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正義曰二女不敢以帝女驕慢舜之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手等也顆音古果反）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正義曰篤厚也非唯二女恭勤婦道九男事舜皆益厚謹敬也）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正義曰韓子晉云農相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也）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音隱曰音游甫反韜謂窳病也○正義曰苦讀如盬音古盬麤也窳音庾）一年而所居成聚（正義曰聚才喻反聚謂村落也）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正義曰周礼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也）堯乃賜舜絺衣（正義曰絺勅遲反細葛布衣也鄒氏音竹几反）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索隱曰言以笠自扞已身有似鳥張翅而輕下得不損傷皇甫謐云兩繖繖笠類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曰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劉熙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索隱曰空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正義曰言舜潛匿穿孔旁從他井而出也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帝王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也）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索隱曰亦作塡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正義曰扶問反）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正義曰宮即室也爾雅云室謂之宮禮云命士已上父子異宮也）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索隱曰言汝猶當庶幾於友悌之情義也如孟子取尚書文又云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蓋欲令象共我理臣庶也）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世得其利謂之八愷（賈逵曰愷和也。索隱曰左傳史克對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世謂之八元（賈逵曰元善也。索隱曰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也）

十六族者世濟其美（索隱曰謂元愷各有親族故稱族也濟成也言後代成前代也）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索隱曰禹為司空司空主土則禹在八愷之中。正義曰春秋正義云后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正義曰言禹度九土之宜無不以時得其次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索隱曰契為司徒司徒敷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正義曰杜預云內諸夏外夷狄也按契作五常之教諸夏太平夷狄向化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讙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正義曰慝惡也一本云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即讙兜也言掩義事陰為賊害而好凶惡故謂之渾沌也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皃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藏有腹直短食經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為儵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言讙兜性似故號之也）少皞氏（服虔曰金天氏帝號）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服虔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正義曰謂共工言毀敗信行惡其忠直有惡言語高粉飾之故謂之窮奇按常行終必窮極好諂諛奇異於人也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鬭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按言共工性似故號之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正義曰檮音道刀反杌音五骨反謂鯀也凶頑不可教訓不從詔令故謂之檮杌按言無疇疋言自縱恣也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

（又[illegible]荒也名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按言鯀凶狠故號之也）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正義曰今括州縉雲縣蓋其所封也書云縉赤繒也）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正義曰此以上四處皆左傳文或本有並文文相類四凶故書之恐本錯脫耳謂三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故謂之饕餮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畏羣而單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天下惡之比之三凶（杜預曰非帝子孫故別之以比三凶也）舜賓於四門（正義曰杜預云闢四門達四聰以賓衆賢之地）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以御螭魅（服虔曰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正義曰御音魚呂反螭音丑知反魅音媚按御螭魅恐更有邪諂之人故流放四凶以禦之也故下云無凶人也）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

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索隱曰彭祖即陸終之氏之第三子籛鏗之後後爲大彭亦稱彭祖○正義曰高姚二音皋陶字庭堅英六二國是其後也契音薛殷之祖也伯夷齊太公之祖也夔巨龜反樂官也倕音垂亦作垂內言之云益伯翳也即秦趙之祖彭祖自堯時舉用歷夏殷封於大彭）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正義曰分音符問反如字分謂封疆爵土也）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正義曰舜命十二牧論帝堯之德又美之於民遠離邪佞之人言能如此則夷狄亦服從也）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

曰有能奮庸（馬融曰奮明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舜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索隱曰古文作阻飢孔氏以爲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知誰得）汝后稷播時百穀（鄭玄曰時讀曰蒔○正義曰稷農官也播時謂順四時而播百谷）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五常也○正義曰馴音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馬融曰五品之教）舜曰皋陶蠻夷猾夏（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寇賊姦軌（鄭玄曰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正義亦作宄）汝作士（馬融曰獄官之長○正義曰按言大理卿也）五刑有服（正義曰孔安國云服從也言輕重之中正也按墨黥鑿其額涅以墨劓截

鼻也剕則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大辟死刑也）五服三就（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有度（正義曰度音徒洛反尚書作宅孔安國云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也）五度三居（正義曰按謂度其遠近爲三等之居也）維明能信（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舜曰誰能馴予工（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舜曰誰能馴予上下（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為朕虞（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索隱曰即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正義曰孔安國云朱虎熊羆二臣也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也）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正義曰爲益之佐也）舜曰嗟

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礼也）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鄭玄曰主次秩尊卑○正義曰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國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正義曰靜清也潔明也孔安國曰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夷讓夔龍舜曰然（正義曰孔安國云然其推賢不許其讓也）以夔為典樂教穉子（鄭玄曰國子也按尚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穉胄聲相近○正義曰穉胄雖反孔安國云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直而溫（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而栗（馬融曰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正義曰孔安国云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也）詩言意歌長言（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正義曰孔安国云詩言志以蹈其心歌詠其義以長其言也）聲依永律和聲（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正義曰孔安國云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當依聲律和樂也）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鄭玄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正義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孔安國云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正義曰於音烏孔安國云石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按磬一片黑石也不音福尤反周礼云夏官有服不氏掌養猛獸下士一人徒四人鄭玄云不服之獸也）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讒說殄行振驚衆駰案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正義曰偽音危睡反言畏惡利口讒說之人兼殄絕姦偽人黨恐其驚動我衆使龍遏絕之出入其命惟信實也此偽字大史公變尚書文也尚書偽字作行音下孟反言畏惡有利口讒說之人及殄絕無德行之官也）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

命惟信（正義曰孔安國云納言喉舌之官也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信也）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勑命也）敬哉惟時相天事（正義曰相視也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職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也）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鄭玄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為大理平（正義曰皐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惡也）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正義曰工匠若今大匠卿也）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正義曰婢亦反開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正義曰禹九州之民無敢辟違舜十二牧也）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正義曰披音皮義反謂傍其山隴以通之）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索隱曰一句）西戎析枝渠廋氐羌（索隱曰一句）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鳥夷（索隱曰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為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長夷也鳥夷也其意宜然今案大戴礼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鄭氏云息並音肅非也且夷狄之名古書不必皆同今讀如字也○正義曰注鳥或作島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南萬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四海之內（正義曰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咸戴

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招音韶即舜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嬀州城也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徐廣曰祗敬貌）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正義曰帝王紀云舜弟象封於有鼻）

（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此大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舜子商均亦不肖（皇甫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正義曰譙周云以虞封舜子今宋州虞城縣括地志云虞國舜後所封邑也或云封舜子均於商故號商均也）舜乃豫薦禹於天（索隱曰謂告天使之攝位）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正義曰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陽城者避商均非時久居也）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譙周曰以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索隱曰漢書律曆志云封堯子朱於丹淵為諸侯商均封於虞在梁國今虞城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正義曰為天子之賓客也）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

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徐廣曰外傳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又虞翻云以九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七人為十一姓酉祁己滕葴任荀釐姞嬛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帝舜為有虞（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太陽西山上虞城是也）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索隱曰禮緯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鳦子而生）棄為周姓姬氏（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太史公曰（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自敘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明太史公司馬遷自號也遷為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索隱曰尚上也言久遠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禮）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正義曰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正義曰繫音奚計反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禮文及孔子家語篇名漢儒者以二書非經恐不是聖人之言故或不傳學也）儒者或不傳（索隱曰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書皆非正經故漢時儒者以為非聖人之言故多不傳學）余嘗西至空桐（正義曰余太史公自稱也嘗曾也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黃帝問道於

（唐成子處）北過涿鹿（正義曰涿鹿山在嬀州東南五十里山側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也）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索隱曰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索隱曰太史公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傳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其章著也）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也史說漢書見此者非一文左思蜀都賦曰弟如滇池而不詳者多以爲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覽乎○正義曰顧念也弟且也太史公言博考古文擇其言表見之不虛其章著矣思念亦且不須更深考論）其所表見皆不虛（索隱曰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見者皆不爲虛妄也）書缺有閒矣（正義曰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閒多矣而無說黃帝之語）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索隱曰言古典殘缺有年載故曰有閒然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旁見於他記說即帝德帝系等說也故已論次之[illegible]綜覈而備論黃帝已來事耳）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正義曰太史公據古文并諸子百家論次擇其言語典雅者故著爲五帝本紀在史記百三十篇書之首）

索隱述贊曰

帝出少典　居于軒丘　既代炎曆
遂禽蚩尤　高陽嗣位　靜深有謀
小大遠近　莫不懷柔　爰洎帝嚳
列聖同休　帝摯之弟　其號放勳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郁夷東作
昧谷西曛　明敭仄陋　玄德升聞
能讓天下　賢哉二君

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夫敘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然始自可略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即爲一篇之贊將爲龜鏡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矣今並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云

夏本紀第二　史記二

夏禹（謚法曰受禪成功曰禹。正義曰夏者帝禹封國號也帝王紀云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名曰文命（索隱曰尚書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堯舜禹湯皆名矣蓋古質帝王之號皆以名後代因其行追而爲謚其實禹是名故張晏云少昊已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已來天下之號因其名又按系本鯀取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正義曰帝王紀云父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長本西夷人也大戴禮云高陽之孫鯀之子曰文命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按廣柔隋改曰汶川）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索隱曰皇甫謚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索隱曰一作洪鴻大也以鳥大曰鴻小曰鴈故近代文字大義者皆作鴻也）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索隱曰言無功狀）乃殛鯀於

羽山以死（正義曰殛音紀力反鯀之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也束晳發蒙紀云鼈三足曰熊）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索隱曰言禹聲音應鍾律）身爲度（王肅曰以身爲法度。索隱曰按今巫猶稱禹步）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又一解云上聲與身爲律度則權衡亦出於其身故云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尚書傳字作敷馬融曰敷分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傅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尚書作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索隱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馬融曰祭祀豐絜）卑宮室致費於溝淢（包氏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淢淢廣深八尺）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駰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正義曰按橇形如舡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山行乘檋（徐廣曰檋一作橋音丘遙反駰案如淳曰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正義曰按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檋音與上同也）

左準繩右規矩（王肅曰左右言常用也。索隱曰左所運用堪爲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也）載四時（王肅曰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孔安國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鄭玄曰兩河閒曰冀州。正義曰按理水及貢賦從帝都爲始也黃河自勝州東直南至華陰即東至懷州南又東北至平州碣石山入海也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皆冀州也）壺口治梁及岐（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壺口山在慈州吉常縣西南五十里冀州境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南十九里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二山雍州境也孔按逕從東循山理水而西也）既修太原至于嶽陽（孔安國曰太原今爲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索隱曰嶽太嶽即冀州之鎮霍太山也按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東凡如此類不引書者皆地理志文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霍山在沁州沁源縣西七八十里）覃懷致功（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內。索隱曰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或當時共爲一地之名）至於衡漳（孔安國曰漳水橫流也索隱曰案孔註以衡爲橫非王肅云衡漳二水名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東北至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衡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廿一里衡漳水在瀛州東北百二十五里平舒縣界也）其土白壤（孔安國曰無塊曰壤）賦上上錯（孔安國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中中（孔安國曰九州之中爲第五）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鄭玄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索隱曰今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故也常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鳥夷皮服（鄭玄曰鳥夷東方之民賦食鳥獸者

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害除。正義曰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至接九梯養豕食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貴臭穢不絜作廁於中圜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葬則交木作槨殺猪積槨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人之糧以土上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酹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夾右碣石（孔安國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索隱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當是北平之碣石）濟河維沇州（鄭玄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九河既道（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鄭玄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索隱曰爾雅云水自河出爲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孔安國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其土黑墳（孔安國曰黑而墳起也）草繇木條（孔安國曰繇茂條長也）田中下（孔安國曰第六）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鄭玄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其貢漆絲其篚織文（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浮於濟漯通於河（鄭玄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北至千乘縣而入于海）海岱維青州（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正義曰按舜分青州爲營州遼西及遼東）嵎夷既略（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隱曰孔安國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嵎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濰淄既道（鄭玄曰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濰水所出淄州淄

（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厥田斥鹵（鄭玄曰斥謂地鹹鹵○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田上下賦中上（孔安國曰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孔安國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孔安國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萊夷為牧（孔安國曰萊夷地名可以牧放○索隱曰按左傳云萊人劫孔子孔子稱夷不亂華又云齊侯伐萊服虔以為東萊黃縣是今按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即此地之夷）其篚酓絲（孔安國曰酓桑蠶絲中為琴瑟弦○索隱曰爾雅云檿山桑是蠶食檿之絲也）浮於汶通於濟（鄭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于濟）海岱及淮維徐州（孔安國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治蒙羽其藝（鄭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山名孔安國曰二水已治二山可以種藝○索隱曰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北過桐柏山沂水出泰山蓋縣汶山南過下邳縣入泗蒙山在泰山蒙陰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之地）大野既都（鄭玄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曰鉅野澤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東原底平（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索隱曰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原也○正義曰廣平曰原徐州在東故曰東原水去已致平後言可耕種也）其土赤埴墳（徐廣曰埴黏土也）草木漸包（孔安國曰漸長進也包叢生也）其田上中賦中中（孔安國曰田第二賦第五）貢維土五色（鄭玄曰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也太康地記云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為社此土即禹貢徐州土也今為密州莒縣也）羽畎夏翟（孔安國曰夏翟雉名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鄭玄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正義曰括地志云嶧

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屬也今猶多桐樹按今獨生桐尚徵一滿似琴瑟）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鄭玄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淮夷蠙珠臮魚（孔安國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鄭玄曰淮水之上民也○索隱曰按尚書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為得蠙一作玭並步玄反臮古暨字臮與也言夷人所居淮水之處有此蠙珠與魚也又作濱濱畔也）其篚玄纖縞（鄭玄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正義曰玄黑纖細縞白繒以細繒染為黑色）浮于淮泗（正義曰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為名）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孔安國曰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都陽鳥所居（鄭玄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居此澤也○索隱曰都古文尚書作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鄭玄云南方謂都為豬則是水聚會之義○正義曰蠡音禮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三江既入（索隱曰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為中江又東為北江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也）震澤致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已入致定為震澤○索隱曰震一作振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太伯所封國具區在其西古文以為震澤又左傳稱笠澤亦謂國此也○正義曰澤在蘇州西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川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與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

（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胥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卽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河渠書云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云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又太史公自敘傳云登姑蘇臺五湖是也）竹箭既布（孔安國曰水去布生）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其土塗泥（馬融曰漸洳也）田下下賦下上上雜（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貢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鄭玄曰銅三色也）瑤琨竹箭（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齒革羽毛（孔安國曰象齒犀皮鳥羽旄牛尾也○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鄭云

犀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犄角好食棘也亦有一角者按西南夷常貢犛牛尾為旌旄之飾書詩通謂之旄故尚書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此牛也）島夷卉服（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正義曰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出按東南之夷草服葛越焦竹之屬越卽苧祁也）其篚織貝（孔安國曰織細紵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卽成矣）其包橘柚錫貢（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也鄭玄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均江海通淮泗（鄭玄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荊及衡陽維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江水源出岷州南岷山南流至益州卽東南流入蜀至瀘州東流經三峽過荊州與漢水合孫卿子云江水其源可以濫觴也又云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

里嶓冢山）九江甚中（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鄭玄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南皆東合為大江○索隱曰按尋陽記九江者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沙江畎江廩江提江菌江又張須元江圖所載有三里五畎烏土白蚌九江之名不同）沱涔已道（孔安國曰沱江別名涔水名鄭玄曰水出江為沱漢為涔○索隱曰涔亦作潛沱出蜀郡郫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故爾雅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正義曰括地志云繁江水受郫江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源出益州新繁縣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雲夢土為治（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索隱曰夢一作瞢鄒誕生又音蒙按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孔安國曰田第八賦第三）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幹栝柏

（鄭玄曰四木名孔安國曰幹柘也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砮丹（孔安國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維箘簬楛（徐廣曰一作箭足杆笴即楛也音枯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箘簬平翮案鄭玄曰箘簬聆風也）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箘簬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包匭菁茅（鄭玄曰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陵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其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中組綬類也）九江入賜大龜（孔安國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賜命而納之）浮於江沱涔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荊河惟豫州（孔安國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荊山在襄州荊山縣西八十里韓子云卞和得玉璞於楚之荊山卽此也河洛州北河也）伊雒瀍澗既入於河（孔安國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

（流而入河。索隱曰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皆入于河。正義曰括地志云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巒山東北流入洛洛水出商州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洛州郭內又東合伊水瀍水出洛州新安縣東南流至洛州郭內南入洛澗水源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東北與穀水合流經洛州郭內東流入洛也）滎播既都（孔安国曰滎澤名波水已成遏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竝云滎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及衛戰於滎澤鄭玄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道荷澤被明都（孔安国曰荷澤在胡陵明都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泆覆被之。索隱曰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明都音孟猪孟猪澤在梁国睢陽縣東北爾雅左傳謂之諸今文亦爲然唯周礼稱望諸皆此地之一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荷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其土壤下土墳壚（孔安国曰壚疏也馬融曰豫州大有二等下者鳴壚也）田中上賦雜上中（孔安国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貢漆

絲絺紵其篚纖絮（孔安国曰細綿也）錫貢磬錯（孔安国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国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正義曰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汶嶓既蓺（鄭玄曰地理志崏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索隱曰汶一作崏又作岐崏山封禪書一云瀆在蜀都湔氐道西徼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漢水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崏山在州溢洛南一里連綿至蜀二千里皆名崏山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湔音子踐反氐音丁奚反）沱涔既道（孔安国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蔡蒙旅平（孔安国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也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索隱曰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蔡山不知所在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和夷底績（馬融曰和夷地名也）其土青驪（孔安国曰色青黑也）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孔安国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第）貢璆鐵銀鏤砮磬

（孔安国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熊羆狐狸織皮（孔安国曰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罽也）西傾因桓是來（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玄曰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索隱曰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傾山今嵹臺山在洮州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浮于潛踰于沔（孔安国曰漢上水爲沔鄭玄曰或謂漢爲沔）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国曰正絕流曰亂）黑水西河惟雍州（孔安国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鄭玄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弱水既西（孔安国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鄭玄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索隱曰水經云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山海經云弱水出崑崙墟西南隅也）涇屬渭汭（孔安国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也鄭玄曰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索隱曰渭水出首陽縣鳥鼠同穴山說文云水相入曰

汭。正義曰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源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竝出鳥鼠山東流入河按言理涇水及至渭水又理漆沮亦從渭流復理澧水亦同入渭者也）漆沮既從（正義曰括地志云漆水源出岐州普閏縣東南岐漆山漆溪東入渭沮水一名川水源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櫟陽縣南漢高帝於櫟陽置萬年縣十三州地理志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詩云古公去邠渡漆沮即此二水）澧水所同（澧音豐孔安国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於渭也。索隱曰漆沮二水漆水出右扶風漆縣西沮水地理志無文而水經以澧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入洛說文亦以漆沮各是一水名孔安国獨以爲一又云是洛水澧水出右扶風鄠縣南東北過上林苑。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鄠縣終南山澧水出焉）荊岐已旅（孔安国曰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荊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掘陵原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尚書正義云洪水時祭祀礼廢已旅祭言理水功畢也按雍州荊山即黃帝及禹鑄鼎地也雍州荊山縣西荊山即卞和得玉璞

若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鄭玄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索隱曰按左傳中南山杜預以為終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正義曰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鄭玄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正義曰原隰幽州地也按原平高地也隰低下地也言從渭州致功西北至原州都野沙州三危山也括地志云都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三危既度（索隱曰鄭玄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田洛反尚書作宅）三苗大序（孔安國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也）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孔安國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貢璆琳琅玕（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索隱曰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山在河州枹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云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云暴鰓點額龍門下按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也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北而南行至于龍門皆雍州域也）會于渭汭（正義曰水經云河水又南至潼關渭水從西注之也）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孔安國曰織皮毛布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戎狄也。索隱曰鄭玄以為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域王肅以為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道九山（索隱曰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古分為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荊山馬融以汧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鄭玄分

四列汧為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為陽列岐次陽列）汧及岐至于荊山（鄭玄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索隱曰汧一作岍按有汧水故其字或從山或從水[illegible]岐山然也地理志云吳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汧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其山東鄰岐岫西接隴岡汧水出焉岐山在岐州）踰于河壺口雷首（索隱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至于太嶽（孔安國曰三山在冀州太嶽在上黨西也。索隱曰即霍太山已見上。正義曰括地志云壺口在慈州吉昌縣西南雷首山在蒲州河東縣太嶽霍山也在沁州沁源縣）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孔安國曰此三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索隱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太陽縣南河水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砥柱山俗名三門山陝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孔安國云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illegible]括地志云析城縣在澤州西南七十里注水經云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水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括地志云王屋山在懷州王屋縣北十里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山高萬仞本冀州之河陽山也）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於滄海。索隱曰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常山恒山是也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有羊腸坂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里道書福地記云恒山高三千三百丈上方二十里有大玄之泉神草十九種可度俗）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鄭玄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孔安國曰鳥鼠山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索隱曰圉一作圄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大華即敦物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鄭玄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索隱曰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外方山即潁川嵩高縣嵩高山古文尚書亦以為外方山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地理志謂之橫尾山負音陪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八

（里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嵩高山亦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城陽縣北二十三里也桐柏山在唐州東南五十里淮水出焉陪尾山古沿尾山也在安州安陸縣北六十里）道嶓冢至于荊山（鄭玄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正義曰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荊山在襄州荊山縣西八十里也又云荊山縣本漢臨沮縣地也沮水即漢水也按縣孫叔敖激沮水爲雲夢澤是也）內方至于大別（鄭玄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索隱曰內方山在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大國安豐縣今土人謂之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章山在荊州長林縣東北六十里今漢水附章山之東與經史符會按大別山今沙洲在山上漢江經其古今俗猶云甑山注云在安豐非漢所經也）汶山之陽至于衡山（索隱曰在長沙湘南縣東南廣雅云岣嶁謂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岷山在茂州汶川縣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滅駰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道九川（索隱曰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爲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索隱曰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玄引地說亦以爲然孔安國云水名當是其山弱水故所記各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臨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餘波入於流沙（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於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索隱曰地理志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倫虛入海按是地兼有水故一云地名一云水名馬鄭不同御有由也）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

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沙州入南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河州有小積石山即禹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者然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又東北流來勲極遠無流其黑水當洪水時合從黃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山岷山之屬當是洪水浩浩如西戎不從致功古文亦有跡略）道河積石（索隱曰爾雅云河出昆侖墟其色白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其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是河源發昆侖禹導河自積石而加功也）至于龍門南至華陰（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正義曰華陰縣在華山北本魏之陰晉縣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至砥柱（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正義曰砥柱山俗名三門山禹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門也）又東至于盟津（孔安國曰在洛北○索隱曰盟古孟字孟津在河陰十三州記云河陽縣在於河上即孟津是也○正義曰杜預云盟河內郡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爲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爲武濟括地志云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者即是也）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孔安國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邳○索隱曰爾雅云山一成曰邳或以爲成皋山是○正義曰李巡云山再重曰英一重曰邳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衞州黎陽南七里張揖云今城皋非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鄭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陸澤名○索隱曰地理志絳水字從系出信都南與呼沱河水沲流入海大陸在鉅鹿郡爾雅云晉有大陸郭璞以爲此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東北流冀州入海）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海（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迎受也○正義曰播布也河至冀州分爲九河下至滄州更同合爲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於渤海也）嶓冢道瀁東流爲漢（鄭玄曰地理志瀁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索隱曰水經云瀁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地理志云至江夏謂之夏水山海經亦以漢出嶓冢山故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瀁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正義曰括地志云嶓冢山水始出山沮洳故曰沮水東南爲瀁水又爲沔水至漢中爲漢水至均州爲滄浪水始欲出大江爲夏口又爲沔口漢江一名沔江也）又東爲蒼浪之水（孔安國曰別流在荊州○索隱曰馬融鄭玄皆以滄浪爲夏水即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云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記云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孔安國曰三澨水名鄭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索隱曰水經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郎縣北孔安國鄭玄以爲水名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孔安國曰匯迴也水東回爲彭蠡大澤）東爲北江入于海（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索隱曰按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過九江至于東陵（孔安國曰東陵地名）東迆北會于匯（孔安國曰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孔安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泆爲滎（鄭玄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孔安國曰濟在溫西北滎澤在敖倉東南○索隱曰水經云自河東垣縣王屋山東流爲沇水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沇水出懷州王屋縣北十里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不流其深不測至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爲汜水水經云汜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南當鞏之南北入于河釋名云濟者濟也下濟子細反按濟水入河而南截受河南岸溢滎澤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四里今無水成平地）東出陶丘北（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陶丘在濮州鄄城西南二十四里又云在曹州城中徐才宗國都記云此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又東至于荷（孔安國曰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正義曰汶音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栢（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按在唐州東五十餘里）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安國曰與沂泗二水合入海地）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山海經云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郭璞注云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如人家鼠尾短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鵌音余鼵扶發反鵽丁刮反似雉形也）東會于灃（正義曰灃音豐括地志云雍州鄠縣終南山灃水出焉北入渭也）又東北至于涇（正義曰括地志云涇水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東南流入渭也）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道雒自熊耳（孔安國曰在宜陽之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洛所經）東北會于澗瀍（孔安國曰會於河南城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澗水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之陰地理志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於洛）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曰會於雒陽之南）東北入于河（孔安國曰合於鄩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已可居也）九山栞旅（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九澤既陂（孔安國曰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也）四海會同

六府甚脩（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衆土交正致愼財賦（鄭玄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咸則三壤成賦（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之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百里賦納總（孔安國曰甸內近王城者禾稾曰總供食國之馬也。索隱曰說文云總聚束草也）二百里納銍（孔安國曰所銍刈謂禾穗。索隱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三百里納結服（孔安國曰秸稾也服稾役。索隱曰禮郊特牲云蒲越稾秸之美則秸是稾之類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甸服外五百里侯服（孔安國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百里采（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二百里任國（孔安國曰任王

事者）三百里諸侯（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孔安國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二百里奮武衛（孔安國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之也）綏服外五百里要服（孔安國曰要束以文教也）三百里夷（孔安國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三百里蠻（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拒去不禁）二百里流（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鄭玄曰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正義曰帝堯也玄水也以禹理水功成故錫玄圭以表顯之自此已上並尚書禹貢文）天下於是太平治皐陶作士（正義曰士若大理獄也）以理民帝舜朝禹

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皐陶曰於（正義曰音烏歎美之辭）愼其身修（正義曰以爲絕句）思長（孔安國曰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禹拜美言曰然皐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爲難）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鄭玄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皐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寬而栗（孔安國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孔安國曰和柔而能立事）愿而共

（孔安國曰愨愿而恭敬）治而敬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駰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孔安國曰章明也吉善也）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卿大夫稱家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孔安國曰嚴敬也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可爲諸侯也馬融曰亮信采事也）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安國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俊德理能之士並皆在官也）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索隱曰此取尚書皐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序即班固所謂疏略抵梧是也今亦不能深考）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皐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正義曰皐陶云我未

（有所知思之密贊於古道耳謙辭也已上並尚書皐陶謨文略其經不全備也）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皐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正義曰行下孟反栞口寒）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索隱曰予音與上與謂同與之與下予謂施予之予此禹言其與益施予衆庶之稻糧）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鄭玄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

用休（鄭玄曰天將重命以美應謂符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玄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遵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衆讒嬖臣君（徐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衆讒嬖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德誠施皆清矣禹

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孔安國曰帝用臣不是則賢愚並位優劣同流故也）帝曰（正義曰此十字及下禹曰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荅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孔安國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索隱曰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系本曰塗山氏女名女媧是禹娶塗山氏號女媧也又按尚書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今此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蓋今文尚書脫漏太史公取爲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予不子（正義曰此五字爲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成水土之功又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帝繫云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是生啓也）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

州十二師外薄四海（正義曰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云海晦也按夷狄晦昧無知故云四海也）咸建五長（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索隱曰謂不用命之人則以刑罰而從之也）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正義曰若今太常卿也）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簫韶舜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孔安國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得以廣也）皐陶

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鄭玄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孔安國曰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万事墮廢也）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徐廣曰舜本紀云禹乃興九韶之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礼緯曰祖以吞薏苡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正義曰帝王紀云皐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會皐陶卒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東東都陂內大冢也）封皋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索隱曰地理志云安國六縣咎繇後偃姓所封國英地闕不知所在以爲黥布是其後也○正義曰英蓋蓼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本春秋時蓼国偃姓皐陶之後也左傳云子燮滅蓼太康地志云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鄎縣界故胡城是後徙於此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二里春秋文五年秋楚成大心滅之）或在許（皇覽曰皐陶冢在盧江六縣○索隱曰許在潁川○正義曰括地志云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本漢許縣故許國也）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皇甫謐曰年百歲也）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

之陽（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按陰即陽城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国○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国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啓伐之大戰於甘（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隱曰夏啓所伐鄠南有甘亭）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孔安國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也）啓曰嗟六事之人（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玄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孔安國曰共奉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右）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爲政也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用命賞于祖（孔安国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僇于社（孔安国曰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予則帑僇女（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之）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啓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孔安國曰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国）昆弟五人（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孔安國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

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孔安國曰羲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沈湎于酒廢天時亂甲乙也）胤往征之作胤征（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鄭玄曰胤臣名）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隱曰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為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然則帝相自被篡殺中間經羿浞二氏蓋三數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疎略之甚○正義曰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鉏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浞以為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為帝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事初奡之殺帝相也妃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奡于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也按帝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此紀不說亦馬遷所為疏略也奡音五告反豷音許器反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韋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也故鬲城在洛州密縣界杜預云國名今平原鬲縣也戈在宋鄭之間也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臣瓚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為近洛也又吴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又周書度邑篇云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陽翟縣又是禹所封為夏伯）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索隱曰音佇系本云季佇作甲者也左傳曰杼滅豷于戈國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帝予崩子帝槐立（索隱曰槐音回系本作帝芬）帝槐崩子帝芒立（索隱曰音亡鄒誕生又音荒也）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索隱曰系本作帝降）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索隱曰音覲鄒誕生又音勤）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正義音寺）未得豢龍氏（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服虔曰后劉累之後為諸侯者夏后賜之姓○正義曰括地志云劉累故城在洛州緱氏縣南五十五里乃劉累之故地也）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服虔曰御亦養）受豕韋之後（徐廣曰受一作更駰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索隱曰按系本豕韋彭姓）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左傳曰皋墓在殽南陵）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索隱曰桀名也按系本帝皋生發及桀此以發生桀皇甫謐同也）帝桀之時（謚法賊人多殺曰桀）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曰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是也）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

走鳴條（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遂放而死（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駰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正義曰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國語云滿於巢湖又云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妹音末喜許記反）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正義曰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也）至周封於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汴州雍丘縣古杞國城也周武王封禹後號東樓公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徐廣曰一云斟氏尋氏○索隱曰系本男作南尋作鄩費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按周有彤伯蓋彤城氏之後褒封褒城地理志云鄩南平壽縣其地即古斟尋國又下云戈氏按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索隱曰小正大戴記篇名正征二音）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葬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群鳥耘田也○索隱曰抵子也音丁禮反葦棺者以葦為棺謂籧篨而斂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臣子乃以籧篨裹尸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正義曰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南十一里）

索隱述贊曰

堯遭洪水　黎人阻飢　禹勤溝洫
手足胼胝　言乘四載　動履四時
娶妻有日　過門不私　九土既理
玄圭錫茲　帝啟嗣立　有扈違命
五子作歌　太康失位　羿浞斯侮
夏室不競　降于孔甲　擾龍乖性
嗟彼鳴條　其終不令

紀第二　史記二

殷本紀第三

殷契（索隱曰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爲天下號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正義曰括地志云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云盤庚字也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是舊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冢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陽城即相州外城也）母曰簡狄（索隱曰舊本作易狄音同又作逷吐歷反）有娀氏之女（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正義曰按記云桀敗於有娀之墟有娀當在蒲州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索隱曰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鄭玄曰商[illegible]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封契於商即詩頌云有娀方將帝立[illegible]商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渭華城縣東北八十里蓋子姓之別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宋衷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索隱曰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左傳曰昔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卨所封之地）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索隱曰系本作粮圉也。正義曰圉音語出本草）曹圉卒子冥立（宋衷曰冥爲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索隱曰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冥卒子振立（索隱曰系本作核）振卒

子微立（索隱曰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爲死稱廟主曰甲）微卒子報丁立（報音博冒反）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曰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故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代興玄王契也）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孔安國曰十四世凡八遷國都）湯始居亳（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從先王居（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illegible]偃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illegible]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作帝誥（索隱曰一作俈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俈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湯征諸侯（孔安國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地理志曰葛今國寧陵之葛鄉）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索隱曰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又呂氏春秋云有侁氏採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

女。（正義曰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媵以剩反爾雅云媵將送也）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其形。索隱曰按素王者大素上皇其道素質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皇也然按註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代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子曰之寄君也國君謂當爲固字之誤耳固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除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又註本謂法君勞君等君專君授君破君國君以三歲社君爲二恐非）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孔安國曰鳩房二人湯之賢臣二篇皆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也）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正義曰帝嚳時陸終之長於夏臺子昆吾氏之後也世本云昆吾者衛氏是）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馬融曰台我也）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安國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而誅之）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得事農而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也）有衆率怠不和（馬融曰衆居相率怠惰不和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尚書理字作賚鄭玄曰賚賜也）女毋不信朕不食言（索隱曰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詩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桀敗於有娀之墟桀奔於鳴條（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三㚇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俘取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曹州濟陰縣即古定陶也東有三㚇亭是也）義伯仲伯作典寶（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伊尹報（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徐廣曰一無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㚇而還。索隱曰鄒誕生卷作餉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正義曰陶古銘反）中壘作誥（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索隱曰仲虺二音壘許壘音如字尚書又作虺也）

既絀夏命（孔安國曰絀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索隱曰謂禹皋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索隱曰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為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黄帝滅之）先王言不可不勉（索隱曰先王指黄帝帝堯帝舜等言禹咎繇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蚩尤作亂天不佑之乃致黄帝滅之皆是先王賞有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湯誡其臣）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以索隱曰不道猶無道也又誡諸侯一云汝爲不道則無令汝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王肅曰言君臣皆有一德○索隱曰按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索隱曰按鄒誕本多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為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亦有劫彌不得為御史○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正義曰中壬二音）是為帝中壬帝中壬

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正義曰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正義曰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帝王世紀云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之禮葬之）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為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為相（孔安國曰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曰兩手搤之曰拱○索隱曰拱一云一暮大拱尚書大傳作七日大拱與此不同）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索隱曰劉伯莊言枯死而消去不見今以爲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正義曰陟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也）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馬融曰艾治也）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隞（孔安國曰地名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索隱曰隞亦作囂並音敖字。正義曰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河亶甲居相（孔安國曰地名在河北。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居之故名殷城也）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索隱曰蓋太史公知舊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爲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爲帝沃甲（索隱曰系本一作開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

五遷無定處（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憂愁常相與怨其上）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索隱曰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正義曰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東逕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人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正義曰音搆呴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

（唯）武丁懼祖己曰（孔安國曰賢臣名）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孔安國曰天視下民以義為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索隱曰附依尚書音[illegible]）乃曰其柰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為豐殺之禮於是以弃常道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孔安國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索隱曰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隕是也）帝甲崩子帝廩辛立（索隱曰漢書古今人表及帝王代紀皆作馮辛）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索隱曰偶音寓亦如字○正義曰偶五苟反偶對以土木為人對象於人形也）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正義曰為于偽反行胡孟反）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索隱曰微國號爵為子啓名也孔子家語云微或作[illegible]箭從微音鄭本亦然）啓母賤不得嗣（索隱曰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為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為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少子辛辛母正后

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正義曰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也）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皇甫謐曰有蘇氏美女○索隱曰國語有鍾氏女妲字己姓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如淳曰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正義曰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土十二里）而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索隱曰鄒誕生云鉅大[illegible]器名也紂厚賦稅故因器而大其名）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爾雅曰迤邐沙丘也地理志在鉅鹿東北七十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㝡樂戲於沙丘（徐廣曰㝡一作聚）以酒為池（正義曰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縣肉為林（正義曰縣汀武反）使男女倮（正義曰倮胡瓦反）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索隱曰鄒誕生格一音閣又云見蟻布銅斗足廢而死於是為銅烙烙狀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一作邢野王縣有邢城○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illegible]

（縣有九侯城也）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徐廣曰一云無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韋昭曰音酉○正義曰羑一作牖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帝王世紀云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正義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洛西丹坊等州也）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正義曰費音扶味反中音仲費姓仲名也）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索隱曰秦之祖蜚廉子）惡來善[illegible]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凡又作耆）紂之臣祖伊（孔安國曰祖己後賢臣也）聞之而咎周（孔安國曰咎惡也）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徐廣曰元龜一作卜）無敢知吉（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一尺二寸孔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非先王不相我後人（孔安國曰相助也）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

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正義曰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刳視其心也）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徐廣曰鹿一作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正義曰周書云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索隱曰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為人名鄭玄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云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為王故本紀皆稱帝而後總曰三王也）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正義曰即武庚祿父）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

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索隱曰按系本子姓無）北殷氏（索隱曰系本作髦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而北殷氏蓋秦寧公所伐亳王湯之後）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索隱曰論語孔子曰乘殷之路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爲贊不取成文遂依此語跡也）

索隱述贊曰

簡狄吞乙　是爲殷祖　玄王啓商
伊尹負鼎　上開三面　下徧九王
旋師泰卷　繼相臣扈　遷囂圮耿
武乙無道　禍因射天
帝辛淫亂　拒諫賊賢　九侯見醢
炮烙興焉　黃鉞斯杖　白旗是懸
哀哉瓊室　殷祀用遷

周本紀第四　　史記四

周后稷（正義曰因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即太王城也）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正義曰邰天來反亦作斄同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封邰周棄外家）曰姜原（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姜原爲帝嚳元妃（索隱曰譙周以爲弃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與此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索隱曰此以下皆詩大雅生民篇所云）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正義曰種曰稼斂曰穡）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始飢祖始也）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徐廣曰今斄鄉在扶風）號曰后稷別姓姬氏（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山海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子不窋立（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弃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城也）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窋以失其

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即漢漆縣也漆水在岐州普潤縣東岐山漆水東入渭）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故詩人歌樂思其德（索隱曰即詩大雅篤公劉是也）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索隱曰豳即邠也古今字異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音踰世本作偽榆）毀隃卒子公非立（索隱曰世本云公非辟方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公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索隱曰世本云高圉侯侔）高圉卒子亞圉立（系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索隱曰漢書古今表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侔亦皆二人名實未能詳）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踰梁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止於岐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

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徐廣曰分別而爲邑落名也）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玄曰此殷時制）民皆歌樂之頌其德（索隱曰即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也）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正義曰國語云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太姜之家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也）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列女傳曰太姜有台氏之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正義曰太姙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家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荊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害）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皇甫謐曰葬鄠縣之南山）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有四乳）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令支○正義曰姓墨氏）聞西伯善

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
皆往歸之（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
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崇侯虎譖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正義曰括地志云古莘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世本云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獻紂者）
驪戎之文馬（正義曰括地志云驪戎故城在雍州新豐縣東南殷周時驪戎國城也按驪馬赤鬣
縞身目如黃金）有熊九駟（正義曰括地志云鄭州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也按九駟三十六匹馬也）
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
足以釋西伯（索隱曰一物謂有莘氏之美女也以殷紂淫昏好色故知然）况其多乎

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
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
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地理志虞
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
也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晉太康地記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括地志云又閑原在河北縣西六十
五里詩云虞芮質厥成毛萇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二
國君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讓所爭地以爲閑原至今尚在注引地理志芮在臨晉者恐疏
然閑原在河東復與虞芮相接按臨晉在同而[illegible]州非臨晉芮城明矣）有獄不能決乃如
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
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

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山海經曰有人面獸身名曰犬戎○正義曰又云黃帝之後也并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是爲犬戎說文
云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後漢書云犬戎槃瓠之後也今長沙武陵郡大半是也）明年伐密須
（應劭曰密須氏姞姓之國瓚曰安定陰密縣是）明年敗耆（徐廣曰一作[illegible]○正義曰即黎國也孔安
國云黎在上黨東北括地志云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尚書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殷之祖伊聞之
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徐廣
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音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邘城在懷州河內縣西北）明年伐崇侯虎
（正義曰皇甫謐云夏鯀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閒也）而作豐邑（徐廣曰豐在京
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也）自岐下而
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正義曰括地志云文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原上）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
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
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正義曰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
爲王蓋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
又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後十年而崩（正義曰十
當爲九誤在後）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
公季爲王季（正義曰易緯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稱王已改
正朔布王號矣按土無二王豈紂在而周稱王哉若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勳
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成大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據此文乃是追王爲王
何得文王自稱王改正朔）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

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以按文云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正義曰上音時掌反尚書武成篇云惟九年大統未集大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殺大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瘳後又四年而崩則武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爲武王即位一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東觀兵至于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諸節（馬融曰諸受侯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小子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之物兵象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家也○索隱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鷙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多虛文而解）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

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勇也）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正義畢盡）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天地人也）離逖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始）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

再不可三二月（徐廣曰一作正月建丑之月也正月殷之二月也）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早旦也）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國曰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之○正義曰括地志云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朝歌故城是本妹邑帝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酈元注水經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牧野也）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以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麾曰遠矣西土之人（孔安國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馬融曰冢大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師率卒率）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率將來伐紂也○正義曰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隋於此）

（洮叢等州以西羌　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盧府彭州焉）稱爾戈（孔安國曰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illegible]）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荅（鄭玄曰肆祭名荅問也）昬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孔安國曰言紂弃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也）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也）勉

哉夫子尚桓桓（鄭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鄭玄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於爾身有戮（鄭玄曰所言且也）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掫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以大卒馳帝紂師（徐廣曰帝一作商○正義曰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

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衣音於既反○正義曰周書云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illegible]者縫[illegible][illegible]凡焚玉千玉也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如此則紂身不盡也）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正義曰謂至朝歌）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索隱曰武王雖以臣伐君頗有慙德不敢荅商人之拜大史公失辭耳尋上文諸侯畢拜賀武王武王尚且報揖無容遂下拜商人）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正義曰周書作輕呂擊之輕呂劍名）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

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宋均曰玄鉞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陳明水以為玄酒）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一作苙公明草也言茲舉成器宗苙見絜草也）召公奭贊采（正義曰贊佐也采幣也）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正義曰尹佚讀筴書祝文以祭社也）殷

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監本作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衛是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曰三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未詳孰是）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也括地志云墓在衛州汲縣北）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功成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鄭玄云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黃帝之後於祝（正義曰左傳云祝其實夾谷杜預云夾谷即祝其也服虔云東海郡祝其縣也）帝堯之後於薊（地理志燕國有薊縣）帝舜之後於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宛丘縣在陳城中即古陳國也帝舜後遏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大禹之後於杞（正義曰括地志云汴州雍丘縣古杞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爲楚國所滅）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爾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正義曰營丘在臨淄縣北百步外城中輿地志云秦立爲縣城臨淄水故曰臨淄也）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正義曰帝王世紀云炎帝自陳營都於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邑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徙商丘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爲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謐云黃帝生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居軒轅之丘山海經云此地窮桑之際西射之南是也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外城即周公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封召公奭於燕（正義曰封尭之後於薊封召公於燕觀其文稍似重也水經注云薊則西北隅有薊丘因取名焉括地志云燕山幽州漁陽縣東南國都城記云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按武王封二國因燕山薊丘爲名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薊名遂絕今幽州薊縣古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正義曰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弟叔度於蔡（正義曰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縣東有蔡岡因名之）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正義曰周鎬京也武王紂還至鎬京憂未定天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爲災非是鴻鴈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義曰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年也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也鄭玄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也）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索隱曰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災異我周今乃有成王業者也）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顯亦不賓滅一云不顯亦不恤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既無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不大光昭亦不即擯滅以至于今也亦見周書及隨巢子與彼頗錯而劉氏音賓亦爲古其字義亦無所通徐廣云

（一本作不顧亦不賓蓋是學者以渴書及隨巢不同遂音改易耳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大鬼天神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索隱曰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徐廣曰一云皆來○索隱曰七字連讀一句）我維顯服及德方明（正義曰服事也武王荅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宮室悉除殷紂之惡日夜勞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維明於事乃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於饗寐也自此已上為至周自夜不寐周公問之故先書）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正義曰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則居陽城為禹避商均時非都也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徐廣曰周書度武王問太公曰吾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索隱曰社預曰三塗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嶽之邑度邑周書篇名度音徒各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太行恒山連延東北接碣石抵嶽山言北望太行恒山之邊都邑也又晉州霍山一名太嶽在洛東北二說皆通）粵詹雒伊毋遠天室（正義曰粵者審慎之辭言審慎瞻雒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也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帝王世紀云王城西有郟鄏陌左傳云成王定鼎於郟鄏京相璠地名云郟山名鄏邑名）縱馬於華山之陽（正義曰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山南曰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入河也）偃干戈振

信弃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正義曰紂近郊地名牧野）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也）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韋昭曰供月祀）賓服者享（韋昭曰供時享）要服者貢（韋昭曰供歲貢）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詩云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曰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正義曰賈逵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按大畢伯士終後犬戎氏常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正義曰幾音祈）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徵駰案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

兵釋旅（公羊傳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亦）亡國宜告（索隱曰六字連一句讀○正義曰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惡以周國之所宜言告武王爲洪範九類）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孔安國曰穆敬也）周公乃祓齋（正義曰祓音廢又音拂謂除不祥求福也）自爲質（正義曰周公祓齋自以贊幣告三王請代武王武王病乃瘳也）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駰案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畢原上也）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正義曰今宋州也）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正義曰尚書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按是爲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以周地在王城東故曰東周敬王避子朝亂自洛邑東居此以其迫阨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按武王滅殷國爲邶鄘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徙三監之民於成周頗收其餘衆封康叔於衛今衛州是也孔安國云以三監之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也）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爲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餽）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正義曰奄於險反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古徐國即淮夷也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地也）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薄姑氏殷諸侯封於此周滅之也）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國告衆方下諸侯）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家設官分）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正義曰釗音招又古堯反任音而針反）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

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不言）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孔安國曰伯冏名也）申誡（徐廣曰誡一作部）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臩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一作畎）祭公謀父諫（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昭曰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周公旦之謚）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韋昭曰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弃與不窋也唐固曰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正義曰言大康弃廢稷官）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

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乎當何所居非唯及世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聽其入五刑辭○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云辭不直則言繁目不直則視眇耳不直則對答惑色不直則貌赧氣不直則數喘也）五辭簡信正於五刑（孔安國曰五辭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孔安國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

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之）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使與罰名相當○索隱曰按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惟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簡信有衆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也）無簡不疑共嚴天威（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其獄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鍰音刷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爲二百鍰也○索隱曰灑音史蓰音所解反）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正義曰倍中之

（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鍰二兩也宮刑其罰五百臏刑既輕其數豈加故知孔馬之說非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徐廣曰五一作六）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索隱曰泄本作伊扈）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列女傳曰康公母姓隗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正義曰曹大家云公諸侯公之所與衆人共議也）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曰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囏立（索隱曰世本作堅）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索隱曰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正義曰芮伯也）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

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使監謗者（正義曰監古銜反察巫人神靈有謗毀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以目相眄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正義曰上詩風刺）瞽獻典（韋昭曰典樂典）史獻書（正義曰大史上書諫）師箴（正義曰箴音針師樂大師上箴戒之文）瞍賦（韋昭曰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絃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王正義曰傳音逐緣反）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察（正義曰親戚補王過失及察是非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耆艾脩之（韋昭曰耆艾師傅也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

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唐固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後改彘曰永安從鄗犇晉也）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韋昭曰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索隱曰共音如字若汲冢紀年則云共伯干王位共音恭共國伯爵言共伯攝王政故干王位也○正義曰共音巨用反韋昭云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號曰共和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恭伯弟和襲攻恭伯於墓上恭伯云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釐侯旁謚曰恭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在恭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脩籍於千畝（正義曰應劭云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瓚曰籍蹈藉也按宣王不脩親耕之禮也）虢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虢故城在岐州陳倉縣東西又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不可（索隱曰國語曰虢文公諫云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繁庶於是乎生人之共給於是乎取事具載國語）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索隱曰地名在西河介休縣）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戎別種四嶽之後也）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閒料數也唐固曰南國南陽也）仲山甫（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正義曰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圃鬼日出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於鄗）子幽王宮湦立（徐廣曰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駰案韋昭曰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正義曰按涇渭二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此時以王城為東周鎬京為西周）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甫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韋昭曰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韋昭曰為陰所填笮也）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

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韋昭曰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崩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襃姒（索隱曰襃國名夏同姓姒氏禮婦人稱國及姓其女是龍漦妖子爲人所收襃人納之于王故曰襃姒。正義曰括地志云襃國故城在梁州襃城縣東古襃國也）襃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襃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襃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正義曰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襃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韋昭曰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韋昭曰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韋昭曰櫝匱也）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王流彘之歲）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韋昭曰譟讙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譟）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索隱曰亦作蚖音元玄蚖蜥蜴也）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韋昭曰毀齒曰齔女七歲而毀也）既笄而孕（正義曰笄音雞禮記云女子許嫁而笄鄭玄云笄今簪）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

檿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正義曰夫婦賣檿弧者宣王欲執戮之遂逃於路遇此妖子哀而收之）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襃襃人有罪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正義曰國語云周幽王伐襃襃人以襃姒女焉與虢石甫比也）以贖罪弃女子出於襃是爲襃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襃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索隱曰左傳所謂携王奸命是也）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正義曰晝日燃烽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烽土[illegible]也燧炬火也皆山安之有寇舉之）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徐廣曰佞一作諂）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正義曰繒自陵反國語云繒姒姓夏禹後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索隱曰驪在雍州新豐縣南故驪戎國也舊音黎徐廣音力知反）虜襃姒盡取周賂而去（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正義曰按汲冢書晉減和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

邑（正義曰即王城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爲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正音曰音甫）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索隱曰在魯隱六年）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索隱曰左傳鄭伯以璧假許田卒易祊祊是鄭祀太山之田許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公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矣○正義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illegible]山之祀而欲令[illegible]祀周公遂[illegible]求山括地志云許田許州許昌縣南[illegible]魯城周公廟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費縣東南有祊宛鄭大夫）八年魯殺隱公（正義曰子允令公子翬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鄭（索隱曰在魯桓五年）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索隱曰左傳繻葛之役祝聃射王中肩是也）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賈逵曰辛伯周大夫）王殺周公（索隱曰左傳云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於難然周公同先王旨自取誅夷辛伯正君臣之義卒安王業二卿優劣誠可識也）王子克奔燕（正義曰杜預云南燕姞姓也）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正義曰釐音僖）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索隱曰世本名毋涼）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正義曰杜預云姚姓也）生子頹

（索隱曰莊王子釐王弟惠王之叔父也）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爲囿（左傳曰大臣蔿國也）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左傳曰人名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謀召燕衛師（正義曰南燕滑州胙城衛澶州濮南也）伐惠王惠王奔溫（正義曰左傳云蘇忿生十二邑桓王奪蘇子十二邑與鄭故蘇子同王大夫伐惠王溫十二邑之一也杜預云河內溫縣）已居鄭之櫟（服虔曰櫟鄭大都○正義曰杜預云櫟今河南陽翟縣）立釐王弟頹爲王樂及徧舞（賈逵曰徧舞者舞六代之樂也）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頹（正義曰賈逵云鄭厲公虢公林父也）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爲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左傳曰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也○正義曰陳國媯姓）惠后生叔帶（索隱曰惠王子襄王弟封於甘故左傳稱甘昭公○正義曰惠[illegible]襄王弟封之於甘括地志云故甘城在洛州河南縣南左傳云甘昭公王子叔帶也洛陽記云河南縣西南有[illegible]出焉北流入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菜邑）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之也）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陪臣敢辭（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王曰舅氏余嘉乃勳（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正義曰武王娶太公女爲后故呼舅氏遂言之我善汝有平戎功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左傳曰王召之）

十三年鄭伐滑（正義曰滑姬姓之國騁冢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正義曰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緱氏縣為秦所滅時屬鄭晉後屬周事征魯釐公二十年絕也志云緱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緱氏縣東南）王使游孫伯服請滑（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服虔曰惠王以后之鞶鑒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正義曰左傳云莊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官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王以后之鞶鑒與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怨王杜預云后鞶帶而以鏡為飾爵飲酒器也玤地酒泉周邑）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背鄭師伐之聽命後自從於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服虔曰周大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索隱曰按國語亦云殺譚伯而左傳太叔之難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為原然春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須獲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說也）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正義曰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也）鄭居王于氾（杜預曰鄭南氾在襄城縣南○正義曰氾音凡括地志云故氾城在許州襄城縣）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

內地與晉（正義曰賈逵云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正義曰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西北二國誘而徙伊川遂從戎號今洛州陸渾縣取其號也後漢書云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僖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子景王貴立（索隱曰名貴按國語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及無射單穆公及泠州鳩各設辭以諫今此不言亦其略耳）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賈逵曰景王之長庶子）欲立之會崩（皇覽曰景王冢在洛陽大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冢也）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賈逵曰敬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

不得入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爲臣（春秋曰子朝奔楚皇覽曰子朝冢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朝後也）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徐廣曰皇甫謚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壬戌也）子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謚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爲貞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謚云貞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兩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記則元王爲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爲貞字誤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皇甫謚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爲貞定王未得也）定王十

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崩（徐廣曰皇甫謚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徐廣曰皇甫謚曰考悊王元辛丑崩乙卯）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正義曰帝王世紀云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按自敬王遷都成周號東周也桓公都王城號西周桓公）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惠公子）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索隱曰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爲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有東西二周也按世本西周桓公名揭

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也）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徐廣曰皇甫謚曰元丙辰崩己卯駰案宋忠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立二十六年崩（皇甫謚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索隱曰老子列傳曰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驗其年代是別人○正義曰幽王時有伯陽甫唐固曰伯陽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至孔子卒三百餘年孔子卒後一百二十九年儋見秦獻公然老子當孔子時唐固之說非也）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爲諸侯與周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韋昭曰周封秦爲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殭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索隱曰按周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是始合及秦襄公始列爲諸侯是別也自秦列爲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

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歲舉其大數）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駰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索隱曰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正義曰周始與秦國合者謂周秦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而別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伯載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後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胙於秦孝公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稱王者出也然五百載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之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城五百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扁音補典反）是爲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正義曰胙膳肉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

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索隱曰謂韓魏齊趙也）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索隱曰皇甫謐云名誕赧非謚謚法無赧正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爾雅面慙曰赧）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索隱曰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洛陽之地）王赧徙都西周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曰武公惠公之長子○索隱曰按戰國策作東周武公）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正義曰楚臣也）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正義曰楚臣也）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正義曰言以地資公子咎爲太子周若不許是楚於周交益疏）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也）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索隱曰宜陽韓地秦攻而楚救之周爲韓出兵而楚疑周爲秦因加兵戰周）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索隱曰蘇代說楚王何以道周爲秦周實不爲秦今王責周道爲秦周懼楚必入秦是爲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索隱曰周秦相近秦欲并周而外睦於周故當時諸侯咸謂周秦）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正義曰言楚若善周周必疏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正義曰郢楚都以上至八年蘇代說楚合周）秦借道兩周之閒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正義曰厭烏減反又於點反○索隱曰周君西周武公也時王赧微弱不主盟會寄居西周）何不令人謂韓（徐廣曰一作何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爲韓後）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索隱曰此史厭說韓令與周地使質於楚令秦疑楚不信周得不假道伐韓而猶聽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索隱曰按戰國策云或人爲周君謂魏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曰以兵在河南爲辭周君不往朝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正義曰南陽今懷州也杜預云在晉山南以上至秦召西周君是西周說韓令出兵河南謀秦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正義曰韓出兵助爲周雖不攻東周西周懼其恃勁寶器必盡歸於韓以上至東周與西周戰是或人說韓令無救西周）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索隱曰如徐此說自合當既而註結之不合與楚圍雍氏連註○正義曰雍於恭反括地志云故雍城在洛州陽翟縣東北按其時地屬韓）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徐廣曰今河南新城）

（縣高都城也。索隱曰高誘云高都韓邑今屬上黨。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一名郜都城在洛州伊闕縣北）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鄭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共攻秦也。索隱曰相國公仲侈）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索隱曰已止也）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與周高都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正義曰以上至楚圍雍氏是蘇代為東周說韓令不徵甲而得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徐廣曰扑一作仆。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北取趙藺離石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趙藺離石二縣。括地志云離石縣今石州所理縣藺近離石皆趙二邑）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正義曰謂伊闕塞也伊闕山今名鍾山）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索隱曰按列女傳曰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嬰兒）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索隱曰言不以其善而且停息息止也）少焉氣衰力倦弓撥

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索隱曰息猶弃言并弃前功）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正義曰以上至三十四年是蘇厲為周說白起無伐梁也）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厄。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密縣）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索隱曰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破之是馬犯見秦破魏約懼周危故謂周君請梁城周而設詭計也）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正義曰馬犯周臣也乃說梁曰秦破魏華陽之軍去周甚近周王憂懼國破猶身之重病若死則犯必死也）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索隱曰圖謀也犯謂梁王我方入鼎於王王當謀救援己也）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正義曰戍守也周雖未入九鼎於梁而梁信馬犯稱言遂与之卒令守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正義曰馬犯說秦得秦出兵於境又重歸說梁王也）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索隱曰按戰國策甚作瘉犯請後可而復之者言王瘉愈所圖不遂請得在後有可之時以鼎入梁也。正義曰復音扶富反復重也秦既破華陽軍今又出兵境上是周國病秦久矣犯請卒伐周諸侯皆心疑梁取周後可更重請益卒守周乎）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索隱曰梁實圖周九鼎且外遣卒戍周和合秦舉兵欲侵周梁不救周是本無善周之事止是欲周危而取九鼎故諸侯皆心不信梁矣故不如匿事端使卒為周城。正義曰既諸侯生心不如令卒便為縣城以隱匿疑伐周之事端絕諸侯不信之心梁王遂使城周解諸侯之疑）梁王曰善遂使城周（正義曰以上至四十二年是馬犯說梁王）

（爲周祭城）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索隱曰最音司翰最周之公子也）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爲太后養地（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太后秦昭王母宣太后姓芈氏也）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正義曰客謂周最曰周君與秦交善是最之功也與秦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周最今必得罪周君之罪也以上四十五年是周客說周最令周君以應入秦得交善而歸也）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爲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獘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獘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獘則令不行矣（正義曰秦欲攻周最說秦曰周天子之國雖有重器名寶土地狹少不足利秦國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聲而令天下有攻天子之聲畏秦使諸侯歸於齊秦兵空獘於周則秦不王矣是天下欲獘秦故勸王攻周令秦受天下獘而令數命不行於諸侯矣以上秦攻周是周最說秦也）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正義曰以秦輕易周相故相國於是反歸周也）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正義曰言秦之輕相國重相國亦未可知）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作最最亦古之聚字○正義曰按周聚事齊而和於齊周故得齊重令相國又得秦重是相國收秦周聚收齊周常不失大國之交也）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正義曰三晉韓魏趙也以上至五十八年是客說周相國令察三國之情得秦重也）五十九年秦取

韓陽城負黍（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正義曰括地志云陽城洛州縣也負黍亭在陽城縣西南故周邑左傳云鄭伐周負黍是也今屬韓國）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義曰按諸說未允關東地南北長長爲從六國共居之關西地東西廣廣爲橫秦獨居之）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正義曰西周以秦取韓陽城負黍恐倍秦之約共諸侯連從須天下銳師從洛州南出伊闕攻秦軍令不得通陽城）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正義曰摎音紀虬反）西周君犇秦（正義曰謂西周武公）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索隱曰秦昭王之五十一年）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宋忠曰謚曰西周武公○索隱曰非也徐以西周武公是惠公之長子此周君即西周武公也蓋此時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之也）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𢇛狐（徐廣曰𢇛音憚𢇛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索隱曰西周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爲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畧無紀錄故太史公雖考衆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𢇛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新城今洛州伊闕也按𢇛狐陽人之傍在三城之間）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十三州志云在平陰大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索隱曰既盡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正義曰按王赧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七雄並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十五年海內咸歸於漢矣）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杜一作社）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後也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嘉是衛後故比子南而稱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周承休城一名梁崔塢在汝州梁縣東北帝王世紀云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户地方三十里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鼎三年嘉弟昭進爵為承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為鄭公光武建武二年封姬觀為衛公類附古云子南其封邑之號非姓也周子南君按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若在史傳贊言子南為氏非）

索隱述贊曰

后稷居邰　太王作周　丹開雀録
火降烏流　三分既有　八百不謀
蒼兕誓衆　白魚入舟　大師抱樂
箕子拘囚　成康之日　政簡刑措
南巡不還　西服莫附　共和之後
王室多故　檿弧興謠　龍漦作蠱
頹帶挂禍　實傾周祚

周本紀第四　史記四

秦本紀第五　史記五

（索隱曰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失不可可降為世家）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正義曰黃帝之孫號高陽氏）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索隱曰女脩顓頊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業其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按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正義曰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皐陶）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索隱曰扶味反音祕尋費後以為氏則扶味反為得此即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敘伯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歟）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索隱曰游音旒謂賜以皁色旌旆之旒）爾後嗣將大出（索隱曰出猶生也言爾後嗣繁昌將大生出子孫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索隱曰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為鳥俗氏俗一作洛若木以王父字為費氏也）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索隱曰據此以孟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

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徐廣曰一作渭。正義曰中音仲潏音決）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槨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彘縣）而報得石棺（正義以紂既崩無所歸報故為壇就在太山而祭紂報云作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索隱曰處父蜚廉別號）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皇甫謐云去彘縣十五里有冢常祠之。索隱曰言處父至忠國滅身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蜚廉復有子曰季勝（正義曰音升）

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正義曰西河郡皋狼縣也）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徐廣曰溫一作盜。駰案郭璞云為馬細頸驪馬黑色。索隱曰鄒誕生本作駣音陶劉氏音義云盜驪竊驪也竊淺青色八駿既因色為名竊驪為得之也）驊騮（郭璞曰色如華而赤今名馬縹赤者棗騮騮為赤也）騄耳之駟（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騄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駰案穆天子傳穆王有八駿之乘此紀不具者也。索隱曰按穆王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騄騟騄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忘歸（郭璞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丘遂見西王母）徐偃王作亂（地理志曰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駰謂號偃者蓋由此）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正義曰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

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矣）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徐廣曰今槐里也）好馬及畜（正義曰好火到反畜許救反）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正義曰汧音牽言於二水之間在隴州以東）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

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毛詩序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

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騮）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徐廣曰年表云立西畤祠白帝。索隱曰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畤西畤縣名故作西畤祠白帝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爲壇以祭天也）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爲鄜畤（徐廣曰鄜縣屬馮翊。索隱曰音敷亦縣名於鄜地作畤故曰鄜畤故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之地止於鄜衍史敦以爲神故自此立畤）用三牢十三

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索隱曰按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蘇林云寶如石似肝也）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徐廣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也）竫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竫公子立是爲寧公（徐廣曰一作曼）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郿之平陽亭）遣兵伐蕩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四年魯公子翬（正義曰音暉即羽父也）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正義曰力追反）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戲音許宜反戎號也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三年誅三父等

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眯殺其君昭公（索隱曰春秋魯桓公十七年左傳作高渠彌也）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冀縣屬天水郡）十一年初縣杜鄭（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縣）滅小虢（索隱班固曰西虢在雍州）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索隱曰春秋魯閔公元年左傳云晉滅耿滅魏滅霍杜預注曰三國皆姬姓）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爲彊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爲晉侯（索隱曰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曲沃桓叔至武公稱滅晉侯緡始爲晉君也）齊桓公伯於鄄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縣在扶風）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索隱曰梁嬴姓芮姬姓梁在馮翊夏陽芮國馮翊臨晉）二年初伏（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正義曰蠱者熱毒惡氣爲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狗陽畜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穨三年鄭伯虢叔殺子穨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則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於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亦祠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也）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索隱曰宣公已上皆史失其名今按世本古史考得繆公名任好）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正義曰劉伯莊云戎號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正義曰宛於元反今鄧州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徐廣曰銍一作銍○正義曰銍音珍栗反銍地名在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

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徐廣曰一作西駰案公羊傳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正義曰韋昭云曲沃新為太子城）重耳夷吾出奔（正義曰重耳奔翟夷吾奔少梁）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徐廣曰一作倬）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正義曰調共聊反言百姓和也劉伯莊音徒弔反按調選也邪乃誅忠臣用是夷吾能調選兩通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服虔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

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賈逵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正義射音石）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正義曰左傳云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正義曰鷙音致又勑利反國語云晉師潰戎馬還濘而止韋昭云濘深泥也）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賈逵曰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

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正義曰子圉母梁伯之女）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正義曰王居于汜邑）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衛池）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杜預云文公過鄭鄭不禮之）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監本作吾）子與往（正義曰與音預）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正義曰括地志三殽山又名嶔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即古之殽道也）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正義曰左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无礼必敗杜預云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不敗何待兵至滑（正義曰姬姓小国也）鄭販賣賈人弦高（人姓名）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経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曰繆公女）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杜預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正義曰戎人姓名）

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正義曰罷音皮）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内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徇）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説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

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徐廣曰左傳作郊駰案服虔曰此尚晉地不能有。正義曰鄗音郊）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徐廣曰在大陽）渡河封殽中尸（賈逵曰封識之。正義曰杜預云封埋藏也）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黄髮番番（正義曰番音婆字當作皤白頭皃言髮白而更黄故云黄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服虔曰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正義曰秦繆公冢在岐州雍縣）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正義曰左傳云子車氏之三子杜預云子車秦大夫也）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正義曰行音胡郎反鍼音其廉反應劭云秦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三人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杜預云此以人葬爲殉也）秦人哀之爲作歌黄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

弟名雍秦出也（正義曰雍母秦女故言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正義曰韓昭云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季武子也食菜於隨范故曰隨會或曰范會季范子字）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杜預曰在河東○正義曰令音零括地志云令狐故城在蒲州猗氏縣界）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取武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正義曰前入秦後歸晉今秦又取之）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服虔曰晉邑也）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讎餘詳反（服虔曰魏讎晉之魏邑大夫○正義曰讎音受又作犨音同詳音羊）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索隱曰名假十代至靈公又亡失名）共公二年晉趙穿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徐廣曰一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索隱曰景公已下名又錯亂始皇本紀作哀公）景公四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杜預曰晉地也○正義曰櫟音歷括地志云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是時晉悼公爲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

秦紀

（徐廣曰棫音域駰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而自立是爲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正義曰音鉗）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正義曰在鄧州南陽縣）爲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索隱曰始皇本紀作畢公）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正義曰太子建亡之鄭鄭殺之）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正義曰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左傳云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正義曰左傳云申包胥對秦伯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正義曰左傳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敗吳師於軍祥）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惠公元

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是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徐廣曰外傳云吳王先歃）吳彊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正義曰荔音戾括地志云大荔近王城是）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地理志馮翊有頻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雍州同官縣界古頻陽縣城也）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徐廣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鄭也○正義曰開智伯子）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應劭曰義渠北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寧慶二州春秋及戰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正義曰南鄭今梁州所理縣也春秋及戰國時其地屬於楚也）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索隱曰厲共公子也生昭太子未立而卒大子之子是為靈公）懷公四年庶長鼂（正義曰長丁丈反鼂竹遙反鼂人名也）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索隱曰獻公名師隰）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索隱曰簡公懷公弟靈公季父也子惠公立始皇本紀云靈公生簡公誤也又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正義曰劉伯莊云簡公是昭子之弟懷公之子厲公之孫今史記為簡公是厲公之子者誤之嵗）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地理志云重泉縣屬馮翊○正義曰重直龍反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十六年卒（徐廣曰表云十五年也）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正義曰奪前所上八城也）獻公元年（徐廣曰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今萬年是也）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正義曰痤在戈反）二十四年獻公卒（徐廣曰表云二十三年）子孝公立（索隱曰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正義曰並白浪反閭淮泗二水）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正義）

（曰楚北及魏西與秦相接北自汾州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也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地理志天水有獂道縣應劭曰獂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正義曰監甲暫反閹人也）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正義曰劉伯莊

云冀猶記事闕即象魏也）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正義曰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聚猶村落之類也）集爲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索隱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譙周曰初爲軍賦）十九年天子致伯（正義曰伯音霸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封爵爲霸）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正義曰括地志云逢澤亦名逢池在汴州浚儀縣）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正義曰虞喜志林云濮州甄城縣東北有馬陵澗谷深可置伏）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正義曰商州商洛縣）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索隱曰紀年云與魏戰岸門此云鴈門恐聲誤也下云敗韓岸門蓋一地也紀年云與魏戰不當言鴈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虜其將魏錯（正義曰錯七故反）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索隱曰名駟）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索隱曰齊威王魏惠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徐廣曰今之華陰也）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

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地理志云二縣屬河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在蒲州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與魏王會應（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因應山爲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圍焦降之（正義曰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焦水爲名按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於焦而後封姬姓）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正義曰謂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今納上郡鄜綏等州盡河西濱洛之地矣）十一年縣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古西戎也）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正義曰十二月臘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故云初臘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正義曰魏襄王韓宣惠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在河上）七年樂池相秦（正義曰樂音岳池徒何反裴氏音池）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正義曰脩魚韓邑也）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縣在汾州平遙縣西卽西都也西陽卽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南地理志云西都中陽屬西河郡）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正義曰韓地名）伐敗趙將泥（徐廣曰將一作莊）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徐廣曰是歲蜀王稱元年）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

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正義曰滿或作蒲秦將姓名也）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正義曰二戎號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并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內）相壯（徐廣曰一作狀）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索隱曰名蕩）韓魏齊楚越（徐廣曰越一作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徐廣曰表云哀王○正義曰按魏惠王卒已二十五年矣）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王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曰[illegible]）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正義曰在河南府福昌縣故陽城是也此韓之大都邑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徐廣曰一作脈○正義曰臏頻忍反脛骨也）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索隱曰名則一名稷）昭襄王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甘茂出之魏二年

彗星見（正義曰彗似歲反又先到反）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徐廣曰迎婦於楚者）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正義曰在房襄二州）與楚上庸（地理志漢中有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今房州竹邑縣及金州是也）四年取蒲坂（正義曰括地志云蒲坂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正義曰應乙陵反）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索隱曰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爲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劒此煇不同也）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索隱曰名市）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正義曰年表云秦敗楚於襄城殺景缺括地志云許州襄城縣即古新城縣按世家年表新字誤作襄）樗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

（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縣）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索隱曰劇封之邑也又蜀侯）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正義曰金受秦丞相姓名也奪其丞相）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正義曰中山此時屬趙故云五國）至鹽氏而還（徐廣曰鹽一作監○正義曰括地志云鹽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按鹽池之官因解氏）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穰鄧州所理縣即古穰侯國）魏冄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

向壽伐韓取武始（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安縣）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爲漢中守（漢書百官表曰郡守秦官）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在洛州南汪水經云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謂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志云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正義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故鄧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並魏邑也按二城相連故云及）冄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索隱曰悝號高陵君初封於彭沼後王弟也）魏冄陶爲諸侯十七年城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縣古郕伯姬姓周武王封弟季載於郕其後陽也）入朝及東周君來朝

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爲當爲多字也）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徐廣曰汲冢紀年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任鄙卒二十年（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徐廣曰秦有牡馬生羊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尉斯離（正義曰尉都尉斯離名也）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正義曰鄢於建）

（反又音偃括地志云故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古鄾子之國）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云汝南有安城縣○正義曰括地云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冄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冄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正義曰今黔府）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

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百里黔陽關志張若所攜[illegible]）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地理志河南有卷縣○正義曰卷丘權反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蔡陽今豫州蔡水之陽長社故城在許州長社縣西）擊芒卯華陽破之（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索隱曰芒卯魏將譙周云孟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脩武古曰南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荊州之南陽郡屬韓也）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

卿竈攻齊取剛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鄆州之縣）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孟康曰閼音焉與音預邑名在上黨涅縣西）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徐廣曰今霸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徐廣曰邢丘在平皐湖案韓信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脩武）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徐廣曰芊氏）葬芷陽酈山（正義曰酈力知反在雍州新豐縣西）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正義音奔五大夫官賁名）攻韓取十城葉陽（一云華陽○正義曰葉申涉反）悝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illegible]

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正義曰爲于僞反蔡尉官名）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即古密須國）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正義曰括地志云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武安

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徐廣曰楚一作走○正義曰按此時無楚楚軍走字是也）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徐廣曰寧一作曼此趙邑也○正義曰唐今晉州平陽堯所都也括地志云寧新中七國時魏邑秦昭襄拔寧新中更名安陽城即今相州外城是也）寧新中更名安陽（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初作河橋（正義曰此橋在同州臨晉縣今蒲津橋是也）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正義曰今河南府縣）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正義曰武公）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illegible]萬秦王受獻[illegible]

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正義[illegible]貢金九牧鑄鼎於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大陽）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索隱曰名柱五十三而立立一年卒葬壽陵子莊襄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正義曰孝文王之母也先死故尊之）而合其葬於先王（正義曰以其母與昭王合葬）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索隱曰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四年卒葬陽陵子也）

（皇帝）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正義曰括地志云成皋亦名虎牢鞏洛州鞏縣時秦已滅東周韓亦與其地今獻秦）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郡秦地理志漢高祖更曰河南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徐廣曰一作波波縣亦在河內○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澤州是汲故在衛州所理汲[illegible]孟東云漢波縣今鄭城是也故城在懷州河內縣西）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正義曰括地志云榆次并州縣即古榆次地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陽縣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齕攻上黨（正義曰上黨又反秦故攻）初置太原（正義曰[illegible]皆[illegible]）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正義曰信陵君率燕趙韓楚魏之兵擊秦）秦卻於河外（卻音[illegible]外陝華二州）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索隱曰十三而立立二十有七年崩葬酈邑子二世）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索隱曰十二而立紀云二十一立三年葬宜春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歲此質本紀而註別舉之以補本文耳）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

郯氏莒氏終黎氏（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曰氏姓注云有姓終黎者是）運奄氏菟

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

秦以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

索隱述贊曰

栢翳佐舜　皂游是旌　蜚廉事紂
石椁斯營　造父善馭　封之趙城
非子息馬　厥號秦嬴　禮樂射御
西垂有聲　襄公救周　始命列國
金祠白帝　龍祚水德　祥應陳寶
妖除豐特　里奚多智　衛鞅任刑
厥后吞并　卒成

史記五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索隱曰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爲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索隱曰按不韋傳云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獻於子楚）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爲榮故姓趙氏。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後以始皇諱故音征）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文穎曰主廄內小史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徐廣曰一作齕。應劭曰麃秦邑索隱曰蒙驁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齮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麃公蓋麃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曰齮魚綺反麃彼苗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正義曰卷丘員反）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索隱曰音暘魏之邑名）歲大飢

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

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千。駰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索隱曰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正義曰雍於用反）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正義曰彗似歲反）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慶一作麃）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正義曰蟜紀兆反）將軍擊趙反死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將軍壁死（正義曰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內）卒屯留蒲鶡反戮其屍（徐廣曰鶡一作[illegible]屯留蒲鶡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正義曰鶡音曷）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輕車重馬東就食（徐廣曰一無此重字。索隱曰言秦人東往河旁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嫪毐（正義曰上郎虬反下酷改反）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正義曰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

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曰垣作垣音袁）四月上宿雍（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己酉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正義曰冠音灌）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璽者印信也）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地理志蘄年宮在雍）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索隱曰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以為荊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佽飛掌弋射者。正義曰[illegible]）中大夫令齊等（正義曰中大夫令秦官也）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索隱曰端和秦將衍氏魏邑）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立茅焦爲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力也）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文穎曰準鼻也）長目鷙鳥膺（正義曰鷙鳥鶻膺突向前其性悍勇）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曰易以豉反）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徐廣曰橑音老在并州）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秩）什推二人從軍（索隱曰言王翦爲將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推擇二人令從軍耳）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力禁反臨哭也若是三晉之人

秦皇紀

逐出令歸）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正義曰上時掌反若是秦人哭臨者奪其官爵遷徙房陵）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曰若秦人不哭臨者不奪官爵亦遷房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徐廣曰門一作文。索隱曰謂籍沒其一門皆爲虜隸後並視此爲常。正義曰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仕）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常州藁城縣西南）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曰即貝州武成縣）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雍州雲陽縣）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假格雅反守音狩）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雍州新豐縣）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韓王安九年秦滅之）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

秦紀

（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等是也）下井陘（服虔曰陘音刑山名在常山今為縣）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瘣（正義曰胡罪反）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索隱曰趙王遷也　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正義曰紀買反）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正義曰賁音奔）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正義曰王于放反）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正義曰雨于遇反）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正義曰秦號楚為荊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荊也）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正義曰平輿豫州縣也）虜荊王（索隱曰荊王負芻也）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正義曰[illegible]也）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曰燕王喜之三十三年燕亡）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正義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降越君置為會稽郡）降越君（正義曰降附江友楚威王已滅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正義曰音升齊相姓名）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索隱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得魏王假二十三年虜荊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王建○正義曰齊王建之三十四年齊國亡）秦初并天下令（正義曰令力政反乃今之敕令敕書）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正義曰效猶呈見）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正義曰質音致）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

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索隱曰綰姓王劫姓馮）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曰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皋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正義曰去音丘呂反）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

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正義曰色主反）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索隱曰音張戀反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勝申證反秦以周爲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從其所不勝於秦）方今水德之始（索隱曰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秦皇因自謂爲水德也）改年始朝賀（正義曰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秦以建亥之月爲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正義曰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周禮云析羽爲旌熊虎爲旗旄節者編毛爲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韋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爲之）皆上黑（正義曰以水德屬北方故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索隱曰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譙周以爲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礼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正義曰于僞反）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

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
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正義曰易
音以豉反）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
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
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
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穎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
史為三十六郡○正義曰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
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

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徐廣曰鐻音巨）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
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椎
破銅人十及銅鐻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陽載到霸城重不可
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置
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正義曰暨其記反朝音潮鮮音仙海謂渤海南至揚台蘇等州之東海也暨及也東北朝鮮國
括地志云高驪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西至臨洮羌中（正義曰洮吐高
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羌中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羌地）南至北
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為塞並

陰山至遼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曰塞先代反並白浪反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
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
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
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帝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
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正義曰今岐州雍縣東）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正義曰複音福屬之欲反廟記云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
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也木衣文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忘歸猶不能遍也）所得諸侯美
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正義曰今隴右）北地（正義曰今寧州）出雞頭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按原

州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黃帝雞山之所）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
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正義曰括地志云回中宮在雍州之西）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
宮為極廟象天極（索隱曰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
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應劭云謂於馳道外築牆
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
道天子之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
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正義曰
嶧音亦國系云鄒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邾繹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變也）立石與魯
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正義曰晉大康地記云為壇於大山以示增高）

（也為墠於梁父以祭地示增廣也祭尚玄酒而俎魚墠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太山之上高二丈一尺實三尺）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正義曰大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頂百四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廻二千里多芝草玉石及有長津甘泉仙人室）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正義曰封[illegible]復復音福）禪梁父（服虔曰禪闢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大山下小山除地為墠祭梁梁父後改墠曰禪○正義曰父音甫在兗州泗水縣北、）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索隱曰此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為韻九十二韻下之罘碣石會稽三銘皆然正義曰飭音勑）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正義曰從財用反）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勃作渤蒲忽反）過黃腄（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腄縣○正義曰腄逐瑞反或作陲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黃縣東南古萊子國也十平縣城在黃縣南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腄縣也）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腄縣○正義曰罘音浮括地志云之罘在萊州文登縣東北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窮猶登極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曰陽主祠之罘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文登縣古腄縣也）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正義曰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耶地）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索隱曰山海經琅耶臺在渤海間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耶臺○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有琅邪臺故吳春秋越王句踐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此耶句踐起臺觀）復十二歲（正義曰復音福復三萬戶徙臺下者）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索隱曰二句為韻）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摶壹揖音[illegible]集）器械一量（正義曰內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之義）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曰陵[illegible]淩猶歷也經界也）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正義曰音避）方伯分職諸治經易（正義曰言方伯分職治所理常在平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正義曰畫戶卦反謂政理齊整分明）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正義曰行戶郎反）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正義曰辟匹亦反）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正義曰革協韻音棘）六親相保終

無冦賊驩欣奉敎盡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索隱曰叶韻夏音戶下無不臣者音諸澤及牛馬音姥○正義曰杜預云大夏大原晉陽縣按在今并州壇實沈於大夏主參即此也）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正義曰隗五罪反）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正義曰樛居虯反）從與（正義曰從才用反與音預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立石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議於海上（正義曰此頌前後亭兩句爲韻此三句爲韻）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正義曰過音戈千里謂王畿）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欺服遠方之民若萇弘之比也）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

萊方丈瀛洲（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亶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其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吳人外國圖云亶洲去琅邪萬里）始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三子曰籛鏗封於彭爲商伯外傳云殷末滅彭祖氏）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南郡（正義曰今荊州也言欲向衡山即西北過南郡入武關至咸陽）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州湘陰北舜二妃之神盛弘之荊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言湘山祠也）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隱曰列女傳亦以湘君爲堯女按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爲堯女是總而言之也）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正義曰赭音者）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淅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習商縣武關也）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正義曰狼音浪）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句爲韻）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曰中）

（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仲月）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正義曰從才用反觀音館）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徐廣曰燀充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宇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索隱曰協韻音憶）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曰怠協旗疑韻怠音銅蒸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怠與臺爲韻）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索隱曰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曰眞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蓋改周臘而從殷之號）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蘭池在咸陽縣界）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正義曰古仙人）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正義曰此一頌三句爲韻）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正義曰復音福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以文訓道令無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正義曰墮許規反毀也壞音怪坼也音胡怪反白頹也）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正義曰繇音傜）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徐廣曰以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正義曰使所吏反）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等州秦略取之）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贅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故曰贅壻）

賈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彊梁故曰陸梁）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正義曰即廣州南海縣）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義曰適直革反廣州記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楊桂陽輿地志云臺嶺騎田都龐萌諸越嶺也臺嶺亦塞上今名大庾）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並河以東（服虔曰並音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正義曰今勝州）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正義曰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闕甚高）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實之初縣即上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

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正義曰拂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

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曰辟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正義曰夸口瓜反）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

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正義曰偶對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

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阿房後爲宮名）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隱曰謂爲複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

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正義曰麗音離）五萬家雲陽皆不復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正義曰爇而悅反）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

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畤○正義曰括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說苑曰侯生韓客）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正義曰樂五孝反）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方○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技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衆（正義音終）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

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晝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正義曰傳逐戀反令力呈反）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滈池。索隱曰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皇覽云舜冢在零陵郡營浦縣）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即此州）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秦以為鄣郡也）至錢唐（正義曰錢唐今杭州縣）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皆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禹穴及廟）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索隱曰三句為韻凡二十四韻）其文曰（正義曰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索隱曰今按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正義曰碑文作書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彊（正義曰碑文作率眾弭彊）暴虐恣行（正義曰行平聲）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彊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

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正義省音山景反省過也）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索隱曰豭音加牡豬也言夫淫他室若寄豭之豬）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正義曰言妻棄夫逃嫁子乃失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正義曰令力呈反）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正義曰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山在萊州）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儼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丞相斯爲

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正義曰棺音館又古患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illegible]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至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正義曰顏師古云三重之泉也）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滿冢中臧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曰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illegible]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足。正義曰廣志云鯢[illegible]爲小兒啼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濊豬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曰度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

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爲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正義曰軼徒結反）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曰雍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一云西雍雍西縣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

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正義曰著丁略反）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

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

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索隱曰逮及也謂連及俱被刑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議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

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正義曰謂材官蹶張之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正義曰勝音升）等反故荊地爲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服虔曰儋音負擔）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曰少府）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陝州桃林縣東南）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

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乃亳州所理縣也）破項梁定陶（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曰今淄州縣）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城）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繼有朕兆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名刮音括）茅茨不翦飯土塯（徐廣曰飯器謂之塯○索隱曰如字一音鏤）啜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illegible]器也）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有厮養卒觳音學謂盡也不古學反○正義曰又苦角反又言堯舜之儉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儉陋）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決河亭水（正義曰決亭壅水又云亭平也）放之海身自持築臿（正義曰臿初洽反鍬謂之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正義曰烈酷也）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正義曰氐丁禮反畧也）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

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正義曰括地志云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薛綜曰士傅宮外內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

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詳音羊）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繆公更名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黻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駰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徐廣曰櫌田器音憂○索隱曰徐以櫌爲田器非也孟康以櫌爲鉏柄蓋得其近也）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索隱曰謂武臣田儋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彊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以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朔矣）以誅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索隱曰商君衛公孫鞅仕秦封於商號商君）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索隱曰高誘云合關東從道之秦故名曰連衡也）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此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索隱曰言四君爲其國結約爲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若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爲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爲九國其三國益微又亡前）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索隱曰甯越趙人賈誼作甯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曰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仕秦陳軫夏人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爲亞卿翟景未詳）吳起孫臏帶佗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索隱曰吳起衛人事魏文侯孫臏孫武之後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也）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徐廣曰拊拍上音府○索隱曰賈本論作撲朴）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己）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駰案服虔曰斷華山爲城○索隱曰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云踐登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索隱曰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

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爲窻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甿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穳也如淳曰櫌椎塊椎也）非銛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鎩一作銛駰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句鎩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索隱曰按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兼并諸侯爲下篇鄒誕生云太史公刪賈誼過秦論著此論當其

（義而省其辭諸先生增續既已混殽而世俗小智不唯删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不同也今頗亦不可分別）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攻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述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領引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裋小襦也音豎索隱曰裋政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裋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裋而且狹故謂之裋褐亦曰豎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

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畤葬西垂（索隱曰此已下重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爲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公子救周始命之爲諸侯初爲西畤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

葬西垂（索隱曰作郿時又作陳寶祠） 生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馮翊有衙縣 索隱曰憲公滅蕩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山） 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索隱曰一云居西陵葬衙本紀不云） 廢長弗忌威累參父三年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居平封宮） 葬宣陽聚東南（索隱曰紀云葬平陽初以人從死） 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索隱曰二年初伏本紀此已下居葬絕不談也） 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曰四年作密畤） 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徐廣曰一作趙之） 宮葬陽齊伐山戎孫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者貯又音佇著即佇也門屏之間曰佇謂學於佇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 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竘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索隱曰一作僖公系本云名后伯車） 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正義曰丘一作二也） 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作哀公） 畢公享國三十六年（正義作三十七年） 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正義曰十年葬車里元年孔子行魯相事） 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曰雍本紀作十四年） 葬僖公西城雍生剌（正義曰一作剌） 龔公（索隱

曰一作共公） 剌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 生躁公（索隱曰又作趮公正義曰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也） 懷公（正義曰四年葬櫟圉氏） 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晝見） 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二年） 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剌龔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 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圉（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辭即難憑特參異說） 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索隱曰系本謂少主） 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子索隱曰系本稱元獻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 葬囂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索隱曰本紀十二年） 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 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九而立） 葬公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 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索隱曰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四年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芷陽（索隱曰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爲子楚始皇陵在北故亦謂爲見子陵） 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

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茝陽生始皇帝呂
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孝公
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
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
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
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
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
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
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
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正義酈力知反）生二世
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萬年縣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趙高爲丞相安
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說並不同未知孰是）

孝明皇帝（正義曰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答之）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末）周歷已移（正義曰周初十世王十七年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三十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歷數既過秦并天下是周歷已移也）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索隱曰周歷也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德木德木生火周爲漢母也言曆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水言漢不合即代周也秦值其閏位得在木之間也此論者之辭也正義曰始皇以爲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左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爲母出者爲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祖代不母承其子直音值言秦并天下稱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立秦王年十三也索隱曰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幸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呂政）并兼天下極情
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
後王（正義曰謂置郡縣壞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爲伏臘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僕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將作詹事水衡都尉監守縣令丞等皆施於後王至于隋唐矣）蓋得聖人
之威河神授圖（正義曰蓋者疑辭也言始皇之威能吞并天下稱帝疑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錄）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正義曰狼音郎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除天下）距之（正義上音巨之至也）稱始皇始皇既沒
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
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
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正義曰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口能言語不辨好惡若六畜之鳴）不威不伐惡（正義曰此五字爲一句也）不篤不虛亡（正義曰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器殘酷暴虐滋已惡惡既深篤以至滅亡豈其虛哉）距之不得留殘
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
（正義音紼）玉冠佩華紱（正義音拂）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爲裹）從百司
（正義曰才用反）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
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

爲（正義于僞反）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正義旌音精嚴音莊）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索隱曰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頹衆瓦解散也）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馹一日之孤謂子嬰）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

得其理矣復責小子（正義曰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哉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正義曰酅音户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譖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爲周仕竹書云齊襄公滅紀郱鄑郚又括地志云郱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鄑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郚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郚音駢鄑音訾按秦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以責誼史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之深識也李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紀季）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氏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封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　六國陵替　二周淪亡

并一天下　號爲始皇　阿房雲構

金狄成行　南遊勒石　東瞰浮梁

滈池見遺　沙丘告喪　二世矯制

趙高是與　詐因指鹿　災生噬虎

子嬰見推　恩報君父　下乏中佐

上乃庸主　欲振頹綱　云誰克補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索隱曰項羽掘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籍秦昔反）字羽（索隱曰按序傳籍字子羽也）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索隱曰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梁父即楚將項燕（正義曰燕烏賢反）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　索隱曰此云爲王翦所殺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爲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子國）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劔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劔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爲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正義曰櫟音樂逮音代）乃請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蘄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今在錢塘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蘄縣）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音狩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正義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爲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爲人制也相去遠矣）與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爲羽使懷王）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劔至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數十百）一府中皆慴伏（索隱曰說文云讋失氣也慴音之涉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

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狥之狥狥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渡京口注至吳詐陳王命拜梁）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駰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索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曰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陳嬰）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爲蒼頭謂著青帽如淳曰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爲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爲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爲所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爲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爲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悲反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爲楚王（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湖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軍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後爲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音勦絶之勦地理志居鄛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

（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駰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　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　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蜂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皆爭將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爲于偽反）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徐廣曰地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諡爲號若順民望）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　正義曰盱況于反眙以之反盱眙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正義曰亢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正義曰子余反）軍救東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正義曰下使色吏反趣音促）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爲與國黨與也　索隱曰高誘戰註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

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賈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也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賴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賈其計故曰布也　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脅田榮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郕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陽縣也古昆吾之國按此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軍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正義曰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封爲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爲楚所滅即此城也）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溝故名）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　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

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是也）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間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陳涉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爲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爲冠軍侯至今爲縣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安陽杠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爲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御涇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陽城隋改己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屬河餉王離項羽數絕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湛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齎三日糧不至邢州明矣渡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縣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亦入齊之路義雖知送子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爲長濟河絕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韋昭云蝱大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蟣蝨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也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索隱曰服虔云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五升器也駰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

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扞也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正義曰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音奏）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漢陽周縣也）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謂侯謂關當諸侯也[illegible]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云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注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漢注三奢云質椹也）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illegible]）

（隱曰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或曰三戶城在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也淇當為湛案晉八王故事云王俊伐鄴前至梁湛亞東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闞駰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宇又不同宜重考）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汙音于鄴國志鄴縣有汙城酈元云汙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汙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邘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國地也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

則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去鄴州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号此冢也）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到新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應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之函谷關若也故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圖志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

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于偽反）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

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徐廣曰鯫音士垢反魚名駰案服虔曰鯫音淺鯫小人貌也鯫曰楚漢春秋鯫姓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

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紆拱反盾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正義直江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瞋昌真反）頭髮上指目眥盡裂（正義眥自賜反）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紀反謂長跪）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餧人則去聲自食則上声）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

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作）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跳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〇索隱曰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〇索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〇正義難乃憚反）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正義暴蒲北反）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〇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鄭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

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〇正義曰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廢丘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万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爲翟王更名爲翟〇索隱曰按今鄜州有高奴城〇正義曰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漢高奴縣）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瓚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

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爲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爲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以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爲穎川郡夏禹之国）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国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国立張耳爲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国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爲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爲邢侯左傳云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當陽君黥布爲楚將

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百三十二里本六国偃姓皐繇之後是所封也黥布亦皐繇之後若六国）鄱君吳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爲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〇正義鄱陽作番音婆）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〇正義曰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国邾子曹姓俠居至魯隱公徙蘄音機字）義帝柱國共敖（正義共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爲臨江国）都江陵（正義曰江陵荊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〇正義曰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齊將田

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淄此言臨菑誤〇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爲諸侯国此地後太公封方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在穎川郡屬豫州）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南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鋗（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

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爲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孟康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王九郡都彭城（孟康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正義曰彭城徐州縣）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羲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曰初停軍於戲水下令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爲旌麾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郴音綝）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

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　正義曰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

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

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胡索隱曰按漢書作劫字）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駰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　索隱曰按徐廣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顏脩遠路同乃以陳餘兵爲五未知孰是鄙意彼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　正義曰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今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

（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殷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敢闚即非五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見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足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以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東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卬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正義按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湖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爲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爲附庸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旦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正義曰走音奏）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靈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正義曰睢音雖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莨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其西行至一千二百六十里者矣）漢軍卻爲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瓚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正義爲于僞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窅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瓚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鄒誕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從太公呂后間行（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正義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也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東一百一十里）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爲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栅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八里鄭之）

（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皋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三城耳）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　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云）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爲湖漢帝時歷陽淪爲歷湖）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

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　正義曰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髑髏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陽後佐項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

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西面擊之紀信乘黃屋（正義曰李斐天子車以黃繒爲裏蓋）車傳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正義曰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七從反）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亨周苛并殺樅公漢王

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索隱曰音徒凋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積積賜反）上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爲廣武在敖）

（倉西三皇山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二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祖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　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爲机机猶俎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的人亦謂此爲俎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爲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知可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挑音荼了反瓚曰挑戰擿嬈敵來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閭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正義彊其兩反）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皋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　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

（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伏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又郘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漢書音義曰眛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正義曰是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邦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

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為太康）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駰案晉灼曰即固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正義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正義曰傅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自陳著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縣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為于偽反）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洨縣洨下交切駰案應劭曰垓音陔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索隱曰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洨音戶交反）大司

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偃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郢至王負芻爲秦將王翦蒙武所滅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爲北江）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爲歌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爲楚歌豈亦雞鳴時乎按顏說是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王美人家也）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隹顏野王云青白色也釋畜云倉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數音色庾反行色郎反）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綺反元單案曰騎猶同）麾下（正義麾亦作戲同許危反）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屬音燭）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

田父田父紿曰左敺（顏曰紿欺欺令左去）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子律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取披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曰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正義曰火故反）馳下漢軍皆披靡（正義曰五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皆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晉灼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爲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黄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艤船以待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儀一音）

（儀駰案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　索隱曰檥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尚反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正義曰音奇）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

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爲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吾爲汝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　正義曰爲于僞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中水縣屬河間　正義曰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滱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爲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翳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封楊喜爲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按漢書表及後漢作惠音

大志反）封楊武爲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　正義曰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爲唐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封呂勝爲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諡壯侯　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　正義曰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穿部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

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爲丞相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爲桃侯也）平皋侯（徐廣曰名佗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皋縣按佗音徒何反）玄武侯（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　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祖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僞楚狐鳴
雲鬱沛谷 劍挺吳城 勳開魯甸
勢合碭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追故主
靈壁大振 成皐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實不與 嗟彼蓋世 卒爲凶豎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爲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謚者以爲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爲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弃姓姬氏是也按漢改泗水爲沛郡治相城故註以沛爲小沛也）字季（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父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煓與湍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媼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母曰劉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媼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媼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媼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爲執嘉妻含始遊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沉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媼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媼張晏云坤爲母故稱媼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遊洛池有寶雞銜赤珠[illegible]刻曰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始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洒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注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

（謐記好奇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皆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媼劉季興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曰頞文穎曰準鼻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曰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胸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爲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爲黶而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喜施（正義曰喜許記反施尸豉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應劭曰試補吏）爲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爲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韋昭曰貰賒也○索隱曰鄒誕貰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貰賒也說文云貰貸也臨淮有貰陽縣漢書功臣表貰陽侯劉纏而此縱作射陽則貰亦射也）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樂產云借讎爲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貰飲且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傅別謂券書也蓋子云傅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

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析至歲終總弃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索隱曰韋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正義曰包愷云上音館下音官恣意故縱觀也）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也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文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歛禮進爲之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歛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賮轉爲進宣帝紀須進義與此同）令諸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應劭曰紿欺也殆○索隱曰云紿詐也劉氏云紿欺誑也何休云紿疑也謂高祖詐押易諸吏乃詐爲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也）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所詘（正義音丘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告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反服虔音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御大夫號歸罷癈事少所嗜欲舉號與嗥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語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號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

因餔之（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餇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餇之國語云闔中童子無不餇）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纚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

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時時冠之（正義音官下同）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正義曰顏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曰度田洛反比必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加也）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溪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正義曰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注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

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歲因云之○正義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斷之二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曰按大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曰畦時畦音戶圭反應注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襄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比皆謬說又注云至光武乃改若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

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笞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困辱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覺謂寤也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曰按姚云人自恃斬蛇帝）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一甲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駰案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徐廣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殺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索隱曰蘄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曰按漢書蕭曹傳參為獄掾何為主吏）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劉季為保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索隱曰屠謂破城多被誅殺故云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衆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引發作交誤也）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瓚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釁血祭也司馬彪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釁言齊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應劭云釁呼為釁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釁罅是用名之此說皆非罅音火稼反）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旒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幟字音試識音織）由所殺蛇

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illegible]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方與音房預山陽郡○索隱曰韋昭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曰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也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經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有戲驛存焉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韋昭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字讀李奇音千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沂縣有戚城縣故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更不見者豈即此閒左司馬無傷得州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剛父音甫縣屬任城郡○索隱曰舊音剛劉伯莊包愷並同音苦浪反○正義曰音剛又古浪反括地志云亢父縣也沛公也）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都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

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瓚曰東陽甯號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郯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云以甯是姓君者時人號之）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即張良所封處）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𡰱（如淳曰音夷）（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立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北定楚也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云從謂追逐之音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宕○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縣名譙在蕭縣之西也）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碭城為梁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吁夷○正義曰楚縣也）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名○正義曰濟州縣也）破

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
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
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
乃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
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臨黃河南鑿灘引黃河水環繞挾壘爲固楚軍乃去）楚軍
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
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
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屬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外黃未下項梁
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
出）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所以止言語囂讙也枚
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者繣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
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
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
王（索隱曰歇蘇音如字鄭音遏絕之遏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將王離圍之鉅鹿
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
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
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爲
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
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漢書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

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制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
也）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
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二
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
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曰韋昭云憤激也）願與沛公西
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僄疾
也悍勇也亦云僄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猾賊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
（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樵妙反駰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孑遺爲無噍類也）
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兵皆
所攻取）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
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
（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
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
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駰服
虔曰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
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
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
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

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爲剛侯武鍥新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謚○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爲剛侯武應氏以爲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頻二人詳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繇猶也蒲字或作許音許又漢書作滿並同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文穎曰河南緱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轘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爲名一云轘轅爲阪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州陽城縣）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地理志潁陽有犨縣○索隱曰齮音蟻許沂反又爲則犨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狩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犂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遲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特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云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郡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爲殷侯（索隱曰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爲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涉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高武侯鰓（蘇林

（曰鯫音魚鯫之鯫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亦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鄧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穰是功封也○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亦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穰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穰也）還攻胡陽（上一云陵○索隱曰韋昭一云湖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如淳曰詩益反○索隱曰鄒誕生音湯歷反蘇林如淳音擊析縣屬弘農酈縣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正義曰左傳云楚司馬起豐析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也又太康地志云武關當冠軍縣西嶢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曰沛公已未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以沛公為漢王後到五年以入關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却書首初至霸上戰之）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霸岸一云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曰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后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徵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曰樊噲請殺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illegible]）遂西入咸陽欲（正義曰休息也[illegible]）[illegible]樊噲[illegible]乃封秦重寶[illegible]還軍霸上[illegible]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illegible]伯莊樂彥同音[illegible]反）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詩書者弃市○索隱曰禮記云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故今律謂殺刑為弃市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illegible]）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illegible]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

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關距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鯫生說我言鯫小兒也此即解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備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illegible]）無內諸侯稍徵關[illegible]自益距之[illegible]計從之十一月中

[illegible]羽果[illegible]兵西欲入[illegible]公已定[illegible]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正義曰許宜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亂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亞父范增也項羽尊之[illegible]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即目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也以文諭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故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

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北救趙故云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詳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illegible]月[illegible]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以春秋從正月也顏師古以爲此自月號皆太初[illegible]首[illegible]記事自追改之）[illegible]項羽自

[illegible]楚[illegible]梁地九郡[illegible]立沛公[illegible]漢王（正義按曰今梁州本漢中以漢水爲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爲名）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illegible]非桃林）都櫟陽（索隱曰因葬太上皇改名曰万年）董翳爲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爲王更名曰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正義曰以商帝盤庚因殷中之地改商爲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illegible]殷王都[illegible]）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索隱曰[illegible]云[illegible]縣名）

（地理志六縣屬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illegible]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故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音麾許慎注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正義曰[illegible]云杜今陵邑也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顏說云故杜伯國也）入蝕中（[illegible]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illegible]曰[illegible]音會王劭按說文作[illegible]器也[illegible]）去[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之亦示[illegible]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正義曰跂音丘豉反[illegible]云跂舉踵也司馬彪云跂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游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曰趣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

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音悅說音稅）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有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illegible]戰好畤（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漢紀令樊[illegible]）而遣[illegible]隴西[illegible]歐[illegible]

[illegible]因王吸出武[illegible]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荊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為陳郡[illegible]）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為京兆）河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

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漢書皆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亂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正義曰兗州曲阜也）出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

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已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蒲州也）太原（正義曰今并州）上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屬之河以取

敖倉（正義曰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皐）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年表云三年[illegible]月王出滎陽[illegible]殺魏豹以前又云四年三月周苛[illegible]魏豹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古葉楚惠王封諸梁子高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曰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彫反通俗文云超踰為跳也）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案文穎云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晉灼曰在大脩武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illegible]）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燕縣古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蘭一作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

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皋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徐廣曰[illegible]二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市趙歇韓成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

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中匈而捫足者蓋以[illegible]痛悶不知所在故捫或云匈前中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曰行寒孟反）病甚因馳入成皋（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閒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illegible]過中道旁有四[illegible]漢王病）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illegible]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爲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水也）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illegible]壽州[illegible]）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音甫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illegible]）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illegible]）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illegible]）（[illegible]楚歌猶吳謳也[illegible]楚舞為楚歌是楚人之歌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

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illegible]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illegible]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氾音敷劒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illegible]悲反泗州下邳縣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illegible]州陽翟縣是韓王信之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illegible]芮都之[illegible]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illegible]）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

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一作讙）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illegible]）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曰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illegible]漢帝年紀高帝時[illegible]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illegible]）（羽之將[illegible]帝徵諸侯[illegible]令降漢高祖[illegible]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籍在[illegible]侯之[illegible]籍[illegible]）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illegible]）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淳曰今卒持帚者也）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illegible]）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illegible]）○索隱曰按本紀[illegible]皇帝[illegible]為太上皇[illegible]已有故事矣蓋太上皇[illegible]無上也皇者[illegible]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illegible]）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illegible]有尊也無父[illegible]索隱曰[illegible]令之言過矣晉灼云[illegible]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illegible]肯也）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illegible]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illegible]帶山河[illegible]形勢之勝便者也索隱曰[illegible]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illegible]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illegible]千里[illegible]諸侯者[illegible]下[illegible]河山之險[illegible]勢[illegible]順流而[illegible]易[illegible]里持戟百二焉[illegible]百中之二焉秦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illegible]服虔云[illegible]函谷關去長安[illegible]里為懸隔持戟百[illegible]之二言山險固故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也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言十之二故[illegible]東西秦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齊兵當二十萬諸侯之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illegible]）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云瓴罋似瓶者）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illegible]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illegible]云勃[illegible]跌也[illegible]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illegible]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illegible]千里[illegible]縣隔[illegible]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帝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百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荊王（索隱曰乃王[illegible]王淮東也[illegible]按[illegible]云[illegible]吳別[illegible]荊者以山命[illegible]也[illegible]西有荊山在歷陽[illegible]賈封吳地而號荊王指取此義[illegible]歷陽蓋縣本名荊溪）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illegible]說者[illegible]曰此言[illegible]既故使齊言者還齊[illegible]）[illegible]

（說[illegible]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illegible]徙韓王信太原[illegible]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馬邑縣城也攻韓王信於馬邑即此城）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illegible]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奇曰[illegible]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illegible]也）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祖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眞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也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度渭水為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所謂北闕○索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也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大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柏人屬趙國）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卮飲酒禮器）

（[illegible]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居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万年）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正義作酈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鬥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酈邑築城寺徙民實之未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illegible]）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illegible]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述征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恐以墳墓為水所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

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道太原入（韋昭曰[illegible]道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徐廣曰在蘄縣西案漢書音義曰會音儈保邑名甄音直偽反○索隱曰漢書甄作垂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頸）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 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帔）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水道在江淮閒）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蔚州飛狐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城山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擇負芻之兄）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魏圉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齊湣王（索隱曰名地官王守王建祖）趙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

己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爲帝有本脫巳字者妄見漢書云巳下者）非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索隱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祖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一作薄駰案史記音隱曰僿音先代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鄒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礼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也裴氏引音隱云塞音先志若蔽僿辭相近故以蔽爲僿耳）故救僿莫若以忠（鄭玄曰變反始）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即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碭　素靈告釁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氾水即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别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没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漢書音義曰諱雉。索隱曰字娥姁也）生孝惠帝（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墳口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嬪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弃顦悴是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又音祈）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辭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謚曰悼武王）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鄜。索隱曰酈鄜台並音怡蘇林音胎）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令音鈴）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

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廼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隱曰泛音捧泛也）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說日于以稱君父婦人稱宅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贊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曰啗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爲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也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買反言哭解

懼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卸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正義曰毋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一云辛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大子即位爲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索隱曰啑鄒音使接反又云歃作啑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覆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也）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

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姓馮）爲博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兖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游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爲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爲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爲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漢扶柳縣也有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爲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爲高祖騎將）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爲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爲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襄漢書襄成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爲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爲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呂）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爲胡陵侯（正義曰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漢書云六秋月封書見）

四年封呂嬃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索隱曰他音馳俞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鄃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鄃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爲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呂忿爲呂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

下治爲萬民命（徐廣曰一無此字）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稱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輙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

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索隱曰韋昭云樊噲妻封林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

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上大者位在上列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正義曰祓芳弗反又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索隱曰掖音亦）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

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与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国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

（賓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爲侯者謂之諸侯也）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

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音鼻比猶頻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隱曰按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卬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兮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故以爲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兮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鄰也）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

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嬃怒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姓紀）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

殿門弗得入裴回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案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爲公徐廣亦云然並公爲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鬭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

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吕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吕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

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徐廣曰掊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

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吕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挾猜疑
置鴆齊悼　殘彘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吕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葅醢　支孽芟夷　禍盈斯驗
蒼狗爲菑

吕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索隱曰漢書亦作喋音跕丁牒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云喋履也謂履血之）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制也）此所謂盤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盤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荊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庚庚猶更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繇音胄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橋長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上惟背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

（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空隙處語顏師古云間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暇也須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終母丘嫂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駰案蘇林曰仲子濞爲吳王故追謚爲頃王也鄧展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酇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爲頃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爲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妻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爲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最尊故請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爲宜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

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酺五日（文頴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爲醵出食爲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主人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正義曰此時尚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

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信縣）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弗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曰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嗛作慊音篋）今縱不能博求

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不宜更別議）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故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

子母爲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爲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上云立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鄔鄔烏鄆甄）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兖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徐廣曰八月中）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爲吏謂以卿大夫爲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曆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蝕文也一本作月蝕然史書不然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憪然猶介然也非姦非也○索隱曰字林云憪褰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疏憪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字與纔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纔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

（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急者乘一馬曰東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蹈籍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也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爲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約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抵讕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丁禮）朕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

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鄭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

晉陽中都民（正義曰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二里）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敬索隱曰漢書音義祁音遲賀姓繒繒古國夏同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作去作來也駰案張晏曰詿如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邛字或直云邛僰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要山。正義曰邛與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爲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都國漢爲越[illegible]巂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拔峯丘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凌邛都西有邛僰山大。又云邛僰山在雅州滎經縣界滎經武慮斥閻罘大彥最地華陽國志云邛筰山故邛人筰人[illegible]山山巖嶢阪[illegible]曰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按即王尊程者也今猶九折西南行至巂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爲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

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索隱曰名安阜陵侯也）衡山王（索隱曰名勃安陽侯也）廬江王（索隱曰名賜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爲齊太倉令故謂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也）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

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缾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以

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曰姓董也）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索隱曰音禧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illegible]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牙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閒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

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軼音轍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軼結轍。索隱曰鄧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顏氏按何焉魏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足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駰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号勉其名後此官改爲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爲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爲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鉤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駰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兹侯（徐廣曰表作松兹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駰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

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務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三蒼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址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皁綈）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

佐百姓今朕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僭云小外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声也得卒天許以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索隱曰漢語者書名荀爽所作也）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惟在於絲故以糸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曰霸是水名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姓徐駰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為將屯將軍（李奇曰將泰山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臨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漢書云乙巳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之於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故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

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
（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文穎曰景帝采
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
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
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
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
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
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皁陵南
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爲侍祭）請著之竹
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
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
使不爲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
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
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在代　兆遇大橫　宋昌建策
絳侯奉迎　南面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帑削謗
政簡刑清　綈衣率俗　露臺不營
法寬張武　獄恤緹縈　霸陵如故
千年頌聲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曰謚法曰繇義而濟曰景）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傒音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索隱註同）男子二十而得傅（索隱曰音附荀悅云傅正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十三而傅今改也）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芷陽西曰少陵也）廣川長沙王皆之國（索隱曰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正義曰雨于付反）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爲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駰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爲左右及祋祤爲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索隱曰鄒誕生祋音都會反又音丁活反祤音羽又音詡）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漢志無）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蓋徙王於魯也）吳王濞（正義曰音披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三年封三十三年反年表云都吳其實在江都也）楚王戊（正義曰高祖弟楚王交孫嗣二十一年都彭城）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孫幽王友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鄲）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高祖孫齊悼惠王悼惠王子故昌侯十年反都密州高密縣）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璧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扐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菑川王賢（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括地志云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膠東王雄渠（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也）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正義曰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蓺等（正義曰蓺魚曳反字亦作藝音同）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爲魏其侯（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立楚元王子平陸侯（正義曰應劭云平陸西河縣）劉禮爲楚王（索隱曰韋昭云劉礼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子勝爲中山王徙濟北王志（正義曰濟子礼反濟北國今州盧縣即濟北王所都）爲菑川王淮陽王餘（正義曰淮陽國今陳州）爲魯王（正義曰今兖州曲阜縣）汝南王非（正義曰汝南國今豫州）爲江都王（正義曰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濞所都反誅景帝改爲江都國封皇子非也）齊王將廬（正義曰齊國青州臨淄也將廬齊悼惠王之孫襄王之子表云）燕王嘉皆薨（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盧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閭嘉劉澤之子也）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爲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爲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按社作壽陵也）復置津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繳傳而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索隱曰傳音丁戀反）冬以趙國爲邯鄲郡（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爲邯鄲郡）五年三月作陽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爲隆慮侯（索隱曰音林閭避殤帝諱改之）徙廣川王爲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爲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建陵故縣在沂州承縣界）江都丞相嘉（徐廣曰姓程）爲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趙丞相嘉（徐廣曰姓蘇）爲江陵侯故將軍布爲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殖一作蒖。正義曰按馳道天子秦始皇作之丈而樹）

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正義曰應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正義曰條田鄙反字亦作蓨音同）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索隱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妁兒也）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徐廣曰一作應。索隱曰苛周昌之兄）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楚相張尚大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名諫其王無道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弃）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正義曰漢書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軍桓侯賜遒侯陸彊容城侯徐盧易侯僕黯范陽范代翕侯邯鄲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爲列侯按紀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爲首降）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按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索隱註同）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正義曰惠景間年表云亞王侯盧他之龍盧侯陳留蟜乘氏侯劉買桓邑侯劉明蓋侯王信按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爲列侯惠景間表云匈奴王降爲侯者有七人顯其五人是十侯之數）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正義曰都睢陽今宋州）城陽共王（正義曰城陽今濮州雷澤縣古城陽也共音恭謚法嚴敬故事曰恭）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正義曰表云分

（梁置也）子彭離為濟東王（正義曰東分梁置也）子定為山陽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屬兗州）子不識為濟陰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屬兗州案今曹州是也）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為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為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服虔曰天子崩未有謚號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謚官號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薛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索隱曰鄭玄云命者五謂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索隱曰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後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侯薨則大行奏謚誄按大行令即鴻臚之屬官也）治粟內史為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小內小內所屬大內也）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索隱曰姓衛）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正義曰郅真栗反郅都傳云匈奴刻木為郅都而射不中）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正義曰衣於既反緵祖工反緵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止馬舂（索隱曰止人為馬舂粟為歲不登也）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正義曰衡山國今衡州河東今蒲州雲中郡今勝州）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所未詳也）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索隱曰天廷即龍星右角也按石氏星傳曰龍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廷）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鼢○索隱曰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兒初嫁王氏生子信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安危之機豈不以哉

索隱述贊曰

景帝即位　因脩靜默　勉人於農
率下以德　制度斯創　禮法可則
一朝吳楚　乍起凶慝　提局成釁
拒輪致惑　晁錯雖誅　梁城未克
條侯出將　追奔逐北　坐見梟剠
立翦牟賊　如何太尉　後卒下獄
惜哉明君　斯功不録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索隱曰按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閒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爲然）

孝武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曰諡法云克定禍亂曰武）孝景中子也（索隱曰按景十三王傳廣川王以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閒王德以至廣川九有八人則帝第九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膠東王爲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爲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爲太子爲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有六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搢搢挺也言挺笏於紳帶之閒事出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耳漢書作縉紳臣瓚云縉赤白色非也）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長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徐廣曰微伺察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正義曰漢書孝武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

（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怨故令殺）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括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之所止按五時者先是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下時祭赤帝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正義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絜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蹏氏觀（徐廣曰蹏音啼。索隱曰鄒誕生音斯又音蹄鄉名也）神君者長陵女

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姒後娣兆音究）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駰按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索隱曰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臧兒也）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曰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爲今之竈神司馬彪注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範云音浩）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景帝時絕封）入以主方（徐廣曰進陷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駰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

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瓚曰物藥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服虔云田蚡也韋昭云武安屬魏郡）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有之奈何對曰奪之則近賢其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即齊之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堂何即此也）

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人。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重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久

之李少君病死（正義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在也）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韋昭曰人姓名正義音直僞反）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正義曰姓史名寬舒）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曰亳陽縣名姓謬名忌亳故下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訛作誘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索隱曰按樂汁徵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以爲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春秋緯云紫極之別名又云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泰一佐曰五帝（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國語云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尚書帝命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斗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佐者謂卿佐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云日一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冥羊用羊祠（服虔曰神名也）馬行（正義曰神名也）用一青牡馬泰一皐山山君地長（正義曰丁丈反三並神名）用牛武夷君（正義曰神名）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

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以薦璧得以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以發瑞應造白金焉（正義曰白金三品武帝所鑄也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也平準書云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白金第一其形圜如錢肉好圜文爲一龍白錄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文爲二馬白錄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爲龜甲也）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爲麃。索隱曰麃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麕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麕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爲麃又周書王會云麃者若鹿爾雅云麐麕身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是也）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正義曰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正義曰力召反燎也）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晉灼曰符瑞也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辠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閎之母也騶按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嫺佞。正義曰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

賜甚多以客禮　曰上郎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与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曰飯扶晚反以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日使者藉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閒無蹤跡也）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云用梁柏頭梁今字皆作柏三輔故事云

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湖名近宜春。索隱曰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郎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甚疎）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曰頂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擿根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瓚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

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漢書音義曰祟絜自祓除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奧神君）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正義曰畫音獲按畫一之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若鳳皇諸瑞以名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為始）一元曰建元二

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非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揚惲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

陰脽上（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駰按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
十餘丈汾陰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也○索隱曰漢書舊儀作葵上韋昭云葵上蓋河東
人呼誰與葵同故耳）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
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
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下音尋即侵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
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爲小顏也）其春
樂成侯（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欒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也郊祀志樂成侯登以徐廣據
表云姓丁名義未詳耳）上書言欒欒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
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
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
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
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
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
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
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曰韋昭云羨門古顏仙人應劭云名子高）
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
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
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
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

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
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
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
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鬬旗旗（正義曰音其文本或作棊淤文
棊擣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棊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自相
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鍛鑠爲黃金不就）
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
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師古云皋水旁地也高平曰陸
言水大汎溢自皋及陸而築作堤繇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
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欒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索隱曰樂通在臨淮高平縣）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言武帝得欒大如鴻進於般一舉
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
爲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
僮千人乘轝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韋昭曰斥在服御○索隱曰孟康云斥
不用之車馬是也）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孟康
曰衛太子姊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云帝女曰公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駰案此帝
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地理志云東萊
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
太主（徐廣曰武帝姑也駰案韋昭曰竇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服虔曰滿手曰搤瓚曰搤執持也）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脽者丘之類）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索隱曰說文掊杷也步交反）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甘泉將薦之於天）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西○索隱曰此山在池陽谷口縣西近九嵕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邸此山也）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也○索隱曰許慎注淮南云晏無雲也）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徐廣曰上言從行薦之或曰祭鼎乎）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大帝興神鼎一（索隱曰師古以大帝即大昊伏犧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徐廣曰烹煮也鬺音觴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索隱曰言鼎以烹牲而饗嘗也鬺字又作膓音殤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鬲音歷謂足中不實者名之也）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鬺也）遭聖則興（正義曰遭逢也鼎雖淪沒水逢聖興起故出汾陰西至甘泉也）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宗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鑑戒覆上棧下使通天地陰陽之氣周禮衰國將危民故宋之社為亡殷後也）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正義曰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從內往外基門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繹禮畢使士升堂視壺濯及籩豆遂降往於塾自羊徂于之包乃舉鼎告潔禮之次也）自羊徂牛（正義曰自堂往塾先視羊後及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吳者本文此虞為騶虞字也）

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正義曰蓋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一云大饗享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瓚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寶鼎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

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中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反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

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七君也）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謂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所仙之處山顏云谷中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冶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荊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謂頷下垂肉也髯其毛也故童謠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正義曰墮徒果反）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號（正義曰戶高反）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虢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

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駰按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索隱曰鄒氏云垓一作陔言壇階三重）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犛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索隱曰餟音竹芮反謂聯續而祭之漢志作腏古字亦通說文曰餟祭酹也○正義曰刘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居器反肉汁也駰按晉灼曰此

（說文牲物燎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大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醯內牛中以彘內鹿中水玄酒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曰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特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瓚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以春秋也）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天圓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焉）有司奉瑄

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索隱曰瑄音宣）嘉牲薦饗（正義曰漢書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牡一作牲）荊畫幡（如淳曰荊之無子者皆以絜齋之道也晉灼曰牡荊節閒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荊為幡竿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駟按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畫旗樹泰一壇上名靈旗畫日月北斗登龍等）為兵禱（正義曰為于偽反）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荊強按用牡荊指伐國取其剛為術故畫七旗指之）而五利將

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欒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音于誕音但迂遠也誕大也）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

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大皞正義曰泰帝謂太昊伏羲氏）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箜篌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箜篌）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正義曰為于偽反將偽封禪也）用事泰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回二千里）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正義曰白虎通

（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址廣厚也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功相禪設之）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躬射其牲以除不祥瓚曰射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亦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人皇者九人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嵩高山也在潁川陽城縣）太室（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太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瑯琊）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

（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瓚曰聞呼万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泰山朝宿地起第催藏天子用事太山）

（而居止）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作亂之萌）（佩）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瓠故顏師古以填星即鎮星今據此紀唯此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

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韻渥漢志爲得之）皇帝敬拜泰（徐廣曰無此字）一況之饗其眷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方長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也）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鄭氏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瓚曰即今之泰山）遂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所瓚曰所決河名○索隱註同）自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決河將軍已下皆負薪塡之）留二日沈祠而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於是作瓠子歌見河渠書）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人名也）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當比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

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按揚雄云甘泉本秦離宮既奢泰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棃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遠燭以擢曾成宮白虎走狗天梯瑤臺仙人之舉思觀皆壯麗也）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曰按生芝九莖作芝房歌）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應劭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瓚曰作通天臺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之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正義曰乾音干蘇林云天旱欲使封土乾燥也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鄭氏云但祭不立尸為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汧縣）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遒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穎曰天柱山在潛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

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玊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玊音肅公玊帶名姚氏按風俗通齊潛王臣有公玊冉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玊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王音畜牧之畜今讀公玊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玊況是其後也）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索隱曰玊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名其道曰昆侖言其以昆侖山之五城十二樓故名之也）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脩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索隱曰按黃帝之策言天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皇帝得寶鼎神策則泰元當黃帝之曆之曆數故此云大元神策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一作十二月）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漢書音義曰冀遇殊廷○索隱曰漢書作幾字幾近也）

（異王也並同服虔曰蓬萊中仙人殊改者異山言入仙人異域也）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柏梁被燒故受計獻之於甘泉也顏師古云受郡國計簿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記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閶闔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隱曰如淳云詩云中堂有甓甋又云唐巳宮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弥望廣潒正義曰圈其遠反括地志云虎圈亦在長安城中西偏也）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顏師古云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臺按王莽死此臺也）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正義曰臣瓚云泰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索隱曰關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爲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爲幹猶築牆之有楨幹又諸本多作幹本作幹音韓說文云幹井橋）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

（徐廣曰一無名字）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爲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畤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索隱曰一音偶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猶寄也以服木龍馬一駟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迎年若言祈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正義曰張揖云岐伯黃帝太醫）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文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三年也一云以天漢二年所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

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赤星即上靈星祠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若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故云六也）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一作推人云弭也可索隱不信之而又數本皆无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

孝武纂極　四海承平　志尚奢麗

尤敬神明　壇開八道　接通五城

朝親五利　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

巡乖卜征　登嵩勒岱　望景傳聲

迎年祀日　改曆定正　疲耗中

事彼邊兵　日不暇給　人無聊生

俯觀嬴政　幾欲齊衡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三

（索隱曰應邵云表者録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正義曰言代者以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有尚書略有年月比於五帝事迹易明故舉三代爲首表者明也明言事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索隱曰按此表依帝繫及系本其實叙五帝三代而篇唯名三代系表者以三代代系長遠宜以名篇且三代皆出自五帝故叙三代要從五帝而起首也劉氏云尚猶久古也尚矣之文出大戴禮彼云黃帝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正義曰譜布也列其事也）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諜記（索隱曰諜音牒牒者系謚之書也下云稽其歷譜諜謂歷代之譜諜也）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索隱曰音轉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索隱曰按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諜及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系表也厲王奔彘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皇甫謐云共伯和干王位則以共國伯爵和其名也干王位言篡也與史遷之說不同蓋異說耳）

帝王世國號	顓頊屬	俈屬	堯屬	舜屬	夏屬	殷屬	周屬
黃帝號有熊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玄囂
帝顓頊黃帝孫起黃帝至顓頊三世	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	玄囂生蟜極	玄囂生蟜極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索隱曰系本作窮係宋衷云窮係謚也）	昌意生顓頊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帝俈黃帝曾孫起黃帝至帝俈四世號高辛		蟜極生高辛高辛生帝俈（索隱曰黃帝玄孫）	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		高辛生卨	高辛生后稷爲周祖
帝堯起黃帝至俈子垂號唐堯			放勛爲堯	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		卨爲殷祖	后稷生不窋
帝舜黃帝玄孫之玄孫號虞				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	顓頊生鯀鯀生文命（索隱曰漢書云顓頊五代而生鯀也及帝系皆云顓頊生鯀是古文闕其代系也）	卨生昭明	不窋生鞠
帝禹黃帝耳孫號夏					文命是爲禹	昭明生相土	鞠生公劉

帝啓（伐有扈作甘誓）	相土生昌若	公劉生慶節
帝太康	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	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
帝仲康（太康弟）	冥生振	差弗生毀渝毀渝生公非
帝相	振生微微生報丁	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
帝少康	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	亞圉生公祖類
帝予（索隱曰宁呂反亦作宁○正義曰相爲過澆所滅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其子予復禹績）	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	公祖類生太王亶父
帝槐（索隱曰音回一音懷系本作芬）	主癸生天乙是爲（殷湯）從湯至黃帝十七世	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昌益易卦
帝芒（索隱曰音亡一作荒）		文王昌生武王發
帝泄（索隱曰音薛）		
帝不降		

帝扃（不降弟○索隱曰古熒反）

帝廑（索隱曰其靳反又音勤）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皋（索隱曰宋衷云墓在崤南陵）

帝發（索隱曰帝皋子也系本云帝皋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

帝履癸（是爲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 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 殷湯（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外丙弟）

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伊尹卒）

帝太庚（沃丁弟）

帝小甲（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索隱曰殷本紀及系本皆云小甲太庚子）

帝雍己（小甲弟）

帝太戊（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俗本作仲丁）

帝外壬（中丁弟）

帝河亶甲（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祖辛弟。索隱曰系本作開甲）

帝祖丁（祖辛子）

帝南庚（沃甲子）

帝陽甲（祖丁子）

帝盤庚（陽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盤庚弟）

帝小乙（小辛弟）

帝武丁（雉升鼎耳雊得傅說稱高宗）

帝祖庚

帝甲（祖庚弟淫徐廣曰一云淫德殷衰也）

帝廩辛（索隱曰或作馮辛系本作祖辛誤也按上祖乙已生祖辛故知非也）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帝武乙（慢神震死）

帝太丁

帝乙（殷益衰）

帝辛（是為紂弑）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伐殷（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成王誦（索隱曰本或作庸非）		康王釗（刑錯四十餘年索隱曰古堯反又音昭）	昭王瑕（南巡不返不赴諱之○索隱曰音遐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承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也）	穆王滿（作甫刑荒服不至）
魯	周公旦	初封武王弟	魯公伯禽	考公	煬公（考公弟）
齊	太公尚	初封文王武王師	丁公呂伋	乙公	癸公
晉	唐叔虞	初封武王子	晉侯燮	武侯	成侯
秦	惡來助紂父飛廉有力	初封	女防	旁皋	太几
楚	熊繹繹父鬻熊	初封事文王	熊艾	熊䵣（索隱曰吐感反又旋感反〻土偶反鄒氏又作黮音）	熊勝
宋	微子啓	初封紂庶兄	微仲（啓弟）	宋公	丁公
衛	康叔	初封武王弟	康伯（索隱曰康叔子王孫牟父也）	孝伯	嗣伯
陳	胡公滿	初封舜之後	申公	相公	孝公
蔡	叔度	初封武王弟	蔡仲	蔡伯	宮侯
曹	叔振鐸	初封武王弟		太伯	仲君
燕	召公奭	初封周同姓	九世至惠侯		

恭王伊扈	幽公	哀公	厲侯	大駱	熊煬	湣公 丁公弟	疌伯（索隱曰音挾）	慎公	厲侯	宮伯	
懿王堅 周道衰詩人作刺	魏公（索隱曰系本作微公名弗甚）	胡公	靖侯	非子	熊渠	煬公 湣公弟	靖伯	幽公	武侯	孝伯	
孝王方 懿王弟	厲公	獻公 弒胡公		秦侯	熊無康	厲公	貞伯	釐公		夷伯	
夷王燮 懿王子	獻公 厲公弟	武公		公伯	熊鷙紅	釐公	頃侯				
厲王胡 以惡聞遇亂出奔遂死于彘	真公			秦仲	熊延 紅弟		釐侯				
共和 二伯行政	武公 真公弟				熊勇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索隱曰褚先生名少孫元成間爲博士張夫子未詳）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索隱曰按契及后稷皆帝嚳子此云黃帝子者謂是黃帝之子孫耳按嚳是黃帝曾孫而契棄是玄孫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索隱曰此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殷本紀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取而吞之）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社土）詩云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索隱曰有部氏之女也韋昭云姜姓嫄字也）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抱音普茅反○索隱曰抱又如字）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大伯之吳遂生源也（索隱曰言大伯之讓季歷居吳不反者欲使傳文王武王撥亂反正滅周遂王天下源生之原本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

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爲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脩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索隱曰按系本蜀無姓相承云黃帝後世子孫也且黃帝二十五子分封賜姓或於蠻夷蓋當然也蜀王本紀云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而下自稱望帝亦蜀王也則杜姓出唐杜氏蓋陸終氏之胤亦黃帝之後也○正義曰譜記普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立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巂等處）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索隱曰按系本云霍國眞姓後周武王封叔處於霍是姓亦黃帝後也）此可爲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爲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爲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爲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爲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爲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索隱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正義本作燕正義曰一作白晁按霍光平陽人平陽今晉州霍邑本秦時霍伯國漢爲彘縣後漢改彘爲永安隋又改爲霍邑檢記傳無白燕之名疑白晁是鄉之名）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索隱曰謂昭帝也）郤行車（索隱曰言霍光持政擅權帝令如郤行車使不前也）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正義曰謂年老爲方士考功也）會旗亭下（西京賦曰旗亭五里薛綜曰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爲臣言豈不偉哉（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設主客引詩傳云契棄無父及據帝系皆帝嚳之子是也而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豈不偉哉一何鄙也）

索隱述贊曰

高辛之胤　大啓禎祥　脩己吞薏
石紐興王　天命玄鳥　簡狄生商
姜嫄履跡　祚流岐昌　俱膺曆運
互有興亡　風餘周召　刑措成康
出彘之後　諸侯日彊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四

（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蓋闔閭霸盟上國故也）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索隱曰案劉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曆譜諜之說故杜元凱作春秋長曆及公子譜蓋因於舊說故太史公得讀焉也）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鄭玄曰師摯太師之名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声首理其乱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曰鄒氏及劉氏著皆音直慮反即箸也今案箕子云爲象箸必爲玉杯則箸者是櫡也音治略反唏歎声音許既反又音希希亦聲欷故記曰夫子曰嘻其甚也亦音饒）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索隱曰惡音烏故反過音古臥反故國語云厲王止謗道路以目是）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索隱曰彘地名在河東後爲永安縣也）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索隱曰挾音協）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索隱曰伯音霸五伯者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諸侯恣行（索隱曰行音下孟反）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索隱曰去音羌呂反重音逐龍反言約史記修春秋去其重複之文也）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索隱曰傳音逐宣反）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索隱曰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正義曰按藝文志云十五篇虞卿撰）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索隱曰荀況孟軻韓非皆著書自稱子宋有公孫固无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漢相張蒼歷譜五德（索隱曰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索隱曰作春秋繁露是也）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索隱曰數音疏具反謂陰陽術數之家也）隆於神運（徐廣曰一作通也）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索隱曰觀音官難音奴旦反）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徐廣曰一

（云治國聞者也）要刪焉（索隱曰言表見春秋國語本爲成學之人攻文之士以欲覽其要故刪爲此篇）焉

		庚申
周		共和元年以立王少太臣共和行政徐廣
魯	真公濞（索隱曰系本作慎公摯鄒誕本作慎公皁真公伯禽之玄孫）	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齊	武公壽（索隱曰大公五代孫獻公子也宋衷曰武公十年宣王太臣共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宣王即位）	十年
晉	靖侯宜臼（索隱曰唐叔五代孫厲侯之子宋衷曰唐叔以下五代無年紀）	十八年
秦	秦仲（索隱曰非子曾孫公伯之子宣王命爲大夫誅西戎々之也）	四年
楚	熊勇（索隱曰[illegible]芊姓鬻熊之後因氏熊々勇熊延之子熊繹九代孫）	七年
宋	釐公（索隱曰微仲七代孫厲公）	十八年
衛	釐侯（索隱曰康叔七代孫頃侯之子頃侯賂周始命爲侯）	十四年
陳	幽公寧（索隱曰胡公五代孫也）	十四年
蔡	武侯（索隱曰蔡仲五代孫也）	二十三年
曹	夷伯（索隱曰名喜振鐸六代孫也）	二十四年
鄭		
燕	惠侯（索隱曰召公奭九世孫也）	二十四年
吳		

				甲子	
曰自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索隱曰宣王少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宣王厲王之子也	二（厲王子居召公宮是爲宣王）	三	四	五	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晉釐侯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楚熊嚴元年	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蔡夷侯元年	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七	二十一	十六	六	十	三	二十四	二十	二十	三	三十		三十
	八	二十二	十七	七	十一	四	二十五	二十一	二十一	四	曹幽伯彊元年		三十一
	九	二十三	十八	八	十二	五	二十六	二十二	二十二	五	二		三十二
	十	二十四	十九	九	十三	六	二十七	二十三	二十三	六	三		三十三
	十一	二十五	二十	十	十四	七	二十八	二十四	陳釐公孝元年	七	四		三十四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一	十一	十五	八	宋惠公覸元年（索隱曰覸音閑又音古莧反）	二十五	二	八	五		三十五
	十三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二	十六	九	二	二十六	三	九	六		三十六
	十四（宣王即位共和罷○索隱曰二相還政宣王稱元年也）	二十八	二十三	十三	十七	十	三	二十七	四	十	七		三十七
甲戌	宣王元年厲王子	二十九	二十四	十四	十八	楚熊霜元年	四	二十八	五	十一	八		五十八
	二	三十	二十五	十五	十九	二	五	二十九	六	十二	九		燕釐侯莊元年（索隱曰徐廣云一无非字莊疾史年記又君名此諸並皆稱字也）
	三	魯武公敖元年	二十六	十六	二十	三	六	三十	七	十三	曹戴伯鮮元年		二
	四	二	齊厲公无忌元年	十七	二十一	四	七	三十一	八	十四	二		三
	五	三	二	十八	二十二	五	八	三十二	九	十五	三		四
	六	四	三	晉獻公籍元年	二十三	六	九	三十三	十	十六	四		五
	七	五	四	二	秦莊公元年	楚熊徇	十	三十四	十一	十七	五		六

					（索隱曰其名也案秦之先公並不記名恐非其名）	元年							
	八	六	五	三	二	二	十一	三十五	十二	十八	六		七
	九	七	六	四	三	三	十二	三十六	十三	十九	七		八
	十	八	七	五	四	四	十三	三十七	十四	二十	八		九
甲申	十一	九	八	六	五	五	十四	三十八	十五	二十一	九		十
	十二	十	九	七	六	六	十五	三十九	十六	二十二	十		十一
	十三	魯懿公戲元年	齊文公赤元年	八	七	七	十六	四十	十七	二十三	十一		十二
	十四	二	二	九	八	八	十七	四十一	十八	二十四	十二		十三
	十五	三	三	十	九	九	十八	四十二	十九	二十五	十三		十四
	十六	四	四	十一	十	十	十九	衛武公和元年	二十	二十六	十四		十五

	十七	五	五	穆侯弗生元年（索隱曰按系家名費生或作濆生系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之名費濆非不同尔）	十一	十一	二十	二	二十一	二十七	十五		十六
	十八	六	六	二	十二	十二	二十一	三	二十二	二十八	十六		十七
	十九	七	七	三	十三	十三	二十二	四	二十三	蔡釐侯所事元年	十七		十八
	二十	八	八	四（取齊女爲夫人）	十四	十四	二十三	五	二十四	二	十八		十九
甲午	二十一	九	九	五	十五	十五	二十四	六	二十五	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爲君稱爲諸公子云伯御武公孫）	十	六	十六	十六	二十五	七	二十六	四	二十	鄭桓公友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索隱曰宣王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一	十二	齊成公說元年索隱曰系家[illegible]	二	三	四	五
	七以伐條生太子仇	八	九	十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熊鄂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宋惠公薨	宋戴公立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元年封[illegible]三十六年為幽王俱死犬戎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甲辰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九	十	十一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為孝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八	九	齊莊公贖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楚若敖元年索隱曰熊儀也號若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陳武公靈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惠公伯雉元年索隱曰雉一作兕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頃侯元年

		甲寅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幽王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晉殤叔元年	二	三	四 仇攻殺殤叔立為文侯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子					
二 三川震	三 王取褒姒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晉文侯仇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襄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陳夷公說元年	二	三	陳平公燮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甲戌		
十一 幽王爲犬戎所殺	平王元年 東徙雒邑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魯惠公弗湟元年 索隱曰系家作弗湟系本作弗皇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七 始列爲諸侯	八 初立西畤祠皇帝	九	十	十一	十二 伐戎至岐而死	秦文公元年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宋武公司空元年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六 以幽王故犬戎所殺	鄭武公元年 索隱曰名掘突掘一作滑掘音胡忽反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燕哀侯元年	二

							甲申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七	楚霄敖元年 索隱曰按系家若敖子熊坎立是為霄敖此作[illegible]敖恐是霄變[illegible]霄也劉伯莊但隨字而音更不分析	二	三	四	五	六	楚蚡冒元年 索隱曰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衛莊公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蔡共侯興元年	二	蔡戴侯元年	二	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曹穆公元年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取申侯女武姜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生莊公寤生
燕鄭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作鄜畤	十一	十二
鄭氏云蚡一作粉音湓冒音亡報反又音黙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楊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二	二十三	陳文公圉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
	四	五	六
	曹桓公終生元年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生大叔
	九	十	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六	七	八	九
蔡女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蔡宣侯楷論元年
	四	五	六	七	八
段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甲午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晉昭侯元年封其季弟成師于曲沃曲沃大於國君子譏曰晉人亂自曲沃始矣
十八	十九作祠陳寶	二十	二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生魯桓公母	宋宣公力元年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九	十文公卒
二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武王立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愛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十八
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七	母欲立段公不聽鄭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	二	三	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甲辰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潘父殺昭侯納成師不克昭侯子立是爲孝侯○索隱曰昭侯文侯伉之子系家云晉大臣潘父殺昭侯迎曲沃桓叔晉人攻之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夫人无子桓公立衛桓公完元年	二弟州吁驕完黜之出奔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甲寅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六十四	齊釐公祿父元年	二同毋弟夷仲生公孫毋知也	三	四	五	六	七
九曲沃桓叔成師卒子代立爲莊伯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曲沃莊伯殺孝侯晉人立孝侯子郤爲鄂晉鄂侯郤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公卒命立弟和爲穆公	宋穆公和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穆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桓王元年
四十六	魯隱公息姑元年母聲子徐廣曰春秋隱元年歲在己未索隱曰系家名息系本名息姑也	二	三二月日蝕	四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元年曲沃彊於晉索隱曰有本郤作鄂者誤也鄂邑郤其名	二	三	四	五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八	九公屬孔父立殤公馮奔鄭	宋殤公與夷元年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州吁弒公自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衛石碏來告故執州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段作亂奔	二十三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	二十四侵周取禾	二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子				
二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三	四	五	六	七
五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六鄭人來渝平	七	八易許田君子譏之	九三月大雨雹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爲哀侯	晉哀侯光元年	二莊伯卒子稱立爲武公	三	四	五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秦寧公元年	二	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鄭伐我我伐鄭	三	四	五	六	七諸侯敗我我師与衛人伐鄭
衛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二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始朝王王不禮	二十八	二十九与魯祊易許田	三十	三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甲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伐鄭
十一 大夫翬請殺桓公求為相公不聽即殺公	魯桓公允元年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為魯夫人索隱曰允一作兀音五忽反徐廣云一作軌	二 宋賂以鼎入於太廟	君子譏之	三 翬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	四	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六	七	八		晉少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八	九	華督見孔父妻好悅之	華督殺孔父及殺殤公宋公馮元年華督為相	二	三	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三十二	三十三 以璧加魯易許田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射肩傷王
十七	十八	燕宣	侯元年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五 山戎伐我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曲沃武公殺小子周伐曲沃立晉哀侯弟湣為晉侯 晉侯湣元年 索隱曰湣音旻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秦出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十五 侵隨隨為善政得止	三十六	三十七 伐隨弗拔但盟罷兵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執祭仲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太子伋弟壽爭死	十九	衛惠公朔元年
弟佗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 陳厲公佗元年 索隱曰據此佗傳及蔡大夫五父殺之為厲公	二 生敬仲完	三 周史卜完後世王齊	四	五	六	七 公淫蔡蔡殺公	陳莊公林元年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曹莊公射姑元年	二	三
三十八 太子忽救齊齊將妻之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鄭厲公突元年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毋知釐公令秩服如太子						桓公子				
	二十二	十四	三十三	九	六三公殺出公立其兄武公	四十三	十三	二	二	十七	四	三諸侯伐我報宋故	十三
甲申	二十三	十五天王求車非礼	齊襄公諸兒元年貶毋知秩服毋知怨	十	秦武公元年彭至華山	四十四	十四	三朔奔齊立黔牟	三	十八	五	四祭仲立忽公出居櫟	燕桓公元年
	莊王	十六公會	二	十一	二	四十	十	衛黔	四	十九	六	鄭昭	二
	元年生子頹	曹謀伐鄭				五	五	牟元年				公元年忽母鄧女祭仲取之	
	二有兄弟	十七日蝕不書日官失之	三	十二	三	四十六	十六	二	五	二十	七	二渠彌殺昭公	三
	三	十八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使彭生殺公於車上	四殺魯桓公誅彭生	十三	四	四十七	十七	三	六	蔡哀侯獻舞元年	八	鄭子亹元年齊殺子亹昭公弟	四

	四周公欲殺王而立子克王誅周公克奔燕	魯莊公同元年	五	十四	五	四十八	十八	四	七	二	九	鄭子嬰元年子亹弟	五
	五	二	六	十五	六	四十九	十九	五	陳宣公杵臼元年杵臼莊公弟	三	十	二	六
	六	三	七	十六	七	五十	宋湣公捷元年	六	二	四	十一	三	七
	七	四	八伐紀去其都邑	十七	八	五十一王伐隨夫人心動王卒軍	二	七	三	五	十二	四	燕莊公元年
	八	五与齊伐衛納惠公	九	十八	九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	三	八	四	六	十三	五	二
	九	六	十	十九	十	二伐申過鄧鄧人曰楚可取鄧侯不許	四	九	五	七	十四	六	三
甲午	十	七星隕如雨與	十一	二十	十一	三	五	十齊立	六	八	十五	七	四

甲午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釐王元年	二
	八子糾來奔与管仲俱避毋知亂	九魯欲內糾入後小白齊距魯使生致管仲	十齊伐我為糾故	十一臧文仲弔宋水	十二	十三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十四
	十二毋知殺君自立	齊桓公小白元年春齊殺毋知	二	三	四	五與魯人會柯	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礼惡之楚	六伐蔡獲哀侯以歸	七	八	九	十
	六	七	八	九宋大水公自罪魯使臧文仲來弔	十萬殺君仇牧有義	宋桓公御說元年莊公子	二
惠公黔牟奔周	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九	十	十一楚虜我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甲辰		
三	四	五	惠王元年取陳后	二燕衛伐王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七始霸會諸侯於鄄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八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周周命武公為晉君并其地	晉武公稱并晉已立三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二十九武公卒子詭諸爲獻公	晉獻公詭諸元年	二
十九	二十葬雍初以人從死	秦德公元年武公弟	二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	秦宣公
十一	十二伐鄧滅之	十三	堵敖囏元年（徐廣曰一作動。索隱曰鏤音穀系家作莊數劉音杜敖作堵敖劉民云亦作杜堵杜吾祖边又與系充乘來許其由世）	
三	四	五	六	七取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鄭厲公元年厲公亡後十七歲復入	二諸侯伐我	三	四	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伐王

王奔溫立子頹	三	四誅頹惠王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陳完自陳來奔田常始此也。正義曰齊桓公十四年陳宣公
	三	四	五伐驪戎得姬
元年	二	三	四作密時
	三	四	五弟惲殺堵敖自立
妾公卒	八	九	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厲公子完奔齊
	蔡穆侯肸元年	二	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六	七救周亂入王	厲文公捷元年
王奔溫立子頹	十七鄭執我仲父	十八	十九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三公如齊觀社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年周惠王之五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七	八尽殺故晉侯群公子	九始城絳都之
	五	六	七	八
	楚成王惲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衞懿公赤元年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七
	三十一	曹釐公夷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甲寅			
十賜齊侯命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	十一	十二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驪姬故	十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八	九	十	十一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八	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十一	三十二莊公卒叔牙鴆死子般季友奔陳立湣公	魯湣公開元年
二十三伐山戎為燕也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伐魏取霍始封趙夙耿畢万魏始此
秦成公元年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八翟伐我公好鶴士不戰滅我國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八	九	曹昭公元年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慶父殺湣公季友自陳立申為釐公殺慶父	釐公申元年哀姜喪自齊至	二
二十六	二十七殺女弟魯莊公夫人淫故	二十
十七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十八	十九
四	秦穆公任好元年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
國怨惠公亂滅其後更立黔牟弟衛戴公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戴公弟也	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

	甲子	
	二十	二十一
	三	四
八為衛築楚丘救戎狄伐	二十九與蔡姬共舟蕩公公怒歸蔡姬	三十率諸侯伐蔡蔡潰遂
荀息以幣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下陽	二十	二十一申生以驪姬讒自殺
	三	四迎婦於晉
	十五	十六齊伐我至陘使屈完
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齊桓公率諸侯為我城楚丘	三	四
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十八以女故齊伐我	十九
	五	六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燕襄公元年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五	六	七
伐楚責包茅貢	三十一	三十二率諸侯伐鄭	三十三
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十二滅虞虢重耳奔狄	二十三夷吾奔梁	二十四
	五	六	七
	十七	十八伐許許公肉袒謝楚從之	十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四	五

二十五襄王立畏太叔徐廣曰皇甫謐云二十四年惠王崩	襄王元年諸侯立王
八	九齊率我伐晉亂至高梁還
三十四	三十五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
二十五伐翟以重耳故	二十六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
八	九夷吾使郤芮賂求入夷吾
二十	二十一
三十公疾太子茲父讓兄目夷賢公不聽	三十一公薨未葬齊桓會葵丘
八	九
四十一	四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曹共公元年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二	三 戎伐我太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十	十一
賜胙命無拜	三十六 使隰朋立晉惠公	三十七
卓子立夷吾	晉惠公夷吾元年 誅里克倍秦約	二
	十 丕鄭子豹亡來	十一 救王伐戎戎去
	二十二	二十三 伐黃
	宋襄公茲父元年 目夷相	二
	十	十一
	四十三	四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二十三	二十四 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八	九

	甲戌
四	五
十二	十三
三十八 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禮讓受下卿	三十九 使仲孫請王言叔帶王怒
三	四 饑請粟秦與我
十二	十三 丕豹欲無與公不聽輸晉粟起雍至絳
二十四	二十五
三	四
十二	十三
四十五	陳穆公款元年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二十五	二十六
十	十一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	十六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王以戎寇告齊
五 秦饑請粟晉倍之	六 秦虜惠公復立之	七 重耳聞管仲死去翟
十四	十五 以盜食善馬士得破晉	十六 爲河東置官司
二十六 滅英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七 隕五石六鶂退飛過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二十九	蔡莊公甲午元年	二
七	八	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徵諸侯戍周	四十三	孝公昭元年	二
之齊	八	九	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滅梁梁好城不居民罷相驚故亡秦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我都	八	九	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叔帶復歸於周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	四	五歸王來帶
	十一	十二	十三太子圉質秦亡歸索隱曰圉晉惠公夷吾之子
隱曰好去聲罷音皮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執宋襄公復歸之	三十四
	十一	十二召楚盟	十三泓之戰楚敗之索隱曰穀梁傳戰於泓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十
	六	七	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君如楚宋
	十八	十九	二十

	甲申	
	十五	十六王奔氾氾鄭地也索隱曰
	二十三	二十四
	六伐宋以其不同盟	七
也音自御宛曾負音致又如字	十四圉立為懷公	晉文公元年誅子圉魏武子為魏大夫趙衰為
	二十三迎重耳於楚厚禮之妻之女重耳願歸	二十四以兵送重耳
	三十五重耳過厚禮之	三十六
水之上名案云十二年宋南太敗傷股	十四公疾死泓戰	宋成公王臣元
	二十三重耳從過無禮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六重耳過無禮僖負羈私善	十七
伐我	三十六重耳過無禮叔詹諫	三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氾音凡又音汎	十七晉納王	十八	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八	九	十孝公薨弟潘因
原大夫咎犯曰求霸莫如內王	二	三宋服	四救宋報曹
	二十五欲內王軍河上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使子玉伐
年	二	三倍楚親晉	四楚伐我我告急
	二十五	衛成公鄭元年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王狩河陽	二十一
	二十八公如踐土會朝	二十九
衛子開方殺孝公子立潘	齊昭公潘元年會晉敗楚朝周王	二
衛恥	五侵曹伐衛取五鹿執曹伯諸侯敗楚而朝河陽周命賜公土地	六
	二十八會晉伐楚朝周	二十九
宋	四十晉敗子玉于城濮	四十一
於晉	五晉救我楚兵去	六
	三晉伐我取五鹿公出奔立公子瑕會晉朝復歸晉	四晉以衛與宋
	十六會晉伐楚朝周王	陳共公朔元年
	十四晉伐我執公復歸之	十五
	二十一晉伐我執公復歸之	二十二
	四十一	四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

			甲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僖公薨	魯文公興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狄侵	七 伐衛衛伐我	八
七 聽周歸衛成公與秦圍鄭	八	九 文公薨	晉襄公驩元年破秦於崤	二	三 秦報我崤敗于汪
三十 圍鄭有奇言即去	三十一	三十二 將襲鄭蹇叔曰不可	三十三 襲鄭晉敗我崤	三十四 敗崤將亡歸公復其官	三十五 伐晉報崤敗我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崇殺王王欲食熊蹯死不聽自立為王	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其太子宅賜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周入成公復衛	六	七	八	九 晉伐我我伐晉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四十三 秦晉圍我以晉故	四十四	四十五 文公薨	鄭穆公蘭元年秦襲我弦高詐之	二	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 公如晉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 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五 伐秦圍邧新城索隱曰邧音阮	六 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索隱曰成子名衰貞子名枝霍伯先且居也封之於霍臼季胥臣也四大夫皆此年卒	七 公卒趙盾為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誅遂立太子為靈公	晉靈公夷
于汪	三十六 以孟明等伐晉晉不敢出	三十七 晉伐我圍阮新城	三十八	三十九 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秦康公罃
崇為相	二 晉伐我	三 滅江	四 滅六蓼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公卒
	十一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十四	十五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甲辰	
	三十三襄王崩	頃王元年	二	三
	八王使衛來求金以葬非禮	九	十	十一敗長翟于鹹而歸得長翟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皐元年趙盾專政	二秦伐我取武城報令狐之戰	三率諸侯救鄭	四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徵索隱曰徵音懲蓋今之澄城也	五
元年索隱曰罃音乙耕反	二	三	四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	五
	七	八伐陳以其服晉	九	十
固殺成公	宋昭公杵臼元年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索隱曰徐廣說長也	二	三	四敗長翟長丘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四	三十五	曹文公壽元年	二
	九	十楚伐我	十一	十二
	三十九	四十	燕桓公元年	二

四	五頃王崩	六公卿爭政故不赴	匡王元年	二	三
十二	十三	十四彗星入北斗周史曰十年齊君晉君死	十五六月辛丑日蝕齊伐我	十六	十七齊伐我
十八	十九	二十昭公卒弟商人殺太子自立是為懿公	齊懿公商人元年	二不得民心	三伐魯
六秦取我羈馬与秦戰河曲秦師遁	七得隨會	八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平王室	九我入蔡	十	十一率諸侯平宋
六伐晉取羈馬怒与我大戰河曲	七晉詐得隨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楚莊王侶元年	二	三滅庸	四
五	六	七	八	九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弟鮑立	宋文公鮑元年昭公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七	十八	陳靈公平國元年	二	三	四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晉伐我莊侯薨	蔡文公申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齊入我郛	七	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甲寅
	四	五	六匡王崩
	十八襄仲殺嫡立庶子為宣公	魯宣公倭元年魯立宣公不正公室卑	二
	四公刖邴歜父而奪閻職妻二人共殺公立悼公子惠公	齊惠公元元年取魯濟西之田	二王子成父敗長翟
	十二	十三救陳宋伐鄭	十四趙穿弒靈公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趙氏賜公族
	十二	秦共公和元年	二
	五	六伐宋陳以倍我服晉故	七
晉率諸侯平我	二	三楚鄭伐我以我倍楚故也	四華元以羊羹陷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七
	二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九	二十與楚侵陳遂侵宋晉使趙盾伐我以倍晉故	二十一與宋師戰獲華元
	九	十	十一

定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七月日蝕	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晉成公黑臀元年伐鄭	二	三中行桓子荀林父救鄭伐陳	四與鄭侵陳	五	六與魯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使桓子
三	四	五	秦桓公元年	二	三晉伐我獲諜	四
八伐陸渾至雒問鼎輕重	九若敖氏為亂滅之伐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伐陳滅舒蓼	十四伐鄭
五賂華元亡歸圍曹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	三十二與晉侵陳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八	九	十	十一晉衛侵我	十二	十三楚伐[illegible]滅[illegible]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宋圍我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二華元亡歸	鄭靈公夷元年公子歸生以黿故殺靈公	鄭襄公堅元年靈公庶弟楚伐晉來救	二	三	四	五楚伐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宣公元年	二

	八	九
	十四月日蝕	十一
	十公卒崔杼有寵高國奔衛	齊頃公無野元年
伐楚以諸侯師伐陳救鄭成公殺	景公據元年與宋伐鄭	二
	五	六
晉郤缺救鄭敗我	十五	十六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靈公子午
	十二	十三
	衛穆公遫元年齊高國來奔	二
	十五夏徵舒以其母辱殺靈公	陳成公午元年靈公太子
	十三	十四
	十九	二十
我晉來救敗楚師	六晉宋楚伐我	七
	三	四

甲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初稅畝
二	三	四	五
三救鄭爲楚所敗河上	四	五伐鄭	六救宋執解揚有使卻秦伐戎
七	八	九	十伐晉
十七圍鄭鄭伯肉袒謝釋之	十八	十九圍宋爲殺使者	二十圍宋五月華元告子反以誠楚罷
十四伐陳	十五	十六殺楚使者楚圍我	十七華元告楚楚去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文公薨	曹宣公盧元年
八	九	十晉伐我	十一佐楚伐宋執解揚
五楚圍我我卑辭以解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六	十七日蝕	十八宣公薨	魯成公黑肱元年
六	七晉使郤克來齊婦人笑之克怒歸去	八晉伐敗我	九
七隨會滅赤翟	八使郤克使齊婦人笑之克怒歸	九伐齊質子彊兵罷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莊王薨	楚共王審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七	八	九	十
六	七	八	九
十九	二十文侯薨	蔡景侯固元年	二
二	三	四	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甲戌
	十八	十九	二十
春齊取我隆	二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竊与楚盟	三會晉宋衛曹伐鄭	四公如晉晉不敬公欲倍
	十晉郤克敗公於鞍虜逢丑父	十一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	十二
	十一與曹敗齊	十二始置六卿率諸侯伐鄭	十三魯來不敬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秋申公巫臣竊徵舒母奔晉以爲邢大夫冬伐衛魯救齊	三	四子反救鄭
	二十二	宋共公瑕元年	二
	十一穆公薨与諸侯敗齊反侵地楚伐我	衛定公臧元年	二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伐鄭	五
	六	七	八
	十六	十七晉率諸侯伐我	十八晉欒書取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一	簡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晉合於楚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公如晉送葬諱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頃公薨	齊靈公環元年
	十四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	十五使欒書救鄭遂侵蔡	十六以巫臣始通於	吳而謀楚	十七復趙武田邑侵蔡	十八執鄭成公伐鄭秦伐我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伐晉	二十三
	五伐鄭倍我故也鄭悼公來訟	六	七伐鄭		八	九救鄭冬與晉成	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七晉侵我	八		九晉侵伐我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我范襄公薨	鄭悼公費元年公如楚訟	二悼公薨楚伐我晉使欒書來救	鄭成公睔元年悼公弟也楚伐	我索隱曰睔音古困反	二	三與楚盟公如晉執公伐我	四晉率諸侯伐我
	燕昭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吳壽夢元年	二巫臣來謀伐楚		三	四	五

			甲申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會晉伐秦	十四	十五始與吳通會鍾離	十六宣伯告晉欲殺季文子文子得以義脫	十七	十八成公薨
二	三	四伐秦	五	六	七	八	九
晉厲公壽曼元年	二	三伐秦至涇敗之獲其將成差	四	五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好直諫	六敗楚鄢陵	七	八欒書中
二十四與晉侯夾河盟歸倍盟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景公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許畏鄭請徙葉	十六救鄭不利子反醉軍敗殺子反歸	十七	十八爲魚
九	十	十一晉率我伐秦	十二	十三宋華元奔晉復還	宋平公成元年	二	三楚伐
九	十	十一	十二定公薨	衛獻公衍元年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五	十六	十七晉率我伐秦	曹成公負芻元年	二晉執我公以歸	三	四	五
五	六	七伐秦	八	九	十倍晉盟楚晉伐我楚來救	十一昭公薨	十二與楚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武
六	七	八	九	十與魯會鍾離	十一	十二	十三

行偃殺厲公立襄公孫爲悼公　石伐彭城宋彭封魚城石　六　伐宋　公元年

十四簡王崩　魯襄公午元年圍宋彭城　十我不救鄭晉伐我使太子光質於晉　晉悼公元年圍宋彭城　五　十九侵宋救鄭　四楚侵我取犬丘晉誅魚石歸我彭城　五圍宋彭城　二十七　二十　六　十三晉伐敗我兵洧上楚來救　二　十四

靈王元年生有髭　二會晉城虎牢　十一　二率諸侯伐鄭城虎牢　六　二十　五　六　二十八　二十一　七　十四成公薨晉率諸侯伐我　三　十五

二　三　十二伐吳　三魏絳辱楊干　七　二十一使子重伐吳至衡山使何忌侵陳　六　七　二十九倍楚盟楚侵我　二十二　八　鄭釐公惲元年　四　十六楚伐我

三　四公如晉　十三　四魏絳說和戎狄狄朝晉　八　二十二伐陳　七　八　三十楚伐我　二十三　九　二　五　十七

四　五季文子卒　十四　五　九　二十三伐陳　八　九　成公薨陳哀公弱元年　二十四　十　三　六　十八

甲午　五　六　十五　六　十　二十四　九　十　二　二十五　十一　四　七　十九

六　七　十六　七　十一　二十五圍陳　十　十一　三楚圍我爲公亡歸　二十六　十二　五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詐以病卒赴諸侯　八　二十

七　八公如晉　十七　八　十二　二十六伐鄭　十一　十二　四　二十七鄭侵我　十三　鄭簡公嘉元年釐公子　九　二十一

八　九與晉伐鄭會河上問公年十二可冠於衛　十八與晉伐鄭　九率齊魯宋衛曹伐鄭秦伐我　十三伐晉楚爲我援　二十七我鄭師于武城爲秦　十二晉率我伐鄭師　十三晉率我伐鄭師曹[illegible]公卒安　五　二十八晉師我伐鄭　十四　二誅子駟晉率諸侯伐我我與盟楚怒伐我　十　二十二

九王叔奔晉　十楚鄭侵我西鄙　十九令太子光高厚會諸侯鍾離　十率諸侯伐鄭荀罃伐秦　十四晉伐我　二十八使子囊救鄭　十三鄭伐我衛來救　十四救宋　六　二十九　十五　三晉率諸侯伐我楚[illegible]救子孔作亂子產攻之　十二　二十三

十　十一三桓分爲三軍各將軍　二十　十一率諸侯伐鄭秦敗我櫟吾用魏絳九合諸侯　十五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　二十九鄭晉伐我　十四楚伐我　十五救鄭敗晉師櫟　七　三十　十六　四與楚伐宋諸侯伐我秦來救　十二　二十四

十一　十二公如晉　二十一　十二　十六　十三　十五　十六　八　三十一　十七　五　十三　二十五壽夢卒

			甲辰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三	十四 日蝕	十五 日蝕 齊伐我	十六 齊伐我地震齊復伐我北鄙	十七 齊伐我北鄙	十八 與晉伐齊
二十二	二十三 衞獻公來奔	二十四 伐魯	二十五 伐魯	二十六 伐魯	二十七 晉圍臨淄晏嬰弋救之
十三	十四 率諸侯大夫伐秦敗棫林 索隱曰棫音域	十五 悼公薨	晉平公彪元年 伐敗楚于湛坂 索隱曰湛音視林反地名也	二	三 率魯宋衛鄭圍齊大破之
十七	十八 晉諸侯大夫伐我敗棫林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一 吳伐我敗之共王薨	楚康王招元年 共王太子出奔吳 索隱曰系本名招	二	三 晉伐我敗湛坂	四	五 伐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伐陳	二十一 晉帥我伐齊
十七	十八 孫文子攻公 公奔齊 立定公弟狄	衞殤公狄元年 定公弟	二	三 伐曹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衛伐	二十三 成公薨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晉率我圍齊 楚伐我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武公薨
吳諸樊元年 楚敗我	二 季子讓位 楚伐我	三	四	五	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九	二十 日蝕	二十一 公如晉 日再蝕	二十二 孔子生	二十三	二十四 侵齊 日蝕	二十五
二十八 廢光立子牙為太子 光與崔杼殺牙自立 晉衛伐我	齊莊公元年	二	三 晉欒逞來奔 晏嬰曰不如歸之 索隱曰音盈 晉大夫也	四 欲遣欒逞入曲沃伐晉取朝歌	五 畏晉通楚 晏子謀	六 晉伐我報
四 與衛伐齊	五	六 魯襄公來 殺羊舌虎	七 欒逞奔齊	八	九	十 伐齊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與齊通 率陳蔡伐鄭救齊	十二 吳伐我以報舟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晉率我伐齊	六	七	八	九 齊伐我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楚率我伐鄭	二十一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楚率我伐鄭	四十四
曹武公勝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二 子產為卿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子產曰范宣子為政我請伐陳	十八 伐陳入陳
燕文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燕懿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寅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景王元年
齊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二十六	二十七日蝕	二十八公如楚葬康王	二十九吳季子來觀周樂盡知樂所為
朝歌崔杼以莊公通其妻殺之立其弟為景公	齊景公杵臼元年如晉請歸衛獻	二慶封欲專誅崔氏杼自殺	三冬鮑高欒氏謀慶封發兵攻慶封慶封奔吳	四吳季札來使與晏嬰歡
至高唐報太行之役	十一誅衛殤公復入獻公	十二	十三	十四吳季札來曰晉政卒歸韓魏趙
公如晉盟不結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師之役射殺吳王	十三率陳蔡伐鄭	十四	十五康王薨	楚熊郟敖元年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二	衛獻公衎後元年	二	三
鄭伐我	二十二楚率我伐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九楚率陳蔡伐我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季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子以禮幸脫於戹矣
公元年	二	三	四懿公薨	燕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
諸樊伐楚迫巢門傷射以薨	吳餘祭元年	二	三齊慶封來奔	四守門閽殺餘祭季札使諸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十	三十一襄公薨昭公年十九有童心	魯昭公裯元年		二公如晉至河晉謝還之	三晏嬰使晉見叔向曰齊政歸田氏叔向曰晉公室卑	四稱病不會楚
五	六	七		八齊田無宇送女	九	十
十五	十六	十七秦后子來奔		十八齊田無宇來送女	十九	二十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秦后子來奔晉	車千乘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二	三王季父圍為令尹	四令尹圍殺郟敖自立	靈王	楚靈王圍元年共王子肘玉	二	三夏合諸侯宋地盟伐吳朱方誅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衛襄公惡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稱病不會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四十九為太子取楚女公通焉太子殺公自立	蔡靈侯班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稱病不
二十三諸公子爭寵相殺子產子成止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夏如晉冬如楚	二十八子產曰三國不
二	三	四		五	六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楚朱慶封

	甲子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六	七 季武子卒	日蝕	八 公如楚留之賀章華臺	九	十 四月日蝕
	十一	十二 公如晉請伐燕入其君	十三 自燕君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一 秦后子歸秦	二十二 齊景公來請伐燕入其君	二十三 入燕	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春有星出
	四十 公卒后子自晉歸	秦哀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慶封冬報我取五城	四 率諸侯伐吳	五 伐吳次乾谿	六 執芋尹亡	章華	七 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滅陳	八 弟棄疾將兵定陳	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平公卒
楚	七	八	九 夫人姜氏	無子	衛靈公元年	二	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弟招作亂哀公自殺	陳惠公吳元年哀公孫[illegible]楚來定我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會楚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八	九 齊伐我	燕悼公元年	惠公歸至卒	二	三	四
	十一 楚率諸侯伐我	十二 楚伐我次乾谿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甲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后太子卒	十九
	十一	十二 朝晉至河晉謝之歸	十三		十四	十五 日蝕	十六 公如晉晉留之葬公恥之
	十七	十八 公如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婺女七月公薨	晉昭公夷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公卒六卿彊公室卑矣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 醉殺蔡侯使棄疾圍之棄疾居之為蔡侯	十一 王伐徐以恐吳次乾谿民罷於役怨王	十二 棄疾作亂自立	靈王自殺復陳蔡	楚平王居元年共王子抱玉	二 王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三
	宋元公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公如晉朝嗣君	六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楚平王復陳立	惠公	六	七	八
	十二 靈侯如楚楚殺之使棄疾居之為蔡侯	蔡侯盧元年景侯子	二 楚平王復我立景侯子	蔡平徐廣曰一本景侯子廬	三	四	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曹平公須元年	二
	三十五	三十六 公如晉	鄭定公	寧元年	二	三	四 火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五	六	七		燕共公元年	二	三
	十七	吳餘昧元年	二		三	四	吳僚元年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敬王元年
十七 正月朔日蝕彗星見辰	十八	十九 地震	二十 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	二十一 公如晉至河晉謝之歸日蝕	二十二 日蝕	二十三 地震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獵魯界因入魯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晉頃公棄疾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周室亂公平亂立敬王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與吳戰	五	六	七 誅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吳	八 蔡侯來奔	九	十 吳伐敗我
七	八 火	九	十 公毋信詐殺公子楚太子建來奔見亂之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十 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吳敗我兵取胡沈
六	七	八	九 平公薨靈公孫東国殺平侯子而自立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	二	三
三	四 平公薨	曹悼公午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火	七	八 楚太子建從宋來奔	九	十	十一 楚建作亂殺之
四	五 共公薨	燕平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 與楚戰	三	四	五 伍員來奔	六	七	八 公子光敗楚

	甲申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四 鸜鵒來巢	二十五 公欲誅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鄆索隱曰音運	二十六 齊取我鄆以處公	二十七	二十八 公如晉求入晉弗聽處之乾侯	二十九 公自乾侯如鄆齊侯曰主君公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彗星見晏子曰田氏有德於齊可畏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八	九	十 知櫟趙鞅內王於王城	十一	十二 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十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吳卑梁人爭桑伐取我鍾離	十二	十三 欲立子西子西不肯秦女子為昭王	楚昭王珍元年誅無忌以說眾	二	三
十四	十五	宋景公頭曼元年索隱曰曼音万	二	三	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蔡昭侯申元年悼侯弟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曹襄公元年徐廣曰一作聲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鄭獻公蠆元年
六 公如晉請內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公子光使專諸殺僚光立	吳闔閭元年	二

						甲午						
	八	九	十 晉使諸侯為我築城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與晉率諸侯侵[illegible]	十五	十六 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十七 劉子迎王晉入王	十八	十九
恥之後之[illegible]侯	三十	三十一 日蝕	三十二 公卒乾侯	魯定公宋元年昭公喪自乾侯至	二	三	四	五 陽虎執季桓子與盟釋之日蝕	六	七 齊伐我	八 陽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	九 伐陽虎虎奔齊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侵衛伐魯	四十六 魯伐我我伐魯	四十七 囚陽虎虎奔晉
	十四 頃公薨	晉定公午元年	二 率諸侯為周築城	三	四	五	六 [illegible]諸侯侵楚	七	八	九 入周敬王	十 伐衛	十一 陽虎來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illegible]胥請救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哀公薨
	四 吳王公子來奔封以扞吳	五 吳伐我六潛	六	七 囊瓦伐吳敗我[illegible]	八	九 蔡昭侯留三歲得裘故歸	十 吳蔡伐我入郢昭王亡 伍子胥鞭平王墓	十一 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	十二 吳伐我番楚恐徙鄀 索隱曰鄀音若	十三	十四 子西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十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陽虎來奔
[illegible]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與蔡爭長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齊侵我	三十三 晉侵我伐曹	三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陳懷公柳元年	二	三	四 公如吳吳留之因死吳	陳湣公越元年
	七	八	九	十 朝楚以裘故留	十一	十二 與子常裘得歸如晉請伐楚	十三 與衛爭長楚侵我吳與我伐楚[illegible]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平公弟通殺襄公自立	曹隱公元年	二	三	四	曹靖公路元年	二	三	四 靖公薨	曹伯陽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魯侵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獻公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燕簡公元年	二	三	四
	三 公子奔楚	四 伐楚六潛	五	六 楚伐我迎擊敗之取楚之居巢	七	八	九 與蔡伐楚入郢	十	十一 伐楚取番	十二	十三 陳懷公來留之死吳	十四

			甲辰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 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歸我地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夾谷在祝其縣西南	十一	十二 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定公薨日蝕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遺魯女樂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趙鞅伐范中行	十六	十七
秦惠公元年彗星見	二 生躁公懷公簡公	三	四	五	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滅胡以吳敗我倍之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鄭伐我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伐曹	三十八 孔子來祿之如魯	三十九 太子蒯聵出奔	四十
二	三	四	五	六 孔子來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三 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四 衛伐我	五	六 公孫彊好射獻鴈君使為司城夢者	七
鄭聲公勝元年鄭益弱	二	三	四	五 子產卒	六 伐宋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伐越敗我傷闔閭指以死	吳王夫差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魯哀公將元年	二	三 地震	四	五	六
五十四 伐晉	五十五 輸范中行氏粟	五十六	五十七 乞救范氏	五十八 景公薨立嬖姬子為太子	齊晏孺子元年田乞詐立陽生殺孺子
十八 趙鞅圍范中行朝歌齊衛伐我	十九 趙鞅圍范中行鄭來救我敗	二十	二十一 趙鞅拔邯鄲柏人有之	二十二 趙鞅敗范中行中行奔齊伐衛	二十三
七	八	九	十 惠公薨	秦悼公元年	二
二十二 率諸侯圍蔡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救陳王死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伐晉
四十一 伐晉	四十二 靈公薨蒯聵子輒立晉納太子蒯聵于戚	衛公輒元年	二	三 晉伐我救范氏故	四
八 吳伐我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吳伐我楚來救
二十五 楚伐我以吳怨故	二十六 畏楚私召吳人乞遷于州來州來近吳	二十七	二十八 大夫共誅昭侯	蔡成侯朔元年	二
八	九	十 宋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七	八 敗范中行氏與趙鞅戰於鐵敗我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燕獻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 伐越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陳

	三十二	七 公會吳王于鄫吳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謝之	齊悼公陽生元年	二十四 侵衛	三	楚惠王章元年	二十九 侵鄭圍曹	五 晉侵我	十四	三	十四 宋圍我鄭救我	十三	五	八 魯會我繒
甲寅	三十三	八 吳爲邾伐我至城下盟而去齊取我三邑	二 伐魯取三邑	二十五	四	二 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爲白公	三十 曹倍我我滅之	六	十五	四	十五 宋滅曹虜伯陽	十四	六	九
	三十四	九	三	二十六	五	三 伐陳陳與吳故	三十一 鄭圍我敗之于雍丘	七	十六 倍楚與吳成	五		十五 圍宋敗我師雍丘伐我	七	十
	三十五	十 與吳伐齊	四 吳魯伐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爲簡公	二十七 趙鞅伐齊	六	四 伐鄭	三十二 伐鄭	八 孔子自陳	十七	六		十六	八	十一 与魯伐齊救陳誅伍員
	三十六	十一 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	齊簡公元年魯与吳敗我	二十八	七	五	三十三	九 孔子歸魯	十八	七		十七	九	十二 與魯敗齊
	三十七	十二 与吳會橐皋用田賦索隱曰橐音託皋音[illegible]名在淮南	二	二十九	八	六 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三十四	十 公如魯与吳會橐皋	十九	八		十八 宋伐我	十	十三 與魯會橐皋
	三十八	十三 與吳會黃池	三	三十 与吳會黃池爭長	九	七 伐陳	三十五 鄭敗我師	十一	二十	九		十九 敗宋師	十一	十四 與晉會黃池
	三十九	十四 西狩獲麟衛出公來奔	四 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爲平公常相之專國權	三十一	十	八	三十六	十二 父蒯聵入輒出亡	二十一	十		二十	十二	十五
	四十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	齊平公驁元年景公孫也齊自是稱田氏	三十二	十一	九	三十七 熒惑守心子韋曰善	衛莊公蒯聵元年	二十二	十一		二十一	十三	十六
		我侵地	[illegible]					年						
	四十一	十六 孔子卒	二	三十三	十二	十 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	三十八	二	二十三 楚滅陳殺湣公	十二		二十二	十四	十七
	四十二	十七	三	三十四	十三	十一	三十九	三 莊公辱戎州人戎州人與趙簡子攻莊公出奔	二十四	十三		二十三	十五	楚敗我

六國表第三　史記十五

（索隱曰六國乃魏韓趙楚燕齊并秦凡七國號曰七雄）

太史讀秦記（索隱曰即秦國之史記也故下云秦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是也）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索隱曰按臚字訓陳也出爾雅又以言秦是諸侯而陳天子郊祀實僭也猶季氏旅於泰山然○正義曰臚作臚音旅祭名又旅陳也）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正義曰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湯起于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索隱曰以言人君制法當隨時代之異而變易其政則其成功大若君今行古猶服柱而調瑟也）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正義曰易以豉反後王近代之王法與己連接世俗之變及相類也故議卑淺而易行耳）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索隱曰牽猶拘也）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索隱曰按言俗學淺識舉而笑秦此猶耳食不能知味也）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索隱曰按此表起周元王元年春秋迄元王八年）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周
秦
魏獻子
韓宣子
趙簡子
楚
燕
齊

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索隱曰元王名仁系本名赤敎王十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定王元年（徐廣曰癸酉左傳盡此皇甫謐曰自定王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索隱曰定王名介二十八年崩）
厲共公元年（索隱曰悼公子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	二 蜀人來賂	三	四	五 楚人來賂	六 義渠來賂繇諸乞援（音義曰一作爰）	七 慧星見	八	九
衛出公輒後元年（索隱曰二十一年季父黔逐出公而自立爲悼公）	晉定公卒（索隱曰系本定公名午）	晉出公錯元年（索隱曰系本名鑿）						
四十二（索隱曰系家簡子名鞅文子武之孫景叔成之子）	四十三（索隱曰按簡子以頃公九年在位頃公十四年卒而定公元定公四十七年卒是四十三爲簡子在位之年又至出公十七年是在位六十年也）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衛莊公飲大夫不解襪公怒部攻公公奔宋	四十九	五十
楚惠王章十三年吳伐我（徐廣曰亦魯哀公十九年索隱曰五十七年卒）	十四 越圍吳吳怨	十五	十六 越滅吳	十七 蔡景侯卒（索隱曰按景字誤合作成侯徐廣不辨即言或作成按景侯即成侯之高祖父）	十八 蔡聲侯元年（索隱曰名產成侯之子）	十九 王子英奔秦	二十	二十一
燕獻公十七年（索隱曰二十八年卒）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齊平公鶩五年（索隱曰二十九年卒）	六	七 越人始來	八	九 晉知伯瑤來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音義拔一作捕）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塹河旁伐大荔補龐戲城
			知伯伐鄭駟桓子如齊求救	鄭聲公卒（索隱曰聲公名勝獻公子也三十七年卒子哀公易立八年鄭殺哀公立弟丑為共公也）	鄭哀公元年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二十二 魯哀公卒（索隱曰系本名蔣）	二十三	二十四 魯悼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索隱曰系本悼公名寧）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孝公元年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乃今知以亡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將師與綿諸戰	二十一	二十二
				晉哀公忌元年（正義曰表云晉出公錯十八年晉哀公忌二年晉懿公驕十七年而卒世本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世家云晉出公十七年晉哀公驕十八年而卒懿公按出公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號戴子生忌忌善智伯早死故智伯欲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按二家不同未知孰是）	衞悼公黔元年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襄子元年 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王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索隱曰襄子名無恤後四年與韓魏敗智伯晉陽分其地始有三晉也）	二	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聲侯卒	三十三 蔡元侯元年	三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鄭宣公就匝元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六左庶長城南鄭	二十七	二十八越人來迎女
		魏桓子敗知伯于晉陽 索隱曰桓子名駒			衛敬公元年	
		韓康子敗知伯晉陽索隱曰康子名虎				
	四與智伯分范中行地	五襄子敗知伯晉陽與魏韓三分其地	六	七	八	九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蔡侯齊元年	四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成公元年
本作積 索隱曰積平公子立五十一年子康公貸立	二	三	四	五宋景公卒徐廣曰案左傳景公況是及九十九年 索隱曰系家景公元公子名頭曼已見十二諸侯表徐廣曰景公立六十四年卒公子特殺太子自立號昭公與前昭公併曰相去略百年知徐誤	六宋昭公元年	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考王元年徐廣曰辛丑	二	二	四
二十九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來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伐義渠虜其王	三十四日蝕晝晦星見	秦躁公元年	二南鄭反	三	四	五	六
											晉幽公柳元年服韓魏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楚滅蔡	四十三	四十四滅杞杞夏之後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威烈王元年（徐廣曰丙辰　索隱曰名午考王子）
七	八　六月雨雪日月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十四	秦懷公元年生靈公	二	三	四　庶長鼂殺懷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為靈公
					衛昭公元年						衛悼公亹元年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子卒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	二	三　魯悼公卒	四　魯元公元年	五	六	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湣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秦靈公元年生獻公	二	三　作上下畤	四	五	六	七　與魏戰少梁	八　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
魏文侯斯元年（索隱曰生武侯擊）	二	三	四	五　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六　晉烈公止元年魏滅少梁	七	八　復城少梁
韓武子元年（索隱曰生景侯虔）	二　鄭幽公元年韓殺之	三　鄭立幽公子為繻公元年	四	五	六	七	八
趙桓子元年（索隱曰桓子嘉襄子弟也元年卒明年國人共立襄子子獻侯晚）	趙獻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九	十 補龐城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索隱曰按龐及籍姑皆城邑之名補者修也謂修龐而城籍姑也	秦簡公元年	二 與晉戰敗鄭下	三	四	五 日蝕	六 初令吏帶劍
九	十	十一 衞愼公元年	十二	十三 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秦築臨晉元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八	九	十 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之孫西周桓公之子	十一	十二	十三 城平邑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四十四 伐魯莒及安陽	四十五 伐魯取都徐廣曰世家云取一城	四十六	四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鼎震	二十四
七 塹洛城重泉初租禾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陽徐廣曰一云擊宋中山置合陽世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洛陽	十八 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	十九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爭	二十一	二十二 初爲侯	二十三
韓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二 鄭敗韓于負黍	三	四	五	六 初爲侯	七
趙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	三	四	五	六 初爲侯	七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徐越侍以仁義乃止
二十四 簡王卒	楚聲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魏趙韓始列爲諸侯	六 盜殺聲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釐公元年
四十八 取魯郕	四十九 與鄭會于西城伐衛取毋	五十	五十一 田會以廩丘反	齊康公貸元年	二 宋悼公元年	三

安王元年徐廣曰庚辰	十四 伐魏至陽孤	二十四 伐秦至陽孤	八	八	楚悼王類元年	二	四
二	十五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九 鄭圍陽翟	九	二 三晉來伐我至乘丘	三	五
三 王子定奔晉	秦惠公元年 索隱曰簡公子史無名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韓列侯元年 索隱曰名取系本作武侯也	趙武公元年	三 歸榆關于鄭	四	六
四	二	二十七	二 鄭殺其相駟子陽	二	四 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	五	七
五	三 日蝕	二十八	三 鄭殺君三月盜殺韓相俠累徐廣曰一作決其	三	五	六	八
六	四	二十九	四 鄭相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	四	六	七	九
七	五 伐緜	三十	五 鄭康公元年	五	七	八	十 宋休公元年
八	六	三十一	六 救魯鄭負黍反	六	八	九	十一 伐魯取最
九	七	三十二 伐鄭城酸棗	七	七	九 韓伐我負黍	十	十二
十	八	三十三 晉孝公傾元年	八	八	十	十一	十三
十一	九 伐韓宜陽取六邑	三十四	九 秦伐宜陽取六邑	九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二	十 與晉戰武城縣陝	三十五 齊伐取襄陽	十	十	十二	十三	十五 魯敗我平陸
十三	十一 太子生	三十六 秦侵晉	十一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六 與晉衛會濁澤
十四	十二	三十七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七
十五	十三 蜀取我南鄭	三十八	十三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六	秦出公元年 ○索隱曰惠公子	魏武侯元年 襲邯鄲敗焉○索隱曰武侯名擊	韓文侯元年	趙敬侯元年 武公子朝作亂奔魏	十六	十七	十九 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為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索隱曰和田常曾孫亦號太公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庶長改迎靈公太子立爲獻公誅出公	秦獻公元年 索隱曰名師隰靈公太子	二 城櫟陽	三 日蝕晝晦	四 孝公生	五	六 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七
二 城安邑王垣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翟敗我澮伐齊至靈丘
二 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二	三	四 魏敗我兔臺 索隱曰兔土故反亦作菟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襲衛不克	九 伐齊至靈丘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肅王臧元年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 伐魯破之 田和卒	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燕取桑丘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	齊威王因齊元年 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彊天下

二十五	二十六	烈王元年 徐廣曰丙午	二	三	四	五	六 徐廣曰齊威王朝周
八	九	十 日蝕	十一 縣櫟陽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晉靜公俱酒元年	十一 魏韓趙滅晉[illegible]晉絕無後[illegible]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衛聲公元年敗趙北藺	十六 伐楚取魯陽	惠王元年
十	十一	二 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	三	四	五	六 韓嚴殺其君	莊侯元年 索隱曰系家作懿侯系本無名
十	十一 分晉國	十二	趙成侯元年	二	三 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我藺	四	五 伐齊于鄄魏敗我懷
四 蜀伐我茲方	五	六 魯共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 魏取我魯陽	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敗齊林孤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二	三 三晉滅其君	四	五	六 魯伐入陽關晉伐到鱄陵○索隱曰鱄氏鱄音屬沇反又音專	七 宋辟公元年○索隱曰辟音壁辟公名辟兵生剔成專宋後微弱君薨未必有謚辟兵其名也猶剔成然也	八	九 趙伐我甄

七	顯王元年（徐廣曰癸丑）	二	三	四	五 賀秦	六	七	八
十六 民大疫日蝕	十七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十八	十九 敗韓魏洛陽	二十	二十一 章蟜（徐廣曰一云車蟜）與晉戰石門天子賀（徐廣曰一作河）斬首六萬	二十二	二十三 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秦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
二 敗韓馬陵	三 齊伐我觀澤	四	五 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六 伐宋敗儀臺	七	八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十 取趙皮牢衛成侯元年
二 魏敗我馬陵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魏敗我于澮大雨一月	十
六 魏敗涿澤圍惠王	七 侵齊至長城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敗我于澮	十四
楚宣王良夫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燕文公元年
十 宋剔成元年	十一 伐魏取觀澤趙取我長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致胙于秦（徐廣曰是年東周惠公傑薨）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天子致胙	三	四	五	六	七 與魏王會杜平	八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十一	十二 星晝墮有聲	十三	十四 與趙會鄗	十五 魯衛宋鄭侯來（徐廣曰紀年一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成侯會燕成侯平安邑）	十六 （徐廣曰）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十七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十一	十二	韓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 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	三	四	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趙孟如齊	十九 與燕會河與齊宋會平陸	二十	二十一 魏圍我邯鄲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君尹黑迎女秦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鄒忌以鼓琴見威王	二十二 封鄒忌為成侯	二十三 與趙會平陸	二十四 與魏會田於郊	二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	十 衛公孫鞅爲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十一 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十二 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令爲田開阡陌	十三 初爲有秩史	十四 初爲賦	十五	十六
十八 邯鄲降齊日敗桂陵	十九 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 歸趙邯鄲	二十一 與秦遇彤○索隱曰彤地名商君死彤地劉氏云阡陌[illegible]引也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六 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七	八 申不害相	九	十 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一作玘同音怡韓之大夫姓名按韓無悼公未詳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十三
二十二 魏敗邯鄲	二十三	二十四 魏歸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二十五	趙肅侯元年 索隱曰名語	二	三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	四
十七	十八 魯康公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六 敗魏桂陵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殺其大夫牟辛

二十四	二十五 諸侯會	二十六 致伯秦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城武城從東方牡丘來歸天子致伯	二十 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徐廣曰紀年作逢澤	二十一 馬生人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	二十三 與晉戰岸門
二十六	二十七 丹封名會丹魏大臣	二十八	二十九 中山君爲相	三十 齊虜我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三十一 秦商君伐我虜我公子卬	三十二 公子赫爲太子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魯景公偃元年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楚威王熊商元年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田忌襲齊不勝	三十六	齊宣王辟彊元年	二 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盼將孫子爲師徐廣曰楚世家云田盼者齊之將而齊世家不說田盼或者舊時三人皆出征	三 與趙會伐魏	四

三十一	二十四 秦大荔圍合陽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三十三 衛鞅亡歸我我恐弗內	二十一	十二	二	二十四	五
三十二	秦惠文王元年楚韓趙蜀人來	三十四	二十二 申不害卒	十三	三	二十五	六
三十三 賀秦	二 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三十五 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二十三	十四	四	二十六	七 與魏會平阿南
三十四	三 王冠拔韓宜陽	三十六	二十四 秦拔我宜陽	十五	五	二十七	八 與魏會於甄
三十五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來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二十五 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十六	六	二十八 蘇秦說燕	九 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
三十六	五 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	二 秦敗我雕陰	二十六 高門成昭侯卒不出此門	十七	七 圍齊於徐州	二十九	十 楚圍我徐州
三十七	六 魏以陰晉為和命曰寧秦	三 伐趙衛平侯元年	韓宣惠王元年	十八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浸之	八	燕易王元年	十一 與魏伐趙
三十八	七 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四	二	十九	九	二	十二

三十九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五 與秦河西地少梁秦圍我焦曲沃	三	二十	十	三	十三
四十	九 度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與魏會應	六 與秦會應秦取汾陰皮氏	四	二十一	十一 魏敗我陘山	四	十四
四十一	十 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魏納上郡	七 入上郡于秦	五	二十二	楚懷王槐元年	五	十五 宋君偃元年
四十二	十一 義渠君為臣歸魏焦曲沃	八 秦歸我焦曲沃	六	二十三	二	六	十六
四十三	十二 初臘會龍門	九	七	二十四	三	七	十七
四十四	十三 四月戊午魏君為王	十	八 魏敗我韓舉	趙武靈王元年魏敗我趙護	四	八	十八
四十五	相張儀將兵取陝初更元年	十一 衛嗣君元年	九	二 城鄗	五	九	十九
四十六	二 相張儀與齊楚會齧桑	十二	十 君為王	三	六 敗魏襄陵	十 君為王	齊湣王元年

四十七	四十八	慎靚王元年徐廣曰辛丑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張儀免相相魏	四	五王北遊戎地至河上	六	七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八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九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十
十三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爲丈夫	十四	十五	十六	魏哀王元年擊秦不勝	二齊敗我觀澤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秦來擊我取鄢	十五擊秦不勝	十六秦敗我脩魚得韓將軍申差	十七	十八
四韓會區鼠	五取韓女爲夫人	六	七	八擊秦不勝	九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澤	十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十一秦敗我將軍英
七	八	九	十城廣陵	十一擊秦不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	十二	燕王噲元年	二	三擊秦不勝	四	五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爲臣	六
二	三封田嬰於薛	四迎婦于秦	五	六	七敗魏趙觀澤	八	九[illegible]

周赧王元年徐廣曰丁未○索隱曰赧音泥簡反宋衷曰赧謚也皇甫謐曰名誕也	二	三	四	五
十一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十二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索隱曰繇音由秦之公子	十三庶長章擊楚斬首八万	十四蜀相殺蜀侯	秦武王元年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五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	六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与秦王會臨晉	七擊齊虜声子於濮与秦擊燕	八圍衛	九与秦會臨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秦助我攻楚圍景座	韓襄王元年	二
十二徐廣曰紀年云立燕公子職	十三秦拔我藺虜將趙莊	十四	十五	十六吳廣入女生子何立爲惠王后
十五魯平公元年	十六張儀來相	十七秦敗我將屈丐索隱曰丐音蓋楚大夫	十八	十九
七君及太子相子之皆死	八	九燕人共立公子平	燕昭王元年	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 初置丞相 樗里子甘茂爲丞相	三	四 拔宜陽城斬首六万涉河城武遂	秦昭王元年	二 彗星見 桑君爲亂誅	三	四 彗星見	五
十 張儀死	十一 与秦會應 徐廣曰在潁川大城	十二 太子往朝秦	十三 秦擊皮氏未拔而解	十四 秦武王后來歸	十五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	十七 与秦會臨晉 復我蒲坂
三	四 与秦會臨晉 秦擊我宜陽	五 秦拔我宜陽斬首六万	六 秦復与我武遂	七	八	九 秦取武遂	十 太子嬰与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十七	十八	十九 初胡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來迎婦	二十五 与秦王會黃棘 秦復歸我上庸	二十六 太子質秦	二十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煇定蜀 日蝕晝晦 伐楚	七 樗里疾卒 擊楚斬首三万 魏冉爲相	八 楚王來因留之	九	十 楚懷王亡之趙 趙弗內	十一 彗星見 復与魏封陵	十二 樓緩免 穰侯魏冉爲丞相
十八 与秦擊楚	十九	二十 与斉王會於韓	二十一 与斉魏共擊秦於函谷 河渭絶一日	二十二	二十三	魏昭王元年 秦尉錯來擊我襄城
十一 秦取我穰 与秦擊楚	十二	十三 斉魏王來 立咎爲太子	十四 与斉魏共擊秦	十五	十六 与斉魏擊秦 秦与我武遂和	韓釐王咎元年
二十五 趙攻中山 惠后卒	二十六	二十七	趙惠文王元年 以公子勝爲相 封平原君	二 楚懷王亡來 弗內	三	四 圍殺主父 与斉燕共滅中山
二十八 秦韓魏斉敗我將軍唐昧於重丘	二十九 秦取我襄城 殺景缺	三十 王入秦 秦取我八城	楚頃襄王元年 秦敗我十六城	二	三 懷王卒於秦 來歸葬	四 魯文侯元年 徐廣曰一作湣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三 与秦擊楚 使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 秦使涇陽君來爲質	二十五 涇陽君復歸秦 薛文入相秦	二十六 与魏韓共擊秦孟嘗 歸相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佐趙滅中山

二十一	十三　任鄙爲漢中守	二　与秦戰解不利	二	五	五	十八	三十　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二十二	十四　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万	三　佐韓擊秦秦敗我兵伊闕	三　秦敗我伊闕二十四万虜將喜	六	六	十九	三十一
二十三	十五　魏冉免相	四	四	七　泌婦泰	七	二十	三十二
二十四	十六	五	五　秦拔我宛城	八	八	二十一	三十三
二十五	十七　魏入河東四百里	六　芒卯以詐見重	六　与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九	九	二十二	三十四

二十六	十八　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十	十	二十三	三十五
二十七	十九　十月爲帝十二月復爲王任鄙卒	八	八	十一　秦拔我桂陽徐廣曰一作梗	十一	二十四	三十六　爲東帝二月復爲王
二十八	二十	九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九	十二	十二	二十五	三十七
二十九	二十一　魏納安邑及河內	十　宋王死我溫	十　秦敗我兵夏山	十三	十三	二十六	三十八　齊滅宋

三十	二十二　蒙武擊齊	十一	十一	十四　與秦會中陽	十四　與秦會宛	二十七	三十九　秦拔我列城九
三十一	二十三　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之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五　取齊淮北	十五　取齊淮北	二十八　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至臨菑取其寶器	四十　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三十二	二十四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十三	十六　與秦會穰	十六	二十九	齊襄王法章元年
三十三	二十五	十四　大水衛懷君元年	十四　與秦會兩周間	十七　秦拔我兩城	十七	三十	二

三十四	二十六　魏冉復爲丞相	十五	十五	十八　秦拔我石城	十八	三十一	三
三十五	二十七　擊趙斬首二万地動壞城	十六	十六	十九　秦敗我軍斬首三万	十九　秦擊我與秦漢及上庸地	三十二	四
三十六	二十八	十七	十七	二十　與秦會黽池藺相如從	二十　秦拔我西陵	三十三	五　殺燕騎劫
三十七	二十九　白起擊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	十八	十八	二十一	二十一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	燕惠王元年	六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三十 白起封爲武安君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九	魏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二 秦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三 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 與秦南陽以和	五 擊燕	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暴鳶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	二十二	二十三	韓桓惠王元年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藺相如攻齊至平邑
二十二 秦拔我巫黔中	二十三 秦所拔我江旁反秦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擊燕魯頃公元年	二十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燕武成王元年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四十一	四十二 宣太后薨安國君爲太子	四十三	四十四 秦攻韓取南陽徐廣曰一作郡
七	八	九 秦拔我懷城	十	十一 秦拔我廩丘徐廣曰或作邢丘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秦拔我城汾旁	十 秦擊我大行
二十九 秦拔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賜號曰馬服	三十 秦擊我閼與城不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趙孝成王元年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二	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齊田單拔中陽	八	九
十四 秦楚擊我剛壽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王建元年	二

五十三	四十五 秦攻韓取十城	十五	十一	四	楚考烈王元年 秦取我州 黃歇爲相	十	三
五十四	四十六 王之南鄭	十六	十二	五 使廉頗距秦於長平	二	十一	四
五十五	四十七 白起殺趙長平降卒四十五万	十七	十三	六 使趙括代廉頗將白起破括四十五万	三	十二	五
五十六	四十八	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五十七	四十九	十九	十五	八	五	十四	七
五十八	五十 王齕鄭安平圍邯鄲及齕還軍拔新中	二十 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十六	九 秦圍我邯鄲楚魏救我	六 春申君救趙	燕孝王元年	八
五十九	五十一 徐廣曰乙巳赧王卒	二十一 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十七	十	七 救趙新中	二	九
	五十二 取西周王 徐廣曰丙午王稽棄市	二十二	十八	十一	八 取魯魯君封於莒	三	十
	五十三	二十三	十九	十二	九	燕王喜元年	十一

	五十四	二十四	二十	十三	十 徙於鉅陽	二	十二
	五十五	二十五 衛元君元年	二十一	十四	十一	三	十三
	五十六	二十六	二十二	十五 平原君卒	十二 柱國景伯死	四 伐趙廣破我軍殺栗腹。索隱曰人姓字燕相	十四
	秦孝文王元年 徐廣曰辛亥文王后曰華陽后生莊襄王子楚母曰夏太后	二十七	二十三	十六	十三	五	十五
	秦莊襄王楚元年 徐廣曰壬子蒙驁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西周	二十八	二十四 秦拔我成皋滎陽	十七	十四 楚滅魯頃公遷下邑爲家人絕祀	六	十六
	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 日蝕	二十九	二十五	十八	十五 春申君徙封於吳	七	十七
	王齮徐廣曰一作齕擊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公子無忌率五國敗我軍河外蒙驁解去	三十 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	二十六 秦拔我上黨	十九	十六	八	十八

始皇帝元年（徐廣曰乙卯）擊取晉陽作鄭國渠	三十一	二十七	二十 秦拔我晉陽	十七	九	十九
二	三十二	二十八	二十一	十八	十	二十
三 蒙驁擊韓取十二城王齮死	三十三	二十九 秦拔我十二城	趙悼襄王偃元年	十九	十一	二十一
四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三十四 信陵君死	三十	二 太子從質秦歸	二十	十二 趙拔我武遂方城	二十二
五 蒙驁取酸棗二十城初置東郡	魏景湣王元年 秦拔我二十城	三十一	三 趙相魏相會柯盟	二十一	十三 劇辛死於趙	二十三
六 五國共擊秦	二 秦拔我朝歌衛從濮陽徙野王	三十二	四	二十二 王東徙壽春命曰郢	十四	二十四
七 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驁死	三 秦拔我汲	三十三	五	二十三	十五	二十五
八 嫪毐封長信侯	四	三十四	六	二十四	十六	二十六

九 彗星見竟天嫪毐爲亂遷其舍人于蜀彗星復見	五	韓王安元年	七	二十五 李園殺春申君	十七	二十七
十 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太后入咸陽大索	六	二	八 入秦置酒	楚幽王悍元年	十八	二十八 入秦置酒
十一 呂不韋之河南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	七	三	九 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	二	十九	二十九
十二 發四郡兵助魏擊楚呂不韋卒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八 秦助我擊楚	四	趙王遷元年（徐廣曰幽愍元作）	三 秦魏擊我	二十	三十
十三 桓齮擊平陽殺趙邑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之河南彗星見	九	五	二 秦拔我平陽殺邑輒斬首十萬（索隱曰邑輒人姓字趙將案別南邑輒也）	四	二十一	三十一
十四 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非來我殺非韓王請爲臣	十	六	三 秦拔我宜安	五	二十二	三十二

十五 興軍至鄴軍至太原取狼孟	十六 置麗邑發卒受韓南陽地	十七 內史勝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華陽太后薨	十八	十九 王翦拔趙虜王遷之邯鄲帝太后薨	二十 燕太子使荆軻刺王覺之王翦將擊燕	二十一	二十二 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
十一	十二 獻城秦	十三	十四 衛君角元年	十五	魏王假元年	二	三 秦虜王假
七	八 秦來受地	九 秦虜王安	秦滅韓				
四 秦拔我狼孟鄱吾軍鄴（索隱曰鄱音婆又音盤縣名在常山）	五 地大動	六	七	八 秦王翦虜王遷邯鄲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代王嘉元年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幽王卒弟郝立為哀王三月負芻殺哀王	楚王負芻元年 負芻哀王庶兄	二 秦大破我取十城	三
二十三 太子丹質於秦亡來歸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伐我	二十九 秦拔我薊得太子丹王徙遼東	三十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三 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二十四 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	二十五 王賁擊燕虜王喜又擊得代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 王賁擊齊虜	王建初并天下立為皇帝	二十七 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為三十六郡	二十八 為阿房宮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為太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二十九 郡縣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
四	五	六 秦將王賁虜王嘉秦	滅趙					
四 秦破我將項燕	五 秦虜王負芻	秦滅楚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秦虜王喜拔遼東	秦滅燕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虜王建	秦滅齊			

三十一	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三十三	遣諸逋亡及賈人贅壻略取陸梁爲桂林南海象郡以適戍西北戎爲四十四縣（徐廣曰一云四十四縣是也又云二十四縣）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三十四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三十五	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三十六	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徐廣曰一作家）拜爵一級石晝下東郡有文言地分
三十七	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二世元年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爲庶人
二	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三	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諸侯入秦嬰降爲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

索隱述贊曰

春秋之後　王室益卑　楚彊南服
秦霸西垂　三卿分晉　八代興焉
遞主盟會　互爲雄雌　二周前滅
六國後隳　壯哉嬴氏　吞并若斯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六

（索隱曰張晏云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今案秦楚之際擾攘僭篡運數又促故以月紀事而名表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音善。索隱曰古禪字音市戰反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索隱曰音己力反亟訓急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韋昭曰謂舜受禪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索隱曰案謂伐桀武王討紂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索隱曰卽契后稷及秦襄公文公穆公也）用力如此（索隱曰謂湯武及始皇也）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徐廣曰一作鍉。索隱曰鏑音的注鍉字亦音的案秦銷鋒鏑作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也）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索隱曰維訓度謂計度令萬代安也）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索隱曰鄉音向許亮反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適足以資後之賢若卽高帝也言爲之驅除患難也）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索隱曰指漢高帝）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索隱曰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正義曰七月陳涉起陳八月武臣起趙九月項梁起吳田儋起齊沛公初起韓廣起燕十一月魏咎起魏陳王立之三年六月韓成起韓項梁立之也 秦	七月	八月
楚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索隱曰涉起凡六月盡二世元年十二月也	二 葛嬰爲涉徇九江立襄彊爲楚王。索隱曰涉之二月也
項		
趙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始。索隱曰凡四月爲李良所殺當二世元年八月也
齊		
漢		
燕		
魏		
韓		

九月 楚兵至戲	二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 周文兵至戲敗而陳嬰聞涉王即殺彊	四 誅葛嬰	五 周文死	六 陳涉死
項梁號武信君○索隱曰二世元年九月立至二年九月章邯殺梁於定陶	二	三	四
	三	四 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走	五
齊王田儋始儋狄人諸田宗彊從弟榮弟橫○索隱曰至二世二年六月章邯殺儋	二 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三	四
沛公初起○索隱曰凡十四月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二 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	三 殺泗水守徐廣曰泗水僞置東海拔薛西周市東略地豐沛閒	四 雍齒叛沛公以豐降魏沛公還攻豐不能下
韓廣為趙略地至薊自立為燕王始○索隱曰項羽後分燕為二臧荼為燕王廣為遼東王後韓信殺廣	二	三	四
魏王咎始咎在陳不得歸國徐廣曰魏咎背咎字皆作咎音臼○索隱曰至二世二年六月咎自殺	二	三 齊趙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四 咎自陳歸立陳涉死

端月 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謂之端	二月	三月	四月
楚王景駒始秦嘉立之○索隱曰八月項梁殺之	二 嘉為上將軍	三	四 梁擊殺景駒秦嘉遂入薛兵十餘萬眾
五 陳將召平矯拜項梁為楚柱國急西擊秦	六 梁渡江陳嬰黥布皆屬	七	八
趙王歇始立張耳陳餘立之○索隱曰項羽立為代王後漢滅歇立張耳	二	三	四
五 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	六 景駒使公孫慶讓齊誅慶	七	八
五 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徐廣曰一作蕭	六 攻下碭收得兵六千與故凡九千人	七 攻拔下邑遂擊豐豐不拔聞項梁兵眾往請擊豐	八 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
五	六	七	八
五 章邯已破涉圍咎臨濟	六	七	八 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五月	五	九	五	九	九雍齒叛魏	九	九	
六月	楚懷王始都盱台故懷王孫求立之〇索隱曰懷王孫名心也項梁所諸侯尊為義帝羽殺之	十梁求楚懷王孫得之民閒立為楚王	六	十儋救臨濟章邯殺田儋榮走東阿	十沛公如薛共立楚懷王	十	十咎自殺臨濟降秦	韓王成韓始〇索隱曰項羽更王之不使就封數月殺之立鄭昌為韓王既而漢[illegible]信忽了
七月	二陳嬰為柱國	十一天大雨三月不見星	七	十一齊立田假為王秦急圍榮東阿	十一沛公與項羽北救東阿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	十一	十一咎弟豹走東阿	二
八月	三	十二救東阿破秦軍乘勝至定陶項梁有驕色	八	十二楚救榮得解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為齊王始	十二沛公與項羽西略地斬三川守李由於雍丘	十二	十二	三

九月	四徙都彭城	十二章邯破殺項梁於定陶項羽恐還軍彭城	九	二田假走楚楚趣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	十二沛公聞項梁死還軍從懷王軍於碭	十三	四魏豹自立為魏王都平陽始	四
後九月徐廣曰歲閏建酉	五拜宋義為上將軍	懷王封項羽於魯為次將屬宋義北救趙	十秦軍圍歇鉅鹿陳餘出收兵	三齊救假乃出兵項羽怒田榮	十四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將碭郡兵西約先至咸陽王之	十四	二	五
三年十月	六	二	十二章邯夷邯鄲徙其民於河內	四齊將田都叛榮往助項羽救趙	十五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武城南	十五使將臧荼救趙	三	六從項羽略入關
十一月	七拜籍上將軍	三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十二	五	十六	十六	四	七
十二月	八	四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將皆屬項羽	十三楚救至秦圍解	六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十七救趙至栗得皇訢武蒲軍與秦軍戰破之	十七	五豹救趙	八分魏為殷國

端月	九	五 虜秦將王離	十四 張耳怒陳餘弃將印去	七 項羽田安分齊為二国	十八	十八	六	九
二月	十	六 攻破章邯章邯軍却	十五	八	十九 得彭越軍昌邑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軍得積粟	十九	七	十
三月	十一	七	十六	九	二十 攻開封破秦將楊熊熊走滎陽秦斬熊以徇	二十	八 分韓為河南国	十一
四月	十二	八 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歸秦請兵趙高讓之	十七	十	二十一 攻潁陽略韓地北絕河津	二十一	九	十二
五月	二年一月	九 趙高欲誅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謀叛秦	十八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十	十二
六月	二	十 章邯與楚約降未知項羽許而擊之	十九 張耳從楚西入秦	十二	二十三 攻南陽守齮破之陽城郭東徐廣曰陽城在南陽	二十三	十一	十四
七月	三	十一 項羽與章邯期殷虛章邯等已降與盟以邯為雍	二十	十三	二十四 降下南陽封其守齮	二十四	十二	十五 申陽下河南降楚
八月 趙高殺二世	四	十二 以秦降都尉翳長史欣為上將將秦降軍	二十一 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十四	二十五 攻武關破之	二十五	十三	十六
九月 子嬰為王徐廣曰歲在乙未	五	十三	二十二	十五	二十六 攻下嶢及藍田以留侯策不戰皆降	二十六	十四	十七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六	七	八
十四 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	十五 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	十六 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諸侯
二十三 張耳從楚西入秦	二十四	二十五 分趙爲代國
十六	十七	十八 項羽怨榮殺之分齊爲三國。索隱曰臨淄濟北膠東
二十七 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	二十八 沛公出令三軍秦民大悅	二十九 與項羽有郤見之戲下講解羽倍約分關中爲四國。索隱曰漢雍塞翟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臧荼從入分燕爲二國。索隱曰燕遼東也
十五 從項羽略地遂入關	十六	十七 分魏爲殷國
十八	十九	二十 分韓爲河南國

義帝元年

九 諸侯尊懷王爲義帝

十七 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

分楚爲四 分爲衡山

分爲臨江

分爲九江

二十七 更名爲常山

分爲代

十九 更名爲臨菑

分爲濟北

分爲膠東

正月 分關中爲漢

分關中爲雍

分關中爲塞

分關中爲翟

三十 燕

分爲遼東

十八 更爲西魏

分爲殷

二十一 韓

分爲河南

二 徙都江南郴

西楚主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索隱曰高祖及十八諸侯受封之月漢書

王吳芮始故番君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

王英布始故楚將

王張耳始故楚將。索隱曰故趙相

二十七 王趙歇始故趙王

王田都始故齊將

王田安始故齊將

二十 王田市始故齊王

二月 漢王始故沛公

王章邯始故秦將

王司馬欣始故秦將。索隱曰故秦長史

王董翳始故秦將。索隱曰故秦都尉

王臧荼始故燕將

三十一 王韓廣始故燕王

十九 王魏豹始故魏王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二十二 王韓成始故韓將。索隱曰故韓

王申陽始故楚將

異姓王表云一月應劭云諸侯王始受封

王

之月十八王同時稱一月以非元正故云

一月高祖十月至霸上改元至此月漢四

月也

二

二都彭城

二都江都○索隱曰漢表云二月疷

二都邾

二都江陵

二都六

二都襄国

二十八都代

二都臨菑

二都博陽

二十一都即墨

三月都南鄭

二都廢丘

二都櫟陽

二都高奴

二都薊

二十三都無終

二十都平陽○索隱曰後從漢又叛

二都朝歌

二十三都陽翟○索隱曰姚氏云

二都洛陽

助云諸侯王始都国之月十八王同時稱

韓信虜之漢四年周苛殺豹也

韓成是項梁所立不与十七国封此云十

二月

八王並頃羽所命不細區別又高紀云項羽與成至彭城廢爲侯又殺之是不令就

四

三諸侯罷戲下皆之国

三

三

三

二十九索隱曰趙歇前爲趙王已二十六

三

三

二十二

四月

三

三

三

三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

二十四

三

国當以陽翟爲都而不之其所封国也

月今徙王代之二月故云二十九月其歷六東市之前爲齊王十九韓廣魏豹韓成五

人並爲先王已經多月故因舊月而數

五	六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三十	三十一
四田榮擊都都降楚	五齊王田榮始故齊相
四	五
二十三	二十四田榮擊殺市
五月	六月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三十四	三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四	五

七	八	九	十項羽滅義帝	索隱曰羽使九江王布殺之漢王為舉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七	八	九耳降漢			歇以陳餘為代王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歇後王	趙	三十六代王歇還王趙	三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六田榮擊殺安	七屬齊					
一屬齊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王至陝徐	廣曰弘農陝縣	十一月	十二月
六	七邯守廢丘漢圍之	八	九		十漢拔我隴西	十一
六	七欣降漢國除	屬漢為河南上郡				
六	七翳降漢國除	屬漢為上郡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六	三十七臧荼擊殺廣無終滅之屬燕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七項羽誅成	二十八韓王鄭昌始項王立之	二	三		韓王信始漢立之	二
六	七	八	九		屬漢為河南郡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號成安君 二 三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八項籍擊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籍立故齊王田假爲齊王 二田榮弟橫
正月 二月 三月王擊殺
十二逆拔我北城 二年一月 二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降漢
十二 十三 十四降漢印
三 四 五

三項羽以兵三萬破漢兵五十六萬 四
三 四
十五 十六
三 四
五 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反城陽擊假走楚楚殺假 三齊王田廣始 廣榮子橫立之 二
四月王伐楚至彭城懷定 五月王走滎陽
三 四
三 四
三十三從漢伐楚 三十四豹歸叛漢
爲河内郡屬漢
六從漢伐楚 七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九	十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三	四	五	六
六月王入關立太子復如滎陽	七月	八月	九月
五漢殺邯廢丘	屬漢爲隴西北地中地郡		
五	六	七	八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漢將韓信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布身降漢
十一	十二漢將韓信斬陳餘	十三	屬漢爲太原郡
四十七	四十八漢滅歇立張耳屬漢爲郡		
七		九	十
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	二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九	十	十一	十二
虜豹屬漢爲河東上黨郡			
	二年一月	二	三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五 北屬項籍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王敖薨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楚圍王滎陽	五月	六月王出滎陽徐賁曰項羽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漢將韓信破殺龍且
	八	九	十	十一
	臨江王驩始敖子	二	三	四
				趙王張耳始漢立之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漢將韓信擊殺齊
高紀上月出滎陽八月周苛樅公殺魏豹		九月	四年十月	十一月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十二 四年一月二 三 漢御史周苛入楚 四

十二 四年一月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蜀漢為郡 齊王韓信始漢立之 二 三

十二月 正月 二月立信王齊 三月周苛入楚 四月王出滎陽豹死

十二 四年一月二 三 四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淮南王英布始漢立之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 五 六 七 八

徐廣曰項羽紀曰王出成皋 五月 六月 七月立布為淮南王 八月 九月太公呂后

五 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誅籍	齊王韓信徙楚王	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徙王長沙	屬淮南
	十五	十六	十七屬漢	屬漢為南郡	
	四	五	六	七淮南國	八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趙國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徙王楚屬漢南四郡	
					一
歸自楚	五年十月	十一月		正月殺項籍天下平諸侯臣屬漢	二月甲
					一
	十	十一	十二	五年一月燕國	二
				復置梁國	一月梁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韓王信	五徙王
				分臨江為長沙國	衡山王

	三	四	五	六	七
國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五	六	七	八	九耳薨謚景王
午王更號即皇帝位於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帝入關	七月
	三	四	五	六	七
王彭越始	二	三	四	五	六
代都馬邑	六	七	八	九	十
吳芮為長沙王○索隱曰改封也	二	三	四	五	六薨謚文王

八	九王得故項羽將鍾離昧以聞		十
二	二		四
趙王張敖立耳子	二		三
八月帝自將誅燕	九月		後九月徐廣曰
八	九反漢賓荼○索隱曰漢書作四年九月誤也		燕王盧綰始漢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五年一月
長沙成王臣始芮子	二		三

應閩建寅
太尉

索隱述贊曰

秦失其鹿　羣雄競逐　狐鳴楚祠

龍興沛谷　武臣自王　魏豹必復

田儋據齊　英布居六　項王主命

義帝見戮　以月繫年　道悠運速

洶洶天下　瞻烏誰屋　眞人霸上

卒享天祿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六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史記十七

（索隱曰應劭云雖名爲王其實如古之諸侯）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索隱曰案漢書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餘頡氏據左傳魏子謂成鱄云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是也）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索隱曰純善也亦[illegible]純一言[illegible]王非德不純一形埶弱也）漢興序二等（韋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徐廣曰一云非有功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徐廣曰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索隱曰徐氏九國不數吳蓋以荊絕乃封吳故也仍以淮陽爲九今案下文所列有十國者以長沙異姓故言九國也）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韋昭曰遼東遼陽縣）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徐廣曰穀水在沛）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正義曰京兆也）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曰忕[illegible]計故爾雅云忕[illegible]細也細亦訓習）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索隱曰案武帝用主父偃言而下推恩之令也）故齊分爲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爲七）趙分爲六（徐廣曰河間及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爲五（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也）淮南分三（徐廣曰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索隱曰適音謫宅或作謫）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正義曰景帝時漢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爲郡吳長沙之國南至嶺南嶺南越未平亦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索隱曰錯音七各反錯謂交錯相衘如犬牙故云犬牙相制言犬牙參差也）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高祖元年

楚 ○索隱曰高祖五年封韓信六年 王勞交也

齊 ○索隱曰四年封韓信六年封子 肥

荊 ○索隱曰六年封劉賈十一年賈 爲英布所殺其年立吳國封兄子濞也
淮南 ○索隱曰四年封英布十一年反 誅立子長
燕 ○索隱曰五年封盧綰十一年亡 入匈奴十二年立子建也
趙 ○索隱曰四年封張耳其年薨明 年子敖立八年廢爲宣平侯九年立子

梁 ○索隱曰五年封彭越十一年反 誅十二年立子恢

淮陽 ○索隱曰十一年封子友後二年 爲郡高后元年復爲國封惠帝子彊
代 ○索隱曰二年封韓王信五年降 匈奴十一年立子恒
長沙 ○索隱曰五年吳芮薨六年子成 王臣立爲長沙王

十 一 二 三

都彭城

都臨菑

都吳
都壽春
都薊
都邯鄲

都淮陽

都陳

十一月初韓王信元年都馬邑徙傳曰本紀及表高祖五年始封信故韓王孫二

四

五 齊王信徙為楚王

初王信元年故相国

二 徙楚

十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二

九月壬子初王張耳元年

初王臧荼元年

三

四 降匈奴国除

二月乙未初王

六

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 交高

元年反誅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

正月丙午初王劉賈元年

三

二

盧綰元年

二

二

為郡

文王吳芮元年薨 成王臣元年

七 八 九

祖弟也 二 三 四來朝

肥高祖子 二 三 四來朝

二 三 四

四 五 六來朝

三 四 五

二 四 蘇 初王隱王如意元年如

三 四 五來朝

二 三 四

十 十一

五來朝 六

五來朝 六

五來朝 六為英布所殺國除

七來朝反誅 十二月庚午厲王長

六來朝 七徐廣曰一云十月

二 意高祖子 三

六來朝反誅 二月丙午初王恢元

後置代都中都 二月丙寅初王友元

二月丙子初王元年

五來朝 六

十二
七
七
爲郡　更爲吳國十月辛丑初王濞
元年長高祖子　二
亡入於匈奴　三月甲午初王靈王建元年
四死
年恢高祖子　三
年友高祖子徙趙　二
二
七

孝惠元年
八
八
元年濞高祖兄仲子　二故沛侯
三
建高祖子　二
淮陽王徙於趙名友元年
二
爲郡
三
八

二　三　四　五
九來朝　十　十一來朝　十二
九來朝　十　十一來朝　十二
三　四　五　六來朝
四　五　六來朝　七
三　四　五　六來朝
是爲幽王　二　三　四來朝　五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哀王回元年　二　三　四

六　七　高后元年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初置魯國　四月元王張偃元年偃
十三薨　哀王襄元年　二
七　八來朝　九
八　九來朝　十
七　八來朝　九
六　七來朝　八
初置常山國　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
八　九來朝　十
初置呂國　四月辛卯呂王台元年
後置淮陽國　四月辛卯初王懷王強
八　九　十
五　六　七

二
十六
高后外孫故趙王敖子 二
三
十
十一
十
九
年鼂 七月癸巳初王義元年
十一
鼂
元年強惠帝子 十一月癸亥王呂嘉元
二
十一
燕王右元年

三
廿三
四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
皇子哀王弟義孝惠子故襄城侯立為帝 二
十二
年嘉肅王子
二
三
十二
二來朝

四
十八
四
五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一
五月丙午初王朝元年朝惠帝子故軹侯○索
十三
三
四
十三
三

隱曰軹音章是反縣在河內後文帝以封

五 六
十九 二十
五 六
六 七
初置琅邪国
十三 十四
十四 來朝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二 三
十四 十五
嘉發七月丙辰呂產元年產肅王弟也
四
五無嗣 初王武元年
十四 十五
四 五

洨侯○索隱曰洨音交洨水所出縣名在沛

七
二十一
八
王澤元年故營陵侯索隱曰營陵縣名屬北海
十五
十六
十五絶
十四楚呂產徙梁元年
四
十六趙徙王呂產元年
二呂產徙王梁七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孝惠帝子故壷関侯武
十六
六

八
二十二
九
二
十六
十七
十月辛丑初王呂通元年肅王子故東平侯九
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胡陵侯誅国除○索
五非子誅国除爲郡
二有罪誅爲郡
三
二
十七

孝文前元
二十三
十　薨
初置成陽
初置濟北
三　[illegible]
十七
十八
月誅國除。索隱曰東平縣為梁國　十月庚戌
隱曰胡陵縣為山陽　十月庚戌
分為河間
初置太原
復置梁國
三武誅國
十八為文

二
夷王郢元年
文王則元年
郡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
二月乙卯王興居元年悼
國除為郡
十八
十九
琅邪王澤徙燕元年　二是為敬王薨
趙王遂元年　二幽王子
都洛城　二月乙卯初王文王辟強
都晉陽　二月乙卯初王參元年參
二月乙卯初王懷王勝元
除
帝　二月乙卯初王武元年武
九

二
二
二
二章悼
惠王子　二興居
十九來
二十來
東王嘉
三
元年辟強趙幽王子。索隱曰辟音壁　二
文帝子　三
年勝文帝子　二
復置淮
文帝子　二　二徙淮
靖王昔

東子故朱虛侯。索隱曰朱虛縣名屬琅邪
故東牟侯。索隱曰東牟縣名屬東萊
朝
朝
元年
陽國
陽
元年

三
共王寰元年（[illegible]）
二十
二十一
三
四
二
三更爲代王
代王武徙淮陽三年
三太原王參更號爲代王三年實居太原是爲

五 六 七
四薨 王戊元年 二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王無道遷蜀死雍 爲郡
三 五
五 七來朝
四 六
一
四 五 六來朝
四 五 六來朝
孝王 四 五 六來朝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十
五 六來朝 七 八徙淮南爲郡[illegible]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六來朝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七來朝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十來朝薨無後
七 八來朝 九 十來朝徙梁爲郡
七 八 九 十來朝
六 七 八來朝 九

十二 十三[illegible]
七 八來朝
十一來朝 十二
十
二十八 二十九
城陽王喜徙淮南元年 二
十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
十一來朝 十二
十一淮陽王武徙梁年是爲孝王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四 十五
九 十
初置衡山
十三 十四薨無後
後置城陽國
後置濟北國
分為濟南國
分為菑川都劇
分為膠西都宛徐廣曰樂安有宛縣
分為膠東都即墨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徙城陽
十二來朝 十三來朝
十四 十五
十三薨 哀王福元年薨無後國除為郡
初置廬江國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六 後元年
十一 十二
四月丙寅王勃元年
四月丙寅孝王將閭元年 二淮南厲王子故安
淮南王喜徙城陽十三年 二齊悼惠王子故陽
四月丙寅初王志元年 十四
四月丙寅初王辟光元年 二齊悼惠王子故安
四月丙寅初王賢元年 二齊悼惠王子故初
四月丙寅初王卬元年 二齊悼惠王子故武
四月丙寅初王雄渠元年 二齊悼惠王子故平
三十二 二齊悼惠王子故白
四月丙寅王安元年 三十三
十四 二淮南厲王子故阜
十六 十五
十七
四月丙寅王賜元年 二淮南厲王子故陽
十五
十五
十四

二 三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來
陽侯 三 四 五 六
虛侯 三 四來朝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來
都侯 三 四來朝 五來朝 六
侯 三 四來朝 五 六
成侯 三 四 五 六來朝
昌侯 三 四 五 六
石侯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陵侯 三 四 五 六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
周侯 三 四 五 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二十
十七薨 恭王發元年 二 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朝 十七 十八
七 八
七 八
朝 十九 二十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三十八 三十九
七來朝 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七 八
二十一 二十二
四 五
二十來朝 二十一來朝薨無後國除

孝景前元年	二	二	四 四月乙巳立太子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反誅	文王礼元年王子故平陸侯
	分楚後置魯國	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年是爲恭王	二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徙濟北廬江王賜徙衡山王元年
九	十	十一	懿王壽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九	十來朝	十一徙甾川	十二
九	十	十二反誅	爲郡
九	十	十一賢反誅濟北王志徙甾川十一年是爲懿王	十二
九	十	十一反誅六月乙亥于王端元年景帝子○索隱曰謚法能優其德曰六	二
九	十	十一反誅	四月乙巳初丁元年是爲武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反誅	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淮南王非爲江都王元年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爲郡
後置河間國	三月甲寅初王獻王德元年景帝子	二來朝	三
初置廣川都信都	三月甲寅彭王祖元年景帝子	二來朝	三
	初置中山都盧奴	六月乙亥靖王勝元年景帝子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徙衡山国除爲郡
二十三	二十四來朝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初置臨江都江都	三月甲寅初王閼元年景帝子○索隱曰閼音遏	二	三薨無後国除爲郡
初置汝南國	三月甲寅初王元元年景帝子	二	三徙江都
初置淮陽國	三月甲寅初王非元年景帝子徙魯	二	爲郡
六	七	八	九
後置長沙國	三月甲寅定王發元年景帝子	二	三

	九	六
	二	
	三	
	二	
	二	來
	二	十
	十	三
	十	三
	三	
	二	
是爲易王○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爲易	二	
	十	三
	二	十
	薨	川
	四	
	四	戊
	三	
	二	十
	十	
	四	

	六	
	三	來朝豐
	四	
	三	
朝	三	
五	二	十六
薨子爲貞王	武	王胡元年
	十	四
	四	
	三	
	三	
來朝	十	四
六薨	王	定国元年
王彭祖徙趙四年是爲敬肅王	五	
	五	
趙国除爲信都郡		
	四	
七	二	十八
	後	置臨江国
	十	一
	五	來朝

七	十一月乙丑太子廢
安	王道元年
五	
四	
四	
二	十七
二	
十	五
五	
四	四月丁巳爲太子後置膠東国
四	
十	五
二	
六	
六	
五	來朝
二	十九來朝
十	一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景帝子太子廢
十	二
六	來朝

	中元	二	
	二來朝	三	
	六來朝	七	
	五	六	
	五	六	
	十八	二十九來朝	
	三	四	
	十六來朝	十七來朝	
	六來朝	七	
	五後置膠東国	四月乙巳初王康王寄元	
	五	六	
	十六	十七	
	三	四	
	七	八來朝	
	七	八來朝	
	後置菑川国	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景	
	六	七	
		初置清河都濟陽	
	三十	三十一來朝	
爲王	二	三	
	十三	十四	
	七	八	

二

八
七朝來
七
三十
五

十八
八
年景帝子 二
七
十八
五朝來
九
九
帝子 二
八
三月丁巳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三十二

四坐寢廟壖垣為宮自殺國除為

十五朝來
九

南郡○索隱曰音如川反壖垣廟境外之壖边

四 五
五 六朝來
九 十
十 八 九
八 九
三十一 三十二
六 七

十九 二十
九 十
三 四朝來
八 九
十九朝來 二十
六 七
十 十一
十一
三 四
九朝來 十
二 三
後三置常山國 三月丁巳初王憲王舜元年
三十三 三十四
分為濟川國
也 分為濟東國
分為山陽國
分為濟陰國
十六 十七
十朝來 十一朝來

六
七
十一
十
十
三十三
八

二十一
十一
五
十
二十一
八
十二
十二
五
十一
四
孝景子 二
三 十五朝來薨
五月丙戌初王明元年梁孝王子
五月丙戌初王彭離元年梁孝王子
五月丙戌初王定元年梁孝王子
五月丙戌初王不識元年梁孝王子
十八
十二

後元 二 三 孝武建元年二
八 九 十 一 十二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來朝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三 來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頃王延元年索隱曰頃音傾城陽王子 二 三 四 五
九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二十二來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 七 八來朝 十
十一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
九來朝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來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三來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五 六 七 八 九來朝
三 四 五 六 七
恭王賀元年孝王子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三 四 五 六
三 三 四 五 六
二薨無後国除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六 十七 來朝 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十二 繆王元年徐廣曰齊立此五年以征和元
十七來朝 十八 十九
十 十一 十二薨无後国除爲郡
八 九來朝 十
六 薨 平王襄元年
七 八孫 郡
七 八 九
七明殺中傅徐廣曰一作太傅廢迁房陵 八 九薨无後国除爲郡

二十四來朝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八來朝 十九 二十

	六	元光元年
	十六	十七
	二十	二十一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九	十來朝
	十七	十八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來朝	二十一
	十四	十五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	三十二
	十七	十八來朝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年乙丑有罪病死謚曰戴○索隱曰廣川惠王子謚法名与实爽曰繆	二	三
	二十	二十一
	十一	十二
	二	三
	十	十一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元朔元年
十八來朝	十九來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薨	襄王注元年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薨	安王光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卒	厲王次昌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來朝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薨	靖王建元年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坐禽獸行自殺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來朝	二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	恭王不害元年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二來朝	二十三來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九					
二十三來朝	王義元年	二	三		五
	二十四來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康王庸元年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薨無後國除為郡	
	十七	十八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二十八 來朝	二十九
	三十二	三十三
	王緯元年	二
	三十八	三十九
除為郡		
	二十九	三十
	二	四 薨
	十	十一
	二十八	二十九 來朝
	十九	二十
	十 來朝	十一
	十八	十九
	六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來朝	五	六
四	五	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七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三	四	五
四十	四十一 安有罪削國二縣	四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剛王堪元年	二	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來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二十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 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元狩元年	二
	七	八
	七	八 來朝
	三十二 反自殺国除	
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	三十一
	八	九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六	十 反自殺国除
	四十三 反自殺為六安郡	以故陳為郡七
	三十四 來朝	三十五
	四	五
朝	十五	十六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來朝
	七	八 來朝

為廣陵郡
月丙子徐貴曰一云壬子初王恭王慶元年隊

	三	四	五		六
	九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後置齊國		四月乙巳初王懷王閎元年閎武帝子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來	閔悲	敬王義元年
	三十二來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哀王賢元年	二	三		四
			更爲廣陵	國	四月乙巳初王胥元年武帝子
東王子	二	三	四		五
			後置燕國		四月乙巳初王刺王旦元年武帝子。來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六	七	八		九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五來朝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元鼎元年		二	三
	三		十四薨	頃王綖元年
	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初置泗水都郯徐
			三	四
			三	四
			三十七	三十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六	七
	三		三	四
	六		七	八
隱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刺	二		三	四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		十一	十二薨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二	三十三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來朝
				後置清河郡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二薨子爲王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九剛攻殺人上	除國爲太河郡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徙清河爲太
	十三		十四	十五來朝

四
二
十六
賁曰泗水後東海 思王商元年徐廣曰一云勤
五
五
三十九
廿七
四十二
八
五
九
五
四十三
頃王授元年
二十四
四十二薨
二十代王義徙清河郡是
更爲眞定國頃王平元年常
二十四
爲郡
十六

五
三
十七
王商元年常山憲王子 二
六
六
四十
十八
四十三
九
六
十
六
四十四
二
二十五來朝
四十三哀王昌元年
二十一
覺王
山憲王子 二
二十五
十七

六
四
十八
三
七
七
四十一來朝
十九
四十四
十
七
十一來朝
七
四十五
三
二十六
即年薨 康王昆侈元年索隱曰蕭該云謚法
三十二
三
二十六
十八

元封元年
五
十九
四
八薨無後國除
八來朝
四十二
二十
四十五
十一
八
十二
八
四十六
四
二十七
念政曰康漢書作擬昆侈名 二
二十三
四來朝
二十七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朝泰山
	五	六	七	八
為郡				
	九薨	孝王武元年	二	三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朝泰山
	頃王遺元年索隱曰濟南王辟光之子	二	三	四
	四十六	四十七薨無後國除		
	十二	十三	十四	戴王通平元年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	六	七	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五	六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二十七
	五	六	七	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六	太初元年	二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九	十	薨子哀王安世元年即戴	王賀元年安世子○索隱曰賀廣川惠王子
四	五	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	六	七	
二	三	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九	十	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七	八	九來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九來朝	十	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十三	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	
七薨	荒王賀元年
五十	五十一
八	九
五	六
十六	十七
二十	二十一
十六	十七
五十四	五十五
十二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二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徐廣曰孝武太始二年廣陵中山眞定五年朝孝宣本始元年趙來朝二年廣川來朝四年清河來朝孝宣地節元年梁來朝二年河間來朝三年濟北來朝濟北分平原太山二郡

索隱述贊曰

漢有天下　爰鑒興亡　始誓河岳
言峻寵章　淮陰就楚　彭越封梁
荆燕懿戚　齊趙棣棠　犬牙相制
麟趾有光　降及文景　代有英王
魯恭梁孝　濟北城陽　仁賢足紀
忠烈斯彰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史記十八

（正義曰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衞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案下文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二百四十三人受封）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戸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索隱曰言十分纔二三在耳）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戸後數世民咸歸鄕里戸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索隱曰謂其功封時戸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正義曰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揚阿侯卞仁戴侯秋家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索隱曰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

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索隱曰言觀今人臣所以得尊寵者必由忠厚被廢辱者亦由驕淫是言見在興廢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國名（正義曰此國名匡左行一道咸是諸侯所封國名也）
侯功
高祖　十二
孝惠　七
高后　八
孝文　二十三
孝景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
（索隱曰姚氏云蕭何第一曹參二張敖三周勃四樊噲五酈商六奚涓七夏侯嬰八灌嬰九傅寬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陳武十三王吸十四薛歐十五周昌十六丁復十七蟲達十八史記與漢書表同）侯第（而非漢春秋則不同者陸賈記事在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及陳平受呂后命而定或已改邑號故人名亦別且高祖初定唯十八侯呂后令陳平終竟已下列侯第錄凡一百四十三人也）

（漢書音義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以前後故）平陽（索隱曰漢書地理平陽縣屬河東）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為平陽侯万六百戶（如淳曰謁者通書謁出納君命石奇為諸中涓受陳平謁是也春秋謂曰涓人謁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宮者）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參元年（索隱曰懿謚也）
五　其二年為相國
二　六年十月靖侯窋元年
八
十九
四　後元四年簡侯奇元年
三
十三　四年夷侯時元年（索隱曰時或作時音止又音市案漢書衛青傳平陽曹時尚陽信公主即此人蓋是[illegible]也）
十　元光五年恭侯襄元年
十六　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
二（索隱曰漢書音義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者以封先後故也又按封參在六年十二月封何在六年正月高祖十月因秦改元故十二月在正月前也漢表具記位次而亦依封前後錄也）

（索隱曰地理志無信武）信武（縣當是後廢也）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羽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以車騎將軍攻黥布陳豨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肅侯靳歙元年（索隱曰靳姓音紀覲反歙音翕又音吸）
七
五
三　六年夷侯亭元年
十八　後元三年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奪侯國除
十一

索隱曰漢表作清河定侯地理清陽志清陽縣屬清河郡也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為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羽功侯三千一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定侯王吸元年○索七隱曰楚漢春秋作清陽侯王隆

七

八

元年哀侯彊元年 七 索隱曰彊音其良切

八年孝侯伉元年 十六 索隱曰伉音苦浪切

四 五年哀侯不害元年 十二

元光二年侯不害 七 薨無後國除

十四

索隱曰汝陰縣屬汝南凡縣名皆據地理志不言者從省文 汝陰

以令史從降沛為太僕常奉車為滕公竟定天下入漢中全孝惠魯元侯六千九百戶常為太僕

六年十二月甲申文 七 侯夏侯嬰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夷侯 七 竈元年

十六年恭侯 八 賜元年

十六

元光二年 七 侯頗元年

元鼎二年頗坐尚公主與 十九 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八

索隱曰陽陵縣屬馮翊 陽陵 楚漢春秋作陰陵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為魏將入漢定三秦為淮陰定齊為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 七 申景侯傅寬元年

五

六年隋頃 二 侯靖元年

八

十四

十五年恭 九 侯則元年

二

前四年侯 十三 偃元年

元狩元年侯偃以與 十八 淮南王謀反國除

十

索隱曰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嚴謚 廣嚴 也下又云壯班馬二史並誤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召 七 歐元年○索隱曰歐烏后切

七

八

二年戴侯 一 勝元年

九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至後 十三 元七年嘉薨無後國除

二十八

索隱曰縣廣平名屬臨淮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爲郎中入漢以將軍擊項羽鍾離昧功侯四千五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敬 七 侯薛歐元年

七

元年靖侯 八 山元年

十八 後元三年 五 侯澤元年

中二年 八 有罪絕 平棘

中五年復封 五 節侯澤元年

其十年爲 十 丞相

元朔四年 五 侯穰元年

元狩元年坐受淮南王財物 三 稱臣在赦前詔問謾罪國除

十五

索隱曰博陽縣博陽在汝南

以舍人從起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擊殺卒追功侯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陳濞元年○ 七 索隱曰楚漢春秋名價

七

八

十八 後元三年 五 侯始元年

前五年侯始 四 有罪國除

中五年封始○索隱 塞 曰塞在桃林之西

後元元年始 二 有罪國除

十九

索隱曰縣名屬中 曲逆 山章帝改曰蒲陰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從脩武爲都尉遷爲護軍中尉出六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 七 獻侯陳平元年

其五年爲 七 左丞相

其元年徙爲右丞相後專爲丞 八 相相孝文二年

三年恭侯 二 買元年

五年簡侯 十九 悝元年

四 五年侯 十二 何元年

元光五年侯何坐 十 略人妻棄市國除

四十七

索隱曰縣 堂邑 名屬臨淮

以自定東陽爲將屬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折江都折自立爲王壯思侯千八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一年

六年十二月甲申 七 安侯陳嬰元年

七

四 五年恭侯 四 祿元年

二 三年夷侯 二十一 午元年

十六

元光六年 十二 季須元年

元鼎元年侯須坐母長公主卒未除 十三 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

八十六

（索隱曰應邵云周呂國也按周）周呂（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爲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後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六年正月丙戌令武侯呂澤元年○索隱曰令武謚也一云令　三　邑武謚也又改封令令縣名在滎陽出晉地道記	九年子台封酈侯元年○索隱　四　曰酈音歷一作鄜音敷皆縣名	七　有罪				
索隱曰縣　建成　名屬沛郡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擊三秦漢王入漢而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釋之爲建成侯○索隱曰呂宣王呂公子也	六年正月丙戌　七　康侯釋之元年	三年侯　二　則元年 有　五　罪	元年五月丙寅封則弟太　胡陵　中大夫呂祿元年 八年祿爲趙王國除追尊康侯爲昭王祿　七　以趙王謀爲不善大臣誅祿遂滅呂				
（索隱曰韋昭云）留（鄭亭在彭）	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郄爲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	六年正月丙戌文成侯張良元　七　年	七	三年不　二　疑元年 六	五年侯不疑坐與門大夫謀殺　四　故楚內史當死贖爲城旦國除			二十六
（索隱曰縣名屬）射陽（臨淮射一作貰）	兵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爲楚左令尹漢王與項羽有郄於鴻門項伯纏解難以破子羽纏嘗有功封射陽侯	六年正月丙午侯項纏元年賜　七　姓劉氏○索隱曰即項伯也	三年侯纏卒嗣　二　子睢有罪國除					

索隱曰鄭音贊縣名在沛劉氏云以何子祿嗣酇無後國除呂后封何夫人於南陽鄭恐非也
以客初起從入漢為丞相備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法令立宗廟侯八千戶
六年正月丙午文七終侯蕭何元年
元年為丞相九年為相國
二
三年哀侯五祿元年
一
二年懿侯同七元年同祿弟
筑陽○索隱曰十筑音逐縣名
元年同有罪封何九小子延元年
後元四年煬侯一遺元年
五年侯三則元年
有一罪
前一年封煬侯武七陽家幽侯嘉元年
中一年侯八勝元年
元朔二年侯十勝坐不敬絕
元狩三年封何三孫恭侯慶元年
元狩六年侯酇壽成元年
元封四年壽成為太常亍犧牲不如令國除

索隱曰縣曲周名屬廣平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中及蜀定三秦擊項羽侯四千八百戶
六年正月丙午景侯七酈商元年
七
八
元年侯二十三寄元年
有罪九絕
中三年封商地繆七子靖侯堅元年
元光四年康九侯遂元年
元朔三年五侯宗元年
元鼎二年侯十三終根元年
後二年五月侯終根十八坐呪詛誅國除
六

索隱曰縣絳名屬河東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侯定三秦食邑為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羽守嶢關定泗水東海八千一百戶
六年正月丙午七武侯周勃元年
七
八
其四年為大尉
元年為右丞相十一三年免後為丞相
十二年侯六勝元年
後元元年封勃條子亞夫元年
其三為太尉七為十丞相有罪國除
平三尚
後元元年封勃三子恭侯堅元年
元朔五年侯十六建德元年
元鼎五年侯建十二德坐酎金國除
四

索隱曰縣舞陽名屬潁川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為侯入漢定三秦為將軍擊項籍再益封從破燕執韓信侯五千戶
六年正月丙午七武侯樊噲元年
其七年為將軍相國三月
六
七年侯伉元一年呂須子
坐呂氏八誅族
元年封樊噲子二十三荒侯市人元年
七年侯它六廣元年
中元五年侯它廣非六荒侯市人子國除
五

索隱曰縣 潁陰 名屬潁川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為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車騎將軍屬淮陰定濟淮南及下邑殺項籍侯五千戶

六年正月丙午 七 懿侯灌嬰元年

七

八

四
其一為太尉三為丞 十 相五年平侯何元年
九

九
中三年侯 七 彊元年
有罪 六 絕
元光二年封嬰孫臨 九 汝侯侯賢元年
元朔五年侯賢行賕罪國除

九

索隱曰縣 汾陰 名屬河東

初起以職志擊破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太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戶○索隱曰郭璞云織志官名主幡旗

六年正月丙午 七 悼侯周昌元年

四年哀侯 三 開方元年
建平
有罪 四 絕
八

四
前五年侯 十 意元年
有罪 三

安
中二年封昌孫左車 陽八 後元元年有罪國除

十六

索隱曰梁鄒 梁鄒 縣屬濟南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功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

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 七 ○索隱曰漢表儒作虎

五年侯 四 最元年
索隱曰最 三 音辭取反

八

二十三

十六

元光元年頃 六 侯嬰齊元年
元光四年侯 三 山柎元年
元鼎五年侯山柎坐酎金 二十 国除○索隱曰柎音跌

二十

索隱曰縣 成 名屬涿郡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為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功比厭次侯二千八百戶

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 七 ○索隱曰渫音息列反

元年康侯 七 赤元年

八

二十三

有罪 六 絕
節氏
中五年復封康侯赤元 五 年○索隱曰節氏縣名
建元四年孝 二 侯霸軍元年
元光三年 五 侯朝元年
元狩二年侯朝為齊南太守與成陽 十二 王女乐通不敬国除

二十五

蓼　索隱曰縣名屬六安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以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屬韓信功侯○索隱曰即漢五年圍羽垓下淮陰侯將四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是也費將軍即下費侯陳賀也

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聚元年○索隱曰姚氏案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　七　魚及子文子文生最字子產蓋文以最爲積聚字此作聚不同

七

八

九年侯　八十五　藏元年

十六

十四　元朔三年侯藏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索隱曰案孔叢云臧歷位九卿爲御史大夫辭曰臣經學乞爲太常典禮臣業與安国綱紀古訓武帝難遵其意遂拜太常典禮賜如三公臧子琳位至諸吏琳子璜失侯爵此云臧国除當是後更封其子也

三十

費　索隱曰費音祕一音扶未反縣名屬東海

以舍人前元年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羽有功爲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

六年正月丙午圉侯陳賀　七　元年徐廣曰國或作幽

七

八

元年共侯　二十三　常元年

三年侯　一　偃元年

中元二年　八　有罪絕

中元六年封賀　巢　子侯最元年

後元三年最　四　薨無後國除

陽夏　索隱曰縣名屬淮陽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爲陽夏侯○索隱曰豨音虛肥反

六年正月丙午　五　侯陳豨元年

十年八月豨以趙相國將兵守代漢使召豨豨反以其兵與王黃等略代自立爲燕漢殺豨靈丘

隆慮　索隱曰縣名屬河內音林閭隆避殤帝諱故改之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侯○索隱曰徐廣以連敖爲典客官長鈹爲官名說文云鈹者劍刀裝也鈹音敷皮反漢表作鉟音丕

八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竈元年　七　○索隱曰漢表哀作克

七

八

後元二年　十七　侯通元年

六

七

中元元年侯通有罪國除

三十四

索隱曰漢志闕晉書陽都地道記屬琅邪

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為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別降翟王屬悍武王殺龍且彭城為大司馬破羽軍葉拜為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戶

六年正月戊申敬侯丁復元年 七 ○索隱曰復音伏

七

六年趮侯 五 寧元年
三

十年侯安 九 成元年
十四

二年侯安成有罪國除

十七

索隱曰漢表作新陽陽信縣名屬汝南

以漢五年用左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戶

六年正月壬子 七 胡侯呂清元年

四年頃侯 三 世元年
四

八

七年懷侯 六 義元年
二
九年惠侯 十五 它元年

四
五
中三年侯 七 譚元年

二十
元鼎五年侯譚 八 坐酎金國除

八十一

索隱曰縣名屬東武琅邪郡

以戶衛徐廣曰一云從起薛為悼武王破秦軍杠里陽熊軍曲遇入漢為越徐廣曰一云城將軍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為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戶

六年正月戊午 七 貞侯郭蒙元年

七

六年侯 五 他元年
三

二十三

五
六年侯他弃市國除

四十一

如淳曰汁音什邡音方○索隱汁邡曰汁又如字縣屬廣漢

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郤故晚從

六年三月戊子 七 肅侯雍齒元年

三年荒侯 二 巨元年
五

八

二十三

三年侯 二 野元年
十
中元六年終 四 侯桓元年

元鼎五年終侯 二十七 桓坐酎金國除

五十七

棘蒲

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鄉歷下軍田既功侯

六年三月丙申　七　剛侯陳武元年

七

八

後元元年侯武薨嗣　十六　子奇反不得置後國除

十三

都昌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騎隊卒先降翟王虜章邯功侯

六年三月庚子　七　莊侯朱軫元年

七

元年剛侯　八　率元年

七
八年夷侯　十六　詘元年

元年恭侯　二　偃元年
三年侯辟彊元年
中元年辟彊　五　薨無後國除

二十三

武彊

以舍人從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羽屬丞相甯侯功用將軍擊黥布侯

六年三月庚子　七　莊侯莊不識元年

七

七年簡侯　六　嬰元年
二

二十二
後元二年侯　一　青翟元年

十六

元鼎二年侯青翟坐為丞相與長史　二十五　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國除

三十三

（索隱曰縣名屬鉅鹿）貰（貰音世一音時夜反）

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千六百戶功比臺侯

六年三月庚子齊侯呂元年徐廣曰呂一　二　作台。索隱曰諡法執心克莊曰莊
八年恭侯方山元年　五

七

八

元年煬侯　十一　赤元年
十二年康侯　十二　遺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倩元年　十六　索隱曰倩音七淨反
元鼎元年侯倩坐　八　殺人弃市國除

三十六

索隱曰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闕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千八百戶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搖母餘 七 元年○索隱曰母餘東越之族也

三年哀侯招襄 二 元年
五
四年康侯建 四 元年
四
二十三

四年哀侯省 三 元年
中六年侯省 十 薨无後國除

三十七

索隱曰縣名屬犍爲南安建安亦有此縣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亞將破臧荼侯九百戶○索隱曰亞將漢表作連將

六年三月庚子 七 莊侯宣虎元年

七

八

九年共侯 八 戎元年
十一
後元四年侯 四 千秋元年

七
中元元年千秋坐傷人免

六十三

索隱曰縣 **肥如** 名屬遼西

以魏太僕三年初從以車騎都尉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

六年三月庚子 七 敬侯蔡寅元年

七

八

三年莊侯 二 成元年
十四
後元莊侯 七 奴元年

元年侯奴薨無後國除

六十六

索隱曰漢志 **曲城** 闕表在涿郡

以曲城戶將卒三十七人初從起碭至霸上爲執圭爲二隊將屬悼武王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羽軍陳下功侯四千戶爲將軍擊燕代拔之

六年三月庚子圉侯蠱逢元年○索隱曰楚漢春秋云夜侯蠱達蓋改 七 封也夜縣屬東萊又謚法威德剛武曰圉子恭侯捷封亘故柱次曰夜侯亘亦誤

七

八

元年侯 八 捷有罪
有罪絕
後元三年復封 五 恭侯捷元年

有罪 十 絕
三
中五年復封 五 恭侯捷元年

建元二年侯 一 皐柔元年
二十五
元鼎三年侯皐柔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國除（索隱曰時用赤側錢而汝南不非爲贓）

十八

河陽（索隱曰縣名屬河內）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羽身得郎將處功侯以丞相定齊地

六年三月庚子七莊侯陳涓元年

七

八

元年侯三信元年
四年侯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國除

二十九

淮陰（索隱曰縣名屬臨淮）

兵初起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為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為連敖典客蕭何言為大將軍別定魏齊為王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索隱曰典客漢表作粟客蓋字誤傳作治粟都尉或先為連敖典客也）

六年四月侯五韓信元年

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芒（索隱曰縣名屬沛）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為武定君入漢還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

六年侯昭元年（徐廣曰昭一作起漢書年表云芒侯耏跖○索隱曰耏跖音而只）三（耏又音人才反字林以多鬚髯髻耏耏姓也左傳有耏班）

九年侯昭有罪國除

孝景三年昭以故芒侯將兵從十二張太尉亞夫擊吳楚有功復封

後元元年三月張侯申元年

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國除（○索隱曰主）十一（景帝女初南宮侯張生尚之有罪後張侯耏申尚之）

故市（索隱曰縣名屬河南）

以執盾初起入漢為河上守遷為假相擊項羽侯千戶功比平定侯

六年四月癸未三侯閻澤赤元年

九年夷侯四毋害元年

七

後四年戴十九四侯續元年

孝景五年四十二侯穀嗣

元鼎五年侯穀二十八坐酎金國除

五十五

柳丘 索隱曰縣名屬渤海郡	魏其 索隱曰縣名屬琅邪
以連敖從起辥以二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爲將軍侯千戶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爲周信侯定三秦遷爲郎中騎將破籍東城侯千戶
六年六月丁亥 七 齊侯戎賜元年	六年六月丁亥 七 莊侯周定元年
七	七
四 五年定侯安國元年 四	四 五年侯間元年 四
二十三	二十三
三 四年敬侯嘉成元年 十 後元元年侯角有罪國除	二 前三年侯間反國除
二十九	四十四

祁 索隱曰縣名屬太原	平 索隱曰縣屬河南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留彭城軍執圭東擊羽急絕其近壁侯千四百戶徐廣曰戰彭城爲尉敗斬將又云漢王顧歎賀祁戰彭城斬項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洛陽功侯比費侯賀千三百戶
六年六月丁亥穀侯繒賀元年 七 索隱曰謚法行見中外曰穀	六年六月丁亥 六 悼侯沛嘉元年 十二年靖侯奴元年 一
七	七
八	八
十一 十二年頃侯湖元年 十二	十五 十六年侯執元年 八
十五 六年侯它元年 一	十一 中元五年侯執有罪國除
八 元光二年侯它坐從射擅罷不敬國除徐廣曰射一作酎	
五十三	三十二

索隱曰縣屬魯国**魯**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中入漢以將軍從定諸侯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事母代侯徐廣曰漢書云魯侯涓涓死無子封母疵

七
六年中母侯疵元年

七

四
五年母侯疵薨無後国除

七

索隱曰漢表作**故城**城父屬沛郡

兵初起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二千

六年中莊侯尹二丁以元年

一

五
三年侯開方元年

二
三年侯方奪爵爲關內侯

索隱曰縣名屬**任侯**廣平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侯爲車騎將軍

七
六年侯張越元年

七

二
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爲庶人國除

索隱曰漢志缺**棘丘**亦也闕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七
六年侯襄元年索隱曰襄名也史失姓及諡

七

四
四年侯襄奪侯爲仕伍國除

高宛 索隱曰縣名屬千乘	宣曲 索隱曰漢志闕	絳陽 索隱曰漢志闕 漢表作終陵也	東茅 索隱曰漢志闕
初起以合人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戶北斥丘侯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滎陽爲郎騎破鍾離眛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以舍人從碭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破臧荼侯捕韓信爲將軍益邑千戶
七 六年七月戊戌制侯丙倩元年（索隱曰倩音七淨反）	六年七月戊戌 七 齊侯丁義元年	六年七月戊戌齊 七 侯華無害元年	七 六年八月丙辰 敬侯劉釗元年
元年簡侯得元年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十五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八	十 十一年侯通元年 十三	三 四年恭侯勃齊元年 十六 後元四年侯祿元年 四	二 三年侯吉元年 十三 十六年侯吉奪爵國除
十六	四 有罪除 中五年復封發侯通元年 中六年侯通婁有罪國除	三 前四年侯祿坐出界有罪國除	
二 建元元年侯信元年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屬車間奪侯國除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六	四十八

斥丘（索隱曰縣名屬魏郡）

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剋敵爲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戶徐廣曰一云城武

六年八月丙辰　八　懿侯唐厲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恭侯　十　鼂元年
後元六年　三　侯賢元年
元鼎二年　三　侯尊元年
五
元鼎五年侯尊　三　坐酎金國除

四十

臺（索隱曰臨淄郡有臺鄉縣）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卒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轉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荊軍擊漢

六年八月甲子　七　定侯戴野元年

七

八

三
四年侯　十　才元年
二
三年侯　才　反國除

五十三

安國（索隱曰縣名屬中山）

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淮水中及堅守豐于雍侯五千戶

六年八月甲子武侯　七　王陵元年定侯安國

其六年爲　七　右丞相

七
八年哀侯　一　忌元年

元年終侯游元年徐　二十三　廣曰游一作昭

十六

建元元年三月　二　安侯辟方元年
元狩三年　十　侯定元年
元鼎五年侯定　八　坐酎金國除

二十

樂成（索隱曰漢志闕）

以中涓騎從碭中爲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爲樂成侯千戶

六年八月甲子　七　節侯丁禮元年

七

八

五年夷侯　四　馬從元年
十八
後七年武　一　侯客元年

十六

元鼎二年　二十　侯義元年
五
元鼎五年侯義坐言五利　三　侯不道棄市國除

二十四

辟陽（索隱曰縣名屬信都）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沛三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侯

七 六年八月甲子幽侯審食其元年

七

三 二十 四年侯平元年

二 三年平坐反國除

五十九

安平（索隱曰縣名屬涿郡）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侯二千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敬侯諤千秋元年

二 五 孝惠三年簡侯嘉元年

七 一 八年侯應元年

十三 十 十四年煬侯寄元年

十五 一 後三年侯但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書稱臣盡力弃市國除

六十一

蒯成（索隱曰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案緤封池陽後定封蒯成音苦懷反一音裴小顏音普肖反）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侯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羽軍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洪溝以緤為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三千三百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尊侯周緤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成

七

八

五 緤薨子昌代有罪絕國除

中元元年封緤子康侯應 鄲 元年○索隱曰鄲音多

一 八 中二年侯中居元年索隱曰中音仲

二十六 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二十二

北平（索隱曰縣名屬中山）

以客從起陽武至霸上為常山守得陳餘為代相從趙相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三百戶

七 六年八月丁丑文侯張蒼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其四為丞相五歲罷

五 六年康侯奉元年

八 三 後元年侯預元年

四 建元五年侯預坐臨諸侯喪後不敬國除

六十五

高胡（索隱曰漢志闕）	厭次（索隱曰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平原後乃屬樂陵国也）	平皋（索隱曰縣名屬河內）	復陽（索隱曰縣名屬南陽復音伏應劭云在桐栢山下復水之陽）
以卒從起扗里入漢以都尉擊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戶	以慎將前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	項它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賜姓爲劉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戶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羽侯千戶
七 六年中侯陳夫乞元年	七 六年中侯元頃元年（徐廣曰漢書作爰類）	六 七年六月癸亥煬侯劉它元年	六 七年十月甲子剛侯陳胥元年
七	七	四 三 五年恭侯遠元年	七
八	八	八	八
四 五年殤侯程嗣薨無後國除	五 元年侯賀元年 六年侯賀謀反國除	二十三	十 十三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
		十六 元年節侯光元年	五 十一 六年康侯拾元年
		二十八 建元元年侯勝元年 元鼎五年侯勝坐酎金國除	十二 元朔元年侯彊元年 七 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國除
八十二	二十四	百二十一	四十九

索隱曰縣　陽河　名屬上黨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户功比高胡侯

七年十月甲子齊哀侯元年　三　漢表云齊侯其石

十年侯安　三　國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十
中元四年侯　六　午元年中絶
元鼎四年恭　二　侯章元年
十
七
封元年埤山侯仁　三　元年索隱曰埤音卑
三
征和二年十月仁與母　十　坐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八十三

索隱曰縣　朝陽　名屬南陽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後攻韓王信侯千户

七年三月丙寅　六　齊侯華寄元年

七

元年文侯　八　要元年

十
十四年侯　三　當元年
十

十六

十
元朔二年侯當坐教　人上書枉法罪國除
三

六十九

索隱曰棘紀力　棘陽　反縣名属南陽

以卒從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以擊諸侯侯千户

七年七月丙辰　六　莊侯杜得臣元年

七

八

六年質侯　五　但元年
八

十六

元光四年　九　懷侯武元年
元朔五年侯武　七　薨無後國除

八十一

索隱曰縣　涅陽　名屬南陽

以騎士漢王二年從出關以郎將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

七年中莊侯呂勝元年○索隱曰五侯斬　六　項籍皆莊諡漢表以避諱皆改作嚴誤也

七

八

五年莊侯子成實非　四　子不當爲侯國除

百四

平棘（索隱曰縣名屬常山）	羹頡	深澤（索隱曰縣名屬中山）	柏至（索隱曰漢乍閼）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戶	以高祖兄子從軍擊反韓王信爲郎中將信母嘗有罪高祖微時太上憐之故封爲羹頡侯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侯七百戶	以駢怜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漢表師古曰二馬曰駢怜謂並兩騎爲軍翼也說讀曰稅說衛謂軍行止舍主爲衛也。索隱曰姚氏怜聲近駢鄰猶比鄰也
七年中懿侯執元年 六 徐廣曰漢書作林摯	七年中侯劉信元年 六 索隱曰高祖兄子	八年十月癸丑齊侯趙將夜元年。 五 索隱曰漢表作將夕	十年七月戊辰靖侯許溫元年 六 。索隱曰漢表作許盎靖音淨
七	七	七	七
七 一 八年侯辟彊元年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一 奪絕 三年復封封一年薨	一 二年有罪絕 六 三年復封溫如故
五 六年侯辟彊有罪鬼薪國除		四 十四年復封將夜元年 六 後元二年戴侯頭元年	十四 元年簡侯祿元年 九 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二 三年侯循元年 七 五 中五年封頭子夷侯胡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國除	七 元光二年共侯如安元年 十三 元狩三年侯福元年 五 元鼎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六十四		九十八	五十八

索隱曰縣名屬涿郡　中水　應劭云易滱二水之中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起好時以司馬擊龍且後共斬項羽侯千五百戶

七年正月己酉莊　六　侯呂馬童元年

七

八

十年夷侯　九　假元年
三
十三年共侯　十一　青有元年

十
六

建元六年靖　五　侯德元年
一
元光元年侯　二　宜成元年
十
元鼎五年宜成　三　坐酎金國除

百一

索隱曰縣　杜衍　名屬南陽

以郎中騎漢王三年從起下邳屬淮陰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戶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王翳元年　六　○索隱曰漢表作王蓊

七

五
六年共侯　三　福元年

五年侯市　四　臣元年
七
十
十二年侯　二　翕元年

十三
有罪絕後元元年後封翳子彊　三　侯郢人元年徐廣曰彊一作景

元光四年侯　九　定國元年
十
元狩四年侯定　二　國有罪國除

百二

索隱曰　赤泉　漢志闕

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九百戶

七年正月己酉　六　莊侯楊嘉元年

七

一
元年奪絕　七　二年復封

十一
十
十二年定　二　侯殷元年

四年侯無　三　害元年
六
有罪　臨　絕
汝
中五年後封　五　無害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無害有罪國除

百
三

索隱曰縣名屬扶風音荀故周　栒　文王封其子之邑河東亦有郇城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曹咎軍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奴千九百戶

八年十月丙辰　五　項侯溫疥元年

七

八

六年文侯　五　仁元年
十七
後元七年　一　侯河元年

十
中元四年侯河有罪國除

卆

武原 索隱曰漢志闕	磨 索隱曰漢志闕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劉氏依字讀言天下地名多既無從諸但依字是不安之詞見之與邑地無磨誤也
漢七年以梁將軍初從擊韓信陳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户功比高陵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為將軍攻臧荼有功侯千户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衛胠元年○索隱曰漢表胠作胠音怯	五 八年七月癸丑簡侯程黑元年
三 四年共侯寄元年 四	七
八	二 三年孝侯釐元年 六
二十三	十六 後元年侯竈元年 七
三 四年侯不害元年 十三 後二年不害坐葬過律國除	七 中元元年竈有罪國除
九十三	九十二

槀 索隱曰漢志槀縣屬山陽	宋子 索隱曰漢志宋子縣屬鉅鹿
高帝七年為將軍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户	以漢三年以趙羽林將初從擊定諸侯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户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祖侯陳錯元年○索隱曰漢表作鍇音揩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鍇	四 八年十二月丁卯惠侯許瘛元年瘛音充志反○索隱曰瘛音尺制反郭璞音胡計反亦作瘛字林音巨月反 一 十二年共侯不疑元年
二 三年懷侯嬰元年 五	七
八	八
六 七年共侯應元年 十四 後五年侯安元年 三	九 十年侯九元年 十四
十六	八 中元二年侯九坐買塞外禁物罪國除
十二 不得千秋父徐廣曰千秋父以元朔元年位 七 元狩二年侯千秋元年 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四	九十九

猗氏（索隱曰縣名屬河東）	清（索隱曰清縣屬東郡）	彊（索隱曰漢志闕）	彭（索隱曰漢表屬東海郡）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二千四百戶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八年三月丙戌敬侯陳遬 五 元年○索隱曰遬音速	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空中元年徐廣曰空 五 一作窒○索隱曰窒中姓見風俗通	八年三月丙辰 三 簡侯留勝元年 十一年戴 二 侯章元年	八年三月丙戌 五 簡侯秦同元年
七年靖侯 六 一 交元年	元年頃侯 七 聖元年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二十三	八年康侯 七 十六 鮒元年	十三年侯 十二 服元年 十五年侯服 三 有罪国除	三年戴侯 二 二十一 執元年
三年頃侯差元 二 年薨無後国除	十六		三年侯 二 武元年 後元元年武 十一 有罪国除
	元狩三年恭 二十 侯右元年 元鼎四年 七 侯生元年 元鼎五年生 一 坐酎金國除		
五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

索隱曰縣吳房名屬汝南	索隱曰漢表甯 甯 陽屬泲南郡	索隱曰縣昌名屬琅邪	索隱曰縣共名屬河內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下邽擊夏陽以都尉斬項羽有功侯七百戶	以舍人從起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戶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無鹽定齊擊籍及韓王信於代侯千戶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臨菑擊籍及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
八年二月辛巳 五 莊侯楊武元年	八年四月辛卯 五 莊侯魏選元年	六年六月戊申圉侯盧卿元年○索 五 隱曰漢表姓張張即盧古張弓字	八年六月壬子 五 莊侯盧罷師元年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十二年侯 十一十二 去疾元年	十六年恭 十五 侯連元年	十五年侯 十四 通元年 九	七年惠侯 六 黨元年 十五年懷 八 侯商元年 後四年侯商 五 薨無後國除
後元元年去 十四 疾有罪國除	元年侯指元年 四年侯指坐出 三 國界有罪國除	三年侯通 二 反國除	
九十四	七十八	百九	百十四

閼氏 索隱曰縣名屬安定

以代太尉漢王三年降為鴈門守以特將平代反寇侯千户○索隱曰漢表太尉作太與爵名音余

四 八年六月壬子節侯馮解敢元年

一 年二年恭侯它元年

薨無後絶

十四 二年封恭侯遺腹子文侯遺元年

八 十六年共侯勝之元年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平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平坐酎金國除

安丘 索隱曰安丘縣屬北海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二歲五月以執鈹入漢以司馬擊藉以將軍定代侯三千户

五 八年七月癸酉懿侯張說元年○索隱曰說音悅

七

八

十二

十一 十三年恭奴元年

三 四年敬侯執元年

十三 三年康侯訢元年

十 元狩元年侯指元年

八 九 元鼎四年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国除

合陽 索隱曰郃陽屬馮翊

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豐天下已平以六年正月立仲為代王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弃國亡廢為合陽侯

五 八年九月丙子侯劉仲元年徐廣曰一名嘉

二 仲子濞為吳王

以子吳王故尊仲諡為代頃侯

襄平 索隱曰縣名屬臨淮

兵初起紀成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安平侯戰好時死事子通襲成功侯

五 八年九月丙午侯紀通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九 七 中元三年康侯相夫元年

十二 元朔元年夷吾元年

十九 元封二年夷吾薨無後國除

龍（索隱曰盧江有龍舒縣蓋其地也）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者擊籍斬曹咎族千户

五　八年後九月己未敬侯陳署元年

七

六　七年侯堅元年
二

十六　後元元年侯堅奪侯國除

八十四

繁（索隱曰地理志魏郡有繁陽於別有繁縣志闕）

以趙騎將從漢三年從擊諸侯族比吳房侯千五百户

四　九年十一月壬寅莊侯彊瞻元年。索隱曰漢表作平嚴侯張瞻

四
五年康侯昫獨　三　元年一云侯惲

八

二十三

三　四年侯寄元年
六　三年侯安國元年
七

十八　元狩元年安國為人所殺國除

九十五

陸梁（索隱曰如淳據始皇紀所謂陸梁地按今在江南也）

詔以為列侯自置吏受令長沙王

二　九年三月丙辰侯須毋元年。索隱曰漢表作須無

一　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七

八

十五　後三年康侯慶忌元年

十六　元年侯冉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國除

百三十七

高京（徐廣曰一作景）

周苛起兵以內史入從擊破秦為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堅守滎陽功比辟陽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為後襲侯

四　九年四月丙寅侯周成元年

七

八

二十　後五年坐謀反繫死國除絕

中元年封成繩孫應元年

侯平嗣不得元年

元狩四年平坐為太常不繕治園陵不敬國除

六十

離

六年四月戊寅鄧弱元年

失此侯始所起及所絕○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亦闕漢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是所起也

（徐廣曰一作陽○索）義陵（隱曰義陽縣在沅南）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九年九月丙子四侯吳程元年

三

四年侯四種元年

七年侯種薨無六後國除皆失謚

百三十四

（索隱曰楚漢春秋南宮侯張耳此作宣）宣平（平侯敖敖耳子陳平錄第時耳已薨故也）

兵初起張耳誅秦為相合諸侯兵鉅鹿破秦定趙為常山王陳餘反襲耳棄國與大臣歸漢漢定趙為王卒子敖嗣其臣貫高不善廢為

九年四月武四侯張敖元年

七

信六平

[illegible]年偃為魯王國除徐廣曰改封信平

元年以故魯十五王為南宮侯

十六年哀八侯歐元年

九

中三年侯七生元年

罪雎七絕防

元光三年封偃十八孫侯廣元年

元鼎二年十侯昌元年

太初三年侯昌為太常乏祠國十二除漢表師古曰祠事有闕乏也

三

（索隱曰縣）東陽（名屬臨淮）

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狶力戰功侯千三百戶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二武侯張相如元年

七

八

十六年共十五侯殷元年

五

後元五年戴三侯安國元年

三

四年哀侯十三彊元年

建元元年侯彊薨無後國除

百十八

開封　索隱曰縣名屬河南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戶

十一年十二月丙辰　一　閔侯陶舍元年

十二年夷　一　侯青元年

景帝時　七　爲丞相

八

二十三

中元三年節　九七　侯偃元年

元光五年　十　侯睢元年

元鼎五年侯睢　十八　坐酎金國除

百十五

沛　索隱曰縣名屬沛郡

高祖兄合陽侯劉仲子侯

十一年二月癸　一　巳劉侯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爲吳王國除

慎陽　索隱曰曰慎陽汝南如淳曰音震闞駰云合作滇陽求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續漢書作須陽也

爲淮陰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侯樂說元　二　年。索隱曰漢表作樂說

七

八

二十三

中元六年靖　十二　四　侯願之元年

建元元年侯　二十二　買之元年

元狩五年侯買之坐鑄白金弃市國除

百三十一

禾成　索隱曰漢志闕

以卒漢二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斬陳豨侯千九百戶

十二年正月己未孝侯公孫耳　二　元年。索隱曰漢表耳作昔

七

八

五年懷侯　四　漸元年

十四年侯漸　九　薨無後國除

百十七

堂陽　索隱曰縣名屬鉅鹿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籍爲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爲上黨守擊豨侯八百户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哀侯孫赤元年

七

八　元年侯德元年

二十三

十三　中六年侯德有罪國除

七十七

柷阿　索隱曰縣名屬平原

以客從起齧桑以十隊將入漢以將軍定魏太原破井陘屬淮陰侯以甀度軍擊籍及攻豨侯八百户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高邑元年

七

八

四　十四　五年侯成元年　後三年侯成坐事國人過律國除

七十四

長脩　索隱曰縣名屬河東

以漢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功比須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九百户

二　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一云杜恪。索隱曰案位次曰信平侯

二　五　三年懷侯中元年

八

四　十九　五年侯喜元年

八　陽　五　罪　絕　中五年復封侯相夫元年

三十三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爲太常與樂令無可當鄭舞人擅繇不如令闌出函谷關國除

百八

江邑　索隱曰漢志闕

以漢五年爲御史用奇計從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而伐陳豨功侯六百户

二　十一年正月辛未侯趙堯元年

七

元年侯堯有罪國除

營陵　索隱曰縣名屬北海
以三年爲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侯與高祖疏爲劉氏世爲衛尉萬二千戶
二　十一年侯劉澤元年
七
五　六年侯澤爲琅邪王國除
八十八

土軍　索隱曰包愷云地理志西河有土軍縣
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千二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武侯宣義元年。索隱曰位次曰信成侯也
五二　六年孝侯莫如元年
八
二十三
二四　二年康侯平元年
五　建元六年侯生元年
八　元朔二年生坐與人妻姦罪国除
百二十二

廣河　索隱曰縣名屬鉅鹿
以客從起沛爲御史守豐二歲擊籍爲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戶後遷御史大夫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懿侯任敖元年
七
八
三　三年夷侯竟元年
二十　四年敬侯但元年
十六
四　年元五年侯越元年
二十　元鼎十年侯越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八十九

須昌　索隱曰縣名屬東郡
以謁者漢王年年初起漢中雅軍塞陳謁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後爲河閒守陳豨反誅鄭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戶
二　十一年二月己酉貞侯趙衍元年
七
八
十五　十六年戴侯福元年
四　四　後元四年侯不害元年
四　五年侯不害在罪國除
一
百七

臨轅

初起從為郎以都尉守蘄城以中尉侯五百戶

二
十一年二月乙酉堅侯戚鰓元年

四
五年夷侯觸龍元年
三

八

二十三

三
四年共侯忠元年
十三

三
建元四年侯賢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五年侯賢坐酎金國除

百十六

索隱曰漢表作伋伋汲侯與汲並縣名屬河內

高祖六年為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戶為趙大傅

二
十一年二月己巳終侯公上不害元年○
索隱曰公上姓不害名也

一
二年夷侯武元年
六

十三
十四年康侯通元年
十

十六

一
建元二年侯廣德元年
九
元光五年廣德坐妻精大逆罪頗連廣德棄市國除

百二十三

寧陵
索隱曰縣名屬陳留

以舍人從陳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皐為上解隨馬都尉擊陳豨功侯千戶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夷侯呂臣元年

七

八

十
十一年戴侯射元年
十三

三
四年惠侯始元年
一
五年侯始薨無後國除

七十三

汾陽
索隱曰縣名屬太原

以郎中騎千人前二年從起陽要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眛功侯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彊元年

七

二
三年共侯解元年
六

二十三

四
五年康侯胡元年
十二
絕

江鄒
元鼎五年侯石元年
太始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為太常行太僕事治嗇夫可年益縱年國除

九十六

（索隱曰戴地名音再應部云章）戴（帝攺曰考城在故留縣）

以卒從起沛以卒閑沛城門為太公僕以中令擊豨侯千二百戶

十一年三月癸酉敬侯彭祖元年。索隱曰漢表彭祖姓秘音 二 譬韋昭音符幾反非也今檢史記諸本並係秘今身有姓秘氏

七

三年共侯 二 六 悼元年

八年夷侯 七 安國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 十六 安期元年
元鼎五年侯 十二 蒙元年
後元元年五月甲戌 八 坐祝詛無道國除

百二十六

（索隱曰）衍（漢志闕）

以漢二年為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戶

十一年七月乙巳簡侯翟盱元 二 年。索隱曰盱音况于反

七

四年祇侯 三 山元年
二
六年鄭侯 三 嘉元年

二十三

十六

建元三年侯 二 不疑元年

元朔元年不疑坐挾 十 詔書論罪國除

百三十

（索隱曰漢志闕晉書）平州（地道記屬巴郡）

漢王四年以燕相從擊籍還擊荼以故二千石將為列侯千戶

十一年八月甲辰共侯昭涉掉 二 尾元年。索隱曰昭涉掉尾名

七

八

二年戴侯 一 三 福元年
五年懷侯 四 它人元年
九年孝侯 十五 馬童元年

後元二年 十四 二 侯昧元年

元狩五年侯昧坐行馳道 二十二 中更呵馳去罪國除

百十一

（索隱曰縣）中牟（名屬河南）

以卒從起沛入漢以郎中擊布功侯二千三百戶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一馬故得侯

十二年十月乙未共侯單父聖 一 元年。索隱曰漢表作單父左車

七

八

八年敬侯 七 繒元年
五
十二年戴侯 上 終根元年

十六

元光五年 十 侯舜元年
十
元鼎五年侯舜 八 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五

（漢書音義曰音巨己反○索隱曰邔縣）邔（屬南郡周成雜守解詁云邛首聡）	索隱曰縣 博陽 名屬彭城	（徐廣曰一作羨○索隱）陽義（曰縣爲宜陽漢表羨作羨）	索隱曰縣 下相 名屬臨淮
以故群盜長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功侯千戶	以卒從起豐以隊卒入漢擊籍成皐有功爲將軍布反定吳郡侯千四百戶	以荊令尹漢王五年初從擊鍾離眛及陳公利幾破之徙爲漢大夫坐至陳取韓信還爲中尉從擊布功侯二千戶	以客從起沛周侯從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戶
十一年廿月戊戌莊侯 一 黃極忠元年	十二年十一月 一 辛丑節侯周聚元年	十二年十月壬 一 寅定侯靈常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 一 酉莊侯冷耳元年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七年共侯 六 賀元年 二	八
十二年侯奚 十 榮盛元年 一 後元五年共 九 侯明元年 三	八 九年侯 十 遬元年 五	七年哀侯 六 勝元年 十二年侯勝 六 薨無後國除	二 三年侯 二十 慎元年 一
十六	中五年侯遬 十二 奪爵一級國除		二 三年三月侯慎反國除
元朔五年 十六 侯遂元年 （元鼎元年遂坐賣宅）八（縣官故貴國除）			
百十一	五十三	百十九	八十五

索隱曰漢志 德 闕表在濟南

以代頃王子侯頃王吳王濞父也廣濞之弟也

十二年十一月 一 庚辰哀侯劉廣元年

七

二 六 三年頃侯通元年

二十三

五 十一 六年侯龁元年

二十七 元鼎四年侯何元年

一 元鼎五年侯何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七

索隱曰高陵 高陵 縣屬琅邪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九百戶

十二年十一月丁亥圉侯王周 一 元年。索隱曰漢表作王虞人

七

二 六 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三年侯十二十一行元年

二 二年反國除

九十二

索隱曰縣 期思 名屬汝南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書告布反侯二千石布盡殺其宗族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康侯賁赫 一 元年。索隱曰賁姓音肥又如字

七

八

十四年赫薨 十三 無後國除

百三十

穀陵

以卒從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爲將軍功侯

十二年正月乙 一 丑定侯馮谿元年

七

八

六 十七 七年共侯熊元年

二 三年隱侯卬元年

二 十二 五年獻侯解元年

建元四年 三 侯偃元年

百五

索隱曰漢志闕晉地 戚 道記屬東海

以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廢丘破之因擊項籍別屬丞韓信破齊軍攻藏荼還爲將軍擊信侯合千戶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圉侯季必元年○索隱曰 一 案灌嬰傳云重泉人李必此作季誤也

七

八

四年齊侯 三 二十 班元年

十六

建元三年侯 二 信成元年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爲太常縱 二十 丞相侵神道壖不敬國除

九十

徐廣曰一作莊○索 壯 隱曰漢表作嚴避明帝諱

以楚將漢三年降起臨濟以郎中擊籍陳豨功侯六百戶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敬侯許倩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三年共侯 一 十五 恢元年

建元二年殤 一 侯則元年
元光五年侯 九 廣宗元年
十
元鼎五年侯 五 廣宗坐酎金國除

百十二

索隱曰縣 成陽 名屬汝南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籍屬魏豹反屬相國彭越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一

十二年正月乙酉定侯意元年

七

八

十

十一年侯 十三 信九年

十六

建元元年侯信罪鬼薪國除

百一

索隱曰縣 桃 名屬信都

以客從漢王二年從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爲淮陰守項氏親也賜姓

一

十二年二月丁巳安侯劉襄元年

七

奪絕二年 一 後封襄

十年哀侯 九 舍元年 景帝時爲丞相

十四

十六

建元元年厲 十 侯申元年
元朔二年侯 二 自爲元年
十
元鼎五年侯自 五 爲坐酎金國除

百三十五

高梁	紀信
食其兵起以客從擊破秦以列侯入漢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襲食其功侯九百戶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戶
十二年三月丙 一 寅共侯酈疥元年	十二年六月丙 一 辰匡侯陳倉元年
七	七
八	三年夷侯 六 開元年
二十三	十七 後二年六月 六 侯陽元年
十六	三年陽 二 反國除
元光三年 八 侯勃元年 元狩元年坐詐詔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	
六十六	十八

甘泉 徐廣曰一作景○索隱曰案志甘泉關疑甘泉提甘水漢表作景侯	煑棗 索隱曰徐廣云在宛句
以車司馬漢王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	以越連敖從起豐別以郎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十二年六月壬辰侯王 一 竟元年索隱曰漢表作王競	十二年六月壬辰靖侯赤元年○索隱 一 曰漢表作端侯革朱革竟敕亦作赤誤世棘姓蓋子成之後
七年戴侯莫搖 六 一 元年	
八	二年赤子康 二十二 侯武元年
十一年侯嫖元年○索隱曰嫖音匹妙 十 十三 反漢表作嬈音火孚反說文嫖悅也	中二年侯 八 昌元年 二 中四年有罪國除
十年侯嫖 九 有罪國除	
百六	五十七

索隱曰縣張名屬廣平

以中涓騎從起豐以郎將入漢從擊諸侯七百戶

十二月六月壬辰鄉侯毛澤元一年○索隱曰亦作釋之

七

八

十一年夷十二侯慶元年
十三年侯十一舜元年

中六年侯舜十二有罪國除

七十九

索隱曰縣鄢陵名屬潁川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籍茶侯七百戶

十二年中莊侯一朱濞元年

七

三

四年恭侯五慶元年

七年恭侯慶薨六無後國除

五十二

徐廣曰一作卤○索隱曰漢志菌闕菌音求隕反徐作卤音魯又作鹵

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籍布燕王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戶

十二年六月莊一侯張平元年

七

五年侯四四勝元年

四年侯勝三有罪國除

四十八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風雲潛契　高祖膺籙
功臣命世　起沛入秦　憑謀仗計
紀勳書爵　河盟山誓　蕭曹輕重
絳灌權勢　咸就封國　式盟罪戾
仁賢者祀　昏虐者替　永監前脩
良慙固帶

高祖功臣年表卷第六　史記十八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十九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索隱曰便音鞭縣名吳淺所封）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索隱曰謂楚王韓信韓王韓信燕王盧綰梁王彭越趙王張耳淮南王英布臨淄王共敖長沙王吳芮也）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徐廣曰孝文後七年靖王著無嗣。索隱曰禪者傳也案諸侯王表芮國至五世而絕也）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索隱曰案此表芮子淺封便侯傳至玄孫又封成王臣之子爲沅陵侯亦至曾孫）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疎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是也）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異姓國八王者吳芮英布張耳臧荼韓王信彭越盧綰韓信也）

國名	侯功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便（索隱曰漢志縣名屬桂陽便音鞭）	長沙王子侯二千石	七 元年九月頃王吳淺元年	八	二十二 後七年恭侯信元年 一	五 前六年侯廣志元年 十一	二十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軑（音大。索隱曰縣名在江夏）	長沙相侯七百戶	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索隱曰漢書作軑侯朱倉 六	二 三年侯豨元年 六	十五 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十六	元封元年侯秩爲東海太守行過不請擅發卒兵爲衛當斬會赦國除 三十	
平都（索隱曰屬東海）	以齊將高祖三年降定齊侯千戶	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劉到元年 二	八	三年侯成元年 二 二十一	十四 後元二年侯成有罪國除		
右孝惠時二							
扶柳（索隱曰縣名屬信都）	高后姊長姁子侯		元年四月庚寅侯呂平元年 七 八年侯平坐呂氏事誅國除				
郊（索隱曰縣名屬沛郡一作汶）	呂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呂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產爲郊侯		元年四月辛卯侯呂產元年 五 六年七月壬辰產爲呂王國除 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爲漢相謀爲不善大臣誅產遂滅諸呂				
南宮（索隱曰縣名屬信都）	以父越人爲高祖騎將從軍以大中大夫侯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成延元年 二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梧（索隱曰縣名屬彭城）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戶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成延元年 二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二十三	九 中元三年靖侯偃元年 七	八 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 十四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謀殺季父棄市國除	
平定（索隱曰漢志闕或鄉名）	以卒從高祖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梟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功用齊丞相侯一云項涓		八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齊受元年	一 二年齊侯市人元年 四 六年恭侯應元年 十八	十六	七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二年 十八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二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國除	
博成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丘擊項籍力戰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		三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馮無擇元年 四 四年侯代元年 高祖八年侯代坐呂氏事誅國除				
沛（索隱曰縣名屬沛郡）	呂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呂宣王寢園		七 元年四月乙酉侯呂種元年 一 爲不其侯 高后八年侯種坐呂氏事誅國除				
襄成（索隱曰縣名屬潁川）	孝惠子侯		一 元年四月辛卯侯義元年 高后四年侯義爲常山王國除				

軹（索隱曰縣名屬河內）	孝惠子侯		三 元年四月辛卯侯朝元年 高后四年侯朝爲常山王國除				
壺關	孝惠子侯		四 元年四月辛卯侯武元年 高后五年侯武爲淮陽王國除				
沅陵（索隱曰縣名近長沙漢志屬武陵）	長沙嗣成王子侯		八 元年十一月壬申頃侯吳陽元年	十七 後二年頃侯福元年 六	十 中元五年哀侯周元年 四 後二年侯周薨無後國除		
上邳	楚元王子侯		二年五月丙申侯劉郢客元年	孝文元年侯郢客爲楚王國除			
朱虛（索隱曰縣名屬琅邪）	齊悼惠王子侯		七 二年五月丙申侯劉章元年	一 孝文二年侯章爲城陽王國除			
昌平（索隱曰縣名屬上谷）	孝惠子侯		三 四年二月癸未侯太元年 高后七年太爲呂王國除				

贅其（索隱曰縣名屬臨淮）	呂后昆弟子用淮陽丞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勝元年 四 八年侯勝坐呂氏事誅国除				
中邑	以執矛從高祖入漢以中尉擊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		五 四年四月丙申真侯朱通元年	二十 後元七年侯悼元年 六	十五 後元二年侯悼有罪国除		
樂成	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戶		二 四年四月丙申簡侯衛無擇元年 三 六年恭侯勝元年	二十三	十五 後元三年侯侈元年	五 建元六年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国除	
山都	高祖五年為郎中柱下令以衛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		五 四年四月丙申貞侯王恬開元年	三 四年惠侯中黄元年 二十	三 四年敬侯觸龍元年 十三	二十三 元狩五年侯當元年 元封元年侯當坐與奴闌入上林苑国除 八	
松茲（徐廣曰松一作祝。索隱曰縣名屬廬江）	兵初起以舍人從起沛以郎吏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功用常山丞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徐厲元年 五	六 七年康侯悼元年 十七	十二 中元六年侯偃元年 四	五 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国除	

成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漢志闕）	以卒從高祖起單父為呂氏舍人度呂氏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戶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周信元年 五	十一 十二年孝侯勃元年 三 十年侯勃有罪國除			
俞（如淳曰音輸。○索隱曰縣名屬清河）	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嬰死子它襲功用太中大夫侯。○索隱曰它音馳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它元年 八月侯它坐呂氏事誅國除				
滕（索隱曰劉氏云作勝恐誤今按滕縣屬沛郡）	以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相侯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更始元年 八年侯更始坐呂氏事誅国除				
醴陵（索隱曰縣名屬長沙）	以卒從漢王三年初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籍為河內都尉長沙相侯六百戶		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五	三 孝文四年侯越有罪国除			
呂成	呂氏昆弟子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忿元年 四 八年侯忿坐呂氏事誅国除				
東牟（索隱曰縣名屬東萊）	齊悼惠王子侯		六年四月丁酉侯劉興居元年 三	一 孝文二年侯興居為濟北王国除			

鍾（一作鍾。索隱曰縣名屬東萊）	呂肅王子侯		六年四月丁酉侯呂通元年 二 高后八年侯通爲燕王坐呂氏事國除				
信都（索隱曰縣名屬信都）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侯侈元年 一	孝文元年侯侈有罪國除			
樂昌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侯受元年 一	孝文元年侯受有罪國除			
祝茲（索隱曰漢書作琅邪）	呂后昆弟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侯呂榮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建陵（索隱曰漢表在東海）	以大謁者侯宦者多奇計		八年四月丁酉侯張澤元年高后八年九月奪侯國除○索隱曰澤一名釋				
東平（徐廣曰一作庸○索隱曰縣名屬東平）	以燕王呂通弟侯		八年五月丙辰侯呂莊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右高后時三十一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陽信（索隱曰表在新野志屬渤海恐有二縣）	高祖十二年爲郎以典客奪趙王呂祿印關殿門拒呂產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二千			元年三月辛丑侯劉揭元年 十四 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九	五 景帝六年侯中意有罪國除		
軹（索隱曰縣名屬河內）	高祖十年爲郎從軍十七歲爲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車騎將軍迎太后侯万戶薄太后弟			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 下 十一年易侯戎奴元年 十三	十六	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壯武（索隱曰縣名屬膠東）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之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代王入驂乘至代邸王卒爲帝功侯千四百戶			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二十三	上 中元四年侯昌奪侯國除		
清都（徐廣曰一作鄡音苦堯反○索隱曰漢表作鄡侯鄡太原縣）	以齊哀王舅父侯○索隱曰舅父即舅猶姨曰姨母也			元年四月辛未侯駟鈞元年 五 孝文前六年鈞有罪國除			
周陽（索隱曰縣名屬上郡）	以淮南厲王舅父侯			元年四月辛未侯趙兼元年 五 孝文前六年兼有罪國除			

樊 索隱曰縣名屬東平	以睢陽令高祖初起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			十四 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 九 十五年康侯客元年。徐廣曰客一作容	九 中元三年恭侯平元年 七	十三 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 十四 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國除
管 索隱曰管古國今為縣屬滎陽	齊悼惠王子侯			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罷軍元年 十八 三年侯戎奴反國除	二 三年侯戎奴反國除	
瓜丘 索隱曰縣名在魏郡	齊悼惠王子侯			十一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寧國元年 九 十五年侯偃元年	二 三年侯偃反國除	
營 索隱曰表在濟南	齊悼惠王子侯			十 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劉信都元年 十 十四年侯廣元年	二 孝景三年侯廣反國除	
楊虛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將盧元年。索隱曰漢書作將閭 十六年侯將盧為齊王有罪國除		
朸 音力。索隱曰縣名屬平原	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曰為濟南王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辟光元年 十六年侯辟光為濟南王國除		
安都	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曰為濟北王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志元年 十六年侯志為濟北王國除		
平昌 索隱曰縣名屬平原	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曰為膠西王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卬元年 十六年侯卬為膠西王國除		
武城 索隱曰漢志闕。凡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	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曰為菑川王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賢元年 十六年侯賢為菑川王國除		
白石 索隱曰縣名屬金城	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曰為膠東王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雄渠元年 十六年侯雄渠為膠東王國除		
波陵 索隱曰漢表波依[illegible]音坻	以陽陵君侯			五 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駟元年 孝文十二年康侯魏駟薨無後國除		
南鄭 徐廣曰張朝。○索隱曰韋昭音直耳音程李彤云河南有鄭亭音鄭	以信平君侯			七年三月丙寅侯起元年。○索隱曰起名也史失其姓 孝文時坐後父故奪爵級關內侯一		

阜陵（索隱曰縣名屬九江）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安元年孝文十六年安為淮南王國除			
安陽（索隱曰縣名屬馮翊）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勃元年孝文十六年侯勃為衡山王國除			
陽周	以淮南厲王子侯（索隱曰為盧江王）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賜元年孝文十六年侯賜為盧江王國除			
東城（索隱曰縣名屬九江）	以淮南厲王子侯			七 八年五月丙午哀侯劉良元年孝文十五年侯良薨無後國除			
犁（索隱曰縣名屬東郡）	以齊相召平子侯千四百一十户			十一 十年四月癸丑頃侯召奴元年 三 後五年侯澤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延元年 十九 元封六年侯延坐不出持馬斬國除	
缾（索隱曰縣名屬琅邪）	以北地都尉孫卬匈奴入北地力戰死事子侯			十 十四年三月丁巳侯孫單元年	二 孝景前三年侯單謀反國除		

弓高（索隱曰漢表在營陵）	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信孽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户			十六年六月丙子莊侯韓頹當元年 八	十六 前元年侯則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則薨無後國除	
襄成（索隱曰志屬潁川）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信大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户			七 十六年六月丙子哀侯韓嬰元年 一 後元七年侯澤之元年	十六	十五 元朔四年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國除	
故安（索隱曰縣名屬涿郡）	孝文元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入漢功侯食邑五百户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户			後元三年四月丁巳節侯申屠嘉元年 五	二 前三年恭侯元年 十四	十九 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 五 元鼎元年臾坐為九江太守有罪國除	
章武（索隱曰縣名屬渤海）	以孝文后弟侯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户			後元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竇廣國元年 一	六 前七年恭侯完元年 十	八 元光三年侯常坐元年 十 元狩元年侯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	

南皮 索隱曰縣名屬渤海		平陸 索隱曰縣名屬西河又有東平陸在東平	休	沈猶 索隱曰漢表在高苑
以孝文后兄竇長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戶	右孝文時二十 孝景十六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戶	楚元王子侯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戶
後元七年六月乙卯侯竇彭祖元年 一				
十六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禮元年一云乙卯 二 孝景三年侯禮為楚王國除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富元年 孝景三年侯富以兄子戊為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不能相教上印綬詔復王後以平陸侯為楚王更富封為紅侯	元年四月乙巳夷侯劉穢元年 十六
五 建元六年夷侯良元年 五 元光五年侯桑林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桑林坐酎金罪國除				四 建元五年侯受元年 十八 元狩三年侯受坐故為宗正聽謁不具宗室不敬國除

紅	宛朐 索隱曰縣名屬濟陰	魏其 索隱曰縣名屬琅邪	棘樂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戶	楚元王子侯	以大將軍屯滎陽扞吳楚七國反已破為侯三千三百五十戶	楚元王子侯戶千二百一十三
索隱曰楚元王傳休侯富免後封紅侯此則並列誤也漢表一書而已紅休蓋三鄉名王莽封劉歆為紅休侯一大紅即紅縣			
四 三年四月乙巳莊七富元年一斋值侯 前七年悼侯澄元年 九 中元元年敬侯發元年發一作嘉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埶元年 二 孝景三年侯埶反國除 索隱曰漢表作埶音藝	十四 三年六月乙巳侯竇嬰元年	十四 三年八月壬子敬侯劉調元年
十五 元朔四年侯章元年 一 元朔五年侯章薨無後國除		九 建元元年為丞相二歲免 元光四年侯嬰坐爭灌夫罪上書稱為先帝詔矯制害棄市國除	二十 建元二年恭侯應元年 十六 元朔元年侯慶元年 元鼎五年侯慶坐酎金國除

俞 索隱曰俞音輸縣名屬清河	建陵	建平 索隱曰縣名屬沛郡	平曲 索隱曰漢表在高城
以將軍吳楚反時擊齊有功布故彭越舍人越反時布使齊還已梟越布祭哭之當亨出忠言高祖赦之黥布反布爲都尉户千八百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中尉侯户一千三百一十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江都相侯户三千一百五十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隴西太守侯户三千二百二十
六年四月丁卯侯欒布元年 中元五年侯布薨	六年四月丁卯敬侯衛綰元年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哀侯程嘉元年 十一	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孫昆邪元年○索隱曰漢表作渾邪 五 中元四月侯昆邪有罪國除太僕賀父
元狩六年侯賁坐爲太常廟犧牲不如令有罪國除云元朔二年侯賁元年	十 元光五年侯信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七 元光二年節侯横元年 一 元光三年侯回元年 一 元光四年侯回薨無後國除	

江陽 索隱曰縣在東海	遽 索隱曰漢表鄉名在常山	新市 索隱曰縣名屬鉅鹿	商陵 索隱曰漢表在臨淮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趙相侯户二千五百四十一	以趙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聽死事子侯户千九百七十	以趙內史王慎王遂反慎不聽死事子侯户一千十四	以楚太傅趙夷吾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户一千四十五
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徐廣曰蘇一作藉索隱曰漢表作蘇息 四 七 中元三年懿侯盧元年徐廣曰一作哀侯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横元年○索隱曰史失其姓 六 後元二年侯横有罪國除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康侯元年 五 後元元年殤侯始昌元年 三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周元年 八
二 建元三年侯明元年 十六 元朔六年侯雕元年 十一 元鼎五年侯雕坐酎金國除		九 元光四年殤侯始昌爲人所殺國除	二十九 元鼎五年侯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廷尉自殺國除

山陽	以楚相張尚王戊反尚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一百一十四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當居元年 八	十六 元朔五年侯當居坐為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罷國除徐廣曰程一作澤	
安陵	以匈奴王降侯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子侯子軍元年 七	五 建元六年侯子軍薨無後國除	
垣 索隱曰縣名屬河東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賜元年 三 六年賜死不得及嗣		
遒 索隱曰縣名屬涿郡音酋鳩反	以匈奴王降侯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彊元年不得隆彊嗣	後元年四月甲辰侯則坐使巫齊少君祠祝詛上大逆無道國除 徐廣曰漢書云武後二年	
容成 索隱曰縣名屬涿郡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盧元年 七	十四 建元二年康侯綽元年 二 元朔三年侯光元年	十六 後三年五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易 索隱曰縣名屬涿郡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僕黥元年 六 後元二年侯僕黥薨無嗣		
范陽 索隱曰縣名屬涿郡	以匈奴王降侯戶千一百九十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七	七 元光二年懷侯德元年 三 元光四年侯德薨無後國除	
翕 索隱曰漢表在內黃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鄲元年 七	九 元光四年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不敬國除	
亞谷 索隱曰一作亞父漢表在河內	以匈奴東胡王降故燕王盧綰子侯千五百戶				中元五年四月丁巳簡侯它父元年 二 三 後元元年安侯種元年	十一 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 二十四 元光六年侯賀元年	十五 征和三年七月辛巳侯賀坐太子事國除
隆慮 索隱曰音林閭縣名屬河內	以長公主嫖子侯戶四千一百二十六				中元五年五月丁丑侯蟜元年 五 徐廣曰按本紀乃前五年非中元年	二十四 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長公主薨未除服姦禽獸行當死自殺國除	

乘氏（索隱曰縣名屬濟陰）	以梁孝王子侯				一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買元年 中元六年侯買嗣爲梁王國除		
桓邑	以梁孝王子侯				一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 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国除		
蓋（索隱曰漢表在勃海）	以孝景后兄侯戶二千八百九十				五 中元三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	二十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八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国除	
塞	以御史大夫前將軍兵擊吳楚功侯戶千四十六				三 後元元年八月侯直不疑元年	三 建元四年侯相如元年 十二 元朔四年侯堅元年 十三 元鼎五年侯堅坐酎金国除	
武安（索隱曰縣名屬魏郡）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八千二百一十四				一 後元三年三月侯田蚡元年	九 元光四年侯梧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梧坐衣襜褕入宮廷中不敬国除	
周陽（索隱曰縣名屬上郡）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六千五十一				一 後元三年三月懿侯田勝元年	十一 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元狩二年侯彭祖坐當歸與章侯宅不與罪国除	

右孝景時三十一

索隱述贊曰

惠景之際　天下已平　諸呂構禍
吳楚連兵　條侯出討　壯武奉迎
薄竇恩澤　張趙忠貞　本枝分蔭
外蕃歸誠　新市死事　建陵勳榮
咸開青社　俱受丹青　旋窺甲令
吳便有聲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

（索隱曰七十二國太史公舊餘四十九國褚先生補也）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毛詩傳曰膺當也鄭玄曰懲艾○索隱曰荼音舒懲音澄）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以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國名	侯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已後
翕（索隱曰音吸漢表在內黃）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屬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益封	三　四年七月壬午侯趙信元年	五　六年侯信為前將軍擊匈奴遇單于兵敗信降匈奴國除				
持裝（索隱曰漢表裝作轂在南陽）	匈奴都尉降侯	一　六年後九月丙寅侯樂元年	六	六	元鼎元年侯樂死無後國除		
親陽（索隱曰漢表在舞陽）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癸巳侯月氏元年	五　元朔五年侯月氏坐亡斬國除				
若陽（索隱曰表在平氏）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癸巳侯猛元年	五　元朔五年侯猛坐亡斬國除				
南窌（徐廣曰匹孝友）	以騎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為葛繹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賀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賀坐酎金國除絕十歲		十三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繹侯征和二年賀子敬聲有罪國除
合騎（索隱曰表在高城）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贈封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敖元年	一　元狩二年侯敖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為庶人國除			
樂安（索隱曰表在昌地理志昌縣在琅耶）	以輕車將軍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四　元狩五年侯蔡以丞相侵盜孝景園神道壖地罪自殺國除			

龍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平原劉氏音額崔浩音洛姚察文云在河間有龍頟雀村尙弓高縣近）	以都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元鼎六年以橫海將軍擊東越功爲案道侯。索隱曰漢表以龍頟案道爲二人封非世韋昭云案道屬齊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韓說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說坐酎金國除二歲復侯	六 元年五月丁卯按道侯說元年	十三 征和二年子長代有罪絕子曾復封爲龍頟侯
隨成（索隱曰表在千乘）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攻農吾先登石累得王侯功。索隱曰累音壘險阻地名漢表作廬音門		二 五年四月乙卯侯趙不虞元年	三 元狩三年侯不虞坐爲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坐謾國除。索隱曰謾上聞天子狀不以實謾而國除謾音木干反			
從平（索隱曰表在樂昌邑）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數爲鴈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二 五年四月乙卯公孫戎奴元年	二 元狩三年侯戎奴坐爲上郡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謾國除			
長平（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	以元朔二年再以車騎將軍擊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將軍擊匈奴破右賢王益封三千戶		五 二年三月丙辰烈侯衛青元年徐廣曰青以元封五年薨	六	六	六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平陵（索隱曰表在武當）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		五 二年三月丙辰侯蘇建元年	六	六 元鼎六年侯建爲右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國除		

岸頭（索隱曰漢表在皮氏）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	五 二年六月壬辰侯張次公元年	元狩元年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罪國除				
平津	以丞相詔所褒侯		四 三年十一月乙丑獻侯公孫弘元年	二 元狩三年侯慶元年 四	六	三 元封四年侯慶坐爲山陽太守有罪國除	
涉安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單元年。索隱曰單音丹 三 五年卒無後國除				
昌武（索隱曰表在武陽）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賢王功益封			三 四年七月庚申堅侯趙安稽元年	六	六	一 二年侯充国元年 三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亡後國除
襄城（索隱曰漢表作襄武侯不同案韓嬰亦封襄城侯地理志襄城在潁川襄武在隴西）	以匈奴相國降侯			三 四年七月庚申侯無龍元年一云乘龍	六	六	六	太初二年無龍從浞野侯戰死 一 二 四年侯病已元年

涉軹 索隱曰漢表軹在西安无涉字地理志西安在齊郡涉軹猶從驃然皆當時意也故上又有涉安侯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朔元年	元狩元年侯朔有罪國除			
宜春 索隱曰志縣名屬汝南豫章亦有之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伉元年	六	元鼎元年侯伉坐矯制不害國除		
陰安 索隱曰志縣名屬魏郡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五月丁未侯衛不疑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發干 索隱曰志縣名屬東郡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登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登坐酎金國除		
博望 索隱曰志縣名屬南陽	以校尉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國大夏功侯		一 六年三月甲辰侯張騫元年	一 元狩二年侯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國除			

冠軍 索隱曰縣名屬南陽	以嫖姚校尉再從大將軍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迎渾邪王益封擊左右賢王益封		一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六	元鼎元年哀侯嬗元年 六	元封元年哀侯嬗薨無後國除徐廣曰嬗字子侯爲武帝奉車登封泰山暴病死	
衆利 索隱曰表在陽城姑莫後以封伊即軒也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功侯		一 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賢元年○索隱曰郝音呼惡反又音釋	一 元狩二年侯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			
潦 索隱曰表在舞陽	以匈奴趙王降侯			元年七月壬午悼侯趙王煖訾元年○索隱曰煖音况遠反訾即移反 一 元狩二年煖訾死無後國除			
宜冠 索隱曰冠音官表在昌也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出再擊匈奴侯功故匈奴歸義			二 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識元年 元狩四年不識擊匈奴戰軍功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國除			

煇渠 索隱曰鄉名案表在魯陽煇上下並音徽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虜五王功益封匈奴歸義			五 二年二月乙丑忠侯僕多元年。索隱曰僕多表作僕朋此云僕多與衛青傳同	三 元鼎四年侯電元年 三	六	四
從驃 索隱曰以從驃騎將封故曰從驃後封浞野侯	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數深入河得兩王子騎將功侯以匈河將軍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			五 二年五月丁丑侯趙破奴元年	四 元鼎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國除	三年浞野侯破奴元年 四	二年侯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失軍為虜所得國除

下麾 索隱曰表在猗氏麾音撝	以匈奴王降侯			五 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	四 元鼎五年侯伊即軒元年 二	六	四
漯陰 索隱曰表在平原	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四 二年七月壬午定侯渾邪元年	六 元鼎元年魏侯蘇元年。索隱曰魏諡蘇名諡法克捷行曰魏也	五 元封五年魏侯蘇薨無後國除	

煇渠 索隱曰韋昭云僕多所封則作煇渠應疕所封則作渾渠二者皆鄉名在魯陽今並作煇誤也案漢表及衛亦作煇孔文祥云同是元狩中封則其邑分封二人也其義爲得	以匈奴王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訾元年。索隱曰漢表作悼侯應疕疕讀爲必二反扁北顯反訾子移反	一 二年侯扁訾死無後國除		
河綦 索隱曰表在濟南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康侯烏犂元年。索隱曰漢書作烏黎	二 元鼎三年餘利鞮元年 四	六	四

常樂 索隱曰表在濟南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離元年。索隱曰漢書衛青傳作雕離	六	六	二 太初三年今侯廣漢元年
符離 索隱曰縣名屬沛郡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將重會期首虜二千七百人功侯。索隱曰將重將字也輜重者將也會期言將赴期將去声重平声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路博德元年	六	六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國除

索隱曰壬辰

壯 索隱曰表在東平	衆利	湘成 索隱曰表在陽城	義陽 索隱曰表在平氏	散 索隱曰表在陽城
以匈奴歸義匈奴因淳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人功侯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手自劒合功侯。索隱曰剸音專手自劒謂手刺其王而合戰得封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	以北地都尉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得王功侯	以匈奴都尉降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復陸支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質侯伊即軒元年。索隱曰軒音居言反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敞屠洛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衛山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董荼吾元年。索隱曰劉氏荼音大姑反蓋誤耳今以其人名余吾余吾匈奴水名也
二 元鼎三年今侯偃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敞屠洛坐酎國除	六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當時元年 一		六	六
四	四		四	二 太初三年今侯安漢元年 二

臧馬 索隱曰表在朱虛	周子南君 索隱曰表在長社	樂通 索隱曰韋昭云在臨淮高平	瞭 索隱曰音遼表在舞陽	術陽 索隱曰表在下邳	龍亢 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樂侯國龍龍皆音[illegible]闕讀云廣德初封止是其有亢者誤也
以匈奴王降侯	以周後紹封	以方術侯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以校尉摎北樂擊南越死事子侯。索隱曰摎居虬反
四年六月丁卯侯延年元年 一 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國除					
	三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姬嘉元年	一 四年四月乙巳侯五利將軍欒大元年五年侯大有罪斬國除	四年六月丙午侯次公元年 一 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國除	四年侯建德元年 一 五年侯建德有罪國除	二 五年三月壬午侯廣德元年
	三 四年君買元年 三				六 元封六年侯廣德有罪國除

成安 索隱曰表在郟志在陳留	以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事子侯			二 五年三月壬子侯延年元年	六 元封六年侯延年有罪國除	
昆 索隱曰表在鉅鹿	以屬國大且渠擊匈奴功侯			二 五年五月戊戌昆侯渠復累元年。索隱曰累樂彥力委反顧氏古音力追反	六	四
騏 索隱曰志屬河東表在北屈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功侯			二 五年五月壬子侯駒幾元年云駒幾	六	四
梁期 索隱曰志屬魏郡	以屬國都尉五年間出擊匈奴得復累絺縵等功侯			一 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	六	四
牧丘 索隱曰表在平原	以丞相及先人万石積德謹行侯			二 五年九月丁丑恪侯石慶元年	六	二 三年侯德元年 二
瞭 索隱曰表在下邳	以南越將降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畢取元年。索隱曰初以封次公又封畢取	六	四

將梁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推鋒却敵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楊僕元年	三 元封四年侯僕有罪國除	
安道 索隱曰表在南陽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揭陽令定元年	六	四
隨桃 索隱曰表在南陽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			一 六年四月癸亥侯趙光元年	六	四
湘成 索隱曰表在堵陽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			一 六年五月壬申侯監居翁元年。索隱曰監官也居姓翁字	六	四
海常 索隱曰表在琅邪	以伏波司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一 六年七月乙酉莊侯蘇弘元年	六	太初元年侯弘死無後國除
北石 索隱曰漢表作外石在濟南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斬餘善功侯				六 元年正月壬午侯吳陽元年	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下酈 索隱曰漢表作鄜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				六 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將軍黃同元年。索隱曰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四

繚嫈 索隱曰繚亞音繚紱之繚嫈按字林音乙耕反丙而表作音聊嫈	以故校尉從橫海將軍說擊東越功侯				元年五月乙卯侯劉福元年 一 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蘌兒 索隱曰韋昭云在東越又今為鄉也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功侯				六 元年閏月癸卯莊侯轅終古元年徐廣曰閏四月也	太初元年終古死無後國除
開陵 索隱曰表在臨淮	以故東越建成侯与繇王共斬東越王餘善功侯				元年閏月癸卯侯建成元年 六	四
臨蔡 索隱曰在河內	以故南越郎聞漢兵破番禺為伏波得南越相呂嘉功侯				元年閏月癸卯侯孫都元年 六	四
東成 索隱曰表在九江	以故東越繇王斬東越王餘善功侯萬戶				元年閏月癸卯侯居服元年 六	四
無錫 索隱曰表在會稽	以東越將軍漢兵至弃軍降侯				元年侯多軍元年 六	四

涉都 索隱曰表在南陽	以父弃故南海守漢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元年中侯嘉元年 六	太初二年侯嘉薨無後國除 二
平州 索隱曰表在梁父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				三年四月丁卯侯唊元年如淳曰唊音頰 一 四年侯唊薨無後國除	
荻苴 索隱曰音狄蛆表在渤海	以朝鮮相漢兵至圍之降侯				三年四月侯朝鮮相韓陰元年 四	四
澅清 索隱曰表在齊澅音獲又音在孫又音乎卦反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侯				三年六月丙辰侯朝鮮尼谿相侯參元年 四	四
騠茲 索隱曰騠音啼表在琅耶	以小月氏若苴王將衆降侯○索隱曰苴音子餘反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稽谷姑元年 三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無後國除
浩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				四年正月甲申侯王恢元年 一 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國除封凡三月	

瓡讘（徐廣曰在河東瓡音胡讘之涉反○索隱曰縣名案表在河東志亦同即瓡字）	幾（索隱曰音機表在河東）	涅陽（索隱曰表在濟志屬南陽）
以小月氏王將眾千騎降侯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以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
四年正月乙酉侯扜者元年（索隱曰扜音烏亦音汙） 二 六年侯勝元年	四年三月癸未侯張路歸義元年（○索隱曰韋昭云路姑落反） 二 元封六年侯張路使朝鮮謀反死國除	三 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
四		二 太初二年侯最死無後國除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索隱曰表在九江） 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蒲（索隱曰表在琅邪） 蘇昌以圉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潦陽（索隱曰潦音遼表在清河） 江德以園廄嗇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富民（索隱曰表在蘄） 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黃帝涉江上書至意拜爲大鴻臚征和四年爲丞相封三千戶至昭帝時病死子順代立爲虎牙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漢書音義曰質所期處也）

右孝武封國名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于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以三得之者即上所謂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也）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爲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爲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博陸 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文穎曰博廣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瓚曰漁陽有博陸城也）中輔幼主昭帝爲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爲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

爲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漢書音義曰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爲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索隱曰表在蕩陰志屬汝南）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爲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索隱曰表在千乘）上官安以父桀爲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爲昭帝夫人立爲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索隱曰志屬[illegible]郡）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爲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爲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爲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爲太僕侍中

義陽（索隱曰表在平氏）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爲郎爲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爲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索隱曰表在徐郡）王山齊人也故爲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建平（索隱曰表在濟陽）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爲太僕元年出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弋陽（索隱曰志屬汝南）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戶後爲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索隱曰表在濟陰）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戶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索隱曰志屬汝南）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爲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爲人所上書言暴白

殺不殊子代立為屬國都尉

安平（索隱曰表在汝南志屬涿郡）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為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為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為庶人國除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陽平（索隱曰志屬東郡）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為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為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為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

然公卿大臣議以為為人主師當以為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為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除

扶陽（索隱曰志屬沛郡表在蕭）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為將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為昭帝師遷為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為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為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為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為關內侯

平陵（索隱曰表在武當）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為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

戶取霍光女為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索隱曰表在濟南）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為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成（索隱曰表在濟陰非也且濟陰有城陽縣耳而潁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字從土在陽之下今此欲誤不可分別也）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遲不得封為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

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錢三千萬（漢書百官表曰司農屬官有都內）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索隱曰志屬陳留表在肥城）王遷家在衛（索隱曰一作衙音牙地理志衙縣在馮翊）為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泄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索隱曰表在平氏志屬南陽）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元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

千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索隱曰志屬南陽）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冠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爲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索隱曰志屬魏郡）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索隱曰表在於陵）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戶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索隱曰志屬臨淮）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楊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大司農御史大

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索隱曰志屬南陽）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志）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 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 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妒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弃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索隱曰志屬常山）史子叔（名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索隱曰志屬臨淮平原亦有樂陵）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成（索隱曰表在臨淮）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

北闕上書言何宿霍氏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索隱曰志屬潁川）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羣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索隱曰表在博陽）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屛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索隱曰志屬千乘）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好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趙成（索隱曰漢表作趙長平）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廣陵王

酇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酇侯

平昌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衞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索隱曰表在汝南）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成（索隱曰表在濟陰）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索隱曰表在愼）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梨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

軍功侯二千户

博陽（索隱曰表在南頓）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為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為御史大、、封侯二千户神爵二年代魏相為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為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為關內侯

建成（索隱曰表在沛）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為河內守丞遷為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為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潁川入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千八百户

西平（索隱曰表在臨淮）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為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為光祿大夫為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為御史大夫代黃霸為丞相

右孝宣時所封

陽平（索隱曰表在東郡）王稚君（名傑。索隱曰漢表名禁）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為太子妃太子立為帝女為皇后故侯千二百户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宜於國家也

索隱述贊曰

孝武之代　天下多虞　南討閩越
北擊單于　長平鞠旋　冠軍前驅
術陽銜璽　臨蔡破禺　博陸上宰
平津巨儒　金章且佩　紫綬行紆
昭帝已後　勳寵不殊　惜哉絕筆
褚氏補諸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一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國名	王子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兹	河間獻王子		五年正月壬子侯劉明元年 二	二 元朔三年侯明坐謀反殺人弃市國除徐廣曰作救殺人弃市			
安成（索隱曰表在豫章）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劉蒼元年 一	六	六	元年今[illegible]自當元年 六	六	四
宜春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四		
句容（索隱曰表在會稽）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哀侯劉黨元年 一	元朔元年哀侯黨薨無後國除				
句陵（徐廣曰一作容陵）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福元年 一	六	六	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四		

國名	王子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杏山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四		
浮丘（索隱曰表在沛）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不審元年 一	六	四 五年今侯霸元年 二	四 五年侯霸坐酎金國除		
廣戚	魯共王子		元年十月丁酉節侯劉擇元年徐廣曰擇一作將 六	元年侯始元年 六	四 五年侯始坐酎金國除		
丹楊（索隱曰表在無湖）	江都易王子		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敢元年 六	元狩元年侯敢薨無後國除			
盱台	江都易王子		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劉象之元年○索隱曰表作蒙之 六	六	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國除 四		
湖孰（索隱曰表在丹陽）	江都易王子		元年正月丁亥頃侯劉胥元年○索隱曰表名胥行 六	六	四 五年今侯聖元年 二	六	四
秩陽（索隱曰表作秩陵）	江都易王子		元年正月丁卯終侯劉漣元年○索隱曰表名纏 六	六	四年終侯漣薨無後國除 三		
睢陵（索隱曰表在淮陵）	江都易王子		元年正月丁卯侯劉定國元年 六	六	五年侯定國坐酎金國除 四		

龍丘（索隱曰表在琅邪）	江都易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代元年 五	六	四 五年侯代坐酎金國除		
張梁	江都易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仁元年 五	六	二 三年今侯須元年 四	六	四
劇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劉錯元年 五	六	一 二年孝昌侯廣昌元年 五	六	四
壤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高遂元年 五	六	元年今侯延元年 六	六	四
平望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賞元年 五	二 二年今侯楚人元年 四	六	六	四
臨原（索隱曰表作臨衆）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敬侯劉始昌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葛魁（徐廣曰葛一作菖索隱曰表志闕國名）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節侯劉寬元年 五	三 四年今侯戚元年 三	二 元鼎三年侯戚坐殺人弃市國除		
益都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胡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平酌（索隱曰漢表作平的志屬北海）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戴侯劉彊元年 五	六	元年忠侯中時元年 六	六	四
劇魁（索隱曰志屬北海）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墨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昭元年 三 四年侯德元年 三	四
壽梁（索隱曰表在壽樂）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守元年 五	六	四 五年侯守坐酎金國除		
平度（索隱曰志屬東萊）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衍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宜成（索隱曰表在平原）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劉偃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福元年	六	太初元年侯福坐殺弟弃市國除
臨朐（索隱曰表在東海）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奴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雷（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甲戌劉稀元年 五	六	五 五年侯稀坐酎金國除		
東莞（索隱曰表在琅邪）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甲戌侯劉吉元年 三 元朔五年侯吉有痼疾不朝廢國除				

辟（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甲戌節侯劉壯元年 三 五年侯朋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侯朋坐酎金國除		
尉文（索隱曰表在南郡）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節侯劉丙元年 五	元年侯犢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犢坐酎金國除		
封斯（索隱曰志屬常山）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共侯劉胡陽元年 五	六	六	六	一 四年今侯如意元年
榆丘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壽福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壽福坐酎金國除		
襄嚵（索隱曰表在廣平[illegible]嚵音仕咸反）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建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建坐酎金國除		
邯會（索隱曰志屬魏郡）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仁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朝（索隱曰此侯不言郡縣皆表志闕）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義元年 五	六	一 二年今侯祿元年 四	六	四
東城（索隱曰志屬九江）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遺元年 五	六	元年侯遺有罪國除		
陰城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蒼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蒼有罪國除	
望廣（索隱曰志屬涿郡）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安中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將梁（索隱曰表在涿郡）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朝平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朝平坐酎金國除		
新館（索隱曰表在涿郡）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未央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未央坐酎金國除		
新處（索隱曰表在涿郡）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陘城（索隱曰表在涿郡志屬中山）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貞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貞坐酎金國除		
蒲領（索隱曰表在東海）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嘉元年 四				
西熊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明元年 四				

棗彊 索隱曰志屬青河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晏元年 四				
畢梁 索隱曰表在魏郡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嬰元年 四	六	六	三 元封四年侯嬰有罪国除	
房光 索隱曰表在魏郡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殷元年 四	六	元鼎元年殷有罪国除		
距陽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匄元年 四	四 五年侯渡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渡有罪国除		
蔞安 索隱曰蔞音力俱反漢表蔞節侯無安字節謚也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邈元年 四	六	六	元年今侯嬰元年 六	四
阿武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湣侯劉豫元年 四	六	六	六	三 三年今侯寬元年
參戶 索隱曰志屬勃海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免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州鄉 索隱曰志屬涿郡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節侯劉禁元年 四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惠元年 一	四
成平 索隱曰表在南皮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禮元年 四	二 元狩三年侯禮有罪国除			
廣 索隱曰表在勃海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国除		
蓋胥 索隱曰漢志在太山表在魏郡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国除		
陪安 索隱曰表在魏郡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康侯劉不害元年 四		二年哀侯秦客元年 一 一 元鼎三年侯秦客薨無後国除		
榮簡 徐廣曰一作營簡○索隱曰漢表作榮關在茌平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騫元年 四	二 三年侯騫有罪国除			
周堅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何元年 四	四 五年侯當時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當時坐酎金国除		

安陽（索隱曰表在平原）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桀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五據（索隱曰表在泰山）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臒丘元年。（索隱曰旧作臒音劬刘氏烏瓦反）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臒丘坐酎金國除		
富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龔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陪（索隱曰表在平原）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繆侯劉明元年 四	六	三年侯邑元年 元鼎五年侯邑坐酎金國除		
叢（徐廣曰一作散○索隱曰叢音叢漢表作前在平原今平原無前縣此例非一蓋鄉名也）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信元年 四		四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平（索隱曰志屬河南）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遂元年 四	元狩元年侯遂有罪國除			

羽（索隱曰志屬平原）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成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胡母（索隱曰表在泰山）	濟北貞王子。（索隱曰自陪安侯不害已下十一人是濟北貞王子而漢表自安陽侯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同是元朔三年十月封恐因此誤也）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楚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楚坐酎金國除		
離石（索隱曰表在上黨志屬西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綰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邵（索隱曰表在山陽）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慎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昌利（索隱曰志屬齊郡）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嘉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藺（索隱曰志屬西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憙元年				

臨河 索隱曰志屬朔方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賢元年				
隰成 索隱曰志屬西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子侯劉忠元年				
土軍 索隱曰志屬西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郢客元年		侯郢客坐與人妻姦棄市		
皐狼 索隱曰表在臨淮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遷元年				
千章 徐廣曰一作斥。索隱曰表在平原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遇元年				
博陽 索隱曰志屬汝南	齊孝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康侯劉就元年 四	六	二 三年侯終吉元年 二 元鼎五年侯終吉坐酎金國除		
寧陽 索隱曰表在濟南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恬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瑕丘 索隱曰志屬山陽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貞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公丘 索隱曰志屬沛郡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郁狼 索隱曰韋昭云屬魯志不載狼音盧黨反又音郎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騎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騎坐酎金國除		
西昌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敬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敬坐酎金國除		
陘城 索隱曰漢表在涿地在平鄉表理爲得靖王子貞已封陘二人不應重封	中山靖王子	三年三月癸酉侯劉義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義坐酎金國除		
邯平 索隱曰表在廣平	趙敬肅王子 索隱曰以異年封故別見於此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武始 索隱曰表在魏	趙敬肅王子 索隱曰後立爲趙王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昌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象氏 索隱曰表志云在鉅鹿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安侯劉賀元年 四	六	六	二 元封三年思侯安德元年 四	四
易 索隱曰志屬涿郡表在鄗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安侯劉平元年 四	六	六	四 五年今侯種元年 二	四
洛陵 索隱曰表作路陵在南陽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章元年 三	一 元鼎二年侯章有罪國除			
攸輿 索隱曰按今長沙有攸縣漢表在南陽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則元年 三	六	六	六	太初元年侯則篡死罪棄市國除
茶陵 索隱曰表在桂陽志屬長沙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欣元年 三	六	一 二年哀侯陽元年 五	六	太初元年侯陽薨無後國除
建成 索隱曰表在豫章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拾元年 三	五 元狩六年侯拾坐不朝不敬國除			

安衆 索隱曰志屬南陽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丹元年 三	六	六	五 六年侯山拊元年 索隱曰拊音趺 一	四
葉 索隱曰葉音攝縣名屬南陽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嘉元年 三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利鄉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嬰元年 三	二 元狩三年侯嬰有罪國除			
有利 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釘元年 三	元狩年侯釘坐遺淮南書稱臣棄市國除			
東平 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慶元年 三	三 元狩三年侯慶坐與姊妹姦有罪國除			
運平 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訢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訢坐酎金國除		
山州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齒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齒坐酎金國除		

海常（索隱曰表在琅邪）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福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鈞丘（索隱曰漢表作騶丘）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憲元年 三	三 四年節侯德元年 三	六	六	四
南城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貞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廣陵（徐廣曰一作陽）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常侯劉表元年 三	四 五年侯成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莊原（索隱曰漢表作杜原）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皐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皐坐酎金國除		
臨樂（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渤■）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敦侯劉光元年。索隱曰謚法曰善行不怠曰敦 三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建元年 一	四
東野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章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高平（索隱曰表在平原）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廣川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頗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頗坐酎金國除		
千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也）	河間獻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搖元年一云劉陰 三	一 元狩二年侯陰不使人爲秋請有罪國除			
披陽（索隱曰爾雅披音皮劉氏音皮彼反志屬千乘）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丑敬侯劉燕元年 三	六	四 五年今侯隅元年 二	六	四
定（索隱曰定地名）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敷侯劉越元年。索隱曰漢表作數侯敷謚也說文云敫讀如躍 三	六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六	四
稻（索隱曰志屬琅耶）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丑夷侯劉定元年 三	六	二 二年今侯都陽元年 四	六	四

山（索隱曰表在渤海）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國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繁安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忠元年 三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壽元年 三
柳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康侯劉陽元年 三	六	三 四年侯罷師元年 三	四 五年侯自為元年 二	四
雲（索隱曰志屬琅邪）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信元年 三	六	五 六年今侯歲發元年 一	六	四
牟平（徐廣曰一作羊。索隱曰志屬東萊）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恭侯劉渫元年。（索隱曰渫音薛） 三	二 四年今侯奴元年 四	六	六	四
柴（索隱曰志屬泰山）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原侯劉代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栢陽（索隱曰表在中山）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終古元年 二		六	六	四

鄗（索隱曰漢表鄗作歊音許昭反志屬常山郡）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延年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國除		
桑丘（索隱曰表在深澤）	中山靖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節侯劉洋元年。（索隱曰漢表名將夜） 二	六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六	四
高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劉破胡元年 二	六	元鼎元年侯破胡薨無後國除		
柳宿（索隱曰表在涿郡）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夷侯劉蓋元年 二	二 二年侯蘇元年 四	四 元鼎五年侯蘇坐酎金國除		
戎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樊輿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節侯劉條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曲成（索隱曰表在涿郡）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万歲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萬歲坐酎金國除		

安郭（索隱曰表在涿郡）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博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安險（索隱曰志屬中山）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應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安遥（索隱曰表作安道）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恢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恢坐酎金國除		
夫夷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敬侯劉義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今侯禹元年 二	六	四
舂陵（索隱曰志屬南陽）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侯劉買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都梁（索隱曰志屬零陵）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敬侯劉遂元年 二	六	一 元年今侯係元年 六	六	四
洮陽（索隱曰志屬零陵洮音滔又音道）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壬子靖侯劉狗彘元年○索隱曰漢表名將燕 二	五 元狩六年侯狗彘薨無後國除			

泉陵（索隱曰志屬零陵）	長沙定王子		三年六月壬子節侯劉賢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終弋（索隱曰表在汝南）	衡山王賜子		六年四月丁丑侯劉廣置元年 一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廣置坐酎金國除		
麥（索隱曰表在琅耶）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昌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昌坐酎金國除		
鉅合（索隱曰表在平原）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發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發坐酎金國除		
昌（索隱曰志屬琅耶）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差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差坐酎金國除		
蕢（索隱曰或作蕢音苦怪反又表在琅耶）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方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方坐酎金國除		
雩殷（索隱曰志屬琅耶表作虖葭音呼加）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康侯劉澤元年 六	六	六	四
石洛（索隱曰表在琅耶）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敢元年 六	六	六	四

扶溽（索隱曰漢表作扶術在琅耶溽音浸）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昆吾元年 六	六	六	四
挍（索隱曰音効志屬說者或以爲琅耶被縣恐非）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霸元年。（索隱曰按城陽頃王子千二人挍侯名雲挾釐侯名霸此上十九人姓脫） 六	六	六	
扐（索隱曰音勒扐縣屬平原）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讓元年 六	六	六	四
父城（徐廣曰一作六。索隱曰志在琅邪表在東海）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光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光坐酎金國除		
庸（索隱曰表在琅耶）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譚元年。（索隱曰漢表名餘） 六	六	六	四
翟（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壽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壽坐酎金國除		

鱣（索隱曰表在襄賁音奔又音肥縣名）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應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彭（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偃元年 六	四 元鼎三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瓡（徐廣曰一作報。索隱曰縣名志屬北海顏師古曰即狐字）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息元年 六	六	六	四
虛水（索隱曰虛音墟志屬琅耶）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禹元年 六	六	六	四
東淮（索隱曰表在東海）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類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類坐酎金國除		
栒（索隱曰栒音荀表作栒音俱在東海非志栒在扶風與栒別也）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買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買坐酎金國除		
淯（索隱曰表作淯在東海音育按淯水在南陽南陽有淯陽縣疑表非也）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不疑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陸（索隱曰表在壽光）	菑川靖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何元年 六	六	六	四
廣饒（索隱曰志屬齊郡）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康侯劉國元年 六	六	六	四
缾（索隱曰缾音瓶韋昭云古缾邑音蒲經反志屬琅邪）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成元年 六	六	六	四
俞閭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不害元年 六	六	六	四
甘井（索隱曰表在鉅鹿）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元元年 六	六	六	四
襄陵（索隱曰表在鉅鹿志屬河東）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聖元年 六	六	六	四
皐虞（索隱曰志屬琅邪）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建元年 三 四年今侯處元年 三	六	四
魏其（索隱曰志屬琅邪）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暢侯劉昌元年 六	六	四
祝茲（索隱曰案志松茲在廬江亦作祝陂表在琅邪劉氏云諸侯封名史漢表多有不同不敢輒改今亦略檢表志同異以備多識也）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延元年 四 齊孫 五年延坐棄印綬出國不敬國除		

索隱述贊曰

漢氏之初　矯枉過正　欲大本枝
先封同姓　建元已後　藩翰克盛
主父上言　推恩下令　長沙濟北
中山趙敬　分邑廣封　振振在詠
扞城御侮　曄曄輝映　百足不僵
一人有慶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二

年	大事記（索隱曰謂誅伐封建薨叛）	相位（索隱曰置立丞相大尉三公）	將位（索隱曰命將興師）	御史大夫位（索隱曰亞相）
高皇帝元年	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秋還定雍	一 丞相蕭何守漢中		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
二 立太子	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夏伐項籍至彭城還據滎陽	二 守關中	一 大尉長安侯盧綰	
三	魏豹反使韓信別定魏伐趙楚圍我滎陽	三	二	
四	使韓信別定齊及燕太公自楚歸與楚界洪渠	四	三 周苛守滎陽死	御史大夫汾陽侯周昌○索隱曰汾陽屬河東
五 入都關中○索隱曰咸陽也東函谷南嶢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用劉敬張良之計也	冬破楚垓下殺項籍春王踐皇帝位定陶○索隱曰垓音陔堤名在洨縣定陶在濟陰沇水之陽	五 罷太尉官	四 後九月綰爲燕王	
六	尊太公爲太上皇劉仲爲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索隱曰案盧綰已封長安侯者蓋當時別有長安號	六 封爲酇侯張蒼爲計相○索隱曰計相主天下書計及計吏		
七	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伐匈奴匈奴圍我平城	七		
八	擊韓信反虜於趙城貫高作亂明年覺誅之匈奴攻代王代王棄國亡廢爲郃陽侯○索隱曰郃音合在馮翊劉仲封	八		
九	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帝奉玉卮上壽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與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稱萬歲徙齊田楚昭屈景于關中	九 遷爲相國		御史大夫昌爲趙丞相
十	太上皇崩陳豨反代地	十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
十一	誅淮陰彭越黥布反	十一	周勃爲大尉攻代後官省	
十二	冬擊布還過沛夏上崩葬長陵	十二		
孝惠元年	趙隱王如意死始作長安城西北方除諸侯丞相爲相	十三		
二	楚元王齊悼惠王來朝	十四 七月辛未何薨 七月癸巳齊相平陽侯曹參爲相國		

三	初作長安城濁湔氐反擊之〇索隱曰湔音煎氐音低蜀郡縣名	二		
四	三月甲子赦無所復作	三		
五	為高祖立廟於沛城成置歌兒一百二十人 八月乙丑參卒	四		
六	七月齊悼惠王薨立太倉西市八月赦齊	一 十月乙巳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十月己巳曲逆侯陳平為左丞相	堯抵罪	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徐廣曰漢書在高后元年
七	上崩大臣用張辟彊計呂氏權重以呂台為呂王立少帝己卯葬安陵	二		
高后元年	王孝惠諸子置孝悌力田	三 十一月甲子徙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二	十一月呂王台薨子嘉代立為呂王行八銖錢	四 二 平 食其		平陽侯曹窋一本為御史大夫在六年〇索隱曰窋音竹律反
三		五 三		

四	廢少帝更立常山王弘為帝	六 置太尉官 四	一 絳侯周勃為太尉	
五	八月淮陽王薨以其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令戍卒歲更	七 五	二	
六	以呂產為呂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晝昏	八 六	三	
七	趙王幽死以呂祿為趙王梁王徙趙自殺	九 七	四	
八	七月高后崩九月誅諸呂後九月代王至踐位皇帝	十 七月辛巳為帝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 後九月食其免相 八	五 隆慮侯竈為將軍擊南越徐廣曰姓周	御史大夫蒼
孝文元年	除收孥相坐律立太子賜民爵	十一 十一月辛巳平徙為左丞相太尉絳侯周勃為右丞相	六 勃為相潁陰侯灌嬰為太尉	
二	除誹謗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勝為梁王 十月丞相平薨	一 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為丞相	一	
三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上幸太原濟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 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國	一 十二月乙亥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 罷太尉官	二 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遬深澤侯將夜皆為將軍屬武祁侯賀將兵屯滎陽徐廣曰遬姓魏將夜姓趙	

四	丞相灌嬰卒	一 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	安丘侯張說為將軍擊胡出代	關中侯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五	除錢律民得鑄錢	二		
六	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索隱曰嚴道在蜀雍在扶風	三		
七	四月丙子初置南陵	四		
八	[illegible]滕公卒（[illegible]○太[illegible]）	五		
九	溫室鐘自鳴以芷陽鄉為霸陵○索隱曰芷音止又音昌改反地理志有芷陽縣霸陵今霸水	六		御史大夫敬
十	諸侯王皆至長安	七		
十一	上幸代地動	八		
十二	河決東郡金隄徙淮陽王為梁王	九		
十三	除肉刑及田租稅律戍卒令	十		
十四	匈奴大入蕭關發兵擊之及屯長安旁	十一	成侯董赤內史欒布昌侯盧卿隆慮侯竈甯侯遫皆為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皆擊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皆為將軍屯長安旁	

十五	黃龍見成紀上始郊見雍五帝	十二		
十六	上始見渭陽五帝	十三		
後元元年	新垣平詐言方士覺誅之	十四		
二	匈奴和親地動	相十五 蒼免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御史大夫青
三	置谷口邑	二		
四		三		
五	上幸雍	四		
六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二萬人入雲中	五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去亦罷○索隱曰句如字又音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屬國捍為將屯將軍詹事戎奴為車騎將軍侍太后○索隱曰捍音胡旦反捍又侯反亦作悍徐廣曰姓徐名厲封祝茲侯	
七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其年丁未太子立民出臨三日葬霸陵	六		

孝景元年	立孝文皇帝廟郡國為太宗廟	七 置司徒官		
二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南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	八 開封侯陶青為丞相 嘉卒		御史大夫錯
三	吳楚七國反發兵擊皆破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二 置太尉官	中尉條侯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曲周侯酈寄為將軍擊趙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欒布為將軍擊齊索隱曰條一作脩渤海有脩市縣	
四	立太子	三	二 太尉亞夫	御史大夫蚡
五	置陽陵邑 丞相北平侯張蒼卒	四	三	
六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五	四	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
七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四月丁巳膠東王立為太子	六月乙巳太尉條侯亞夫為丞相 罷太尉官 青罷相	五 遷為丞相	御史大夫舍
中元元年		二		
	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三		

三	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 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亞夫免相		御史大夫綰
四	臨江王徵自殺葬藍田燕數萬為銜土置冢上	二		
五	皇子舜為常山王	三		
六	梁孝王武薨分梁為五國王諸子子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四		
後元元年	五月地動七月乙巳日蝕 舍免	五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御史大夫不疑
二		二	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邁卒	
三	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三		
孝武建元元年索隱曰年之有號始自武帝自建元至後元共十一號	綰免	四 魏其侯竇嬰為丞相 置太尉	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御史大夫抵 漢表云牛抵

二	置茂陵 嬰免相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許昌爲丞相 蚡免太尉罷太尉官		御史大夫趙綰○索隱曰代衛綰者
三	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家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	二		御史大夫青翟○索隱曰姓莊
四		三		
五	行三分錢徐廣曰漢書云半兩四分曰錢	四		
六	正月閩越王反孝景太后崩徐廣曰景帝母竇氏 昌免相	五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青翟爲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安國
元光元年		二		
二	帝初之雍郊見五畤 [illegible]	三	夏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篡單于馬邑不合誅恢	
三	五月丙子決河於瓠子	四		
四	十二月丁亥地動 蚡卒	五 平棘侯薛澤爲丞相		御史大夫歐

五	十月族灌夫家棄魏其侯市	二		
六	南夷始置郵亭	三	太中大夫衛青爲車騎將軍出上谷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皆擊匈奴	
元朔元年	衛夫人立爲皇后	四	車騎將軍青出雁門擊匈奴衛尉韓安國爲將屯將軍軍代明年屯漁陽卒	
二		五	春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取河南地	
三	匈奴敗代太守友徐廣曰太守姓共名友	六		御史大夫弘
四	匈奴入定襄代上郡	七		
五	匈奴敗代都尉朱英 澤免相	八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春長平侯衛青爲大將軍擊右賢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屬青左內史李沮爲強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車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大行息爲將軍皆屬衛大將軍擊匈奴索隱曰沮音子如反	

六	元狩元年	二	三	四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皆自殺國除	匈奴入鴈門代郡江都王建反膠東王子慶立爲六安王 弘卒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二	三	四 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	二	三
大將軍青再出定襄擊胡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敗降匈奴衛尉蘇建爲右將軍敗身脫皆屬青左內史沮爲彊弩將軍		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胡至祁連合騎侯敖爲將軍出北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爲將軍出右北平		大將軍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擊單于
	御史大夫蔡	御史大夫湯		

五	六	元鼎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元封元年	
蔡坐侵園壖自殺（索隱曰壖而緣反壖垣外垣餘地也）	四月乙巳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青翟有罪自殺		立常山憲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六月中河東汾陰得寶鼎	三月中南越相嘉反殺其王及漢使者 八月周坐酎金自殺	十二月東越反		
四 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	二	三	四 太子太傅高陵侯趙周爲丞相	二	三	四 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	二	三	四
			湯有罪自殺			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皆破南越	故龍頟侯韓說爲橫海將軍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中尉王溫舒出會稽皆破東越		秋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朝鮮
			御史大夫慶					御史大夫寬（索隱曰兒寬）	

三	四	五	六	太初元年	二	三	四	天漢元年	二	三	四
				改曆以正月為歲首。索隱曰謂用夏正也	正月戊申丞相慶卒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月丁卯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擊將軍韓說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皆擊匈奴。索隱曰杅音于因杅地名
						御史大夫延廣		御史大夫卿 索隱曰王卿		御史大夫周 索隱曰杜周	

太始元年 班固云司馬遷記事訖于天漢自此已後後人所續。索隱曰即褚先生所補也後史所記不無異乎故今不討論也	二	三	四	征和元年	二	三	四	後元元年
				冬賀坐為蠱死	七月壬午太子發兵殺游擊將軍說使者江充	六月劉屈氂因蠱斬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彭城侯	二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二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擊匈奴		
		御史大夫勝之			御史大夫成			

二		三	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將軍博陸侯都尉金日磾為車騎將軍秺侯太僕安陽侯上官桀為大將軍	
孝昭（始元元年）		四 九月日磾卒		
二		五		
三		六		
四		七	三月癸酉衛尉王莽為左將軍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		八		
六		九		
元鳳元年		十	九月庚午光祿勳張安世為右將軍	御史大夫訢
二		十一		
三		十二	十二月庚寅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丸	
四	三月甲戌千秋卒	三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封富春秋		御史大夫楊敞

五	十二月庚戌訢卒	二		
六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九月庚寅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丸	
元平元年	敞卒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封陽平侯	四月甲申光祿大夫龍頟侯韓曾為前將軍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趙充国為後將軍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廣明
孝宣（本始元年）		二		
二		三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龍頟侯韓曾為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国為蒲類將軍度遼將軍平陵侯范明友為雲中太守富民侯田順為虎牙將軍擊匈奴	
三	三月戊子皇后崩 六月乙丑義薨	六月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封扶陽侯 田廣明田順擊胡還皆自殺充國奪將軍印		御史大夫魏相

四	十月乙卯立霍后	二		
地節元年		三		
二		四	三月庚午將軍光卒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將霍禹為右將軍	
三	立太子	五月甲申丞相賢老賜金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封高平侯	七月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禹為大司馬	御史大夫邴吉
四		二	七月壬寅禹要斬	
元康元年		三		
二		四		

三		五		
四		六	八月丙寅安世卒	
神爵元年	上郊甘泉太畤汾陰后土	七	四月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後將軍充國擊羌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韓曾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	上郊雍五畤祋栩出寶璧玉器	八		
三		三月相卒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為丞相封博陽侯		御史大夫望之

四		二		
五鳳元年		三		
二		四	五月己丑將軍增卒 五月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霸
三		正月吉卒 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御史大夫延年
四		二		
甘露元年		三	三月丁未延壽卒	
二	赦殊死賜高年及鰥寡孤獨帛女子牛酒	四		御史大夫定國

三		三月己丑丞相霸薨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		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四		二		
黃龍元年		三	樂陵侯史子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	
孝元初元元年		四		
二		五		
三		六	十二月執金吾馮奉世為右將軍	

四　五　永光元年　二

十月戊寅定國免　三月壬戌朔日食

七　八　九　七月壬辰免就第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封扶陽侯丞相賢子

二月丁巳平恩侯許嘉為左將軍　九月衛尉平昌侯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七月太常任千秋為奮武將軍擊西羌雲中太守韓次君為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中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卒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二月廣德免七月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三　四　五　建昭元年　二　三

六月甲辰玄成薨

二　三　四　五　六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

右將軍平恩侯許嘉為車騎將軍侍中光祿大夫樂昌侯王商為右將軍右將軍馮奉世為左將軍

弘免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衛尉繁延壽為御史大夫

四　五　竟寧元年　孝成（建始元年）　二　三

十二月丁丑衡免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月癸丑遣光祿勳詔嘉上印綬免賜金百斤

六月己未衛尉楊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十月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為光祿大夫右將軍執金吾弋陽侯任千秋為右將軍

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譚免廷尉尹忠為御史大夫

四　河平元年　二　三　四　陽朔元年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

三月甲申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為右丞相　二　三　四　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　二

任千秋為左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為右將軍十月己亥忠自殺　十月辛卯史丹為左將軍太僕平安侯王章為右將軍

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二		三	張忠卒	育大僕王音為御史大夫
三			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為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
四		七月乙丑右將軍光祿勳平安侯王章卒	閏月壬戌永卒	
鴻嘉元年	三月[illegible]卒	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嘯命羣雄　天下未定

王我漢功　三傑既得　六奇獻功

章邯已破　蕭何築宮　周勃厚重

朱虛至忠　平津作相　條侯揔戎

丙魏立志　湯堯飾躬　天漢之後

表以年功

禮書第一

（索隱曰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正義曰天地位日月明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羣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儀尊卑貴賤有序咸謂之禮經六籍咸謂之書故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云云）

大史公曰洋洋美德乎（索隱曰洋音羊洋洋美盛貌鄒誕生音翔非也）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正義曰言天地宰制万物役使羣品順四時而動咸有成功豈藉人力營為哉是美善盛大衆多之德也故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余至大行禮官（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漢景帝改曰大鴻臚者臚者掌九賓之儀也）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正義時證反）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礼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末○索隱曰錯鏤衡扼為文飾也詩曰約軧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正義為于偽反錯作鏓七公反）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illegible]酸鹹以致其美（周礼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于牲及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衆曰羞者進也）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為席也王肅曰不緣也○正義按括草蒲草蔽）皮弁布裳（周礼曰王視朝則皮弁之服鄭玄曰皮弁[illegible]玉升白布衣積素為裳也○正義曰以鹿子皮為弁也撥髮）

（積索而爲裳也）朱絃洞越（鄭玄曰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瑟底孔）大羹玄酒（鄭玄曰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索隱曰彫謂刻飾也言彫飾是奢侈之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礼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灌者酌鬱鬯灌于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乱昭穆故不欲觀之）周衰禮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索隱曰言子夏是乃孔子門人之中高弟者謂才優而品第高也故論語四科有文學子游子夏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曰論語云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鼓方叔入于河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皆哀公時礼樂崩人皆去也）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正義曰秦採擇六国礼儀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典法行之）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集解 抵至也 襲一〇索隱曰以大抵猶大略也臣以抵訓爲歸則是大略大歸其義皆通於一）自天子稱號（正義稱尺

證反）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正義曰孝文本紀云上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幃帳不得文繡治霸陵皆以瓦器是躬化節儉謂何嫌耳不須繁禮飾貌也）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正義曰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也齊孝王狐疑城守三國兵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不言七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正義曰上乃旦反下乃憚反）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正義曰辨音遍）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改年爲太初）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正義音諍）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正義曰屈求物反）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

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索隱曰茝音止又音昌改反）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服虔曰簀謂之第○索隱曰疏謂窻也○正義曰疏謂窗也第側里反）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正義曰謂蒲華為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体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索隱曰劉氏云側持也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臭為香者山海經云臭如蘪蕪易曰其臭如蘭是臭為草之香也今以側為边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前注見）和鸞之聲（鄭玄曰和鸞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illegible]曰鸞在鑣和在衡續漢書輿服志曰鸞雀立衡也○正義曰皇覽云鸞以金為鸞懸鈴其中於衡上以為遲疾之節所以正威儀行舒疾也）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鄭玄曰武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護湯樂也○正義曰步猶緩車則和鸞之音中於武象驟車中於韶護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周礼曰交龍為旂○正義斿音旒）寢兕持虎鮫韅（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韅者當馬腋之革音呼見反○索隱曰寢兕一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若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劉氏云畫之於旌竿及幢杖等以今所見為說也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正義曰兕音似爾雅云兕似牛）彌龍所以養威也（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索隱曰彌亦音弭謂金飾衡軛為龍此皆王者服御崇飾所以示威故云所以養威也此文皆出大戴禮[illegible]劉云薄猶飾也璆然龍鏐音虬）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言人誰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illegible]以身之[illegible]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illegible]生之為見不能見危致命若者以死若猶如也言孰[illegible]為見如此者必刑戮及身故云以死下文者倣此也○正義曰夫音扶要音腰孰知猶審知也出死猶處死也審知志士推誠處死要立名節若曹沫茅焦所以養生命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材也（正義曰費音祕味反輕猶薄言審知儉薄費用則能畜聚所以養財貨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正義曰言審知恭敬辭讓所以養體安身）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正義曰言審知禮義文章道理所以養其情性此四科是儒者有禮義故兩得之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正義曰苟且若如此也言平凡好生人且見操節之士以礼義處死義得其生偷為如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以輕省費用義得其財有効如此者必害身）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正義曰惰徒卧反言平凡怠惰之人且自見礼之士以恭敬礼讓處得安樂有効如此者必危亡也）情性之為安若者必滅（索隱曰覆解上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正義曰勝音升證反言平凡好勝之人且見利之士礼義文理養得情有効如此者必滅亡也此四科是墨者無禮義故兩失之也）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索隱曰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詩曰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是儒墨之分（正義曰分音扶問反分猶等也若儒等而是治辨之極彊固之本威行之道功名之總則天下歸矣）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索隱曰自此已下皆是儒分之功也○正義曰固堅固也言國以礼義則[illegible]仰無有敢伐故為彊而且堅固本也）威行之道也（正義曰以禮義[illegible]天下伏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功名

之總也（正義曰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服之故爲功名之總也一合也臣服也）王公由之（正義曰由禮義也）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索隱曰勝猶上功名之總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徐廣曰大剛曰鉅○正義曰宛城今鄧州南陽縣城是音於元反鉅剛鐵也）施鑽如蠭蠆（索隱曰鑽謂矛刃及矢鏃也）輕利剽遬（正義曰上匹妙反下音速剽遬疾也）卒如熛風（正義曰卒村忽反熛必遙反熛風疾也）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許慎曰垂涉地名也）莊蹻起楚分而爲四（索隱曰蹻音其略反楚將之名言其起兵亂後楚遂分爲四按漢志滇王莊蹻之後也○正義曰以起字爲絕句或云楚莊王苗裔也括地志云郎州黔州在京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戰國楚威王時莊蹻王滇則爲滇國之地楚昭王徙都郢莊蹻王滇楚襄王徙都陳楚考烈王徙都壽春成故秦逼乃四分也然昭王雖在莊蹻之前故荀卿兼言之也）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利兵哉○正義曰參七含反言驗楚國豈無堅甲利兵哉爲其不以禮義故喪分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正義曰括地志云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至豫州郾城縣名濆水爾雅云河有雍汝有濆亦汝之別名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名潁山地理志高陵山汝出東南至新蔡縣入淮陽乾山潁水出東至下蔡入淮也）江漢以爲池（正義曰江即岷江從蜀入楚在荊州南漢江從漢中東南入江四水爲楚之險固也）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鄧林後遂爲林名○索隱曰按裴氏引山海經以爲夸父弃杖爲鄧林其言北飲大澤蓋非在中國也劉氏以爲今襄州南鳳林山是古鄧祁侯

之國在楚之北境故云阻以鄧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爲方城即此山也）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索隱曰振動也槁乾葉也○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鄢子之國鄧之南鄙也又率道縣南九里有故鄢城漢惠帝改曰宜城也郢城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即吳公子光伐楚楚平王恐城郢者也又楚武王始都郢紀南故城是也在江陵北十五里也）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索隱曰言無人必保其性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徐廣曰試一作誠也○正義曰詘丘勿反試用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正義曰求勿反又求厥）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正義曰分扶問反言明儒墨之分使禮義均等則下應之如影響耳）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正義曰事君以禮義民有不由禮義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之罪伏刑矣）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正義曰類種類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

（正義曰惡音烏）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索隱曰鄭氏偏音遍○正義曰偏疋然反）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懷（索隱曰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孫為諸侯不思祀其父祖故礼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蓋與此同意）大夫士有常宗（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謂別子之後也）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索隱曰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今大戴礼作郊止乎天子當是也止或作疇因誤耳）社至乎諸侯（索隱曰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函及士大夫（函音含○索隱曰含謂包容諸侯已下至士大夫得祭社故礼云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亦曰里社也鄭誕生音啗徒濫反意義亦通但不見古文各以意為說耳今按大戴礼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為啗者當以導與啗同後足字矣止唯有口存故使淺者得以穿鑿而用也）

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鄭玄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法之賦）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穀梁傳曰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始封之者必為其太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鄭玄曰大享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也）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鄭玄曰嚌至齒）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索隱曰貴

本親用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大一者天地之本也得礼之文理是合於大一也隆者盛也高也得礼文理歸于大一是礼之盛也）故尊之上玄尊也（正義曰皇侃云玄酒水也上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至晚世雖有酒存古礼尚用水代酒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索隱曰樽之上玄樽俎之上腥魚豆之上大羹三者始一皆是本故云一也）利爵弗啐也（鄭玄曰啐入口也○索隱曰按儀礼祭畢獻祝而告成是為利爵祭初未行無筭爵故不啐入口也）成事俎弗嘗也（索隱曰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胙爵而不嘗俎也）三侑之弗食也（索隱曰礼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有三侑既是勸尸故不相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索隱曰發齊謂婚礼父親醮子而迎之前故曲礼云齋戒以告鬼神是婚礼有齋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索隱曰此五者皆以礼之初始質而未備亦是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大路之素幬

也（礼記曰乘素車貴其質鄭玄曰素車殷輅也○索隱曰幬音儔謂車蓋以素帷亦質之也）郊之麻絻（周礼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礼也孔安国曰冕緇布冠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正義絻音免亦作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儀礼士喪礼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三尺礼記曰大功已上散帶也○索隱曰大路已下三事相似如一故云一也散麻取其質無文飾亦貴本也）三年哭之不反也（礼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一倡而三嘆（鄭玄曰倡發歌句者三嘆三人從嘆）縣一鍾尚拊膈（徐廣曰一作搏膈○索隱曰縣音懸拊音撫膈音格膈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声亦質也鄭氏膈音膊蓋依大戴礼也而鄭注礼云搏拊祝敔也）朱絃而通越一也（索隱曰大瑟而練朱其絃又通其下孔使声濁且遲上質而貴本不取其声又有三歎已下四事皆不取其声也）凡禮始乎脫（索隱曰脫猶疏略也始初也言礼之初尚疏略也）成乎文（索隱曰言礼成就有文飾也）終

乎銳（徐廣曰一作悅。索隱曰音悅言礼終卒和悅人情大戴礼作終於隆隆盛也）故至備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正義曰言情文俱盡言是礼之至備也）其次情文代勝（索隱曰音昇又音尸證反或文勝情情勝文是情文更代相勝大戴礼作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索隱曰言其次情文俱失歸心渾沌天地之初復礼之本是歸太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海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正義曰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礼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爲下則順用爲上則明也）

太史公曰至矣哉（索隱曰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礼論之意極言礼之損益以結礼書之論也）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索隱曰謂礼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礼之殺復情以歸大一隆殺皆歸大一者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索隱曰礼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與脫略是始終相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又應當也）至文有以辨（索隱曰言礼之至文作辨尊卑貴賤故云有以辨也）至察有以說（索隱曰言礼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足以悅人心故云有以說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正義曰小人猶庶人也則法也言天下士以上至于帝王能從礼者則治安不能從礼者則危亂庶人據於事不能法礼也）禮之貌誠深矣（索隱曰有本作懇誠深者非也。正義曰言礼之貌信深厚矣雖有鄒子堅白同異之辯明察之於礼義之中自然懦弱敗壞之礼也）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正義曰言礼之貌信廣大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辯入於礼義之中自然成溫俗褊陋之言）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索隱曰言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礼則自嗛望知其小大）其貌誠高矣（正義曰言礼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於礼義之中自然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索隱曰恣睢猶毀訾也言訾毀礼者自取墜滅）故繩誠陳（鄭玄曰誠猶審也陳設也謂彈畫也）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鄭玄曰衡稱也縣謂錘也。正義曰音玄）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索隱曰錯置也規車也矩曲尺也。正義曰錯七故反）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正義曰詐僞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慢恣睢自高也故陳繩曲直定懸衡輕重分錯規矩方員自消滅矣）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猶道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索隱曰思索求也）謂之能慮能慮勿易（正義曰易謂輕易也）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正義曰好火到反言以礼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礼謂之能思慮又不輕易與礼謂之能堅固能慮能固其礼更加好之乃聖人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正義曰道謂礼義也言人有礼義則爲聖人比於天地日月廣大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索隱曰隆猶厚也殺猶薄也）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正義曰言文飾情用表裏外內合於儒墨是得礼情之中而流行不息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正義曰中謂情文也）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正義曰騖音務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減省而合情文便得其中縱有戰陣殺戮邪惡則不棄於礼義矣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騖也）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曰言其出守正不讓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曰宮庭聽朝處喻君子心內常守礼義若宮庭焉）人域是域士君子也（索隱曰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非居也。正義曰處平凡人域之中能知礼義之域限即爲士及君子地）外是民也（索隱曰外謂人域之外非人所居之地以喻礼義之外別爲他行即是小人故云外是人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索隱曰房音旁房皇猶徘徊也周浹猶周匝言徘徊周浹委曲得礼之序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索隱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理之所歸積益弘廣也故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礼苟無忠信之人則礼不虛道然此文皆荀卿礼論之所載者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正義曰言君子內守其礼德厚大積廣至於高尊明礼則是礼之終竟也此書是褚先生荀卿礼論兼爲之）

索隱述贊曰

禮因人心　非從天下　合誠飾貌
救弊興雅　以制黎甿　以事宗社
情文可重　豐殺難假　仲尼坐樹
孫通蕝野　聖人作教　罔不由者

禮書第一　史記二十三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四

（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体貌端脩咸謂之樂樂書者猶樂記也鄭玄云以其記樂之義也按別錄目属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十一篇者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礼有樂情有樂化有象法有賓牟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之亦畧有分焉劉向校書得書樂二十三篇著於別録今樂記雖有十一篇其名猶存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正義音刈）悲彼家難（正義曰乃憚反家難謂文王囚羑里武王伐紂）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正義曰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懼推己戒勵爲治是善守善終也）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正義約于偽反）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正義曰音洛言不樂至荒淫也）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正義比音鼻）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索隱曰嘄音姑堯反又音叫噭音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

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是辟（索隱曰辟亦君也〇正義辟井亦反）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索隱曰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言不能遂容於魯而去也或作遂客誤矣）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按家語云孔子嘅季桓子作歌引詩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是五章之刺也）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正義曰祖伊諫殷紂紂不聽孔安國云祖己後賢臣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正義曰說音悅解音蟹言非此樂知通亦悅樂之不通散恩澤之事不能各一世之化也諫二世故名之也）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索隱曰按過沛詩即大風歌也其辭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也侯語辭也詩曰侯其禕而者是也兮亦語辭也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也）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正義肄音異）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索隱曰按礼樂志安世房中樂有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類曰爾雅云春曰青陽夏曰朱明）秋歌西皞（韋昭曰少皞也）冬歌玄冥（正義曰禮記月令云玄冥水官也）世多有故不論（索隱曰言四時歌多有其詞故此不論載今見漢書禮樂志）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傍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窐曲之窐也〇索隱曰洼音烏花反蘇林音窐窐即窊也）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索隱曰按禮樂志貢作況況與貢意亦通〇正義曰太一北極大星也）霑赤汗兮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騁容與兮跇萬里（孟康曰跇音逝如淳曰跇謂超踰也索隱曰鄒誕生云跇一作世音跇）〇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〇索隱曰梢音史交反又作蠨亦同音）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正義曰皇侃云此章有十一品故名爲樂本備言音聲所起故名樂本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正義曰物者外境也外有善惡來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

（云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鄭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王肅曰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而動見於聲）聲相應故生變（鄭玄曰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而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正義曰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爲樂故變使雜令聲音諧和也）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方猶文章○正義曰皇侃云單聲不足故變雜五聲使交錯成文乃謂爲音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鄭玄曰干揗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也○正義曰比音比次也音五音也言五音雜雜猶未足爲樂複須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爲樂武陰文陽故所執有輕重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正義曰合音乃成樂是樂由音而生諸樂生起所由之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正義曰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將欲明樂隨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玄曰噍踧也○索隱曰焦音妙字鄒誕生作噍音將妙反○正義曰殺所介反噍踧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戚哀戚在心故樂聲踧急而殺也此下六者皆人君見前境來感己而制樂音隨心見之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鄭玄曰嘽寬綽之貌○正義曰嘽寬也若外境可美則其心歡樂歡樂在心故樂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鄭玄曰發揚也○正義曰若外境會意其心喜悅悅喜在心故樂聲發揚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正義曰若外境乖失故己心怒謂怒隨心心隨怒而發揚故無轢戾則樂聲麤強而嚴厲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正義曰廉隅也若外境尊高故己心悚敬悚敬在內則樂聲直而有廉角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正義曰柔軟也若外境憐愛故己心愛惜愛惜在內則樂和柔也）六者非性也（正義曰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見而動故云非性）感於物而後動（鄭玄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正義曰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先王聖人在上制正礼以防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正義曰胡孟反）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鄭玄曰極至也○正義曰四事防慎所感之由也用礼教導其志用世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其行用刑辟防其凶民不使流僻佚感防之使同其一敬不爲非也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鄭玄曰此其所謂至也○正義曰上四事功成民同其心俱不邪僻故治道出也民心所編有前六者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正義曰此樂本章第二段明樂感人心也人心即君人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正義曰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心既感物而動故形見於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義曰謂之音清濁雖異各見於外成於文彩迺謂之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正義曰樂音洛言平理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正政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徐廣曰一作憤○正義曰亂世之音民心怨怒樂声亦怨由其正乖僻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義曰思音四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亡國之時民之心哀思其樂音亦哀思由其民困苦故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鄭玄曰言以八音知否随政也○正義曰政和則声音安樂政乖則声音怨怒是声音之道與正通矣）宮爲君（○王肅曰居中揔四方索隱曰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声重而尊故爲君○正義曰宮屬土土居中央揔四方君之象也）商爲臣（王肅曰秋義斷○索隱曰商是金金爲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爲民（王肅曰春物並生各以區別民之象也○索隱曰絃用六十四絲声居宮羽之中比君爲劣比物爲優故云清濁中人之象也○正義曰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爲事（王肅曰夏物盛故事多○索隱曰徵屬夏夏時生長万物皆成形体事亦有体故能事絃用五十四絲○正義曰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者也）羽爲物（王肅曰冬物聚○索隱曰羽爲水最清物之象故爲物絃用四十八絲）五者不亂則無怗懘

之音矣（鄭玄曰怗懘敝敗不和之貌也○索隱曰又本作怗懘省也○正義曰怗弊也懘敗也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用不相壞乱則五音之響無弊敗也）宮亂則荒（鄭玄曰荒猶散○正義曰宮乱則其声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其君驕商亂則搥（徐廣曰搥今礼作陂也○索隱曰搥因都回反陂音詖○正義曰商音乱其声詖邪不正由其臣不理於官壞故也）其臣壞角亂則憂（正義曰角音乱其声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其民怨徵亂則哀（正義曰徵音乱其声哀苦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其事勤羽亂則危（正義曰羽音乱其声傾危由君賦重於其民貧乏故也）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正義曰迭互也陵越也五声並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謂之為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玄曰君臣民事物也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索隱曰無日猶言無復一日也以言君臣凌慢如此此無復一日則國之滅亡朝夕可待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玄曰比猶同○正義曰鄭音好濫淫志衛國之音促速煩志並是亂世音鄭衛亂而未滅亡故比慢也比必以反）桑間濮上之音（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正義曰昔殷紂使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以致亡國武王伐紂此樂師師延將樂器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夜過此水聞水中作此樂因聽而寫之旣得還國為晉平公奏之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紂之所由亡也）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正義曰若用此濮上之音其政必離散而民人流從逃亡緣自無上各行私情国即滅亡而不可禁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正義曰此樂章第三段也前第一明人心感樂第二段明樂感人心此段聖人制正樂以應之此段自有二重自凡音至反人道為一重却應第二段樂感人心也又自人心生而靜至王道備矣為一重却應第一段人心感樂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鄭玄曰倫猶類也理分也○正義曰[illegible]初生由君心形而成樂樂成則能通於百姓使各尽其類分故曰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

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鄭玄曰禽獸知此為声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是故審聲以知音（正義曰声為音本若欲知音當須審定其声然後音可知）審音以知樂（正義曰音為樂本前審定其音然後可知樂也）審樂以知政（正義曰樂為政本前審定其樂然後政可知也）而治道備矣（正義曰以前審定其本後微其末則為治之道乃可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鄭玄曰幾近也○正義曰礼謂治国之礼包萬事萬事備具始是礼極今知樂者但正君臣民事物五者之情於礼未極故云幾於礼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鄭玄曰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礼○正義曰若聽樂而知礼則是礼樂皆得二者備具則是有德之君也又言有德之人者是能得礼樂之情故云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鄭玄曰隆猶盛也極猶窮也○正義曰大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窮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正義曰食音嗣亨謂宗廟[illegible]夫礼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故云非極味是也論語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illegible]）清廟之瑟（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王肅曰於清廟中所鼓之瑟）朱絃而疏越（鄭玄曰越瑟底孔[illegible]疏之使声遲）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玄曰遺猶餘也○正義曰[illegible]謂一人始唱歌三人讚嘆[illegible]不極音声故但以熟絃廣孔少唱寡和此音有德傳於[illegible]無窮是有餘音不已[illegible]本不在音是有遺餘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正義曰大享即祫[illegible]食亨也[illegible]故食言大也此言礼盛不作至味之事[illegible]）尚玄酒（正義曰祫祭之礼則列玄尊在上五齊在下也）而俎腥魚（正義曰[illegible]腥魚者生魚也[illegible]三牲而非[illegible]載生魚也）大羹不和（正義曰和胡卧反[illegible]祭有肉汁為[illegible]大羹[illegible]和也）

有遺味者矣（正義曰遺亦餘也此首貴素之食礼人主誠設之道不極滋味故尚明水而腥魚也）（礼可重流芳竹帛傳之無已有餘味一云礼本在德不在甘味故用水魚而遺味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玄曰教之使知好惡○正義曰好火到反惡一故反平均也言先王制礼作樂本是教訓於民平於好惡之理故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正義曰此第三段第二重也人初生未有情欲其情欲至靜稟于自然是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今礼作欲○正義曰其心雖靜感於外情因物而動是性之貪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王肅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並如字○正義曰知音智）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正義曰言好惡不自節量於心雖知情欲誘之於外不能反還己躬之善則天性滅絕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illegible]）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玄曰隨物變化○正義曰夫物不一故言无窮也若人心嗜欲無變隨好惡不能節之則與之而化故云人化物）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玄曰言無所不為○正義曰心隨物化則滅天性而恣人心之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鄭玄曰為作法度以道其欲也王肅曰以人為之節言得其中也）衰麻哭泣（正義曰此以下並是陳礼）（節人之事也制五服哭泣所以紀喪事之節而不使背死忘生也事死者難故以哀哭為前也）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因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鄭玄曰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正義曰冠音貫笄音雞）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大射鄉飲酒）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正義曰此第二章名為樂論其中有四段此章論禮樂同異也夫樂使率土合和是同也礼使父子殊別是為異也）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遁不能自還）禮勝則離（王肅曰離析而不親○正義曰勝式證反勝猶過也礼樂雖有同異而又相須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礼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礼過殊隔無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鄭玄曰欲其並行彬彬然○正義曰[illegible]和內是合情[illegible]敬外是飾貌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正義曰文謂声成文也若作樂文采諧同則上下並和是樂和民声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正義曰好惡並去声又並如字著張慮反若法律分明善惡章著則賢愚斷別是政化行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正義曰王者為用刑則禁制暴慢疏爵以舉賞賢良則政治均平是刑以防之矣既是禁暴而又言舉祿者示刑政最為重不宜獨行必須賞罰著明也然礼樂之用非政不行明須四事連行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正義曰言礼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和在心○正義曰此樂論第二段謂樂功也出猶生也心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也）禮自外作（鄭玄曰敬在貌○正義曰作猶起也為人在敬有未足起此礼也）樂由中出故靜（正義曰樂和心在內故云靜）禮自外作故文（鄭玄曰文猶動○正義曰礼肅人貌貌在外故文動）大樂必易（正義曰易以豉反朱弦疏越是也）大禮必簡（鄭玄曰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正義曰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鄭玄曰至猶達）

（也行也○正義曰樂行主和和達則[illegible]無擾怨怒也礼行主讓讓達則民不爭競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正義曰前云礼至不爭故致天下尊卑之序也礼使父慈子孝是合父子之親也即父事三老也）明長幼之序（正義曰長坐幼立是明長幼之序即兄事五更是也）以敬四海之內（正義曰孝經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君即是敬四海之內也）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正義曰言天子能躬行礼則臣下以用礼如此則礼行矣合父子以下悉自天子自身行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正義曰此樂論第三段論礼與樂唯聖能識也言天地以氣烝合生萬物大樂之理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正義曰言天有日月也有山川高卑殊形生用各別大礼辯尊卑貴賤等差異別是大礼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鄭玄曰不失其性○正義曰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性萬物）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成物有功報焉○正義曰礼與天地生以同節有尊卑上下報萬物之功）明則有禮樂（鄭玄曰教人者也○正義曰明猶外也言聖王能使樂與天地同和礼與天地同節又能顯明其礼樂以教人也）幽則有鬼神（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也○正義曰幽內也言聖王又能內敬鬼神助天地生成萬物）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正義曰言行礼同節故四海合敬矣樂同和故四海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正義曰尊卑貴賤之別是殊事也施之同以莊敬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正義曰宮商錯而成文循事而制變是異文同以勸愛是合愛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正義曰樂情主和礼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化情同故明王相因述也）故事與時並（鄭玄曰舉事在其時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正義曰言聖王所為之事與所當之時並行也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並行此句明礼也）名與功偕（鄭玄曰為名在於其功也偕猶俱也王肅曰有功然後得受其名○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偕俱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若堯舜樂名咸池大韶湯武樂名大濩大武也）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正義曰此陳樂事也鐘鼓之屬是樂之器有形質故為事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徐廣曰綴今礼作綴鄭玄曰兆其外營域○索隱曰綴舞者酇列也又按下文其舞行及遠及短礼皆作綴蓋是字之殘缺訛變耳故此為綴而下又為及也並依字讀義亦雖通恐違古記耳）樂之文也（正義曰文飾之事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正義曰既能窮本知末知變又能著識夫終所以能述作者謂之聖也）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鄭玄曰述謂訓其義○正義曰謂上文云升俯仰伸降上下也）作者之謂聖（正義曰堯舜禹湯之屬是也）述者之謂明（正義曰游夏之屬是也）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正義曰此樂論第四段也謂礼樂之情也樂法天地之氣故云天地之和礼仰天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礼樂從天地仰來王者必於天地然後能與起礼樂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鄭玄曰化猶生也別謂形体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玄曰言法天地○正義曰天用和氣化物物從氣化是由天作也地有高下區分以生萬物礼有品節殊文是由地制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鄭玄曰過猶誤也暴失文武意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正義曰礼樂既不可誤故須明天地者乃可制作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王肅曰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正義曰既云唯聖人識礼樂之情所以下更說其情

（狀不同也倫類也賀瑒云樂使物得類有而無害是樂之情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正義曰容猶事也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鄭玄曰質猶本○正義曰明礼情也質本也礼以心內中正無有邪僻是礼之本）莊敬恭順禮之制也（正義曰明礼情之事也謂容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礼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貫礼之敬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正義曰言四者施用祭祀隨世而異則前王所不專故文二則此所以與民同言隨世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鄭玄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于王業治在乎教民○正義曰此第三章名礼樂章言明王爲治制礼作樂故名礼樂章其中有三段一明礼樂齊其明必對二明礼樂法天地之事三明天應礼樂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徐廣曰辯一作別駰案鄭玄曰辯徧也○正義曰辯步勉反又边練反夫礼樂必由功治有小大故礼樂應之而備挾也若上世民淳易化故王者功治廣徧是以礼樂備也而殷周民澆不足故王者功治偏挾則礼樂亦不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玄曰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也○正義曰謂樂不備干戚周武也樂以文德爲備故用朱絲疏越干戚之舞故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正義曰辯礼不具也謂腥俎玄尊表誠象古而已不在芬苾孰味是乃澆世爲之非達礼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鄭玄曰言其有損益○正義曰庾蔚之云樂與於五帝礼成於三王樂與王者之功礼隨世之質文崔靈恩云五帝淳澆不同故不得相沿爲樂三王文質之不等故不得相襲爲同礼）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礼人之所勤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無憂（鄭玄曰敦厚也）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鄭玄曰礼爲異○正義曰

天高於上地卑於下万物布散殊別於其中而大聖制礼別異尊卑是聚文而行故云礼制行矣礼以節制爲義故云礼制）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樂爲同○正義曰天地二氣流行不息合同烝氣化生万物而大聖作樂合同人心是以象天地而起故云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正義曰近其靳反春夏生長万物故爲仁愛樂主陶和万生故仁近於樂也秋則殺斂冬則蟄藏並是義主斷割礼爲節限故義近於礼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鄭玄曰敦和樂貌同○正義曰此釋仁近樂之義言樂之爲體敦厚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順於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鄭玄曰別宜礼尚異也孫炎曰居鬼人鬼之志也○正義曰此解義近礼之由居鬼猶循神也鬼謂先賢也礼之爲體尊卑殊別各有其宜因居先賢鬼氣而從於地分別礼分）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各得其宜也此二篇亦各得其位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正義曰此礼樂章第二段也明礼樂法天地事也言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是象天地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鄭玄曰高卑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動靜有常小大殊矣（鄭玄曰動靜陰陽用事也小大万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玄曰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正義曰性生也万物各有嗜好謂之性命者長短夭壽也所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夭壽不同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玄曰象光耀形體貌○正義曰言日月星辰之光曜草木鳥獸之體貌也）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正義曰絡礼之別也此天地明聖制礼殊別是天地之分別也亦別辯宜居鬼而從地也）地氣上濟（鄭玄曰躋升也）天氣下降（正義曰明礼樂法天地氣也天地二氣之升降合而生物故樂以氣法地弦歌声氣升降相合以象天也然氣從下升此別象乘故從地治也形以上尊故礼象形從天始地

陰陽相摩（正義曰二氣切磨而万物生發作樂亦令声氣切磨使民心在敬也）天地相蕩（鄭玄曰蕩動也○正義曰天地八節蕩動也天地化物八節更相感動作樂亦令八音相感動也）鼓之以雷霆（正義曰万物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雷霆以鼓動之如樂用鐘鼓以發節也大雷曰霆）奮之以風雨（鄭玄曰奮迅也○正義曰万物皆以風雨奮迅而出如樂用舞奮迅以象之使發人情也）動之以四時（正義曰万物生長隨四時而動如樂各遂心內所須而奏之）煖之以日月（正義曰煖音喧遠反万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如樂有蘊藉煖人喧昭也蘊藉者歌不直言而長言嗟嘆之屬也）而百物化興焉（鄭玄曰百物化生）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正義曰結樂者和也如此有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鼓和率神而從天也）化不時則不生（正義曰此礼樂章第三段明天地應於礼樂也前聖人既作礼樂此明天地應樂也[illegible]八主行化失時天地不應以惡氣毀物故云化不時則不生也）男女無別則亂登（鄭玄曰登成也然後則告物礼失則亂人○正義曰此明天地應[illegible]也登成也若人男行礼男女無別則天地應而錯亂成之也）此天地之情也（正義曰斋遺礼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法害物礼是形最故言亂人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鄭玄曰極至也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正義曰言陰陽和四時順以應礼樂礼樂與鬼神竝助天地而成化也）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礼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王肅曰著明也明太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法也○索隱曰樂能明太始是法天也地能成万物故礼所以法地也○正義曰著猶處也天為万物之始故曰太始天蒼而氣化樂亦氣化故云處太始也成物地也体盤薄長成万物也在地成形礼亦形數故云居成也地平故曰居天高故曰著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鄭玄曰著猶明白也息謂休止也○索隱曰運生不息者天之功也故易乾卦云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者養万物不動者地之德也故易坤卦云安貞之吉是也○正義曰此美礼樂配天地也著亦與也言樂氣運生不息者配天也礼制擧卑定位成養万物變不移動者配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鄭玄曰閒謂百物也○正義曰此美礼樂若分則配天地若合則与百物齊一也靜動而生万物稟天動地靜而生故呼百物為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鄭玄曰言礼樂之法天地也○正義曰引聖證此章也言聖人云明此一章是礼樂法天地也故言聖人曰礼云樂云樂動礼靜其並用事如天地閒物有動靜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己也其辭未聞也王肅曰南風育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索隱曰此詩之辭出尸子及家語○正義曰此第四章明樂施明礼樂前備後施布天下也中有三段一明施樂以賜諸侯也二明施樂須即既賜之此以宜即也三明礼樂所於各有本意本樂出本神共於琴今云舜作昔非謂舜始造八改用五弦琴特歌南風詩始為舜也五弦者無文武二弦唯宮商角徵羽之五弦也南風是孝子之詩也南風養万物而孝子之歌也得父母生長如万物得南風也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風詩以教理天下之孝也）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鄭玄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正義曰陳其台賞也若諸侯孝德明盛教化尊嚴年穀豐稔故天子賞樂也天下因而法之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正義曰行音胡郎反綴音下衛反本或作綴音同此明雖得樂賜而隨功得優劣也舞位行列也綴謂纘列也若諸侯治民勞苦由君德薄王賞之以樂則舞人少不滿將法纘蹤遠者也）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綴短（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正義曰佚音逸若諸侯治民暇逸由君得溢王賞舞人多則蕭將去纘促近也庶蔚之云此為貴奭礼也賈滿學故可隨功賜樂殺周肅虎易生然然不宜猶有優劣是以同制諸侯六佾數為周礼不同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正義曰觀其舞位人

（多少去緩近遠即知其君德薄厚也）聞其謚而知其行（鄭玄曰謚者行之迹○正義曰行音胡孟反制死謚隨君德故聞死謚則知其生行此一句比擬其辭也）大章章之也（鄭玄曰堯樂名言堯德章明○正義曰既生時舜則知德死則聞謚謚行故更引死後聞樂則知行事解之也大章堯樂也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後人聞大章則知堯生時德大明上章是堯德之明下章是後明於堯德白虎通云大章大明天地之道）咸池備也（鄭玄曰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淺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也（鄭玄曰舜樂名言能繼堯之德）夏大也（鄭玄曰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也（鄭玄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正義曰此則樂施章第二段明施樂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例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得則民多疾疫也）風雨不節則饑（正義曰風雨天事也風雨有声形故為事也若霖潦凄厲不有時節則穀損民饑也）教者民之寒暑也（鄭玄曰教謂樂也）教不時則傷世（正義曰寒暑不時既傷民疾苦樂教不時則傷世俗之化也）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正義曰風雨不節則民飢饉礼事不節則治無功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正義曰作樂所以法其治行也）善則行象德矣（王肅曰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正義曰此廣樂所以須鄭巳言先王為樂必以法治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夫豢豕為酒（鄭玄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非以為禍也（正義曰此言礼須節也豢養也言前王豢犬豕及作酒之事本以為礼祀神祇設賓客和親族礼賢能而實非為民作禍災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玄曰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正義曰此礼事也言民得豢酒無度節限卒至沉酗鬪爭殺傷而刑獄益生煩多則是酒之流害生其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礼百拜以喻多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

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正義曰此結節功也既防酒禍故飲不醉爭以時合歡適也）樂者所以象德也（正義曰此樂於章第三段明禮樂之所施各有本意在於象德也此言樂意也言樂之所施於人本有和愛之德）禮者所以閑淫也（正義曰此言禮意也言禮之所施於人大止邪淫過失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鄭玄曰大事謂死喪○正義曰民有喪則先王制衰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其名遂哀情是禮以哀之也）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正義曰樂音洛大福祭祀者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燕羞之禮使不過而各遂歡樂是有以樂之也）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正義曰分扶問反結二事哀樂違反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礼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鄭玄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正義曰施式豉反此第六段樂象法章第五段不以次第而亂升在此段明礼樂用別也庾蔚之云樂若所以宣暢四氣導達情性功及物而不知其所報即是出而不反所以謂施也禮者所以通人之意故有往必有來所以謂報也）樂樂其所自生（鄭玄曰自由也○正義曰此覆施也樂名所以由民下之心所樂生非有所報也）而禮反其所自始（正義曰此覆報也反猶報也禮生無名但是事耳隨時得質文之事而報之）樂章德（正義曰聞名知德若大章是也）禮報情反始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部武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殷尚質周尚文是也○正義曰禮報人情而制隨質文之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正義曰此以下廣言禮以報為體之事與車也大路天子之車也諸侯朝天子脩其職貢若有勳勞者天子賜之大路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正義曰庾蔚之云龍旂九旒上公之旌）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公羊傳曰龜青緣何休曰緣甲顧也千歲之龜青顧明乎吉凶也○索隱曰葆與寶同史記多作此字顧音耳占反○正義曰緣以絹反）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鄭玄曰贈

（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也○正義曰合結上諸事皆是天子送諸侯禮也言五等諸侯朝畢反去天子贈之大路龍旂寶龜又送之以牛羊之羣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正義曰此第七章明樂之情與之符達鬼神合而不可變也中有三段一明禮樂情達鬼神也二證禮樂達鬼神之事三明識禮樂之本可尊也前第六章明象象必見情故以樂主情樂變則情變故云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鄭玄曰理猶事也○正義曰禮主事禮別也故云事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正義曰解情不變也統領也同和合之情者也）禮別異（鄭玄曰統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之位○正義曰解事不可易也禮別於尊卑之專也）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正義曰貫猶通也言人情莫過於同異而禮樂能統同辨異故其說理能通人情）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正義曰庾蔚之云樂能通和性分使各不失其所是窮自然之本也使人不守其所守是知變通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正義曰著竹慮反去丘呂反著明也經常也著明誠信違去詐偽是理[illegible]行也）

禮樂順天地之誠（正義曰見胡練反合明禮樂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見地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見天之情也）達神明之德（正義曰達通也禮樂不失則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是通於神明之德也）降興上下之神（鄭玄曰降下也興猶出也○正義曰樂六變天神下八變地祇出是興降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鄭玄曰凝猶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正義曰為于偽反昭音照此樂情章第二段明禮樂能通達鬼神[illegible]既云能通鬼神此明其事也夫人聖人與天地合德故舉禮樂為數而天地從之大明也）天地欣合陰陽相得（正義曰欣喜也合猶蒸也禮樂化行故天氣下地氣蒸合陰陽交會故相得也論體謂之天地論氣謂之陰陽）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然後草木茂區萌達（鄭玄曰屈生曰區○正義曰區音勾草木據其成體之茂區萌豫其新牙故曰達達猶出也菽豆之屬直出曰

萌稱櫻之屬也）羽翮奮角觡生（鄭玄曰無鰓曰觡○索隱曰觡○牛羊有鰓曰角麋鹿無鰓曰觡○正義曰觡加客反羽翮鳥也角觡獸也鳥獸得天地覆育煦嫗故飛者則奮翅翮走者則生角觡也）蟄蟲昭蘇（鄭玄曰昭曉也凡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正義曰蟄蟲得陰陽煦嫗故皆出地上如夜得曉如死更有氣也）羽者嫗伏毛者孕鬻（鄭玄曰孕任也鬻生也正義曰伏房富反羽鳥也毛獸也二氣既交萬物生乳故鳥生卵嫗伏之獸懷孕而生育之者也）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鄭玄曰肉敗曰殰殈猶裂也○正義曰殈音呼覓反胎生獸也卵生鳥也懷任在內而死曰殰卵坼不成子曰殈今和氣不殰殈也）則樂之道歸焉耳（[illegible]炎曰和陰陽歸此也○正義曰庾蔚之云一者天地二氣萬物各得其所乃歸於樂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鄭玄曰揚越也○索隱曰干楯也揚與鉞同皇侃以揚為舉恐非也○正義曰此樂章第三段明識禮樂本者為尊識末者為卑黃鐘大呂之屬故云非謂也揚舉也謂舉楯以為舞也）

樂之末節也（正義曰黃鐘已下是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正義曰末事易之不足貴重故使童子小兒輩奏之也）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正義曰此亦明末也用禮之本在著誠去偽上理民不在鋪筵席樽俎升降為禮之事也）禮之末節也（正義曰布筵以下是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鄭玄曰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正義曰有司典禮小官也末節事易辨不為可重故小官掌其事也）樂師辯乎聲詩故北面而弦（王肅曰但能別聲詩不知其義故北面而弦鄭玄曰弦謂鼓琴瑟○正義曰此更引事證樂師曉樂者辯別聲詩聲謂歌也言樂師雖能別歌詩並是末事故北面言坐賤卑也）宗祝辯乎宗廟之禮故後尸（正義曰此禮事也宗祝大祝即有司之屬雖能分別宗廟之禮然佐於尸而非為敬之主為卑故在尸後也）商祝辯乎喪禮（鄭玄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故後主人（鄭玄曰後尸居後贊禮儀也此言知本者尊知

（末者卑○正義曰商祝者殷商之神祝習商家神祀以相佐喪事故云辯喪禮其雖掌喪事而非發喪之主故在主人後言立處賤也）是故德成而上（正義曰上謂堂也德成謂人君禮樂德成則爲君故居堂上南面尊之也）藝成而下（正義曰下堂下也藝成謂樂師伎藝雖成唯識禮樂之末故在堂下北面卑之也）行成而先（正義曰行胡孟反先猶前也尸及喪主也行成謂尸尊而人孝故爲行成）事成而後（鄭玄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伎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正義曰事爲劣故爲在宗商二祝也識尸及主人後也）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鄭玄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正義曰故先王使上下前後尊卑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於天下也如周公六年乃爲禮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正義曰此樂施章第三段後也誤在此閑淫之後又用此章廣爲象其德故云聖人之所以觀德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鄭玄曰謂立司樂以下教國子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正義曰此第五章名言樂明樂歸趣之事中有三段一言人心隨王之樂也二明前王制正樂化民也三言邪樂不可化民也前既以施人以必應之言其歸趣也此言人心隨王之樂也夫人不生則已既已生必有血氣心知之性也）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正義曰性合五常之行有喜怒哀樂之分但其發無常時隨外境所觸故亦無常也）應感起物而動（正義曰解所有四事之由也緣外故來感心心觸感來起動應之故有上四事也）然後心術形焉（鄭玄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微焦衰之音作（鄭玄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曰其細已甚）而民思憂（正義曰殺音所界反又色例反思音先利反此以下皆言心樂感而應見外事也若人君叢脞精志細劣其樂音噍戚殺急不舒緩也音既急促故民應之無憂也）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鄭玄曰簡節少易也）而民康樂（正義曰嘽昌單反易以豉反樂音洛嘽綽也緩和也慢疏也繁文多也康和樂安也言人君道

德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與節奏簡略而下民所以安）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賁大之也）而民剛毅（正義曰粗音麤賁扶粉反又音墳粗略也厲嚴也猛剛起動也末支體也賁廣大也賁氣充也言人君若性能嚴剛動而四支奮躍則樂流大民應之所以剛毅也）廉直經正（孫炎曰經法也○索隱曰經今亦本作勁）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正義曰經音勁言人君廉直勁而剛正則樂音矜嚴而誠信故民應之所以肅敬也）寬裕肉好（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正義曰肉仁救反好火到反肉肥也謂音如肉之肥言人君寬容肥好則樂音順成而和動故民應之所以慈愛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王肅曰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也滌放濫僭差也）而民淫亂（正義曰辟疋亦反邪音斜狄音惕滌音條皆往來疾速也往來速而成故云狄成往來疾而僭濫故云滌濫也言君上流淫樂辟回邪放散則樂行有往來速疾僭差之響故民應之而淫亂也心本無此六事由王而起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正義曰此言樂章第二段也前言民隨樂變此先王制正樂化民也言聖人制樂必本人之性情也）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曰稽考也制樂又考天地度數爲之如律呂應十二月八音應八風之屬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鄭玄曰生氣陰陽也五常五行也正義曰道音導行下孟反）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鄭玄曰密之言閉也[illegible]者陰氣閉密[illegible]今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鄭玄曰懾猶恐懼也[illegible]其懼也不至[illegible]）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illegible]中心也今以樂調和四事通暢交於中[illegible]動發於外不至散密[illegible]）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正義曰此結樂爲本情性之事也陽開陰抑剛引柔使中庸故天下安其位無

（後相侵等之也）然後立之學等（鄭玄曰等差也各用其材之差學之也。正義曰前用樂陶情和暢然後乃以樂語樂舞二事教之民各隨己性才等差而學之以備分也）廣其節奏省其文采（鄭玄曰廣增習之也省猶審習之也文采謂節奏合也）以繩德厚也（鄭玄曰繩猶度也王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類小大之稱（孫炎曰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索隱曰類今禮作律）比終始之序（鄭玄曰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鄭玄曰宮爲君商爲臣）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正義曰此結本人之情以下緣本而教親疏以下之理悉章著樂功使聞者皆知而見緝睦情也）故曰樂觀其深矣（正義曰此引古語證觀感人之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正義曰此言樂章第三段言邪樂不可化民將言邪樂之由故此前以天地爲譬此以地爲譬也敝猶勞熟煩猶數撓動也土過勞熟水過撓動則草木魚鱉不長大也）氣衰則生物不育（正義曰此以天譬也氣若天時氣也氣若衰微則生物不復成遂也）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正義曰此合譬也世謂時世亂其禮不備樂不節故云淫過度水土勞樂則草木魚鱉不長大如時世濁亂之禮樂不可爲亂矣）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正義曰樂音洛此論樂淫之事也淫樂則聲哀而無莊故雖奏以自樂必致顛危非自安之道故云樂而不安若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是有莊敬而安者也）慢易以犯節（正義曰易以豉反言無莊敬慢易也無節奏故云犯節也即是哀而不莊也）流湎以忘本（正義曰湎音沔靡靡無窮失於終止故言忘本即樂而不安之義也）廣則容姦（正義曰言淫慝禮樂聲無節也廣聲緩也容含也其聲緩者則含容姦僞也）狹則思欲（王肅曰其音廣大則容姦僞其狹者則使人思利欲也。正義曰狹聲急也其聲急者則思欲之攻也）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正義曰感動也言此惡樂能動善人滌蕩之善氣使失其所而滅善人平和之德也）是以君子賤之也（正義曰君子用樂調和是故賤於動滅平和之

氣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義曰此第六章名樂象本第八失次也明人君作樂則天地必法象應之中[illegible]能成象二明君子所從正樂[illegible]三段有本不僞之由五明其能成樂[illegible]列也今此明淫正二樂[illegible]人事也言君奏姦聲之樂以感動人民則天地應之而生逆亂之氣也）逆氣成象（鄭玄曰成象謂人樂習之也）而淫樂興焉（正義曰[illegible]亂爲法故民之樂声生於淫泆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正義曰言[illegible]流行民習[illegible]和也）倡和有應（正義曰倡昌尚反和胡臥反[illegible]之民應之故云唱和有應也）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正義曰[illegible]回邪不正也曲折也直不[illegible]）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正義曰以天下萬物之理[illegible]姦声召惡正聲招善[illegible]以類而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鄭玄曰反猶本也。正義曰此[illegible]二段也明君子從正樂也君子不使人流宕以自安和其志[illegible]所習既從於君故君子[illegible]也）比類以成其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萬物之理以類相動故君子比於正類以成己行也）姦聲亂色不流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正義曰此以下皆反情和志又比類成行之事也術道也既本情[illegible]姦声亂色不留視聽[illegible]惰慢邪辟不設置已身也）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正義曰百躰謂身躰百節既不行姦亂已下諸事故能使諸行並由順正以行其德美化其天下也不留聰明於姦声亂色故耳目得順正也不用心術接淫惡亂樂故心知得順正也[illegible]）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正義曰其身已正故然後

（乃可制樂爲用故用歌之音声內發己之德用琴瑟之響外發己之行歌者在上此是堂上之樂故前明之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正義曰又用干戚羽旄簫管發而播之絲竹在下此是堂下之樂故後明之也）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孫炎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化也著猶謀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王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正義曰歷解樂所以能通天地言歌声清明是象天氣也廣大謂鍾鼓有形質是象地形也謂奏歌周而後始如四時循環也若樂六變九變謂舞人廻旋如風雨從天而下也）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鄭玄曰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王肅曰至樂之極能使然耳）小大相成（正義曰大小謂日晦小大相通以成歲也賀瑒云十二律更相爲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正義曰歲月終而更始也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爲終始也）倡和清濁代相爲經（鄭玄曰清謂蕤賓至應鍾也濁謂黃鍾至仲呂也○正義曰代更此經常也日月半歲陰陽更相爲常也即還相爲宮也）故樂行而倫清（鄭玄曰倫類人道也○正義曰長成上正樂之行也謂下事張本也即樂行之事也由正樂所行故人民之道清也）耳目聰明（正義曰不視聽數乱故視聰聽明）血氣和平（正義曰以鼻心之百体皆由從正故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正義曰既皆由從正以行其義故風移俗革天下陰陽皆安寧移是移從之名易是改易之新也文王之国自有文王之風殷紂之邪亦有殷紂之風殷紂之後文王之風被於紂民易前之惡沿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故曰樂者樂也（正義曰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也前事邪正之樂雖異並是其人所樂故名曰樂也）君子樂得其道（正義曰雖其人所樂而名爲樂而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弃邪也道謂仁義故制樂亦仁義也）小人樂得其欲（正義曰小人桀紂也人欲

邪淫也）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正義曰若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而不敢爲亂也）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鄭玄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正義曰若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慾忘正道而天下從化皆爲亂惑不得安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正義曰若以道制欲則是君子以欲忘道則爲小人故君子之人本情循性以和其志不廢逐欲忘道反情以至其行也）廣樂以成其教（正義曰內本情於志而外又廣於樂以成其教然發以声音以著萬物之理也）樂行而民鄉方（正義曰君上內和志行樂教流行故民皆向君子之道即仁義制欲者故樂行而倫清以至天下安寧也）可以觀德矣（鄭玄曰方猶道也○正義曰結樂使人知上之事故與知其德也）德者性之端也（正義曰此樂象章第三段明邪正有本皆可爲也德得理也性之端本也言人稟性皆以得理爲本也）樂者德之華也（正義曰得理於內樂爲樂故云德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正義曰歷解飾所須也樂爲德華若莫之能用故須金石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正義曰前金石爲器須用詩述申其志志在心不述不暢故用詩述之也）歌詠其聲也（正義曰若直述其志則無謳歌之美故又長言歌詠使聲音之美可得而聞之也）舞動其容也（正義曰若直詠歌未暢故又舉手蹈足以動其形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正義曰三者志声容也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前有三德爲本乎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云然後樂氣從之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正義曰德爲性本故曰情深也樂爲德華故云文明）氣盛而化神（正義曰歌舞蹈樂氣從之故云氣盛天下咸寧故曰化神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鄭玄曰三者本志也声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耳○正義曰內外符合而無有虛假不可以爲僞也）樂者心之動也（正義曰此樂象章第四段也明證前第三段樂本之事緣有前境可樂而心動應之故云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正義曰象法也樂舞無声

（則不亂故声爲樂之法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正義曰若直有声而無法度故須文采節奏声之儀飾也）君子動其本（正義曰本德也心之動必應德也）樂其象（正義曰德行必應法也）然後治其飾（正義曰飾文采節奏也前動心有德次行樂有法然後乃理其文飾也）是故先鼓以警戒（○鄭玄曰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正義曰此引武王伐紂之事證前有德後有飾也武王聖人是前有德也而用此節奏是後有飾也先鼓者爲武王伐紂未戰之前鳴皮鼓以警戒使軍衆逆備也今作武王樂者未奏之前鳴皮鼓以教人使須備具也是明志後有事也）三步以見方（鄭玄曰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王肅曰舞武樂三步爲一節者以見伐道也○正義曰見明練反三步只三步也見方謂方戰也武王伐紂未戰之前兵士樂奮其勇出軍陣前三步示勇氣方將戰也今作樂象之纘列畢而舞者將欲舞先舉足三頓爲步以表方將舞之勢也）再始以著往（鄭玄曰武舞再更始以明伐紂時再往之○正義曰著竹慮反再始謂兩過爲始也著明也文王受命十一年而武

王除喪軍至孟津觀兵曰紂未可伐也乃還師是一始也至十三年更興師伐之是再始也今舞武者前成列將欲舞而不舞是一始也去復更來是二過始明象武王再往故云再如著往也）復亂以飭歸（鄭玄曰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德也○正義曰復者伏也飾音勑後乱若紂凶乱而安復之飾歸者武王伐紂勝鳴金鐃整武而歸也以去奏皮鼓歸奏金鐃若皮文也金武也初示文德使紂自改之則不伐紂既不改因而用兵用兵既竟故鳴金鐃而歸示用已竟也今奏武舞初皮鼓警衆末鳴鐃以歸象伐紂已竟也鐃鐙鐸也）奮疾而不拔也（王肅曰舞雖奮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正義曰謂舞形也奮迅疾速也拔傾側也伐紂時士卒歡喜奮迅急疾以尚威勢猛而不傾側也今武舞亦奮迅急而速不傾倒以象）極幽而不隱（鄭玄曰極幽謂歌也○正義曰皆謂文未節奏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王肅曰樂能使仁人獨樂其志不厭倦其道也○正義曰言武王諸將人各欣欣象武王行於天下之志並無厭千伐沼臣之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正義曰緣人人不厭故作樂者事事

法之欲備舉武王之道耳非爲私情之所欲也）是以情見而義立（正義曰不厭武王之道其情既見則不私其欲義亦立也）樂終而德尊（正義曰爲樂之理既終是象德之事其德亦尊顯也）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正義曰樂理周足象德可尊以此教世何往而不可君子聞之則好善小人聞之則改過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正義曰此引舊語結樂道之爲大）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正義曰此第十章名爲樂化章第十以化民故次賓牟賈成第十也其章中皆言樂禮化爲善也凡四段一明人生禮樂恒與已俱也二明禮樂不可偏用各有一失也三明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也四明聖人制禮作樂天下服從此初假人生禮樂恒與已俱也恒故能化化故在前也引君子之言以張本也斯須俄頃也失之者死故俄頃不可去身者也）致樂以治心（鄭玄曰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王肅曰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鄭玄曰油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

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鄭玄曰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正義曰結所由也[illegible]深審[illegible]結心之故）致禮以治躬者也（正義曰[illegible]明禮檢迹[illegible]鄭玄云禮自外作故治身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鄭玄曰[illegible]○正義曰身莊敬儼然人望而畏之是威嚴也前明樂句多治外易觀後明禮句少而治內又難見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鄭玄曰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鄭玄曰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

易慢焉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煇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正義曰錯七故反引舊證民莫不承聽莫不承順也聖王有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於天下天下悉從無難為之事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正義曰此樂化章第三段也明禮樂不可偏用各有一以其方明所失故前更言其所發以為不同也動所感觸）故禮主其謙（鄭玄曰人所倦也王肅曰自謙損也）樂主其盈（鄭玄曰人所懽也王肅曰充氣志也）禮謙而進以進為文（鄭玄曰進者謂自勉強也文猶美也善也王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鄭玄曰反謂自抑止也王肅曰樂充氣志而反本也）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鄭玄曰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故禮有報（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肅曰禮自減損而以進為報也）而樂有反（孫炎曰反謂曲終還更始）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鄭玄曰俱起立於中不銷不放）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正義曰此樂化章第三段也明聖人所以制樂由人樂於歌舞故聖人制樂以和樂之故云樂者樂也但懽樂是人所貪貪不能自止故云人情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鄭玄曰人道人之所為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鄭玄曰不可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鄭玄曰形声音動靜也）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鄭玄曰文篇辭也息銷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鄭玄曰曲直歌之曲折繁省廉肉声之洪殺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

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鄭玄曰方道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鄭玄曰審一審其人声也比物謂雜金革木匏之屬以成文五声八音克諧相應和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正義曰前云先王制之声音形於動靜故此證其事也比是發於声音也民聽正声得益盛德之美志意得廣大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要其節奏（鄭玄曰要猶會也）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紀總要之名）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正義曰此樂化章第四段也明樂惟聖人在上者制作天下乃從服也若內有喜則以歌舞以飾之故云王以樂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正義曰此章第八明文侯問也文侯魏晉大夫畢萬之後見子夏而問於樂也）吾端冕而聽古樂（鄭玄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正義曰此文侯問事也謂玄冕凡冕服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故稱端也著玄冕衣與玄端同色故曰端冕聽古樂也此當是廟中聽樂玄冕祭服也）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

旅（鄭玄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正義曰子夏之荅凡有三初則舉古樂次新樂以酧問意又因史引詩以誘引文侯欲使更問也此是荅以古樂之情旅衆也）和正以廣（鄭玄曰無姦声也）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也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也○正義曰拊音敷武反拊一名相亦奏古笙樂也弦琴也匏瓠為也四十六簧笙十九至十三簧也簧施於匏笙之管端者也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為之以糠實如革囊也用手撫皮鼓也言奏弦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弦歌也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播樂也言弦匏笙簧皆待拊為節故言會守拊鼓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曰文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趨之以雅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筩中有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玄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正義曰此第二述雜樂也俯曲也新樂行列不齊而進退曲也）姦聲以淫溺而不止（王肅曰姦声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及優侏儒（王肅曰俳優短人也）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玄曰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乱男女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正義曰此結新樂荅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正義曰此第三別誘引文侯更問前故說此句言文侯所問乃是樂而好鏗鏘之音非律呂克諧之正樂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曰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如何（鄭玄曰欲知音樂異意）子夏荅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正義曰當丁浪反此荅古樂之由也天地從四時當聖人在上故也）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祆祥此之謂大當（鄭玄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鄭玄曰悳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作比擇善而從之曰比）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及後世）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荅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濫竊姦声也○正義曰子夏歷述四國之所由以荅文侯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燕撒悅）衛音趨數煩志（孫炎曰趨數音促速而數變也鄭玄曰煩勞也）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言四国出此溺音）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鄭玄曰椌楬謂柷敔○索隱曰壎以土為之大如鵝子形似錘吹之為声篪以竹為之六孔一孔上出名翹橫吹之今之橫笛是也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是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玄曰六者為本以其声質）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醻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

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鄭玄曰號令所以警衆也王肅曰鏗声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横（鄭玄曰横充也謂氣作充滿）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王肅曰硜声果勁）硜以立別（鄭玄曰謂分明於節義）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隅）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會諸音）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玄曰聞讙囂則人意動作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声合己意）賓牟賈侍坐於孔子（正義曰此第九章名賓牟賈問者蓋孔子之問本為牟賈而殺故云牟賈問也）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武謂周武也備戒擊鼓警衆也○正義曰此孔子問牟賈及樂之事凡問有五此其一也備戒者謂將欲作樂前鳴鼓警戒使衆人各備容儀言初欲奏樂時既已備戒使有御奏故令武儛者備戒已久疑其遲久故問之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正義曰牟賈荅也亦有五而二荅是三荅非今荅是也言武王伐紂時憂不得衆心故前鳴鼓戒衆久之乃出戰也故今舞者久久乃出象武王憂不得衆心故也）永歎之淫液之何也（鄭玄曰永歎淫液歌遲之也○正義曰此第二問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事伐事也○正義曰此荅亦是也言衆士望武王欲伐速恒恐不及伐事之幾故有詠歎淫液之声）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正義曰第三問也發初也揚奉袂也蹈頓足蹋地厲顔色勃然如戰色也問樂舞何意發初揚袂及蹈頓足蹋也勃然作色何忽如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鄭玄曰時至武事當施也王肅曰欲令之事各及時○正義曰此荅非也牟賈意言發揚蹈厲象武王之意欲及時之事故早為此者也鄭亦隨賈意注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正義曰憲音軒第四問也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問舞人何忽有時而跪也）答曰非武坐也（鄭玄曰言武之事無坐也○正義曰此荅亦非也牟賈言武舞之法不應有坐）聲淫及商何也（王肅曰聲深淫貪商○正義曰第五問也）答曰非武音也（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為天下除残非貪商也○正義曰此荅又非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正義曰孔子評其荅武音不貪但不知其實解理空言其非反問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鄭玄曰有司典樂者傳猶說也○正義曰傳直緣反賈荅言武王伐有貪是有司傳之謬妄故有此矣）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玄曰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時人妄說也○正義曰賓又云假令非傳者謬妄則是武王末年志荒耄之時故有貪商之聲也）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玄曰萇弘周大夫○索隱曰大戴禮云孔子適周訪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是也○正義曰萇音直良反吾子牟賈也言我聞萇弘所言亦如賈今所言之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正義曰免猶避也前所荅四事五不被仰問今疑不知前荅之是非故起所疑而問也）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孫炎曰聞命謂言是）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鄭玄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汝（鄭玄曰居猶安坐也）夫樂者象成者也（王肅曰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王肅曰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正義曰此下明應象成之事也荅所以遲也象武王伐紂持楯立以待諸侯至故云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王肅曰志在鷹揚也○正義曰荅遲久已克而牟賈前荅發揚蹈厲以為象武王欲及時事非也言此是太公志耳太公相武王伐紂志願武王之速得自奮其威勇以助之也）武亂

皆坐周召之治也（王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正義曰賈前荅武坐非也因又爲之說言當伐紂時士卒行伍有亂者周召二公以治正之使其跪敬致右軒左以待敵分故今八佾象關時之亂接相正之則俱跪跪乃更起以作行列象周召之事耳非武舞有坐之也）且夫武始而北出（鄭玄曰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正義曰說五事既竟而遲久之意未周故更廣其象成之事非荅前五事故云且夫也始而北出者謂奏樂象武王觀兵孟津之時也王居鎬在南紂居朝歌在河北故儛者南來時猶向北尚象之也）再成而滅商（鄭玄曰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正義曰再成謂儛者再來奏時也儛者初始前一向北而不還象武王前觀孟津不伐而反也至再奏而一向北遂奏成擊紂）三成而南（王肅曰誅紂已而南。正義曰儛者第三奏往而轉向南象武王勝紂向南還鎬之時也）四成而南國是疆（王肅曰有南國以爲疆界。正義曰儛者第四奏象周太平時南方荆蠻並來歸服爲周之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王肅曰分陝東西而治。

正義曰儛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分之爲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召公分職爲左右二伯之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王肅曰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皆一擊一刺爲一伐也。正義曰夾音古合反夾振謂武王與大將夾軍而奮鐸振動士卒也言當奏武樂時亦兩人執鐸夾之爲節之象也凡四伐到一止當伐皆將士卒皆四伐一止也故牧誓云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是也故作武樂儛者亦以干戈伐之象也）分夾而進（徐廣曰一作遲）事蚤濟也（王肅曰分夾而並進者欲事早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鄭玄曰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鄭玄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正義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也更欲語牟賈奏武樂遲久之意其語即下所陳是也）武王克殷反商（鄭玄曰反當爲及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正義曰車戎車也軍法一車三人乘之步卒七十三牧誓

云戎車三百兩則二萬二千五百人也）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正義曰地理志云平原郡祝阿縣也薊音計幽州縣是也）封帝舜之後於陳（正義曰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是也）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正義曰汴州雍丘縣故杞國）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積土爲封封比干之墓崇賢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徐廣曰周本紀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又曰表商容之閭）庶民弛政庶民倍祿（鄭玄曰弛政去紂時苛役倍祿復其紂薄者）濟河而西（正義曰濟渡也河黃河也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渡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徐廣曰在弘農縣今曰桃丘）而不復服（正義曰亦無所服亦散也桃林在華山之旁此二處並是牛馬放生地初伐紂此取之今事竟歸之前處故尚書武成篇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是也）

車甲弢（徐廣曰音韜）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鄭玄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有學宮可以習禮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玄曰左東學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爲節也）而貫革之射息也（鄭玄曰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搢笏（鄭玄曰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插也）而虎賁之士稅劒也祀乎明堂（鄭玄曰文王之廟爲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鄭玄曰耕藉藉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周名太學曰東膠）

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鄭玄曰冕而揔干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鄭玄曰言武遲久爲重礼樂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鄭玄曰師樂官也乙名也）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鄭玄曰氣順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玄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鄭玄曰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鄭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鄭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鄭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鄭玄曰以其肆直）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鄭玄曰以其溫良而能斷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鄭玄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聲）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鄭玄曰長言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鄭玄曰手舞足蹈歡之至）子貢問樂（正義曰結此前事悉是答子貢問之事其樂記者公孫尼子次

撰也爲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辯政治故細解之以前劉向別録篇次与鄭目録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今此又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今逐舊次第隨段記之使後略知也以後文出褚意耳）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正義曰時衛都楚丘楚故城在宋州楚丘縣北三十里衛之楚丘邑也）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正義曰括地志云在曹州離狐縣界即師延投濮也）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正義曰一本虒祁之堂左傳云虒祁之宮杜預云虒祁地名也在絳州西四十里臨汾水也）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

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閒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索隱述贊曰

樂之所興　在乎防欲　陶心暢志
舞手蹈足　舜曰簫韶　融稱屬續
審音知政　觀風變俗　端如貫珠
清同叩玉　洋洋盈耳　咸英餘曲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四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五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索隱曰案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名曰律者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律曆志云呂旅助陽氣也按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閒故有六律六閒之說元閒大呂二閒夾鍾是也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六律為萬事根本焉（索隱曰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其於兵械尤所重（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正義曰內成曰器外成曰械械謂弓矢殳矛戈戟劉伯莊云吹律審聲聽樂觀政師曠審歌知晉楚之彊弱故云兵家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故望雲氣知勝負彊弱引舊語乃曰故云）聞聲效勝負（正義曰周禮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云師曠知南風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索隱曰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正義曰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應寒生北方乃殺氣也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律亦應之故洪範咎徵云急常寒若是也）而音尚宮（正義曰兵書云夫戰大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彊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正義曰螫音釋）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曰南巢今廬州巢縣是也淮南子云湯伐桀放之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按巢即山名古巢國也云南巢者在中國之南也）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正義曰狐偃也咎季也又云胥臣也）而齊用王子（索隱曰徐廣云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索隱曰大較大法也淳于髠曰車不較則不勝其任是也較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索隱曰徐廣云如宋襄公是也）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令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illegible]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illegible]世宿軍無用之地（索隱曰謂常擁兵郊野之外也○正義曰謂三十萬備北闕五十萬守五嶺也云連兵於邊陲即是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正義曰絓胡卦反劉野王云絓者所礙）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

（正義曰朝音潮鮮音仙高驪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之地時朝鮮王滿據之也）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阸音戹賣反選音思兗反蠕音而兗反。索隱曰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音洛）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正義曰荷音何我反）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索隱曰謂秦亂楚漢交兵之時如遭墜湯火即書云民墜塗炭也）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索隱曰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也）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索隱曰七正日月五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正日月五星各異政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之所舍也舍止也宿次也言日月五星運行或舍於二十八次之分者也）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索隱曰八正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索隱曰辟音闢）而東之至於營室（索隱曰定星也定中而可作室故曰營室。正義曰天官書云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是有宮室象此言主營胎陽氣而產之二說不同）營室者主營胎（徐廣曰一作含）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索隱曰垝鬼毀反）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正義曰白虎通云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漢初依秦以十月為歲首故起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索隱曰律曆志云該閡於亥。正義曰孟康云閡藏塞也陰雜陽氣閉塞為萬物作種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

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正義曰宛音蘊）曰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索隱曰婺女名也）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正義曰白虎通云黃中和之氣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

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正義曰徐廣云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按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徐廣曰一作荄）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正義曰簇音千豆反白虎通云泰者太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索隱曰螾音引又音演）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徐廣曰一作莖）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正義曰白虎通云夾孚甲也言万物孚夾種類分也）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符音孚○索隱曰符甲猶孚甲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正義曰氐丁禮反）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正義曰姑音沽洗音先典反白虎通云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蜄音之愼反○索隱曰蜄音振或作振同音律曆志云振美於辰）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索隱曰注丁救反注咮也天官書中云柳爲鳥咮則注柳星也）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正義曰蕤人佳反白虎通云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索隱曰律曆志云陽布於午也）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徐廣曰吳一作枲）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正義曰沈一作況）六月也律中林鐘（正義曰白虎通云林者衆也言万物成熟種類衆也）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索隱曰律曆志味薆於未其音昧）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正義曰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夷則言陰（徐廣曰一作陽）氣之賊（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徐廣曰一作則○索隱曰律曆志云物堅於申也）故曰

申北至于濁（索隱曰按爾雅云濁謂之畢）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索隱曰留即卯也毛傳亦以留爲卯）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正義曰白虎通云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索隱曰律曆志留孰於酉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徐廣曰一作黃○索隱曰天官書奎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今此說幷及六律十母又與漢書不同各是異家之說也）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正義曰音亦亦白虎通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此說六呂十干十二支與漢書不同）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索隱曰律曆志畢入於戌也）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索隱曰案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云黃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玄等皆以長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云宮者黃鍾爲律之首宮爲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黃鍾爲宮則聲得其正舊本多作七分蓋誤也）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索隱曰謂十一月以黃鍾爲宮五行相次大呂爲商者大呂所以助陽宣化）

大蔟者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索隱曰亦以金生水）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索隱曰水生木故以爲角不用蕤賓者以陰氣起陽不用事故去也）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索隱曰此筭術生鍾律之法也○正義曰分音扶問反）

子一分（索隱曰自此已下十一辰皆以三乘之爲黃鍾積實之數也）

丑三分二（索隱曰案子律黃鍾長九寸林鍾爲衝衝長六寸以九比六三分少一故云丑三分二即是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數）

寅九分八（索隱曰十二律以黃鍾爲主黃鍾長九寸大蔟長八寸圍八分寅九分八即是林鍾三分

（益一上生大蔟之義也。正義曰孟康云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獨一漢書律曆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於寅得九又參於卯得二十七又參於辰得八十一又參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然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並是分之餘數而漢書不說也）卯二十七分十六（索隱曰此以丑三乘寅寅三乘卯得二十七南呂爲卯衝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以三約二十七得九即黃鍾之本數又以三約十六得五又三分之一即南呂之長故云卯二十七分十六亦是太蔟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之義已下八辰並準此然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皆分之餘數也）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索隱曰案蔡邕云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又律曆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五孟康註云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又自未至寅亦得八上生太蔟律是也然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今云以下生者謂黃鍾下生林鍾黃鍾長九寸倍其實者二九十八三其法者以三爲法約之得六爲林鍾之長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索隱曰四其實者謂林鍾上生太蔟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爲太蔟之長也）

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索隱曰此五聲之數亦上生三分益一上生三分宮去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去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然此文以數錯未暇研覈也）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索隱曰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也韋昭曰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彥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酉爲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實如法得長一寸（索隱曰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實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爲黃鍾之長言得一者筭術設法辭也得下有長一寸者皆衍字也韋昭云得九寸之一也姚氏謂得一即黃鍾之子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索隱曰即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正義曰無形謂夫陽氣天地未形之時言神本在大虛之中而無形也）成於有形（正義曰天地既分二儀已質萬物之形成於天地之間神在其中）然後數形而成聲（正義曰數謂天數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言天數既形則能成其五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正義曰從有謂萬物形質也未有謂天地未形）以得細若氣微若聲（正義曰氣謂大易之氣聲謂五聲之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正義曰言聖人因神理其形體暴迹至於大易之氣故云因神而存之上云從有以至未有是也）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正義曰妙謂微妙之性也効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必須程督己之情理然後研核神妙之道乃能窮其形躰辨其成聲故謂明矣故下云非有聖人以兼聰明孰能存天下之神而成形之情哉是也）非其

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正義曰言万物受神妙之氣不能知覺及神去來亦不能識其生處）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正義曰言聖人畏神妙之理難識而欲常存之唯欲常存之故其神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正義曰言平凡之人欲得精神存者故亦莫如貴神之妙）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正義曰十干）十二子（正義曰十二支）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正義曰度田洛反）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索隱述贊曰

自昔軒后　爰命伶倫　雄雌是聽
厚薄伊均　以調氣候　以軌星辰
軍容取節　樂器斯因　自微知著
測化窮神　大哉虛受　含養生人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五

歷書第四　史記二十六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索隱曰案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也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唯黃帝及殷周魯竝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爲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焉今案此文至於十二月節皆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辭也）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鳺鳥也一名鷤搗○索隱曰秭鳺先滜謂子鳺鳥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也又案大戴禮作瑞雉無釋未則其旨當是字體各有訛變耳鷤音弟鳺音桂楚詞云慮鷤鳺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解者以鷤搗爲杜鵑也）物廼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索隱曰卒音子律反分如字卒盡也言建歷起孟春盡季冬則一歲之事具也冬盡之後分爲來春故云冬分也）雞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撫十二節卒于丑（正義曰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朔寅使一日一夜故曰幽明）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孔子稱周太史之詞）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索隱曰言王者易姓而興必當推本天之元氣行運所在以定正朔以承天意故云承順厥意也）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索隱曰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也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曰皇侃云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也）正閏餘（漢書音義曰以歲之餘爲閏故曰閏餘。正義曰鄧平落下閎云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八按計其餘分成閏故云正閏餘也每一歲三百六十六日餘六日小月大月是一歲餘十二日大計三十三月則一閏之耳）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正義曰應劭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按黃帝置五官各以物類名其職掌也）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正義曰劉伯莊云物事也人皆順事而享福也）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音義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索隱曰放音昉依也）禍菑薦至莫盡其氣（索隱曰薦音在見反荐焦也字或作薦古字假借用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索隱曰案左傳重爲句芒木正黎爲祝融火正此言南者劉氏以爲南字誤非也蓋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爲南正也而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爲此故也臣瓚以爲古文火字似北未爲深得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正義曰孔安國云三苗縉雲氏之後諸侯也按服從也言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世作亂今三苗之君從九黎亂德故南北二官皆廢使曆數失序）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次十二次也史推曆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爲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索隱曰案正月爲陬陬音鄒又作侯反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言歷數乖誤乃使孟陬殄滅不得其正也天官書云攝提三星若鼎足句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爲攝提格格至也言攝隨月建至故云格也）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徐廣曰戒一作敕。正義曰言於文祖之廟以申戒舜也）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索隱曰韋昭云疇類也孟康云同類之人明曆者也樂彥云疇昔知星人也）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如淳曰呂氏春秋荊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也）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韋昭曰謂正曆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舉正於中（韋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歸邪（音餘）於終（韋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正義曰傳音持戀反五德五行也）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

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爲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正義曰音征以秦始皇名諱之故改也）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德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徐廣曰即落下閎也。索隱曰陳術云徵士巴郡也案益部耆舊傳云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曆作太初曆拜侍中不受也）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也。索隱曰漢書作讎讎即售也故徐廣作售韋昭云讎比校也鄭德云相應爲讎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曆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曆曆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曆數之分也瓚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索隱曰臣瓚解爲得案漢書作名察發斂韋昭云發斂擧斂也又續漢書以爲道義之發斂景人之長短則發斂是日行道去極盈縮者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索隱曰紬音抽又如字紬績者女工紬緝之意以言造曆算運者猶若女工緝而織之也）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盍以爲應土德勝水德）今日順夏至（索隱曰謂夏至日[illegible]也）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索隱曰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然尚始以建亥爲年首今改以建子故以七年爲元年韋昭云漢興至此百二歲案律曆志云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索隱曰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則此甲寅之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也此篇末亦云寅名攝提則是甲寅不疑也又據二年名單閼三年名執徐等年次分明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曆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而爾雅近代之作所記年名又皆不同也蘇林云左行右行歲與星行所在之次）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文悖異推太初之元也。索隱曰聚音鄒案虞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曆術甲子篇（索隱曰以十一月朔旦冬至得甲子甲子是陽氣支干之首故以甲子命曆術爲篇

（首非謂此年歲在甲子也）太初元年歲名焉逢（索隱曰甲歲雄也漢書作閼逢亦音焉与此音同）攝提格（索隱曰寅歲陰也此依爾雅甲寅之歲若據漢志以爲丙子之年也）月名畢聚（索隱曰謂月值畢及娵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日得甲子（索隱曰謂十一月冬至朔旦得甲子也○正義曰置大餘五十四筭每年加五十四日滿六十日除之奇筭留之每至閏後一年加二十三筭亦滿六十日除之奇筭留之皆纔足六十日明年云無大餘無小餘也又明年以置五十四筭如上法置小餘三百四十八筭每年加三百八分滿九百三十八分成一日歸上餘筭留之若至閏後一年加八百四十七分亦滿九百四十八分成日歸大餘奇留之明年以加三百四十八筭如上法）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爲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正義曰置大餘五筭加五日滿六十日則除之後年更置五筭如上法置小餘八筭每年加八筭滿二十二分爲一百歸上餘後年更置八如上法）

（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日之奇分也）正北（索隱曰謂節首十一月甲子朔旦時加子爲冬至故云正北也然每歲行周天全度外餘有四分一入十二辰分之冬至常居四仲故子年在子丑年在卯寅年在午辰年在酉至後十九年章首在酉故云正西其正南正東並準此○正義曰黃鍾管子時氣應於正北順行四時仲所至爲正月一日是歲之始盡一章十九年黃鍾管應在酉則於正西他皆放此）十二（索隱曰歲有十二月有閏則云十三月）

無大餘無小餘（索隱曰其歲甲子朔旦日月合於牽牛之初餘分皆盡故無大小餘○正義曰无大小餘者以出閏月之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緣未滿六十日故置爲來年大小餘亦爲太初元年日得甲子朔旦冬至前年无奇日分故無大小餘也）無大餘無小餘（索隱曰上大小餘朔之大小餘此謂冬至大小餘冬至亦与朔同日並无餘分至与朔法異故重列之）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索隱曰漢志太初元年歲在丙子歲此則甲寅歲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攝提格謂歲支也○正義曰焉音於乾反後同）十二

大餘五十四（索隱曰歲十二月六大六小合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十除三百日餘五十四日故下云大餘者日也○正義曰月朔旦甲子日法也）

小餘三百四十八（索隱曰大初曆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分十二月合餘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若月也○正義曰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九百四十則成一日即歸上成五十日矣大餘五十四者每歲除小月六日則成三百五十四日除五甲三百日猶餘五十四日爲未滿六十日故稱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者其大歲五十分之外更除分三百四十八故稱小餘三百四十八也此大小餘十一月朔甲子日朔以出閏月之數一歲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每六十日之除爲未滿六十日故有大小餘也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

大餘五（索隱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去歲十一月朔在牽牛初爲冬至今歲十一月十二月又至牛初爲一周以六甲除之六六三十六除三百六十餘五故云大餘五也○正義曰冬至甲子月法也）

小餘八（索隱曰即四分之一小餘滿三十二從大餘一四八三十二故云小餘八明年又加八得十六故下云小餘十六次明年又加八得二十四故下云小餘二十四又明年加八得三十二爲滿故下云无小餘並可依太初曆法行之也○正義曰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即歸上成六日矣大餘五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除六甲二百六十日猶除五日故稱大餘五日也小餘八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則一日三十二分是六）

（歲二百六十五日八分故称小餘者冬至甲子日法未出閏月之數每六十日餘之爲未滿六十日故有大小餘也此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

端蒙單閼二年（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索隱曰端蒙乙也爾雅作旃蒙。單閼卯也單閼二音也或又音蟬焉歲在乙卯也。正義曰單音丹又音特連反閼烏葛反又於連反）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索隱曰游兆景也爾雅作柔兆執徐辰也。正義曰三年丙辰歲也）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索隱曰彊梧丁也荒落巳也。正義曰彊音詎四年丁巳歲也）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索隱曰徒維戊也敦牂午也。正義曰牂音作郎反天漢元年戊午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犂協洽二年（索隱曰祝犂己也爾雅作著雍協洽未也。正義曰二年己未歲也）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横涒灘三年（索隱曰商横庚也爾雅作上章君灘申也本作涒音若非也天官書及爾雅申爲涒灘丑爲赤奮若今自太初已來計歲次與天官不同者有四蓋後之歷術改也。正義曰涒音吐魂灘音吐丹反又作涒漢字音与上同三年庚申歲也）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四年（索隱曰昭陽辛也尔雅作重光作噩酉也正義曰四年辛酉歲）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二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索隱曰横艾壬也尔雅作玄黓淹茂戌也。正義曰元年壬戌歲也）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二年（索隱曰尚章癸也爾雅作昭陽大淵獻亥也一本作困敦非也天官書子爲困敦與爾雅同。正義曰二年癸亥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索隱曰焉逢甲也困敦子也一本作大淵獻非也天官書亥爲大淵獻與爾雅同。正義曰焉音煙三年甲子歲也）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四年（索隱曰端蒙乙也赤奮若丑也一本作涒灘非也天官書申爲涒灘與尔雅同四年已後自太始征和已下訖篇末其年次甲乙皆準此並褚先生所續也。正義曰四年乙丑歲也）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七

大餘三　無小餘（正義曰準前解小餘是日之餘分也）

（自右曆書已下小餘又非是年名復不周備恐褚先生及後人所加）

游兆（徐廣曰作游桃）攝提格征和元年（正義曰李巡註云爾雅万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起也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爲歲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以其爲歲月之首起於孟陬故云格正也）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正義曰李巡註云言昜氣推万物而起故曰單閼單閼也）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正義曰李巡云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故云執徐之也）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芒落四年（芒一作荒。正義曰姚察云言万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荒[illegible]也）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五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正義曰爾雅云敦盛也牂壯也言万物盛壯也）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汁洽二年（汁一作協。正義曰李巡云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始元元年止西（涒灘一作芮漢。正義曰孫炎註云爾雅云涒灘万物吐秀傾垂之貌也）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噩一作鄂。正義曰李巡云萬物皆落枝起之貌也）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淹茂三年（淹一作閹。正義曰李巡云言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茂蔽冒也）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困敦四年（正義曰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正義曰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迅也若順也）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正義曰孫炎云淵獻深也獻萬物於天深於藏蓋也）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一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爵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淹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犂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犂作噩黄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三百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八
祝犂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一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荒落四年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

（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索隱述贊曰

歷數之興　其來尚矣　重黎是司

容成斯紀　推步天象　消息母子

五勝輪環　三正互起　孟陬貞歲

疇人順軌　敬授之方　履端爲美

歷書第四　史記二十六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七

（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正義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体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五星歷示吉凶也）

中宮天極星（索隱曰姚氏案春秋元命包云宮之爲言宣也宮氣立精爲神垣又文耀鉤曰中宮太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尒雅云北極謂之北辰又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大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義曰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旁三星三公（正義曰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爲太尉司徒司空之象主變出陰陽主佐機務占以從爲不吉居常則安金火守之並爲咎也）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索隱曰句音鉤句曲也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大妃光明又按星經以後句四星名爲四輔其句陳六星爲六宮亦主六軍与此不同也）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曰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宋均又以爲十二軍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也）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曰劉氏兌音如字直當也又音值隨音他果反斗一作北案漢書天文志見作比端作常兌作銳銳謂星形尖邪也）若見若不曰陰德（正義曰星經云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主施德惠者故贊陰德遺惠周急賑撫占以不明爲宜明新君踐極也又云陰德星中宮女主之象星動搖釁起宮掖貴嬪內妾惡之）或曰天一（索隱曰文耀鉤曰陰德爲天下綱宋均以爲陰行德者道常也。正義

（曰按天一一星疆閶闔外天帝之神主戰鬭知人之吉凶凡明而有光者則陰陽和而萬物成八主凶不然反是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占以不明及移爲災也星經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令諸立赤子而傳國位者星不欲微微則廢立不當其次宗廟不享食矣）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蘇林曰音擲打之鄉索隱曰槍音七庚反棓音皮韋昭音剖詩緯云槍三星棓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人棓人石氏星讚云槍棓八星備非常之變也正義曰龐掌反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天子先驅所以禦兵也占星不具國兵起也）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曰絕度也抵屬也又案樂汁圖云閣道北斗之輔石氏云閣道六星神所乘也。正義曰漢天河也直度曰絕抵至也營室七星天子之宮亦爲玄宮亦爲清廟主上公亦天子離宮別館也王者道被草木營室曆九象而可觀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内起兵也）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尚書旋作璿馬融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筩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鄭玄註大傳言渾儀其中筩爲旋璣外規爲玉衡者是也尚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又馬融注尚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正義曰按角星爲天關其間天門其内天庭黃道所經七耀所行左角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也蓋天之三門故其星明大則天下太平賢人在位不然主是閗）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索隱曰宋均云殷當也。正義曰枕之禁反衡斗衡也魁斗第一星也言北方斗斗衡直當北之魁枕於參星之首北斗之杓連於龍角南斗六星爲天廟丞相大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兵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廷也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不然反是參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罰其中三星橫列者三將軍東生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軒轅氏占之以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國不欲明若芒角張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内戰七將皆明天下主兵振王道缺參失色軍散敗動搖邊候有急參左足入王井中及金火守皆爲起兵）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爲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索隱曰說文云杓斗柄音匹遙反即招搖也。正義曰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夜半建者衡（徐廣曰第五星）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一建寅。正義曰衡此斗衡也言此斗夜半建用斗衡指寅殷當也斗衡黃河清水之間地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正義曰言北斗旦建用斗魁指寅也海岱代郡也言魁星主海岱之東北地也隨三時所指有前三建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索隱曰姚氏案宋均云言是大帝乘車巡狩故無所不紀也）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魁戴匡六星（晉灼曰以戴故曰戴匡也）曰文昌宮（索隱曰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索隱曰春秋元命包曰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灾主左理也）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索隱曰樂汁圖曰天寶理貴

（人牢宋均曰以理牢獄也○正義曰占明及其中有星此貴人下獄也）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索隱曰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廟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坼也）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正義曰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若近臣專賞用賢排按則輔生角近臣擅國符印將謀社稷則輔生翼不然則死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晉灼曰更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索隱曰案詩紀歷樞云更河中招搖爲胡兵宋均云招搖星在更河內樂汁圖云更河天矛星宋均以爲更河名天矛則更河是星名也）一外爲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玄弋○正義曰星經云更河星爲戟劒之星若星不見或進退不定鋒鏑亂起將爲邊境之患也）有句圜十五星（索隱曰句音鉤圜音員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屬杓（正義曰屬音燭）曰賤人之牢（索隱曰詩紀歷樞云賤人牢一曰天獄又樂汁圖云連營賤人牢宋均以爲連營貫索星也○正義曰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主法律禁暴強也爲賤人牢也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占星悉見則獄事繫不見則刑務簡動搖則斧鉞用守虛則改元口開則有赦人主憂若閉口及星入牢中有自繫死者常夜候之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近十六日若有客星出見其小大大有大赦小亦如之也）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東宮蒼龍房心〻爲明堂（索隱曰文耀鉤云東宮蒼帝其精爲龍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李巡曰大辰蒼龍宿

體最明也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尚書運期授曰所謂房四表之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索隱曰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索隱曰爾雅云天駟房也詩紀歷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云房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其陰右驂（正義曰房星君之位亦主左驂亦主良馬故爲驂任者道祠之是馬祖也）旁有兩星曰衿（索隱曰音其炎反元命包曰鈎鈐兩星以閑防闓舒爲主鈎距以備非常也○正義曰占明而天下同心鈎鈐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踈折若皆地動之祥也）北一星曰舝（徐廣曰音轄○正義曰說文云舝車軸耑鍵也兩相穿背也星經云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籥也占一反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宮門不禁居則反是也）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曰兩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也右旗九星在河鼓右也皆天之鼓旗所以爲旌表占欲其明大光潤將軍吉不然爲兵憂及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動搖則兵起也）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曰天市二十三星房心東北主國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忽然不明反是中星衆則歲實稀則歲虛熒惑犯戮不忠之臣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出之有貴喪也）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正義曰耗貧無也）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索隱曰李即理法官也故元命包云左角理物以兵將率而動又石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也）大角者天王帝廷（索隱曰援神契云大角爲坐候宋均云坐帝坐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之句曲○索隱曰元命包云攝提之爲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正義曰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恒直斗杓所指紀八節察萬事者也占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恐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也）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

招亢爲疏廟（索隱曰元命包云亢四星爲廟廷文耀鉤以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廟或爲朝也。正義曰聽政之所也其占明大則輔臣忠天下寧不然則天疫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正義曰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占明則氐羌貢暗則諸夷叛客星守之外兵且至也）氐爲天根（正義曰星經云氐四星爲露寢聽朝所居其占明大則臣下奉度合誠圖云氐爲宿宮也）主疫（索隱曰爾雅云天根氐也孫炎以爲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宋均云疫疾也三月榆莢落故主疾疫也然此特物雖生而日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疫疾也。正義曰氐房心三宿爲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尾爲九子（索隱曰宋均云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箕四星爲後宮之場也。正義曰尾箕尾爲析木之津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尾九星爲後宮亦爲九子星近心第一星爲后妃次三星並爲次三嬪末二星爲妾占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叙而多子不然則否金火守之後宮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嬪爭亂妾廢失序）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曰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來客之象也詩云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又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是箕有舌象讒言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箕謂爲敖客行請謁也。正義曰敖音傲箕主八風亦后妃之府移徙入河國人相食金火入守天下亂月宿其野爲風起）火犯守角則有戰（索隱曰韋昭云火熒惑也。正義曰熒惑犯守箕氐星自生芒角則有戰陣之事若熒惑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正義曰柳八星爲朱鳥咮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權衡（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索隱曰文耀鉤云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正義曰權四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占以明爲安靜不明則警急動搖芒角亦如之衡太微之庭）衡太微三光之廷（索隱曰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三光日月五星也）匡衛十二星藩臣（索隱曰春秋合誠圖曰太微主法式陳星十二以備武急。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間曰端門次東第一星爲左執法廷尉之象第二星爲上

相第三星爲次相第四星爲次將第五星爲上將端門西第一星爲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第二星爲上將第三星爲次將第四星爲次相第五星爲上相其東垣北左執法上相兩星間名曰左掖門上相兩星間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間名曰太陽門其西垣右執法上將間名曰右掖門上將次將間名曰西華門次將次相間名曰東華門次相兩星間名曰太陰門門各依其名是其職也占與紫宮垣同也）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正義曰內五諸侯五星列在帝庭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燥則各於其處受其災變大至誅戮小至流亡若動搖則擅命以干主者審其分以占之則無惑也又云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主刺擧戒不虞又曰理陽察得失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爲天子定疑議也占明大潤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不然則上下相猜忌臣不用）其內五星五帝坐（索隱曰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之類也。正義曰黃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紐之神四星夾黃帝坐蒼帝東方靈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招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是神靈集謀者也占五座明而光則天子得天地之心不然則失位金火來守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司其出之所守則爲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後聚一十五星蔚然（徐廣曰一云哀烏）曰郎位（索隱曰漢書作哀烏則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昭然所以象郎位也。正義曰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則吉也。）傍一大星將位也（索隱曰宋均云爲羣郎之將帥也。正義曰將子象反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爲武備今之左右中郎將占大而明角將恣不可當也）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入軌道入太微庭也）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索隱曰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諸官屬不去十日者於是天子命使誅之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晉灼曰中

（犯中坐也成形禍福之形見也○索隱曰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東藩而入也以其所犯命者亦諸旋所犯之位天子必令誅討其人也）皆羣下從謀也（正義曰命名也謂月五星逆入不依執道司察其所犯太微中帝坐帝坐必成其刑戮皆是羣下相從而謀上也）金火尤甚（索隱曰案火主銷物而金爲兵故尤急則水土木爲小變也○正義曰若金火逆入不軌道犯帝坐尤甚於月及水土木也）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他果反○索隱曰宋均云南北爲隋隋謂隋下也）曰少微士大夫（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名處士星也○正義曰廷太微廷藩衛也少微四星在太微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第二星議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處士憂宰相易也）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索隱曰援神契曰軒轅十二星后宮所居石氏星讚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正義曰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

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占欲其小黃而明吉大明則爲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逆東西角大張而振敗水火金守軒轅女主惡也）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索隱曰宋均云責在后黨嬪讒賊與占此祥天子亦當誅之）東井爲水事（索隱曰元命包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也）其西曲星曰鉞（正義曰東井八星鉞一星輿鬼四星爲一星爲鶉首於辰在未皆秦之分野一八星黃道云所經爲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奢淫而斬之占不欲其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之變也）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戒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戒一曰陰門亦爲胡門兩戒間三光之常道也占以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如之動搖及火守中國兵起也又云動則胡越爲變或

連近臣以結之）兩河天闕間爲關梁（索隱曰宋均云兩河六星知逆邪言關梁之限知邪僞也○正義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也金火守之主兵戰闕下也）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正義曰輿四星主祠事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其變占之中一星爲積尸一名質主喪死祠祀占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質欲其沒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下人死之）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帝車舍）傷成鉞（晉灼曰賊傷之占先成形於鉞○索隱曰案德成衡衡則能平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於衡觀成潢爲帝車舍言王者遊觀亦先成形於潢也傷成鉞者傷敗也言王者敗德亦先成形於鉞以言其敗亂則有鉞誅之然案文耀鉤則云德成潢敗成鉞其意異也又此下文禍亦井鉞成質皆是東井下義總列於此也）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

以火敗故曰也）誅成質（晉灼曰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爲鳥注主木草（索隱曰案漢書天文志注作咮爾雅云鳥咮謂之柳孫炎云咮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爲柳星故主草木也○正義曰咮丁救反一作注柳八星星七星張六星爲鶉火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柳爲朱鳥咮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占以順明爲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索隱曰案宋均云頸朱鳥頸也員官嚨喉也物在嚨喉終不久留故主急事也正義曰七星爲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主急事以明爲吉暗爲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張素爲廚主觴客（索隱曰素嗉也爾雅云鳥張嗉郭璞云鳥受食之處也○正義曰張六星六爲嗉主天廚飲食賞賚觴客占以明爲吉暗爲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翼爲羽翮主遠客（正義曰翼二十二星軫四星長沙一星轄二星合軫七星皆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翼二十二星爲天樂府又主夷狄亦主遠客占明大禮樂興四夷服徙則天子舉兵以罰亂者）軫爲車主風（索隱曰宋均云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軫與巽

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也。（正義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亦主風占明大則車騎用太白守之天下學校散文儒失業兵戈大興熒惑守之南方有不用命之國當發兵伐之辰星守之徐泗有戮之者）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正義曰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命占明主長壽子孫昌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索隱曰宋均云五星主行使使動兵車亦動也）軫南衆星曰天庫（正義曰天庫一星主太白秦也在五車中）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索隱曰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咸池（正義曰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金犯守之兵起火守之災也）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索隱曰案元命包曰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咸池言穀生於水含秀含實主秋垂故一名五帝車舍言以車載穀而販也○正義曰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五兵車舍也西北大星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天獄主辰燕趙也次東

倉主歲衛魯也次東南曰司空主鎮楚也次西南卿主熒惑魏也占五星以明於皆見則倉庫實不見其國絕食兵見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入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一年出三月貴十倍一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軍出米貴轉粟千里柱倒王氏其火入天下旱金入兵水入水也）火入旱金兵水水（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爲害也）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正義曰奎苦圭反十六星婁三星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奎天之府庫亦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占以明爲吉宗欲閏圓闔圓則兵起暗則臣干命之咎亦不欲開闔無常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五星犯奎臣主共德權臣擅命不可禁者王者宗祀不絜則奎動搖若微微有光則近臣誅亡之應亦燕人饑饉之厄太白守奎胡貂之憂月以伐之熒惑星主之則有水之憂運以三年填星處亭守以中國之利外國不利可以興師動衆斬斷無道）婁爲聚衆（正義曰婁三星爲苑牧養犧牲以共祭祀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

胃爲天倉（正義曰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謂主倉廩五穀之府也占明則天下和平五穀豐稔不然反是也）其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藁積爲廥也○正義曰蒭藁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藁草者不見則牛馬暴死火守災起也）昴曰髦頭（正義曰昴七星爲髦頭胡星亦爲獄事明天下獄訟平暗爲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兵之憂也）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正義曰畢八星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邊亂畢動兵起月宿則多雨毛萇云畢所以掩兔也謂掩兔也）爲邊兵（索隱曰爾雅云濁謂之畢孫炎以爲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以名星也）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正義曰附耳一星屬畢大星之下次天高東南隅主爲人主聽得失伺愆過星明則中國微邊寇警騷動則讒佞行入畢國起兵）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索隱曰元命包云畢爲天階爾雅云大梁昴孫炎云昴畢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正義曰天街二星在畢昴間主國界也街南爲華夏之國街北爲夷

狄之國土金守胡兵入也）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已北國陽河山已南國）參爲白虎（正義曰觜三星參三星外四星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爲白虎形也）三星直是也爲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下有三星兌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少斜列無銳形）爲斬艾事（正義曰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也）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爲葆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也○索隱曰姚氏案宋均云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除凶也○正義曰觜子思反觿胡規反葆音保旅生之可食也占金木來守國易政災起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正義曰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占色黃吉青與白皆凶不見則人寢疾）廁

下一星曰天矢（正義曰天矢一星在弧南占與天廁同也）矢黃則吉青白黑
凶其西有句曲（正義曰句音鉤）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正義曰參旗九
星在參西天旗也指麾遠近以從命者王若斬伐當理則天旗曲直順理不然則兵動於外可以憂之若明而
稀則邊寇動不然則不）二曰天苑（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所稀則多
死也）三曰九游（徐廣曰音流○正義曰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所以導軍進退亦領州
列郡並不欲搖動搖動則九州分散人又失業信命一不通於中國憂以金火守之亂起也）其東有
大白星曰狼（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
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正義曰弧九星
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盜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
又〻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直狼〻比地有大星（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曰南極

老（正義曰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為人主之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景春分之夕見
於丁見國長命故謂之壽昌天下安寧不見人主憂也）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
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正義
曰南斗六星牽牛六星並北宮玄武之宿）虛危（索隱曰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爾雅云玄枵虛也
又云北陸虛也解若以陸為道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中也○正義曰虛二星危三星為玄枵於辰在子齊
之分野虛主死喪哭泣事又為邑居廟堂祭祀禱祝之事亦天之冢宰主平理天下覆藏萬物占動則有死喪哭
泣之應火守則天子將兵水守則人饑饉金守臣下兵起危為宗廟祀事主天市架屋占動則有土功火守天
下兵水守下謀上也）危為蓋屋（索隱曰宋均云危上一星高旁兩星隨下似乎蓋屋也○正義曰蓋
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也占金火守入國兵起孛彗尤甚危為架屋自有星恐文誤也）虛
為哭泣之事（索隱曰姚氏案荊州占以為其宿二星南星主哭泣虛中六星不欲明明則有大喪

也）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正義曰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天軍
也亦天宿衞之兵革出不見則天下亂金火水入軍起也）軍西為壘（正義曰壘壁陳十二星橫列在
營室南天軍之垣壘占之非故兵起將軍死也）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
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正義曰北落師門一星在
羽林西南天軍之門也長安城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占明則軍安微弱則兵起金火守有兵為虜
犯塞土水則吉）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
（漢書音義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正義曰比
音鼻比近也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誤為空也司命二星在虛
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危北主愆過皆置司之職占大
兵憂常則凶也）營室（索隱曰元命包云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立娵訾之宮為室又爾雅云營室謂

之定郭璞云定正也天下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也）為清廟曰離宮閣道（索隱曰荊
州占云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元命包云漢中四星曰騎一曰天
駟也）旁一星曰王良（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王良主天馬也○正義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
天子奉御官也其動策馬則兵騎滿野客星守之津橋不通金火守入皆兵之憂）王良策馬（正義
曰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別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按豫章周騰字
叔達南昌人為侍御史桓帝當南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曰夫王者象星今宮中星及策馬星悉不動上明日必
不出至四更皇太子卒遂止也）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索隱曰元
命包曰潢主河渠所以度神通四方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津湊也主計度也）天潢旁江星（正義
曰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也不欲明明而動水暴出其星明大水不禁也）江星動人涉水
杵臼四星在危南（正義曰杵臼三星在丈人星旁主軍糧杵正下直臼吉与臼不相當軍糧

（絕也臼星在南主舂其占覆則歲大饑仰則大熟也）匏瓜（索隱曰荊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也○正義曰匏音白包反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天子果園占明大光潤歲熟不則包果之實不登客守魚鹽貴也）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正義曰南斗六星在南也）爲廟其北建星（正義曰建六星在斗北臨黃道天之都關也斗建之間七耀之道亦主旗輅占動搖則人勞不然則不月暈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守大臣相謀爲關梁不通及大水也）建星者旗也牽牛（正義曰牽牛爲犧牲亦爲關梁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上一星主道路關梁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移入漢中天下乃亂也）爲犧牲其北河鼓（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孫炎云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爲牽牛也○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戾亂兵起直將有功曲則將失計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索隱曰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正義曰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爲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而斗牛爲吳之分野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娶占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布帛貴人多死土守有女喪金守兵起也）其北織女（正義曰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占王者至孝於神明則三星俱明不然則暗而微天下女工廢明則理大星怒而角布帛涌貴不見則兵起晉書天文志云晉太史令陳卓揔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宮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織女天女孫也（徐廣曰孫一作名○索隱曰荊州占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察日月之行（正義曰晉灼云大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以揆歲星順逆（索隱曰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正義曰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之精蒼帝之象也其色明而內黃天下安寧夫歲星欲春不動動則農廢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失次則民多病見則喜夫所居國人主有福不可以搖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主五穀天文志云春日甲乙四時春也五常仁五事皃也人主仁虧皃失逆時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索隱曰案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也）以其舍命國（正義曰舍所止宿也命名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索隱曰趨音聚謂以也）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正義曰將音子匠反）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索隱曰漢高帝元年五星皆聚于東井天文志云其年歲星在東井故四星從而聚也）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按爾雅歲在寅爲攝提格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索隱曰歲星在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乃云星在斗牽牛失次應見於杓也漢書天文志則載甘氏及太初星曆所在之宿不同也）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索隱曰在卯也歲星二月晨出東方爾雅云卯爲單閼李巡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索隱曰即歲星三月晨見東方之名其餘准此）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

其歲大水執徐歲（索隱曰尒雅辰爲執徐李巡云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索隱曰爾雅云在巳爲大荒駱姚氏云言万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駱也）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徐廣曰一曰路嶂○索隱曰天文去作路嶂字詁云嶂今作踵也○正義曰跰白跕反踵之勇反）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索隱曰尒雅云在午爲敦牂孫炎云敦盛也牂壯也言万物盛壯韋昭云敦音頓）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徐廣曰一曰天津○索隱曰天文志作啓明）炎炎有光（正義曰炎鹽念反）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索隱曰尒雅云在未爲叶洽李巡云陽氣欲化万物故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正義曰觜子斯反觿胡規反）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索隱曰尒雅云在申爲涒灘李巡云涒灘物吐秀傾垂之貌涒他昆反灘他丹反）歲陰在申星居酉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索隱曰尒雅云在酉爲作鄂李巡云作鄂皆物芒枝起之貌鄂音愕今案下文云作作有芒則李巡解亦近天文志作詻音五格反与史記及尒雅並異也）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索隱曰尒雅云在戌曰閹茂孫炎云万物皆蔽冒故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天文志作掩茂）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索隱曰劉氏音吁唯反）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索隱曰爾雅云在亥爲大淵獻孫炎云淵深也大獻萬物於深謂蓋藏之於外也）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一曰大星○索隱曰天文志亦作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索隱曰爾雅在子爲困敦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見昴赤奮若歲（索隱曰爾雅云在丑爲赤奮若李巡云言陽氣奮迅若順也）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索隱曰音昊漢志亦作昊）黫然黑色甚明（索隱曰黫音烏閑反）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正義曰棓音蒲講反歲星之精散而爲天槍天棓天衝天猾國皇天欃及登天荊眞若天猿天垣蒼彗皆以應凶災也天棓者一名覺星本類星者如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西方其出則天下兵爭也）長四丈（索隱曰天文志此皆甘氏星經文而志又兼載石氏此皆不取石氏名申夫甘氏名德）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正義曰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体無光假日之光故夂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見則兵起除旧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

欃（韋昭曰欃音參差之參○正義曰欃楚咸反天欃者在西南長四丈銳京房云天欃為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天文志云天欃主兵亂也）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正義曰槍楚行反天槍者長數丈兩頭銳出西南方其見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天文志云孝文時天槍夕出西南占曰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兵以衞京師也）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徐廣曰迎一作御）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正義曰穰人羊反豐熟也）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鬭（韋昭曰星相擊為鬭）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察剛（徐廣曰剛一作罰）氣以處熒惑（索隱曰案姚氏引廣雅熒惑謂之執法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則此云察罰氣為是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熛怒之神為熒惑也在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一云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曰天官占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為殘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勾己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義伺驕奢亂孽執法官也其精為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索隱曰案宋均云日旋疾也若熒惑反道居其舍所致殃禍速疾則雖大反小）久而至當小反大（索隱曰久謂行遲也如此禍小反大言久腊毒也）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索隱曰宋均云熒惑守輿鬼南為丈夫受其咎北則女子受其凶也）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正義曰凡五星鬭皆為戰鬭兵不在外則為內亂鬭謂光芒相及）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正義曰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人民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為大王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者受慶掩有四方无德者受殃乃以滅亡也）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晉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索隱曰宋均云太白宿主軍來緣逮把也）其入守犯太微（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索隱曰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廣雅曰填星一名地侯文耀鉤曰鎮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

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正義曰重音逐龍反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国倚重而致天下以填主土木土故也）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内亂饑（正義曰星經云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内亂饑與水合爲變謀更事與火合爲旱與金合爲白衣會也）主勿用戰敗

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牝牡（索隱曰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正義曰星經云金在南木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木在南其年或有或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晉灼曰火入水故曰焠○索隱曰案謂火與水俱從填星合也○正義曰焠忽内反星經云凡五星火與水合爲焠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爲鑠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憂離之軍却與土合爲憂生孽卿與木合飢戰敗也）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生孽卿（索隱曰文耀鈎云水土合則成鉚冶鉚冶成則火與火與則土之子焠金成鑠鑠則土無子無子輔父則益妖孽故子憂也）大饑戰敗爲北軍（正義曰爲北軍北也凡軍敗曰北）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正義曰擁於拱反閼烏葛反）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徐廣曰或云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絶行）出亡地入得地

金爲疾爲内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内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鬭（孟康曰相冒占過也韋昭曰突掩爲陵）七寸以内必之矣（索隱曰韋昭一云必有禍也）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黄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

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索隱曰太白晨出東方曰啓明故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又孫炎註爾雅亦以爲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啓明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正義曰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天官占云大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一名殷星一名太正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囂一名大衰一名大爽徑一百里天文志云其日庚辛四時秋也五常義也五事言也人主義虧言失逆時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正義曰太白五芒出

（孛為月蝕晄為天矢及彗弋精散為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星是古曆星若竹彗牆星猿星白雚皆以是變之也）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正義曰其紀上元是星古日初起上元之法也）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

二十日（徐廣曰三十二日一云）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索隱曰案上元是古曆之名言用上元紀曆法則攝提歲而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三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大率歲一周天也）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大白柔高遠日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

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索隱曰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大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又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正義曰鄭玄云方猶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也影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禮云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孟康云會謂太陰也影日中之影也）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

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正義云太白星圓天下和平若芒角有土事有年謂豐熟也）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晉灼曰耎退之不進索隱曰耎音奴亂反）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正義曰遺唯季反）卒雖眾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音澤）

可爲好事其圖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正義曰比毗至反下同比類也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應時節色變有類凡青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也）赤比心黃比參（正義曰參色林反下同）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爲礼鎮星有福太白兵強辰陰陽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得居虛無得也勝位勝色行得盡勝也）居虛無得也（索隱曰實謂星所合居之宿虛謂贏縮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正義曰勝音升剩反下同）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閒（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者餘二千里也）疾其下國（正義曰疾漢書作病）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在戌酉之閒）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鬭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

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正義曰晉灼云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以治辰星之位（索隱曰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之位是也皇甫謐辰星一名毚星又曰鉤星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正義曰天官占云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細極一名鉤星一名爨星一名伺祠徑一百里亦偏將廷尉象也天文志云北水日壬癸四時冬也五常智也五事聽也人主智虧聽失逆時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索隱曰宋均云星辰與月同精月爲大臣先期而出是陵也故則當誅故月蝕者所以爲災祥也）晚爲彗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索隱曰宋均云辰星隨）

（也彗亦陰陰謀未成故藏出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正義曰効見也言宜見不見爲失罰之也）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

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索隱曰謂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東方太白金也水生金母子不相從故上有軍大戰今母子各出一方故爲格格謂不和同故野雖有兵不戰也）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正義曰旗星名有九星言辰星上則破軍殺將客勝也）破軍殺將客勝（索隱曰案旗蓋太白芒角似旌旗）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兔過太白（索隱曰案廣雅云辰星謂之兔星則辰星之別名兔或作毚也）閒可椷劍（蘇林曰椷音函函容也其閒可容一劍○索隱曰案蘇林所說則椷字亦音函音故字從咸也正義曰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閒太白可椷劍明廣雅異也）小戰客勝兔

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索隱曰謂兔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小正一也辰星二也天欃三也安周星四也細爽五也能星六也鉤星七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

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楊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爲益州廣漢廣漢今益州洛縣是也分今河內上黨雲中然按星經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今河內上黨雲中是未詳也）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如淳曰暈讀曰運）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六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

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李奇曰蚤或爲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克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索隱曰案中道房室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然故曰房南爲陽間北爲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房見日月五星之常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和平若行陰間多陰事陽間則人主驕恣若曆陰星陽星之南北太陰太陽之道則有大水若兵及大旱若喪也太陽亦在陽間之南各三尺也）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索隱曰太陰太陽皆道也月行近之故有水旱兵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索隱曰謂月行入角與天門若十月犯之當爲來年四月成災十一月則主五月也）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索隱曰案謂月犯房星也四輔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也）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以陰則南河以陽則水旱兵喪也）旱水兵喪月蝕歲星（正義曰孟康云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蝕月月掩星星滅爲月蝕星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

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一云食于大角。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憂謂兵及喪也）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索隱曰始日謂蓍始起之日也依此文計唯有一百一十一月與元數甚爲懸校既無太初曆術不可得而推定今以漢志統曆法計則五月者七六月者一又五月者一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耳或術家各異或傳寫錯謬故此不同無以明知也）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正義曰皇星者大而赤類南極老人去地三丈如炬火見則內外有兵喪之難）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狀類南極（徐廣曰老人星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昭明星（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釋名爲筆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亦曰日華星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索隱曰孟康云星表有青氣暈有毛填星之精也。正義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之分野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則見五分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大一作六）賊星（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正義曰大賊星者一名六賊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

（而亦數動有光出則禍合天門）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

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正義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正義曰司危者出正西西方分野也大如太白去地可六丈見則以天子不義失国而豪傑起）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

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三彗縱橫亦填星之精漢書天文志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

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

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

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正義曰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星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也）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

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其出也不行見則

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

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名）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

之散氣（索隱曰案水生金散氣即水氣河圖括地象曰河精為天漢也）其本曰水漢星

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其大經也天鼓

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精）有聲其下

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索隱曰炎音豔）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

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索隱曰格澤音鶴鐸又音格澤格胡客反）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

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類彗而後曲象

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

伏鱉（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云帑雌也或曰怒色青）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

一匹布著天（正義曰著音直略反）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

（正義曰春秋云星隕如雨是也今吳郡西鄉見有落星石其石天下多有也）河濟之閒時有

墜星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

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索隱曰韋昭云精謂青朗漢書作暒亦作腥郭璞註三蒼云腥雨止無雲也。正

義云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景星者德星也其

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正義曰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為雲氣也）

（釋名云雲猶云衆盛也氣猶餼然也有聲即無形也）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

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

有獸居上者勝（正義曰勝音外剩反雲雨氣相敵也兵書云雲雉或如雄雞臨城有城必降）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

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

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或曰摶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偶）氣來卑而循車通者（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才）雲類杼軸（索隱曰姚氏案兵書云營上雲氣如織勿與戰也）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索隱曰劉氏杓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慎註淮南云杓引也）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索隱曰蛪音五結反亦作霓音同）故鉤雲句曲（正義曰句音古侯反）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正義曰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也京房易兆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也）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鬭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正義曰洛書云有雲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穹字音穹蓋謂以氈爲閭崇穹然而宋均云穹獸名亦異說也）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正義曰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廟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足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也）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正義曰卿雲卿音慶）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索隱曰霧音如字一音蒙又亡遘反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也）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天開示縣象）地動坼絕（正義曰趙世家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山崩及徙川塞谿垘（徐廣曰土雍曰垘音伏駰案孟康曰谿谷也垘崩也蘇林曰垘流也）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俉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索隱曰逢俉謂相逢而驚也俉亦作迕音同化當爲訛字之誤耳）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

（曰謂立春日是去年四時之終卒今年之始也）四時者候之日而漢魏鮮（孟康曰人姓名作占候者）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孟康曰戎菽胡。索隱曰豆也爲成也又按韋昭云戎菽大豆也又郭璞註尔雅亦云胡豆与孟康同）小雨（徐廣曰一無此上二字）趣兵（索隱曰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則戎菽成而又有小雨則其国趣兵起也）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韋昭曰歲大穰）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索隱曰比音鼻律反數音蹴矛反謂以次數日以候一歲之雨以知豐穰也）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月一日雨正月水）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正義曰按月列宿日風雲有變占其国并太歲所在則知其歲豐耗水旱飢饉也）月所離列宿（索隱曰宋均云離歷也）

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決要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正義曰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索隱曰案謂五帝歲月日星辰曆數各有一家嚮不習之故曰五家也）三代（正義曰五家黃帝高陽高辛唐虞堯舜也三代夏殷周也言生民以來何曾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帝三王亦於紹繼而明天數之易也）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正義曰禨音機顧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見也按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国皆異俱所說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并圖籍凶吉並不可法則故孔子論六經記異事而說其所應不書變見之蹤也）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正義曰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

（不須深告語也）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曰著作慮反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爲言説不得著明微妙曉其意也）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正義曰左傳云蔡墨曰少昊氏之子曰黎爲火正號祝融即火行之官知天數）於唐虞羲和（正義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夏昆吾（正義曰昆吾陸終之子虞翻云昆吾名樊爲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衛者也）殷商巫咸（正義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子賢亦在此也）周室史佚萇弘（正義曰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萇弘周靈王時大夫也）於宋子韋鄭則裨竈（正義曰裨竈鄭大夫也）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曰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楚唐眛（正義曰莫葛反）趙尹皐魏石申（正義曰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索隱曰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義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蝕三十六（正義曰謂隱公三年二月乙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公十八年三月朔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十五年五月與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卯朔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十年四月丙辰朔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十七年七月丁巳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

癸巳朔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蝕三十六也）彗星三見（正義曰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宋襄公時星隕如雨（正義曰謂僖公十五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也）天子微諸侯力政（徐廣曰一作征）五伯代興（正義曰趙岐注孟子云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正義曰秦祖非子初邑於秦地在西戎楚子鬻熊始封丹陽荊蠻吳太伯吳周章因封吳號句吳越祖少康之子初封於越以守禹祀地稱東越皆戎夷之地故言夷狄也後秦穆公社吳闔閭越勾踐皆得爲伯也）田氏篡齊（正義曰周安王二十二年齊公卒田和并齊而立爲齊侯）三家分晉（正義曰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韓文侯趙敬侯共滅晉而三分其地）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正義曰王于放反謂漢孝景帝三年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卬）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正義曰淩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言皐唐甘石等因時務論其書傳中災異所記錄者故其占驗交亂細碎其語在漢書五行志中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正義曰二十八舍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二河翼軫楚

（之分野荆州也）斗秉兼之（正義曰言北斗所建秉十二辰兼十二州二十八宿自古所用從來久遠矣）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正義曰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正義曰熒惑鳥衡皆南方之星故吳楚之占候也鳥衡柳星也一本作注張也）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正義曰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正義曰歲星房心皆東方之星故宋鄭占候也）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正義曰辰星參罰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晉占候也）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正義曰河黃河也山華山也從華山及黃河以南為中国也）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正義曰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之內中国從河山東南為陽也）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正義曰日人質反填音鎮日陽也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填星屬中央皆在南及東方也）占於街南畢主之（正義曰天街二星主畢昴主国界也街南為華夏之国街北為夷狄之国則畢星主陽）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正義曰貉音陌氏音支從河山西北及秦晉為陰也）陰則月太白辰星（正義曰月陰也太白屬西方辰星屬北方皆在北及西為陰也）占於街北昴主之（正義曰天街星北為夷狄之国則昴星主之陰也）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正義曰言中国山及川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崑崙葱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渭水岷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也）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猶与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正義曰主猶領也入也星經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国敗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国不敗也是胡貉數侵掠之也）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

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正義曰更格行反下同星經云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辰星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合宿乃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熒惑為勃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索隱曰此案春秋緯文耀鉤故云故曰也）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正義曰謂從秦始皇十六年起兵滅韓至漢高祖五年滅項羽則二十六年矣）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登躡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索隱曰漢高祖之七年）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正義曰元光元年太中大夫衛青等伐匈奴元狩二年冠軍侯霍去病等擊胡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等破南越及韓說破東越并破西南夷開十餘郡元年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也）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正義曰南斗為吳越之分野）朝鮮之拔星

茀于河戍（索隱曰茀音佩即孛星也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戍其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胡之域也其河戍即南河北河也）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正義曰招搖一星次北斗杓端主胡兵也占角變則兵革大行）此其犖犖大者（索隱曰犖音力角反犖犖事之分明也）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正義曰中宮也）房心（正義曰東宮也）權衡（正義曰南宮也）咸池虛危（正義曰北宮也）列宿部星（正義曰五官列宿部內之星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孟康曰闊狹若三台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塡星（徐廣曰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正義曰言水火金木土五星佐天行德也）爲經緯見伏有時（正義曰五星行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見災于天劉向以爲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駰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索隱曰三謂三辰五謂五星也）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索隱曰謂王者行春令布德澤被天下則上應靈威仰之帝而天門爲之開以發德化也天門即左右角間也○正義曰爲於僞反下同蒼帝東方靈威仰之帝也春萬物開發東作起則天發其德化天門爲之開也）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索隱曰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于祭哉故天牢爲之空則人主當赦過宥罪者也○正義曰赤帝南方赤熛怒之帝也夏萬物茂盛功作大興則天施德惠天牢爲之空虛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不對中台主秉禁暴亦貴人之牢也）

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正義曰黃帝中央含樞紐之帝季夏萬物盛大則當大赦含養羣品）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索隱曰一曰二曰謂占星之家異說太史公兼記之）畢昴爲之圍（正義曰白帝西方白招矩之帝也秋萬物咸成則暈圍畢昴三暮帝德乃成也）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正義曰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也冬萬物閉藏爲之動爲之開閉也天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爲天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爲限隔內外障絕往來禁道之作違者占芒角有兵起五星守之王貴人多死也）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索隱曰案天謂北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心則北辰有光耀是行德也若北辰有光耀則天子更立年也）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索隱曰上云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則三衡者即太微也其謂之三者日月五星也然斗星第六第五亦名衡又衆三星亦名衡然並不爲天廷○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主也又太微天子宮庭也太微爲衡衡主平也爲天庭理法平辭理也按言三台三衡者皆天帝之庭號令舒散平理也故言三台三衡言若有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異教令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索隱述贊曰

在天成象　有同影響　觀文察變
其來自往　天官既書　太史攸掌
雲物必記　星辰可仰　盈縮匪愆
應驗無爽　至哉玄監　云誰欲網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七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泰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周禮云兗州鎮曰岱山尾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爲敦物周禮云豫州鎮曰華山）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周禮云并州鎮曰恒山）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

曰獨不言至若蓋以天子所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嵩山亦名曰大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索隱曰如淳案國語二龍漦于夏庭是也）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㪇）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徐廣曰一作鷮音嬌）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

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于河渭而震死也）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員如辟雍以節）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鄭玄云天子水匝爲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爲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

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徐廣曰犬一作畎）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義曰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也）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黑鬣曰駵羝牡羊）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索隱曰地理志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山阪曰衍○索隱曰鄜地名後爲縣屬馮翊衍者鄭衆註周禮云下平曰衍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爲衍也）文公

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李奇曰於旁有吳陽也）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李奇曰搢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索隱曰姚氏云搢當作縉鄭衆註周禮云搢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案鄭意以搢爲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史記亦多作薦字也）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索隱曰云語辭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

（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云陳倉北阪城同）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瓚曰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雊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索隱曰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也）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索隱曰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鄜畤今案百爲當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作伏祠（索隱曰服虔云周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畫日不干求也東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畫日是也又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至秋則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索隱曰案樂彥云左傳皿蟲爲蠱梟磔之鬼亦爲蠱故月令云大儺旁磔注云磔禳也厲鬼爲蠱將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風俗通云殺犬磔禳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而欲封禪管仲曰（索隱曰今管子書封禪篇是）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七十二家（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曰晉灼云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曆志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皇甫謐云炎帝傳位八代也）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索隱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曰應劭云亭亭山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亦曰苗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也）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蓋今鮮卑是）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里殷時孤竹國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索隱曰卑耳山名在河東大陽卑讀如字也齊語即春秋外傳國語之書也卑音僻賈逵云

（山險也）南伐至召陵（正義曰召音邵括地志云邵陵故城在豫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也）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曰荊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名齊桓公大史公並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兵車之會三（索隱曰案左傳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案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鄗上山也鄗音瞿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曰鄗姚氏云鄗縣屬常山一云鄗上山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

東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索隱曰鰈音荅郭璞云如牛脾細鱗紫黑色有一眼兩片合乃得行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版魚也）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索隱曰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郭璞註爾雅亦作鶼鶼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謂惠公懷公文公也）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

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萇弘冢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鄜畤二百五十年）作下畤祭炎

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山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畤今蓋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索隱曰儋音丁甘反孟康云周老子也韋昭案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顏曾許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是乃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索隱曰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毐正一十七年孟康云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者也○正義曰王于放反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出焉者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王也孝公子惠王稱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

（兼并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畤）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索云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爲瑞○索隱曰此史所記出呂氏春秋也螾音引）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

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正義曰張晏云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爲符六尺爲步）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令也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魯穆公改作鄒從邑記其嶧有秦始皇所勒之名）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謂蒲裹車輪也）埽地而祭席用菹稭（應劭曰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爲席薄也蘇林曰菹稭讀曰租晉灼曰菹

藉也○索隱曰周礼祭祀供茅苴說文云苴茅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巓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

下者（索隱曰顧氏案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齊也小顏云下下謂最下也）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曰此之一云與漢書郊祀志文同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闞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也）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爲下所謂三神山顧氏案地理志東萊曲成參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中之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罘（正義曰括地志云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九十里）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有東萊長廣廟）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海不夜古縣名○索隱曰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蓋古有日夜出

（日於東萊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爲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閒[illegible]山形如臺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也）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言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索隱曰謂威王宣王也）騶子之徒（韋昭曰名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韋昭曰皆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

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是後也服虔說上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爲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爲之龍解骨化去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索隱曰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也）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服虔曰傅音附或曰其傅書云爾瓚云世人相傳之）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

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索隱曰謂心甘羨也）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也）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瓚曰考校其虛實）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大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

始皇之功德（索隱曰八碑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訛曰始皇上太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爲說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正義曰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也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文武都酆鄗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也）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

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索隱曰殽即崤山也顧云崤在弘農澠池縣西南即今之二崤山是也亦音豪）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理志湘山在長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索隱曰爲音于僞反）秋涸凍（索隱曰案字林涸竭也音下各反小顏云涸讀与冱同冱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秋則凝也）冬賽禱祠（索隱曰賽音先代反賽謂報神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爲敦物也謂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腳跡在東首[illegible]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爲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閒也開山圖云巨靈胡者偏得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索隱曰應劭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鄭元水經云薄山統目与襄山不殊在今汭城北与中條山相連是薄襄一山名○正義曰薄音白落反襄音色冐反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襄山一名寸棘山一名渠山一名雷首山一名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壹山又有岳山○索隱曰地理志岐山在美陽縣西北也）吳岳（徐廣曰在汧也○索隱曰徐說非也案地理志汧有垂山無岳山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蓋因大鴻葬爲名也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嶓山在西郭璞註云山在汶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也）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韋昭曰臨晉馮翊縣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也收大荔秦獲之更名

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冰夷人面乘兩龍也太公金匱云馮脩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爲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沔祠漢中（索隱曰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注云南户注漢所謂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云漢女者漢神是地）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蓼反○索隱曰湫音子小反又音子由反即龍之所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湫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嶓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華陽國志云蜀守李冰於彭門闕立江神祠三所漢舊儀云祭四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紺蓋○正義曰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illegible]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案謂四山爲大冢爾雅云山頂曰冢蓋亦因鴻冢而爲號也）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正義曰括地志云霸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也在雍州藍田縣也滻水即荊溪猶狐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長水灃澇（徐廣曰音勞駰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以爲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荊溪水是也十三州記豐水出鄠縣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灃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豐谷）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車駟之屬）汧洛（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南流入渭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洛也）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三川源在慶州華池縣西子午嶺東三川合因名也）鳴澤（索隱

（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遒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鳴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按遒縣在易州淶水縣北里故遒城是也澤在遒南）蒲山岳壻山（徐廣曰音先許反）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曰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谷口夾道在右為壇也雍地名）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說）十四臣（索隱曰九臣十四臣並不見其名數所出故昔賢皆不論也）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逑亦未詳漢書作逐）西亦有數十祠（索隱曰西即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地理志胡縣屬京兆有周天子祠二所在）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索隱曰案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天子辟池（索隱曰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為璧池今當[illegible]即滈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滈池君故曰璧池今案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滈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於杜亳有三社主之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薄縣是。索隱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杜亳且據文列於下皆是地邑則杜是縣案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而臣瓚以亳為成湯之邑故云在於濟陰非也案謂杜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壽）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李奇曰菅茅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以而死故祠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索隱曰謂其鬼雖小而有神靈者也）

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為非下文上帝為五時也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鄜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時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鄜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赤白最尊貴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欒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欒之節故取名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飭口足天子玉飭之也）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皋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解張晏一音爟周禮有司爟爟火官非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正義曰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惡於眾官及百姓也）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

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案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天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神也東君雲中亦見歸藏易也周禮以槱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之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爲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爲厲）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顏師古云祭有牲牢故言血食遍於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正義曰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領遂廢其祀令諸侯奉祠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礼如秦故儀）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

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顔師古云駕車被馬之飾皆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正義曰河湫黃河及湫泉）加玉各二（正義曰言三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堤在東郡界）其符也（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符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正義曰按成紀今秦州縣也）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正義曰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三水之會○正義曰渭陽五廟在二水之合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顔師古云蒲池謂蒲而有池也溝字或作蘭言其水恐顔說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溝字誤作為蒲重更錯也）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徐廣曰在霸陵駰案如淳曰亭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值其立處以作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曰晉灼云淮南云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為却三舍蓋其然乎）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二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

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目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遍皇帝自行也）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索隱曰案表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鼎五年國除）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

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武安侯田蚡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索隱曰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徐廣曰音直恚反錘縣屬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爲門又三輔黃圖云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一作皋）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此則以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天神也澤山本紀作皋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以皋山同用太牢故云用牛蓋是異代之法也）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祀用乾魚不用牲牢或如顏說也）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樂彥云謂龍馬龜也）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

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爲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爲作賦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索隱曰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韋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湖之處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

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黄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三蒼云中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説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

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也）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索隱曰上語欒大云子誠能脩文成方我更何所愛惜乎謂不恡金寶禄位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索隱曰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擣和磁石棊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曰謂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爲四也）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

利公主（索隱曰地理志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為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闕姓）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索隱曰孔文祥云泰帝太昊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徐廣曰鬺亨煮也音殤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

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太牢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

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將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千周樂彥云以舜爲神明之後封嬀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一云胡頸也釋名云胡在咽下垂者則所謂龍胡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

四方地爲醊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湛水於釜中曰洎音冀）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曰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牲也小顏云牛羊若彘止一牲故云特也）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張氏云饗祝祠也漢書儀云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是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爲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

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旣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

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阯東北肅然山

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案武帝集帝与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

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艷如旗本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徐廣曰一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爲作益壽延壽二館漢帝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二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衍也）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

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佗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

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徐廣曰一作丸）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爲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

禮載升中　書稱肆類　古今盛典

皇王能事　登封報天　降禪除地

飛英騰實　金泥石記　漢承遺緒

斯道不墜　仙閭肅然　揚休勒誌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索隱曰抑音憶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檋檋直轅車也音己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毳字亦作橇同音昌芮反注以撮子芮反又子絕反与蕝音同也）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正義曰顏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障遏其澤也）度九山（正義曰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義曰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鑿廣八十步）南到華陰（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也）東下砥柱（正義曰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也）及孟津（正義曰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雒汭至于大邳（正義曰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也）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漢書韋昭曰湍疾悍彊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厮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曰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跬反厮即分其流泄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曰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至于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播為九河（正義曰言過絳水及大陸水之上至冀州分為九河也）同為逆河入于勃海（瓚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度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度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閒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璞江賦云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閒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晉灼曰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索隱曰碓者避沫音末案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与青衣合東南入海也）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与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江岸有閒輒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然非一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

國（韋昭曰鄭国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索隱曰小顏云中音仲即今九嵏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瓠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中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抵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並北山東注洛（徐廣曰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国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爲秦建萬代之功是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溉音古代反澤一作舄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索隱曰鄃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正義曰貝州縣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

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爲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札是也）悉發卒（徐廣曰一云悉衆）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索隱曰番音婆又音番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溉皮氏（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韋昭曰壖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索隱曰又音人兗反）棄地民茭牧其中耳（索隱曰茭乾草也謂收茭及牧畜於中）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也）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斜褒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

（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郡今鄧州）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曰限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一作渡）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穿洛以溉重泉（正義曰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四十五里）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按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懲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正義曰言高原之崖岸土性疏故善崩毀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瓚曰下流曰頹）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

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晉灼曰衞之苑也多竹篠）以為楗（如淳曰樹竹塞之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索隱曰楗音其免反楗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驪謂州閭盡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駰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瓠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駰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駰案晉灼言河道皆弛壞○索隱曰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道皆離常流也）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如淳曰搴取也茭草也音郊一曰茭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

（閼以塞決河瓚曰竹葦絙謂之茭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隱曰茭音巳兒反茭一作茇音廢鄒氏又音郊也）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如淳曰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灾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盩厔有靈軹渠。索隱曰案溝洫志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徐廣曰一作湿）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与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　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填閼攸墾黎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馬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醇与純一色也或作騂非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曰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爲漢興也）一黃金一斤（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是其義）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李奇曰稽蓄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諸書糶字作糴。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解晉灼及馬融訓稽爲計及考於義爲疎如淳云踊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諸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是也）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爲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爲一年之費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大倉以穡官儲者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駰案孟康曰富与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

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爲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廄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

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曰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抏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案抏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詐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築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

（貌不敢隨宜夏州也）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粮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邛僰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臨邛屬蜀僰屬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興以誅之也）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索隱曰蹛音逝謂貯也韋昭音蹛蹛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蹛今滯字則蹛与滯同案謂當人貯蹛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八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万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万合百八十七万金而此云三十餘万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万自此已上每級加二万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揚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於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亦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

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徐廣曰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蹛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蕭該案字林云蹛止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貞按貯蹛財是也）轉轂百數（李奇曰車也）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

其乘時射利也駰案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爲廢故徐氏云有所廢有所畜是也）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駰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爲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鋊故也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曰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爲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徐廣曰音容呂靜曰冶器法謂之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也）以爲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爲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圜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

（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差爲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撱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爲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背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撱音湯果反爾雅注撱者狹長也謂長而又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分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曰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也盆者煑盐盆○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顏云蘇林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曰包愷奇音羈謂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illegible]羨饒也[illegible]）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illegible]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史記音義曰釱音徒計反韋昭曰釱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索隱曰三蒼云釱踏腳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

代刖至魏武改以械代釱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筭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軺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軺今則貴之言筭軺車者有軺車使出稅一筭二筭也緡音旻）諸賈人末

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爲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其中若通其家則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韋昭曰屩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佗處賣之輸者）

（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巧雜以鉛錫也）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鍾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索隱曰衆彥云諸所發興附上罔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瓚曰凡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爲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爲使也）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

逐（韋昭曰戰鬭相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多名）徙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給官自糴乃足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若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忠非也）富人或鬭

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国被教齊整之人也）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蔕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若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依選選[illegible]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深本[illegible]枝葉ゝ[illegible]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鬭雞勝者為株傅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鬭雞走馬者謂之株其鬭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

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

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畤）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音連韋昭云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

平準十五

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酎，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国索隱曰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酎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illegible]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賈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賈貴也苦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音庾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駰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

物，傳車馬被具（索隱曰奉音扶用反包氏同）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illegible]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僱載之費也僦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其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轉一作長）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

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〻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

平準之立　通貨天下　既入縣官
或振華夏　其名刀布　其文龍馬
增筭告緡　裒多益寡　弘羊心計
卜式長者　都內克殷　取贍郊野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黃法直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寗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太伯弟仲雍（索隱曰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曰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礼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及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礼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礼三讓也）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勾吳（宋衷曰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勾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衷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勾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勾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吳太

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勾吳何揔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勾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索隱曰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郡常孰縣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並列）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与孫同號也）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相音相所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音驕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遙又音由）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居勿反）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畢軫）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夢莫公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

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霸王）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計壽夢二年當成功七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索隱曰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二十五年王壽夢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衷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爲諸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次曰餘祭次曰餘眛（索隱曰左氏曰閽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人杜預誤爲夷末亦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眛左氏及穀梁並爲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爲一。正義曰祭側界反眛莫葛反）次曰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爲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爲餘眛子爲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眛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眛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爲夷末之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眛之子明僚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曰諸樊徙吳也。索隱曰按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曰君子者左丘明所爲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爲君子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義曰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

（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來則州來本爲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邵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對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因而賜之以菜邑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爲此言也）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爲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義思音肆）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曰泱於良反泱泱猶汪洋汪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声故謂之夏声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駰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体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曰渢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險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鄶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无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无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樂声）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声）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礼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无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索隱曰箾音朔又蘇彫反）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索隱曰憾或作感字省尔亦讀為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太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无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索隱曰韶箾二字體變耳）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尽美尽善也）如天之無不幬也（賈逵曰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与政職於公不与国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正義曰乃旦反在魯昭公八年欒施高彊二氏作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礼以經国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尔不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鍾聲（服虔曰孫文子鼓鍾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鬭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擯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聞鍾声也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鍾鼓乎）

適晉說趙文子（索隱曰名武）韓宣子（索隱曰名起。正義曰世本云名秦）魏獻子（索隱曰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祿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劒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鄭縣東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今直言至雩婁略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閽弒子餘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晉之前倒錯於此）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眛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繫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爲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爲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弒君春秋以子干爲王故曰比弒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索隱曰此文以爲餘眛子公羊傳以爲壽夢庶子）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云夷眛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眛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計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比二年公子光云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客禮接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爲諸樊子系本以爲夷眛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地理志居巢屬盧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其事）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鍾離居巢）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剸左傳作鱄設諸刺客傳曰諸棠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依左氏即立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具於此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二年）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曰春秋作掩餘而史記並作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並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楚之六灊（杜預曰灊在盧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強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

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索隱曰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按據不知出何書）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本或作請左氏作饗）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索隱曰劉逵注吳都賦鈹兩刃小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也。索隱曰詳音陽為佯字左氏曰光偽足疾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音陽非也豈詳為重言邪）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也短刃可袖者）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曰復音伏下同）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

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疎略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在左傳定一年當為闔廬七年）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正義音古代反）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正義曰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其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服虔曰鄀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鄀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胥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使茲無還揖對蓋是攝國相也）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檇音醉）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貴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駰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正義曰挑音田鳥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正義曰行故郎反造千到反呼火故反剄堅鼎反）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曰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此云[illegible]

（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爲乘異杜預註檇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劒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此以爲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澒音胡貢反以水銀爲池）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王唯二十五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索隱曰左傳定四年伯嚭爲太宰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索隱曰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入按越語云敗五湖也）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爲所止宿曰棲越爲吳敗依山林故以鳥棲爲喻左傳作保國語作棲）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爲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大宰嚭曰子苟然放越之罪）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与斟同）滅夏后帝相（服虔曰后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

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爲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諜澆季杼誘豷遂滅澆氏杜預曰諜候也）復禹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鯀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當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止逆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

（引左傳騶作邾杜預注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自亂耳騶宜音邾）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豢吳豢養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絶無遺也○索隱曰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胥傳曰有顛越商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按左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索隱曰劒名見越絶書○正義曰屬音燭鏤音力于反）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索隱曰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梓檟相類因變文爾）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抉烏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爲辟又云以手抉之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于邱趍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鱛鮄是從東門入滅吳也）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爲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年以記於後亦爲顚倒錯亂也）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巾）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

於橐皐（服虔曰橐皐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索隱曰哀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于橐皐衛侯會吳于鄖此并言會衛橐皐者按左傳亦云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留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於橐皐也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橐皐縣名在壽春橐音吐各反皐音姑逡音七與反遒音才猷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絶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杜預曰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杜預曰爲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駰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爲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史之伐晉楚爲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

伐吳（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爲備也此云伐吳非事也）二十

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

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曰國語曰甬句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鄮縣即其處）予百家居之吳

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

陷此遂自剄死（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纍土以葬之近大湖去縣五十七里○索隱曰左傳云乃縊越人以歸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爲地名吳地記曰徐杭山一名卑猶山纍音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

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索隱述贊曰

太伯作吳　高讓雄圖　周章受國　別封於虞

壽夢初霸　始用兵車　三子遞立　延陵不居

光既篡位　是稱闔閭　王僚見殺　賊由專諸

夫差輕越　取敗姑蘇　甬東之恥　空慙伍胥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名後武王號爲師尚父則尚父官名）其先祖嘗爲四嶽佐

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

於申姓姜氏（索隱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夏商之時

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

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索隱曰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盟津）以釣漁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少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中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徐廣曰彲勑知反○索隱曰彲本亦作螭字）非虎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

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知三軍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伯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機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丘縣北今曰顧城密須姞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姻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美號也）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眾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並今文大誓）揔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

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也）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茲是席故此亦云綵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索隱曰犂里奚反犂猶比也又犂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正義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

（佐征討其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云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及○正義曰諡法述義不克曰丁）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索隱曰系本作㾮公慈母譙周亦曰祭公慈母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宋衷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正義曰諡法彌年壽考曰胡）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云霍山在彘本秦時霍伯國）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並作贖又亡成公脫年表作說也）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

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搚幹而殺之何休曰搚折聲也○正義曰拉音力合反）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索隱曰讓猶責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成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為註所以不同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候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賈逵曰齊地也。正義音扶云反）遂獵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田于貝丘墜車傷足因此也）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正義曰非拂反下同茀主屨者也）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正義音瘡）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

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為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

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傒音奚）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

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作崩也）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

（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郯乃東海郯縣蓋亦不當作譚字也）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魯將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沬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曰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沬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衞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正義音桓）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

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衞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衞君（賈逵曰衞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衞衞未遷楚丘武城縣南郎今之衞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之爲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

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正義曰卓丑角反）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正義曰與音預下同）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索隱曰離枝音零支又音祈祇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枝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正義曰卑音壁劉伯莊及韋昭並如字）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正義曰左傳云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正義曰左傳云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太子之位也）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与桓公連隰朋墓在青州臨菑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正義曰刀鳥條反顏師古云豎刀易牙皆齊桓公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刀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

（父不已過乎於是皆郎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揚門之扇二月不葬也）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眾妾之摠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摠稱姬未必盡是姓也）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索隱曰左氏作無虧）少衛

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索隱曰賈逵以雍巫為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人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群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正義音古患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

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菑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正義曰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

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邴歜僕。正義曰左傳云乃掘而刖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庸職之妻（正義曰國語及左傳作閻職）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閻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閻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曰靡如字靡笄山名在齊西與代地磨笄山不同）癸酉陳于鞌（服虔曰鞌齊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正義曰絓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車宛茷為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驪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云賂以紀甗玉磬也）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索隱曰壟畝東行則晉車馬東向齊行易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

（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爲王太史公操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林父代爲中行後改姓爲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

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閒公（服虔曰伺公閒隙○正義曰閒音閑又如此）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作扞趣此爲爭趣者是太史公變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收有淫者耳更不知他命）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已亦隨之死亡）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

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民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曰（徐廣曰史多作蓍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云東郭偃東郭姜之弟也）相崔氏成有罪（正義曰左傳云成疾而廢之杜預云有惡疾也）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正義曰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能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天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賈逵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

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正義曰鄆鄆城也）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正義曰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孛息歲及出篲形見其旁有亂）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

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云萊人齊所滅萊夷也○索隱曰鉏音助餘反即犂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鬻姒之子荼嬖則荼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也譙周依左氏作鬻姒鄒誕生本作芮姁姁音五句反）荼少其[illegible]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十作嘉三人奔衛○）（正義曰三公子）公子駔陽生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子鉏二人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辦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

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徒眾也黨所也言公子徒眾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圉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索隱曰二邑名讙在博城縣之西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

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索隱曰左氏監作闞音苦濫反闞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鞅名為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无宇產子亹亹產子獻獻產鞅）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国故和其宗族）使因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

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鹽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彊相謚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無田乘不云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眾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可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闞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徙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其作亂也）太史子餘（服虔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也）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曰

（徐廣曰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郐郐在薛縣是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敖誤也）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捌自出稱田氏○索隱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有安平縣）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曰田會齊大夫廩丘邑名東郡有廩丘縣也）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

太公佐周　實秉陰謀　既表東海　乃居營丘
小白致霸　九合諸侯　及溺內寵　釁鍾蟲流
莊公失德　崔杼作仇　陳氏傳政　厚貨輕收
悼簡遘禍　田闞非儔　渢渢餘烈　一變何由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曰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菜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謚曰周文公見國語）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索隱曰鄒誕生本孝作敎）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贄）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祠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隱曰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曰丕讀曰負）旦巧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者爲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屛藏也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曰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

所以弗辟（正義曰音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爲母義亦並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索隱曰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鸋鴂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誚。索隱曰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定其本何須云一作誚也）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使太保召公

先之雒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徐廣曰匔匔謹敬貌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蘷蘷）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或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寧自安）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

也鄭玄曰楣謂之梁闇謂廬是也）言乃讙（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隱曰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不義惟王久爲小人（孔安國曰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爲王久爲小人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也）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駰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爲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咸陽北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

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風雷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耳）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駰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曰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當宜之故成王出郊天反雨不風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駰案馬融曰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失亡）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用天子禮）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

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索隱曰言爲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地名○索隱曰尚書作粊誓今尚書大傳曰作鮮誓鮮誓即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粊地名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正義曰古毒反牿牛馬牢也今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勿敢越逐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茭糗糧楨幹（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正義曰糗去九反楨音貞）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索隱曰系本作就鄒本作遒）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曰熙一作怡）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闕門

（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本名圉）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索隱曰系本潰作弗音沸魏作微且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則大史公意亦不殊）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曰系本作翟音持角反）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云三十六年）子眞公濞立（索隱曰眞音愼本亦作愼公按衛亦有眞侯可通也按濞系本作摯或作瞞音匹位反鄒誕本作愼公嚊）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音滯）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晉灼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王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正義曰伯我稼反）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

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一作訓。正義曰道音導順音訓）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魯懿公弟稱（正義尺證反）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曰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孝公子弗生）是爲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系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爲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索隱曰一作兀五忽反）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許田乃魯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子揮

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蔿氏（服虔曰館舍也蔿氏魯大夫）揮使人弒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爲君是爲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爲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爲公設享讌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

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正義曰世本云施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死字）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賈逵曰黨氏之女○索隱曰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杜預曰孟長任字也非避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正義犖力角反）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音弟）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

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正義曰夫至公宮止於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索隱曰系本名曰啓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正義曰齮魚綺反闈音韋）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索隱曰湣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於是魯人爲僖公作魯頌）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

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曰鄪今作費同音祕按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邑蓋尚書費誓即是其地）季友爲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鹹魯地也）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埋其首於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正義鄋作瘦音所劉反瞞莫寒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按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鄋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徐廣曰一作倭○索隱曰音人唯反）俀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正義音的）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股）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

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

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曰征謂起徒役也武子為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義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

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索隱曰左傳云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徐廣曰裯一作袑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謚也○索隱曰系本作稠徐廣作袑音韶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索隱曰魯大夫叔孫豹宣伯喬如之弟）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

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宝金可以爲劒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也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屈之弓也）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索隱曰齊系家亦然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周礼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徐廣曰本作厚出本亦然）鬬雞（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鬬雞）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鍱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郈昭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臧昭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索隱曰系本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因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請囚於鄪弗許（服虔曰鄪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子家駒曰（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族名駒謚懿伯也）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鬷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鄆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也）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索隱曰一本子將上有貨字子將即梁丘據也齕音紇子將家臣也左傳子將亦子猶）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婼即穆叔子）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内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

公恥之，恐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曰系本並作述鄒誕作秫又系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乱乎杜預云受乱人故）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国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礼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

公（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衞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賈逵曰閒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街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行）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己外得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衞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本顯

（作不衍）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爲康公（索隱曰屯音竹倫反）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匽立是爲景公（索隱曰匽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爲平公（索隱曰系本叔作旅）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爲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潛公鄒誕亦同系家或作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讎立是爲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郳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文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郳並因舒）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一作卞○索隱曰下邑謂國外之小邑本或作卞邑然魯有卞邑與此不同）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索隱曰齊及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齗齗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閒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言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辭所以爲道衰也○索隱曰讀如論語闇闇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閒尚闇闇如也鄒誕生亦音銀又作斷斷如尚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數反云斷斷是鬬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欽焉恥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遜之礼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故論語音闇爲胃之）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索隱述贊曰

武王既沒　成王幼孤　周公攝政
負扆據圖　及還臣列　北面躬如
元子封魯　少昊之墟　夾輔王室
世職不渝　降及孝公　穆仲致譽
隱能讓國　春秋之初　丘明執簡
褒貶備書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菜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康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而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大微中其所統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傅說）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王肅曰備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正義曰今之棠梨樹也括地志云邵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邵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

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推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弒秦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曰謚法無鄭鄭或是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大史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逸耳）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系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穨爲周王（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穨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系家以爲北燕失之。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國納士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

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滄州長蘆縣東北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燕因築此城故名燕留）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脩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索隱曰譙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今檢史記並有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補系家亦有桓公是允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宗劉氏云其父尸爲執政故諸大夫共滅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爲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爲謬聊記異耳）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

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索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索隱曰年表作釐侯莊徐廣云一無莊字按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衍字也）是歲，三晉列爲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索隱曰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釐公卒（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妄也按上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立年又誤耳）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索隱曰系本已上文公爲閔公則湣與閔同而上懿公之父又謚文公）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索隱曰燕君即易王也言君初以十年即稱王也上言易王者易謚也後追書謚耳）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閒，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閽者舍人之姓名令吾之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

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索隱曰按戰國策曰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正義曰瓚云秦以一溢爲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爲鎰）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潘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謂尊貴）或曰禹薦益已（索隱曰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而以啓人爲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爲益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索隱曰此人亦訓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索隱曰鄭玄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索隱曰顧猶反也言噲反爲子之臣也有本作頑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索隱曰恫猶痛也民皆恐懼）將軍市被（正義曰人姓名）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

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正義曰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索隱曰五都即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索隱曰北地即齊之北邊）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駰案汲冢紀年云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曰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索隱曰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曰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資以爲即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則惠王爲成安君弒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疏略也）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曰今王猶今上也古本作金者非按謚法無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正義曰趙東隣燕西接秦南錯韓魏北連胡貊故言四戰）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五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

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索隱曰鄗氏音火角反一音昊）卿秦攻代（正義曰今代州也戰国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国史變文而書遂失姓爾戰国策云慶秦慶爲姓也卿其官耳）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爲相○索隱曰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曰煖音況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

九年秦拔趙之鄚（正義曰即相州鄚縣）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正義曰賁音奔王翦子）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錯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錯也）崎嶇彊國之閒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索隱述贊曰

召伯作相　分陝而治　人惠其德　甘棠是思
莊送伯主　惠羅寵姬　文公約趙　蘇秦騁辭
易王初立　齊宣我拔　燕噲無道　禪位子之
昭王待士　思報臨菑　督亢不就　卒見芟夷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四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五

管叔鮮（正義曰音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即管國城也是叔鮮所封國也）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正義曰國語云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烈女傳云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大姒思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文王理外文母治內大姒生十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在東南九十一里漢郕陽縣古郕伯姬姓之國其後遷於成之陽）次曰霍叔處（正義曰處昌汝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也鄭玄註周禮云霍山在彘本春秋時霍伯國地）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正義曰冄作冄音奴甘反或作郍音同冄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少故言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徐廣曰文王之子爲侯者十有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正義曰左右並去聲）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世本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索隱曰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後漢地理志以爲成本國又地理志云廩丘縣南有成故城應劭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是古之郕邑應仲遠誤云季載封耳）封叔處

於霍（索隱曰春秋閔元年晉滅霍地理志云河東彘縣霍太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封）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索隱曰孔安國曰康畿內國名地闕叔字也封叔名耳）武王旣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衞君是爲衞康叔封季載於冉（索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字也冉或作鄅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那處杜預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聃與鄅皆音奴甘反）冉季康叔皆有馴行（索隱曰如字音巡馴善也）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索隱曰事見左傳定公四年）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旣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索隱曰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

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封爲列侯（正義曰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索隱曰弟女弟即蕩舟之姬）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正義曰醳音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

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正義曰郟紀洽反敖五高反）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索隱曰招或作苕又作昭並音時遥反）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正義曰蔡之大夫也）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索隱曰今系本無者近脫耳）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甲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衞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衞（張晏曰載書使蔡在衞上）衞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衞夏爲晉滅沈（杜預

曰汝南平輿縣有沈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正義曰質音致）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索隱曰州來在淮南下蔡縣）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後遷乃令賊利殺昭侯（索隱曰利賊名也）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索隱曰晉哀十七年楚滅陳其楚滅蔡絕其祀又在滅陳之後三十三年即在春秋後二十三年）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索隱曰曹亦姬姓之國而文之昭春秋之時頗稱彊國傳數十代而後亡豈可附管蔡亡國之末而敘其篇第自合析爲一篇）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衞有世家言冄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索隱曰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爲曹有系家言即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且又管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題管蔡而略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索隱曰按年表作惠公伯雉註引孫檢未詳何代或云齊人亦恐其人不註史記所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録並無不知裴駰何所從録）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曰一作終湦湦音主）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索隱曰夕音亦即射姑也同音亦）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正義曰駢白邊反脅許業反）釐負羈（正義曰釐音僖曹大夫）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索隱曰左傳宣公名廬）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索隱曰按左傳成十五年晉厲公執負芻歸于京師晉立宣公子子臧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晉人謂子臧反國吾歸而君子臧反晉於是歸負芻）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按系本及春秋悼伯卒弟露立謚靖公無聲公隱公蓋是彼文自疎也）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

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罹曹禍（索隱曰離即罹罹被也）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賈逵曰以小加大○索隱曰干謂犯也言曹因棄晉而犯宋遂至滅也裴氏引賈逵註云以小加大者加陵也小即曹大謂晉及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索隱曰檢諸本或無此論）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正義曰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言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曰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

索隱述贊曰

武王之弟　管蔡及霍
周公居相　流言是作
狼跋致艱　鴟鴞討惡
胡能改行　克復其爵
獻舞執楚　遇息禮薄
穆侯虜齊　蕩舟乖謔
曹共輕晉　負羈先覺
伯陽夢社　祚傾振鐸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五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索隱曰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國虞城是也）夏后之時或失或續（索隱曰按夏代尤封虞思虞遂是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索隱曰按左傳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武王杜注遏父舜之後陶正官名是生滿者也）得嬀滿封之於陳（索隱曰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公）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當周厲王時愼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正義曰燮先牒反）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正義曰徒何反）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索隱曰陳亂故再赴其日。正義曰甲戌己丑凡十六日）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索隱曰譙周云世家與春秋傳違者按左傳桓公五年文公子他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陳他立桓公子躍爲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故無謚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爲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爲厲公遂以躍爲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他爲厲公五父爲別人是太史公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爲桓公弟又誤也）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躰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正義曰六四變內卦爲中國外卦爲異國也）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正義曰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變在外故知在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躰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姜齊姓故知在齊）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殺陳湣公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殺之）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爲后二十一年宣公

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周禮云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声名）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正義曰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正義曰杜預云敬八代孫田常之子襄子盤也而杜以常為八代者以桓子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為八代）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正義曰謚法云亂而不損曰靈）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正義曰列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杜預云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左傳云殺御叔殺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衷其衣以戲於朝（左傳曰衷其衵服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大襦）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廄）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索隱曰謂申叔時之一言。正義曰家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

君剡弑自立爲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索隱曰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曰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今此云兩姬又分偃師爲二人亦恐此非）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五年時）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司徒招又一名苕）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發絕若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駰案國語賈義爲長○索隱曰賈逵以幕爲虞思非也據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索隱曰重持用反杜預以謂舜有明德乃至遂有國義亦然也且文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言舜有明德爲天子也乃云殷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爲舜後是也）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

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索隱曰惠公探取哀公死楚陳滅之後爲元年故今空經年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爲借失國之後年爲五年）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索隱曰系本云胡歸姓沈姬姓沈國在汝南平輿胡亦在汝南）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索隱曰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之揔記不同也）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索隱曰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適陳當湣公之六年上文說是此十三年孔子仍在陳凡經八年何此其久也）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並）

（史先失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国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国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州国名杞後改國號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索隱曰娶子臾反）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索隱曰系本譙周並作惠公又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二十二年卒始赴而書左傳云成公也未同盟故不書名是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也）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索隱曰匄音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声相近是以不同故也）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弒湣公代立是爲哀公（索隱曰閼音遏哀公殺兄湣公而立謚哀譙周一云益懿也）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徐廣曰敕一作遫）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索隱曰本或作蓼六皆偃然蓼六皆咎繇之後據系本二國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傳云楚人滅六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云蓼與六皆咎繇後地理志曰六安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又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皋陶後國名是有英蓼英氏六實未能詳或者英改號蓼）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索隱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則爲一人今言十一人敘伯翳而又別言垂益則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爲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以）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索隱曰舜禹身爲帝王其稷契及翳[illegible]後代皆爲帝王也）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索隱曰滕不知本封蓋軒轅氏之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故）

（春秋有滕侯薛侯郳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曾人之後郳國今魯國騶縣是也然三国微小春秋亦頻會盟蓋以其無可叙列也又許文叔大岳之胤二郳曹姓之君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国不宜全没其事亦可叙其本末補於此系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數（索隱曰系本江黄二國並嬴姓又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絶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索隱述贊曰

盛德之祀必及百世　舜禹餘烈

陳杞是繼　媯滿受封　東樓纂緒

閼路篡逆　夏姬淫嬖　二國衰微

或興或替　前并後虜　皆亡楚惠

勾踐勃興　田和吞噬　蟬聯血食

豈其苗裔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索隱曰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巳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禄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絶爲武庚未集（索隱曰集和也）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禄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構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殺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索隱曰宋忠云今定昌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匠人也）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説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鄭衆曰綪茷旆名）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蓋

（謚以不同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史記音義曰音捷○索隱曰系本作摯伯）疌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索隱曰系本作箕伯）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曰康誥稱命尔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比子康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桓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頃侯賂夷王而稱侯也）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以戰反共伯名餘）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索隱曰和殺共伯代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国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誡於国共恪于朝作抑自儆至於沒身謂之叡聖又詩著衛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為訓而形之国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索隱曰女弟戴嬀也完為州吁所殺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是也）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

子（索隱曰子之謂養之為子齊女即莊姜詩碩人稱閔之是也）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賈逵曰石碏衛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雝孤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閒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沛當言陳留水也）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国）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

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正義曰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預云莘衛地）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懿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以為名也）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城武縣有楚丘亭）立戴公弟燬為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正義曰燬音毀）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罪字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耳）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犇（索隱曰奔楚。正義曰咺況遠反）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索隱曰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

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索隱曰按杜謂賂之也）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索隱曰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弑其君懿公（索隱曰邴歜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邴戎者蓋邴歜掌御戎車故號邴戎邴音丙歜亦作歜）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遬立（正義曰遬音速）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索隱曰左傳作戚此亦音戚）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師曹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孕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遬太子家臣○正義曰戲音羲）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正義曰呼火故反）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

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賈逵曰僕御也）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郢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汙辱社稷）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衞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衞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爲若從衞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聵衞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衞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衞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正義曰杜預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也紫衣君服也熱故偏袒不敬也衞侯求令名者與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紫衣狐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退數之罪而殺之）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服虔曰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称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姻家妾也）遂入適伯姬氏

（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案言輿猳豚欲以盟故也）伯姬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衞臺上召衞羣臣）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衞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行爵食炙（服虔曰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服虔曰召護奉衞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国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国也）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国也）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服虔曰公孫敢衞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后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正義曰燔音煩舍音捨黶音乙減反）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正義曰冠纓也）孔子聞衞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

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索隱曰左傳云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近故莊公登臺而望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戎與衛相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索隱曰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納之亦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公子般師晉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己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夫人髢又欲翦戎州兼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公懼踰北牆折股入己氏己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己氏直云出奔亦其疏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傳詳而系家畧也）衛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尃逐其君起起（索隱曰左傳作石圃此尃音圃聲近也曼姑尃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虔）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索隱曰系本云敬公生昭公糾非也）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正義曰屬趙也）昭公六年公子亹（正義曰亹音尾）弒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穨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索隱曰音的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索隱曰訓亦作馴同休運反系本作聖公馳）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索隱曰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遬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索隱曰秦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耳）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婿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索隱曰年表與此不同徐註備矣）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

司寇受封　梓材有作　成錫厥器
夷加其爵　暨武能修　從文始約

詩美歸燕　傳矜石碏　皮冠射鴻
乘軒使鶴　宣縱淫嬖　釁生伋朔
蒯聵得罪　出公行惡　衛祚日衰
失於君角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索隱曰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微子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徐廣曰阢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鄒誕云本耆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四方之事將必亡也）我祖遂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於上世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憂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孔安國曰鄉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陟水無舟航言危也駰謂典國典也。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聯。索隱馬融曰卿大夫稱家）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

（是微子求教誨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
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
（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正義曰菑音災）乃
毋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
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駰案馬融曰天曰
神地曰祇。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纖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
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紂
親戚也（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
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始為象箸（索隱曰箸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
近周禮六彝有犧象箸壺泰山著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也）箕
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
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
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
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
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
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阨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攝樂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
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
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
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

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
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晴比
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
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即背也）
（義闕过）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
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
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
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勆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
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其五
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駰案鄭玄曰帝
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
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
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
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
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
而更可銷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

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也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毋偏毋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毋有作好遵王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朋黨）毋黨毋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言卞治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會其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王極之傅言（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夷是訓于帝之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敎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極之傅言（馬融曰亦盡極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以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中民皆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内友柔克（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索隱曰內當爲燮燮和也）沈漸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索隱曰尚書作沈潛此字作漸其義當依馬註）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維辟作福維辟作

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尚書作圛。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駱驛不連續今文作涕是涕也亦相連之狀也）曰霧（徐廣曰一曰浹曰被。索隱曰霧音蒙然蒙與霧亦通徐氏所見本涕作浹蒙作被義通而字變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

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立時人爲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曰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曰大同於吉）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逆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爲衆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暖順之）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曰咎徵（孔安國曰叙惡行之驗也）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索隱曰舒依字讀按下有曰急）曰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

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王眚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維日（孔安國曰衆正官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毋易（孔安國曰各順常）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人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四曰攸好德（孔安國曰所好者福德之道）五曰考終命（孔安

（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索隱曰未齔不毀齒也音楚憾反）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爲名）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非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礼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爲宋公雖迁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以舊官爲稱故二子雖爲宋公猶微至子稽乃稱宋公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云未諡故明之）宋公稽卒子丁公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魴○索隱曰譙周亦作魴祀據左氏即湣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曰我當立是爲厲公

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呂忱曰覸音古莧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

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郜田四

（戰郭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弔）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媵駰案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大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察之則退飛索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霣石于宋五霣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詢內史叔興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霣石退鷁之事同此史以霣石為霣星遂連恒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為文故與左傳小異也）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泉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索隱曰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境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上是也然襄公求諸侯於楚楚雖許之許未合至濟陰鹿上今濟陰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杜預曰盂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

（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文夫芊氏姜氏女既是鄭女故云二姬）叔瞻曰成王無禮（正義曰謂取鄭二姬也）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匹）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二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一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疎耳）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正義曰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正義曰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固爲大司馬）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曰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爲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爲君又豈謚昭乎）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二是反襄夫人助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人也）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正義曰公子華元鮑因請得爲右師華元戴公五代孫華督之曾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貍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正義曰按文馬若裝飾其馬四伯匹用牽車伯乘遺鄭賂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

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共公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索隱曰：按：曼立音万。）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大史公據何為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徐廣曰：褍音端。）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索隱曰：購音古候反。）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為狂也。）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索隱曰：言其似桀。）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殷有三仁焉（何晏曰按謂仁者愛人三人行本異而乃同稱曰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亦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索隱曰公羊春秋有此說左氏則無譏焉）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甚之說者耳）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索隱曰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大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

殷有三仁　微箕紂親　一因一去
不顧其身　頌美有客　書稱作賓
卒傳家嗣　或叙彝倫　微仲之後
世載忠勤　穆亦能讓　實為知人
傷泓之役　有君無臣　偃號桀宋
天之弃殺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守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子燮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者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巧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故城在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国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処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墻北半見在毛詩

（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晋侯子寧族是爲武侯（索隱曰系本作曼期譙周作曼旗也）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索隱曰系本作輻）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蘇）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生或作費王並音祕）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晋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晋人師服曰（[illegible]曰晋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晋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晋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

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索隱曰鱓音特戰反又音善又音陁）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晋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爲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都而他本亦作郄○正義音五各反）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晋侯卒乃興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晋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晋于汾旁（正義曰白郎反）（汾水之旁）虜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禮記曰予一人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晋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晋哀侯（晋語曰韓万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晋無如之何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晋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

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

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蒍說公（賈逵曰士蒍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蒍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蒍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

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今始爲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

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爲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国也）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卿將下軍）先爲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父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謂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

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晉卿也）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爲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己）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衣如字）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音決）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晉伐曲沃也）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

産之乘（何休曰屈産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爲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爲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

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經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蔿為詭反為于偽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

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正義曰勃白沒反鞮都提反韋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鞮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

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虢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

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敕角反弟女弟也）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索隱曰弟但也）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

生者不慙爲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玷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爲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正義曰負音佩）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眚杜預云呂甥姓瑕呂名飴生字子金）郤芮（正義曰郤成子即冀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

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踈畧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国在絳下故曰下国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

（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獘於韓（賈逵曰獘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更葬謂改葬）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索隱曰謂受玉惰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

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鷙不行（索隱曰鷙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由靡大夫也）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音五稼反鄒誕音或額反）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国乱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匱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

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正義罷音皮）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正義曰欒枝郤縠之屬）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

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音高鄒誕本作囷如又云或作囚）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鯈（正義曰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廧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索隱曰與起也非翟可用與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索隱曰犂猶比也○正義曰杜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

（比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刀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

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柰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

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臼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

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内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正義曰呂甥郤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也郇又音環）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

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顚頡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賈逵曰緜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国）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国之礼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穀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正義曰犨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文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

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敵家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也）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憖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又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孚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弓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正義曰彤徒冬反玈音盧）秬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也）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業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疏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王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天子命晉同此一辭者為非也）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安在位則我一人長安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

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温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温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並非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閒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燭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郃陽北汪不知所在）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郇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城也所作）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

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正義曰辟疋亦反言樂辟隱在陳而遠無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佗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此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郩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

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閔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胹音而蹯音煩）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

其死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賈逵曰鉏麑晉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麑音迷）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槐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為祁彌明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祇皆作示字鄒為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嫳獒者也眯明鬭而死今合二人為一人非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

穿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索隱曰如字）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獒○索隱曰縱足用反又作嗾又作蹴同素后反）明爲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索隱曰以豉反）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爲法受屈也○正義曰爲于僞反）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八年左傳晉伐

秦獲秦諜殺諸絳市蓋彼諜卽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

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鄭䢵及孔文本作俏字俏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俏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犯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騅音隹謚文子也）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氾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

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曰鄢音偃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

（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閒不可失也）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生反以爲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

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謂書偃）厲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

酉即位悼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雞澤也）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

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例云在河北地闕）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

東至陘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爲六卿後韓趙魏爲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曰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札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

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爲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傾紀年以孝公爲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桓莊　獻公昏惑
太子罹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曰卿侵侮
晉祚遂亡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
子也高陽生稱（正義曰尺證反）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
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
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
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
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
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
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發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
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已背
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
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以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
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剖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
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其長一曰昆吾
（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宋忠曰昆吾
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古
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
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為
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籛鏗是為彭祖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
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
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為鄶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
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鄶國為鄭武公所
滅也）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宋忠云安名也曹姓
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
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
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
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
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曰沮音才敘反）附沮生穴熊其
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
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潁容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
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
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索隱

（曰一作黮音土感反黮音與作亶同字亦作亶也）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索隱曰鄒誕本作熊鍚又作煬）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粵（索隱曰有本作楊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作楊越）至于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袒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中子紅爲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摯紅音贄紅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褻紅恐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正義曰即上鄂王紅也）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爲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弑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毋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毋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弑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弑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此言殺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曰堪一作湛）

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句俊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正義曰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索隱曰咢音鄂亦作噩）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索隱曰坎音苦感反一作菌又作欲）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徐廣曰眴音舜○索隱曰按玉篇眴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爲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粉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梁括地志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

不聽還報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頹壞填壓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作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有葛陂鄉即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爲鄉名也）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閒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史記音隱云囏古艱字）是爲杜敖（索隱曰杜作壯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氏作頵紆頵反）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是）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丸楚族也）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正義曰音于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爲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

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正義曰芊亡爾反）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皋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

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易得也）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杜預曰郟鄏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郟雒北山名音甲鄏謂田厚鄏故以名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絶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許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雲左傳作麇）是爲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礼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愼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吴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

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徐廣曰蓽一作篳案服虔曰蓽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對頭曰識其煩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大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僇辱也）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音官觀姓起名）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爲閒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閒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晳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爲誰）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清縣西界託伏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韋昭曰今之中鋗）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

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云太室祖廟也）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爲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爲羇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羇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北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正義曰四姓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惠懷棄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弃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傳作無極極忌声相近）為太子建娶婦（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蔡也郹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郹蔡邑也郹古覓反）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

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鄭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功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伍奢聞

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庐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脩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瓦左傳云囊瓦伐吳）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偃姓皋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洪洲地）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

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正義曰走音奏鄖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国城）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国城隨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爲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国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国）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正義

（口片奕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屬九江郡漢爲鄱陽縣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在故鄀城東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国。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国應劭云古頓子国姬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国中山川爲望。正義曰按江荊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

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往迎也閉塗防漸外寇爲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鄰国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爲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即横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昭虔說非）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駰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庐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鄎縣之地後漢分鄎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

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正義曰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国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謚法云不生其国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隱曰郡国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爲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爲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

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膊亦有作附讀戰国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国爲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

者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齧桑（正義曰徐廣云在梁与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与齊從和親）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国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

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曰（索隱曰雎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国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正義曰莫葛反後同）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

（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巳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正義曰壻父曰十年父曰姻重婣曰王兩壻相謂曰婭）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駰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之因析水爲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使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絶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門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索隱曰鶀音其小鴈也鄒誕鸗音靈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郯邳者羅鸗也（索隱曰貫音彎）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猶昔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

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索隱曰還音患遶也射音石。正義曰圉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鄭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絶則韓上蔡之郡自壞矣後還射雍丘圉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兩郡並舉）解魏左肘（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徐廣曰綪縈也音爭蘭一作蘭。正義曰鄭玄云綪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綪也按繳綸繩繫弋射鳥也若齊擊郯國大梁已了乃收弋繳於蘭臺桓山之別名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碆碆音波。索隱曰碆作磻音播傅音附）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噣一作燭還音宜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噣音晝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遶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爲防也徐以蓋爲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蘇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也）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夕發浿丘（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浿丘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爲午道蓋亦未許其處。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則長城之東收（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黄河之南盡舉收於楚）而太山之

北舉矣西結境於趙（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爲境界定從約也）而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社社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復取燕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也言燕無山河之限也）三國布翅（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三國齊趙燕也翅式豉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徐廣曰或以爲冥今江夏一作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鄍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大陽有鄍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爲非）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頸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爲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於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彊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

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取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䎰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爲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陽）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索隱曰裴注頗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索隱曰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

鬻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荊蠻

華路藍縷　又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代申　成亦救許　子圉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陵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虜　頃襄考烈

祚衰南土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正義曰吳越春[illegible]還歸大越[illegible]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illegible]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illegible]縣南有檇李城○[illegible]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曰夫音符椒音焦又作湫音酒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illegible]在椒[illegible]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索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會稽吳王追而圍

之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以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illegible]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illegible]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illegible]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天天与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与之）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曰國語以作与此以亦与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以管籥[illegible]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為長）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illegible]也一云大夫姓猶司[illegible]以求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礼）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索隱曰間音[illegible]謂閒行猶微行）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illegible]（索隱嚭曰國語云越飾美女二[illegible]人使大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illegible]種頓

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illegible]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成有[illegible]者故區[illegible]觸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illegible]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illegible]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是也）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illegible]懼則難必至且[illegible]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illegible]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

親於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𤸷也（索隱曰疥𤸷音介𤸷）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

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

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友）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士四萬人（索隱曰謂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也）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戍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

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

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索隱曰虞翻注蓋依国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且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洲也○索隱曰吳語云与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令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幎音覔顧野王云大巾覆也）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

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史既微畧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粵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為伯後遂僭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臺以尽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菼執）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陵紀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二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朱勾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乱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彊

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顓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国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今令越合於二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劾酒見也）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是文勢使若重難越王

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豈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郯故郯国也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国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酈音擽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国城也荊州圖副云鄧州内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内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酈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爲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内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処累石爲固楚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国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爲方城後此說刘氏爲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嶢武二關之道也）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知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目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

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内鄉縣東七里尔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巴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曾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国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鬭晉楚也晉楚不鬭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

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徐廣曰龐一作寵○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鬭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国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耳讎當作犨犨邑名字訛耳則犨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爲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爲四邑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徐廣曰無一作西）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

（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粤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伐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主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爲彼我爲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云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北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遣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

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何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户人與文種俱入越呉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呉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

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彊　檇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彊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